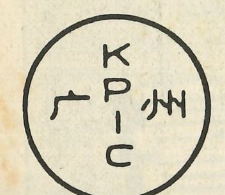
武俠世界



第32年
49
$15.00

中國正宗



天然花粉靈芝

高級營養補品

花粉、靈芝，舉世推崇。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、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，男女老幼均可常服，功能獨特，療效顯著！

常服：充沛精力、强身健體、滋陰養顏、保健美容、青春美麗。

購買時請認明 KPIC 广州 商標



中國正宗天然花粉靈芝
中國廣州中藥一廠出品
80粒膠囊裝

國貨公司藥行有售

總經銷：
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
電話：5-748413 5-754032
澳門分銷：維康藥房
電話：84784

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

複方片仔癀軟膏（外用）

治療皮膚病良葯

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「片仔癀」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，複方「片仔癀軟膏」係該廠以片仔癀爲基礎，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。

龍江牌
LONG JIANG BRAND

適應：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病種，如痤瘡、暗瘡、脂性皮炎、單純疱疹、瘡癖及凍瘡、痔瘡、燒傷、蚊蟲咬傷等，均有特佳療效。



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國貨公司・藥行均售

經銷處：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：5-783721-4

編者話

今期的巨型小說乃巴人先生所撰著「情俠希夷故事」之「翠袖神鞭」，描述武威鏢局的創辦人總鏢頭郭威和結義兄弟洪桐，洪桐殺了大悟山毛賊林冲、邱應龍，却被一枝梅谷飛虹逃脫，其後，洪桐死去，留下孤雛洪駿，谷飛虹便對郭威和洪駿報復……洪駿遭郭威繼室的虐待，常來玄壇廟內訴苦，情俠希夷冒玄壇爺顯靈，暗中協助洪駿，揭穿谷飛虹的陰謀，其後更由洪駿救了郭威的繼室，殺了谷飛虹父子……內容緊湊，值得一讀。

* * *

長篇小說「亡命怪俠」乃東門白先生之佳作，由今期起連載刋出，東門白先生之作向以文筆流暢，情節新穎見稱，新篇刋出，切勿失諸交臂！另有高峯先生所著短篇小說「朱砂痣」也在今期刋出，多篇佳作展現你眼前，保你滿意！

* * *

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蕭顯先生所著「英雄本色」，是一篇描述國際反恐怖組織如何偵破販毒大集團，為民除害……

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

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

俠情中篇傳奇故事

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

督印人：羅輝
主編：羅斌
執行編輯：鄭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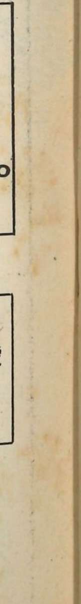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：武俠世界出版社
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
環球大厦三樓
五四六六七九九(內線25)
營業部：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
BOXING MAGAZINE
UNIVERSAL BUILDING
2ND. FL. 5-13 NEW ST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港九連郵：半年港幣 $ 370.00
一年港幣 $ 740.00
澳門・台灣：半年港幣 $ 399.00
一年港幣 $ 798.00
外埠連郵：半年港幣 $ 456.00
一年港幣 $ 912.00
半年(26期)一年(52期)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 電話：872-8459
發行所：雨辰書報社
批發部：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：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 $2500半年26期NT.$1300
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-3號
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



武俠世界

第32年
第49期
(總號1649)
1959年3月創刊
逢星期一出版

環球出版社廣告部
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
環球大厦弍樓
電話：五四六六七九九

• 每册港幣十五元
H. K. $ 15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

翠袖神鞭

情俠希夷故事／巴人・文
可飛・圖

共同創業　遺下孤雛

「喂，你是男兒漢、大丈夫嗎？」

少年抬起滿面淚痕與血汚的臉來，睜大了淚眼，愕然四顧。

小小殿堂，雖然打掃得乾乾淨淨，但那有人來，連人影也見不到。少年用袖管使勁地擦了一下眼睛，淚眼不模糊了，一眼就可看清的殿堂，確實沒人。

「你……你是誰？」

仍然只有聲音，道：「男兒漢、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淚。」

「但我……我也流血。」

不僅流血又流淚，而且血淚在臉上滲和起來，以致血淚不分。

血，從少年的額角流下來，臉上還有兩條長長的鞭痕，本已破舊的衣衫，更破了幾大塊，從那破袖管中，隱約亦可見到鞭痕纍纍。

顯然，這少年受盡了毒打折辱，不怪他眼中憤怒多於哀傷，雖然他在流淚。

現在，他不流淚了，憤怒與哀傷的目光變成了驚喜，說道：「我知道你是誰啦！」

「你知道我？」

仍然只有聲，像是從神龕後，不，像是從四面八方發出來，可就是仍不見人。

「你是趙爺爺，我知道。」

「趙爺爺？啊啊！」

是了，少年以爲是玄壇顯靈。那是一座小小的玄壇廟，據說，玄壇未得道成神之前，原本姓趙，故爾民間有稱趙玄壇。但少年却稱呼得親切。

趙爺爺，少年又豈僅叫得親切，而且叫了十多年了，從小兒，他還是個小娃兒的時候，受了委屈，就獨個兒跑到這玄壇廟來，大哭一場，那神龕裡的玄壇爺雖然始終黑着臉，但他哭喊出了他受的折磨與悲傷，訴說了他的委屈，心裡頭就好過些，也有了勇氣去接受再一次的折磨與委屈了。

長年累月，久而久之，這神龕裡的玄壇爺，就成了他的親人，而且是世上唯一的親人了，何況，從小他就是個倔強的孩子，誰敢說他不是男兒漢、大丈夫，任人家打罵、折磨、屈辱他，也不在人前流淚的，從小就是如此，咬緊牙關，忍受，忍受又忍受，就是咬緊了牙關忍受。

小娃兒時，他是無力反抗，現在長大啦，長成了個健壯的小夥子，有人說，他越大，越像他死去的爹了，還是蠻英俊的，豈僅孔武有力，而且，論功夫，不輸於任何人，雖然他是偸着練的，沒人認眞教過他，但他自信打得過任何人，那些折磨、屈辱他的人，大師兄和二師兄，尤其是那個仗恃家裡富有、油頭粉面的三師兄，哼，若不是師妹苦苦哀求，他早就把他打得頭破血流了。

他忍受，咬緊了牙關忍受，忍受一切屈辱，就是爲着師妹，因爲，他不能忍受與師妹分離，不用三兩招，他相信就能打倒三師兄，狠狠地，以牙還牙，教訓他一頓，甚至不怕大師兄和二師兄幫他，哼，甚至他們三個人一塊兒上，他也能還以顏色，教他們知道，他不是好欺負的。

從小他就把神龕裡的玄壇當作了親人，十多年了，泥塑的玄壇，從小兒就已活在他心中，就幻想着那是疼他的爺爺了，對他傾訴了多年，也是他唯一可傾訴的，又怎會不親切。

「趙爺爺，」少年道：「我怎麼不是男兒漢、大丈夫，我流血啦。」

「但你哭啦，又流了淚。」

「那是在這裡呀，來到這裡，在爺爺面前，我就……忍不住……哭啦。」

從小兒，除了灶下的趙媽，每天和他說幾句話兒，倒有多半是支使他、喝斥他，此外，就只有那個殘了一條腿的王老爹了，但因爲他又老，又殘了一條腿，行動自然就緩慢些，小時候，倒常和他說話兒，他爹生前的事蹟，多半就是這王老爹對他說的，現在也成了個悶葫蘆，是以，鎭日都活在幻想裡，尤其是在受了委屈後，幻想與眞實也難分了，何況，只聞聲，不見人，不，只有神龕裡玄壇趙爺爺。

他不是相信說話的就是趙爺爺，簡直就沒想到除了趙爺爺，還會有甚麼人會和他說話兒。

說着，本來已不流的淚又流了出來。

「別哭啊！」那聲音道：「有甚麼委屈，對爺爺說，爺爺替你作主。」

嗚嗚，少年的淚眼却睜大了，說：「爺爺，我從小兒說到如今，對趙爺爺你說了好多好多遍了，你怎麼還要問我？趙爺爺，你是神呀！不是未卜先知的嗎？」

「爺爺當然未卜先知，」那聲音道：「但今兒你沒說呀，進來就一個勁兒哭，我怎會不知道有人欺負你，但你若是個男兒漢，怎會不還手，任人家欺負，打你也不還手，哼，難道這也算得是大丈夫？」

「趙爺爺，我……」

「我看得出來，不，」那聲音又說：「爺爺未卜先知，你一進來，我就看得出來，其實你有副好身手啊！」

要看，才看得出來，算甚麼未卜先知，也許那傷心的少年太傷心了，也許，認定就是趙爺爺，故爾聽不出，也毫不懷疑，却是那聲音一再中斷，分明是警覺了。

「我知道，我是說，我知道你有一副好身手，一定打得過欺負你的人，可是你不還手，」那聲音繼續說道：「哼，你這算是那門子男兒漢、大丈夫？」

「那是……那是……因爲……趙爺爺，你眞要我說呀！」

少年東張西望，可不是尋找聲音的來源，顯然是瞧有人來了沒有，會



不會有人走進來聽了去。

那聲音眞像不說先知了,說:「你放心,不會有人前來,有甚麼要說,出你之口,入爺爺之耳。」

那聲音一聽就是在忍着笑,任誰也聽得出來,當然,荒涼的小廟再沒他人了,偏就是那少年一點也聽不出來。

「那是……因爲……因爲翠翠在面前呀,我若還手,翠翠就會傷透心了。」

「翠翠啊!」那聲音說:「那一定是一個挺好看的姑娘,很美,是不是?」

「而且心腸很好,她好可憐的。」

「哼!」那聲音說:「你被人家打傷了,身上都見鞭痕,血流披面,她倒不傷心,還說心腸好,她不可憐你,你倒可憐起她來。」

那少年急得連沒血的另一邊臉也紅了,說:「誰說她不傷心,若不是她護着我,對他們苦苦哀求,我還要被打得重些,傷得慘些。」

「那我可就不明白了,啊!我是說,我明白的,不過要你親口說出來。」

「因爲,我若還手,若是打傷了他們,翠翠就會更傷心了,因爲翠翠就再見不到我,我也再見不到翠翠了,我會被他們趕走,因爲師母幫他們,師父只聽師母的話,趙爺爺,我對你訴說過好多好多次了,怎麼你還要問?」

「哼!」那聲音說:「我明白了,翠翠愛你,你也挺愛翠翠。」

「愛極了,」少年說:「翠翠是從小便和我一起長大的。」

「唔,青梅竹馬,兩小無猜,長大了,翠翠出落得成了個小美人兒,你也成了個英俊的少年。」

「趙爺爺,當眞,我沒對你訴說過這些,」少年道:「後來,她娘去世了,師父替她娶個後娘,師父也不那麼疼她了,這師母雖沒把她視爲眼中釘,可是一點兒也不關心她。」

「於是,」那聲音說:「她有爹有娘,也等於沒爹沒娘,和你也同病相憐起來,你喜歡她,她也挺關心你。」

那少年竟苦笑着,幽幽地嘆了口氣,說道:「其實,從小兒,雖然沒人關心我,那時翠翠還小,也不懂得甚麼叫關心,但也沒人折磨我,就因爲……就因爲翠翠出落得成了個美人兒,又處處關心我、維護我,師兄們就開始折磨我了,尤其是三師兄。」

「我明白了。」那聲音說:「我是說,我當然知道,爺爺未卜先知,怎會不曉得。你這三位師兄都喜歡翠翠,翠翠却不喜歡他們,只喜歡你一個,所以就惱了你。」

少年的眼兒在骨碌碌地轉,說:「趙爺爺,你錯啦。」

「胡說,」那聲音道:「爺爺未卜亦先知,怎會錯得了!」

「翠翠對誰都好。」少年說:「只是因爲翠翠關心我,他們就惱了我,翠翠越是關心我,他們就越是惱我。」

那聲音呵呵笑了,說:「傻哥兒,你不用找啦,你找不到我的,你忘了我是趙爺爺,若被你找到了,那還成趙爺爺麼!翠翠姑娘心地善良,自是對誰都好的,那不是喜歡,關心你,那就是喜歡你。」

可知少年心地也極之純良,沒被血弄污的那邊臉又紅了,咧了咧嘴兒,他嘴裡說着,眼角兒可不是四下瞄,眞想知道這趙爺爺在何處。聞聲,分明在近處,却又不見人,若然他心下漸漸有些兒懷疑,現在也再不懷疑了。就憑這一點,亦可見他心地純良了。

少年不僅被人家識穿了,才紅了臉,說起翠翠,心裡就甜絲絲的。

那聲音又道:「我還知道,你的三個師兄都想娶翠翠。」

少年才張開了口兒,那聲音却不容他出聲,說:「但你三師兄有財又得寵,又會討你師母的歡心,大師兄、二師兄明知不能和你這三師兄爭,於是惱你,又討好你這三師兄,便折磨你了。」

「趙爺爺,我從沒對你訴說過這些,你眞是甚麼都知道。」

少年的眼兒睜大了,也不瞄了,因爲他再不懷疑,眞的相信他是玄壇爺爺了。

「我還知道,」那聲音說:「他們輕視你,瞧不起你,尤其是你那師母,任你從早到晚,任勞任怨,做那麼多活兒,因爲翠翠喜歡你,也視你爲眼中釘了,硬生生要拆散你們,甚至不許你和翠翠見面,你傷心,你幾次三番想走,却又捨不得離開翠翠。」

「翠翠一哭,我就狠不起心腸了,我怎能丟下她孤單一個人。」少年說:「趙爺爺,我恨他們,我想還手的,但想到他們也巴不得我還手,我就……」

「因爲你一還手,尤其是你那個三師兄,若是傷了他,便是你那師父也要趕你走了,因爲你以下犯上,有了趕走你的理由,所以,你任他們打你,打得你遍體鱗傷,你也咬牙忍受了。」

少年又咬緊了牙兒,眼淚又奪眶而出,但不是傷心,眼裡像要噴出火來。

「好!」那聲音說:「你不用流淚,而且,從今以後,也不再流血了,讓他們也來嚐嚐這流淚又流血的滋味。你額上不過破了點頭皮兒,不要緊的,快把血污擦去,把眼淚抹乾了,翠翠不見你,不知有多傷心,又會多擔心,你快去吧!」

「不,不,」少年說:「趙爺爺,你是要我還手麼?但師父會趕我走,從此翠翠再見不到我,我也再見不到翠翠了,她豈不更傷心。」

「爺爺自有法兒,」那聲音說:「今晚三更過後,你到這裡來,爺爺教你一套功夫。」

「那還不是教我還手?」

「但人家看不出你還了手。」那聲音說:「譬如說,你三師兄折磨你、打你,就教你大師兄、二師兄替你還手,把他打得頭破血流,換了你大師兄,亦復如是,你二師兄、三師兄就替你打他,而且,不妨當着你師父面前,他們就不能誣賴你了。」

「眞有這樣的功夫?」

「你忘啦,我是趙爺爺,神通廣大。」

「當眞?」

當眞玄壇爺爺是神,神通廣大呀!

掀起衣襟,把血污眼淚抹乾了,果然,只不過破了塊頭皮,經過這一陣工夫,血早止了。走到門口,不禁又回過頭來,說:「趙爺爺,從小兒,我日日跑來替你打掃殿堂,只要偷得到手,就沒絕過香煙,十多年啦,爲甚麼不讓我見見你?」

話聲未了,倒把那少年嚇了一大跳,因爲殿內驀地刮起一股狂飆,把神龕的破帷幛陡地捲了起來。現出黑臉的玄壇神像,簡直就是在對他瞪圓了大眼兒,像是惱了他。

當眞,十多年了,日日見到的趙爺爺,他怎說不讓他見見。

少年慌忙爬在地上,叩了一個頭,還用說麼,必是趙爺爺惱了,嫌他囉唆。

爬起來轉身就跑,心下喜極,那脚下自然也輕快了,何況翠翠在等他啊!

「多謝趙爺爺。」

* * *

他眞不是個傻小子,一點兒也不蠢,只因長久生活在無助的屈辱之中,不能反抗,也不敢反抗,只能在幻想中去尋求安慰,不僅是久而久之,而是小兒時的幻想,習慣地延續了下來,何況,那是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年代。

何況,他也再找不到可傾訴的對象了。

他是個可憐、又可愛的少年,幾乎在他尚無記憶的年歲,娘就去世了,他爹在江湖上,也不是無名之輩,「神鞭洪桐」在鄱陽湖方圓千里,當眞嚐嚐響。

兒時他最不能忘的記憶,就是他爹洪桐帶着他站在高高的江岸上,指着面前滾滾滔滔的流水,說:「考考你,這江叫甚麼名字?」

「長江,亦稱揚子江。」他狡猾地眨了眨眼兒。

「不對,我是說眼前這一段長江。」

他溜了身旁一眼,因爲總鏢頭郭威牽着翠翠,也剛走到他的身邊來,翠翠就嚷:「他曉得,駿哥哥剛教過我。」

「爹,我就知你是故意爲難我的。」洪駿得意的一笑,道:「叫潯陽江,而且我也知道,那邊那座樓,就是黑三郎曾在上面提過反詩的潯陽樓,他日若得報冤仇,血洗潯陽江口,是不是?」

總鏢頭郭威就讚道:「了不得,他才多大年紀,就知道這麼多。」

洪駿就揚了兩道小小秀秀的眉兒,說:「我不小啦,今年六歲,比翠翠還要大一歲。」

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,那時他才六歲,翠翠還是個活潑的五歲小姑娘,他爹洪桐替他取名洪駿,自也是視他爲洪家的良駿,那翠翠又何嘗不是總鏢頭郭威的掌上明珠。

武威鏢局在江州不但數一數二,即使在江南地,亦大大有名,在長江流域,儼然一中流砥柱,那不僅是郭威手底下有眞功夫,神鞭洪桐,走南闖北,也爲武威鏢局建下汗馬功勞,打出了天下,哥兒兩個義結金蘭,情同手足,眞個生死之交,是以洪桐出外走鏢,小洪駿就交由郭威照顧,是以洪駿與翠翠就在青梅竹馬、兩小無猜之下,一塊兒長大起來。

不料好景不常,洪桐在洪駿才八歲那年,可不是將軍難免陣上亡,而是長年走鏢,宿露餐風,偶然得了風寒,竟然一病不起,與世長辭,初時那郭威倒也視洪駿如同己出,交與娘子撫養,與翠翠兩小無猜,共寢處,共遊戲。

這郭威雖說手底下也有眞功夫,是總鏢頭,江湖上的名氣,却不及神鞭洪桐響亮,不到一年,倒有三路的鏢車出了事,雖然倖保不失,鏢師夥計却一再有了傷亡,知道憑他一人,再不能支撐下去了。就在這時,他的娘子也重病垂危,心灰意冷之下,把鏢行歇了,帶着兩個徒兒和幾個跟隨了多年的老夥計,回到故鄉星子,近着廬山脚下的鄱陽湖濱居住,不到半年,他娘子也病逝了。

那時翠翠年方七歲,加上一個洪駿,乏人照顧,在親朋的慫恿勸說下,續了絃,娶了同鄉的一個女子爲繼室,錯在老夫娶了少妻,郭威已是五十開外了,那繼室不過才二十餘歲,他闖蕩江湖,與洪桐情同手足,前些年倒也留下了有餘地步,在這故鄉星子置了百餘畝田園,原本是想將來歇了買賣,洪桐也落地生根,在此共同生活,安享田園,不料洪桐亡故,郭威的原配娘子賢德,竟又隨之病逝。

這郭威確也不存侵佔欺心,那洪桐生前,哥兒倆共同打天下,磊落漢子,視錢財如糞土,從未分過彼此,大碗酒、大塊肉,壓根兒就沒大秤分過金銀,這小娘子進門不久,得知如此這般,就說了:你替他撫養這洪駿,已是仁至義盡了,鏢行原是你的,置這產業,也是你的名兒。怎說共同所有,你主外,我是主婦,主內當然由我,你別管。

郭威落得清閒,果然就不管了,

更有一宗不爲人知、亦未告訴人的憂心事。

* * *

當年武威鏢局打天下，可也不是一帆風順，乃是眞正打出來的，神鞭洪桐的鞭下亡魂，少說有七、八個之多，尤其是西北走洛陽這條道的桐柏山道，當年走鏢的莫不視爲畏途，哥兒倆初創武威鏢局，整整有三個多月，就沒一宗買賣上門，那洪桐就說了：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大哥，你放心，我有法兒，不出一月，管敎生意滔滔，只怕你應接不下。你且整頓鏢車，咱們明兒就上路。」

郭威一怔，說：「又沒買賣上門，保甚麼？」

「保十萬兩銀子，咱們上洛陽，而且不用繞道，走信陽，過桐柏山。」

郭威可眞吃了一驚，却被洪桐如此這般一說，不由他不點頭，第二天，三輛鏢車浩浩蕩蕩就上了路，那來十萬兩銀子？三輛鏢車滿滿地裝了三車石頭，新開張的鏢局，那旗幟如何不鮮明，唯恐人家不知，鏢走洛陽道。

郭威大哥總鏢頭在後壓鏢，神鞭洪桐在前開路，鏢師權充趟子手，說道：「大哥，殺雞焉用牛刀，你只替我壓住陣脚，山毛小賊，全交給我。」

郭威心中直打鼓，心想：若是毛賊，人家也不視爲畏途了，是你的膽生了毛是眞。

但買賣不上門，也別無法兒，只得硬着頭皮豁出去了，一路提心吊膽。

那知洪桐的神鞭果然名不虛傳，才過了麻城，就遇上在大悟山安窰立寨的一夥不開眼的賊子。

嘿！此山是我開，此樹是我栽，若要從此過，留下買路錢，遇上了神鞭洪桐，大悟山的賊子可眞大徹大悟了，大當家摘星手吳沖，不到十招，已被洪桐的神鞭摘下了人頭，當眞是擒賊先擒王，跟着二當家的邱應龍也被洪桐的神鞭削去了半邊天靈蓋，只有三當家的一枝梅谷飛虹斷了一臂，逃得性命，那嘍囉們怎不作鳥獸散？

「不，」洪桐說：「大哥，不到洛陽非好漢，別瞧這三車石頭，到了洛陽，我兄弟也能發個小財。」

敢情洪桐不僅神鞭無敵，而且會做買賣，有頭腦，有見識，知道洛陽文物之鄉，久爲帝都，多富貴人家，最是響往江南的風物園藝。敢情那不是普通的石頭，而且太湖石，洪桐一聲不響，早作了安排，乃是從太湖收集運來的。

果然，那太湖石運到洛陽，神鞭洪桐掃平連朝廷也束手無策的大悟山，三個賊魁兩死一傷，早已傳遍了江湖，傳遍了大江大河南北，而冒死犯難，數千里外運來的不過是太湖石，那太湖石如何不貴重如金，物以罕爲貴，何況更有轟動江湖的英雄事蹟，自然也貴上加貴了，哥兒倆豈僅發了個小財，簡直巨萬。

不僅如此，北道上鏢行中人所經之處，莫不優禮迎送，相約聯號走鏢，自此以後，還會愁沒買賣上門麼，甚至西面的湖廣，東面的金陵蘇杭人客，多有捨近求遠，前來請託護鏢的。

有道是：人在名在，自洪桐一死，買賣立即一落千丈，不到半年，倒有三路鏢車出了事故，雖倖保鏢車不失，但鏢師夥計傷亡的不下十人，鏢行豈能無撫恤安家，所入豈僅不敷出，倒賠了上千兩銀子，是以郭威把鏢行歇了。

這郭威也是在江湖中打滾的，如何不明白，這幾次鏢車的事故，不過是人家試探他鏢行的虛實而已，同行如敵國，武威鏢局如日中天時，搶了同行的買賣，人家如何不眼紅，這還在其次，雖然得罪人多了，却也還不是深仇大恨，但大悟山那三個賊子，兩死一傷，尤其是那一枝梅谷飛虹逃得性命，怎會甘休，聞聽傳言，那一枝梅谷飛虹又重現江湖了，雖然少了一條胳膊，據說得了高人指點，練成了獨臂刀。

爲何他取名谷飛虹？因爲輕功上有獨特的造詣，飛掠如一道長虹，當眞名如其藝，否則，也不會從洪桐的神鞭下逃得性命了。

這谷飛虹綽號一枝梅，原來他袖中藏箭，袖箭一發五枝，作梅花形，簡直能發於無形，對敵時，令人防不勝防，當日偏偏遇到神鞭洪桐，却是他這神箭的尅星，洪桐的神鞭長一丈二尺，軟鞭帶刃，施展開來，全身都罩在鞭影中了。若是彈丸鐵蓮子之類的暗器，也許還能攻入，袖箭長三寸許，如何不被他的神鞭掃落砸飛，其實，洪桐雖稱神鞭，還不會達到潑水不入的境界，不過所遇的皆是武功平庸之輩，便顯得技高一籌了。

郭威由於三路鏢車接連出了事，不由心驚，也生了警惕。果然發現了可疑的人，他心下明白，他身在江湖，如何不明白，江湖中人有仇必報，那大悟山大當家的吳沖、二當家的邱應龍，豈無後人，再加上這一枝梅谷飛虹沒死，知道早晚必會尋來。

這也就是他毫不遲疑把鏢局歇了之故，明知回到故鄉星子，是瞞不了人的，希望發現的可疑人，不過是他疑心生暗鬼，但也不敢大意了，之所以留下了幾個夥計，也把畢生所學傳授了兩個徒兒都帶在身邊，更不敢把武功擱下。

後來，又收了星子一個富有人家的獨生子爲徒，不僅是情面難却，那戶人家要借助他的威名，郭威亦要借助人家在地方上的勢力。

不料，一晃七、八年過去了，並沒有一些兒風吹草動，才知道是自己多疑，疑心生暗鬼罷了。

哼！他郭威闖蕩江湖數十年，可也不是浪得虛名，說甚麼一枝梅也只剩下一條胳膊，眞不信敢來尋仇。

若敢前來尋仇，早就來了，何須等到如今？

郭威年已近六十，由於從未把功夫擱下，看來仍不過五十許人。

那翠翠却已出落得成了個美人兒。

洪桐也長成了個英俊的小夥子，但在郭威的繼室看來，越大，越成了她的眼中釘了，不僅怕他大了，懂事了，會爭奪財產，而且，若把翠翠許配給何琦這個獨生子，亦即是郭威的第三個徒兒，將來那富有的家財，豈不也等於是她家的了。

她是後娘，如何看不出來，偏偏翠翠心中就只有一個洪駿。

* * *

郭威的莊園在星子鎭西，約兩里地的一個港灣旁邊，背山面湖，端的山明水秀，遙望廬山，却又霧湧雲環，五老峯若隱還現，令人幾疑那一縷白雲下，仙翁在煉丹砂，亦生出塵之想。

當年洪桐前來拜訪郭威，便嘆道：端的人間天上，立意在此購置田園，以爲終老之所，往事如烟，人已物化，那郭威若仍記憶，必生愧咎。

莊園之西，又約里許，湖畔有山崖叠翠，不知何年何月，鄉民竟在山坳裡建了一座小小的玄壇廟，只得一間神殿而已，別無房舍，也從無住持，小洪駿受了委屈，就跑到這裡來大哭一場。這玄壇小廟，亦成了他的避難之所，尤其是郭伯伯娶了年輕的郭伯母，及至又收了三師兄爲徒之後，甚至灶下的趙媽，見莊主冷落他了，主母漸漸視他爲眼中釘後，也對他呼喝使喚起來，整日擔水砍柴，打掃莊園。

甚至……他眞傷心，甚至連翠翠也不敢和他多說話兒了，因郭伯母若見到她和他說話，就是一個耳光刮來，甚至有幾次打得他幾乎暈了過去，翠翠也總是傷心地大哭一場，他不怕捱打，却不願見到翠翠傷心，是以，他豈僅不敢和翠翠多說話兒，人前他反而避開翠翠，却不知怎麼被翠翠知道他這避難所，竟也溜了出來，跑到這玄壇廟來找他。初時他害怕又擔心，那知道一點事兒也沒有，因爲……也許，她不在跟前，她後母更高興吧。小洪駿眞不明白，翠翠那麼可愛，眞是人見人愛，偏偏她就是不喜歡翠翠。

也許翠翠暗地裡跟踪他吧！

「駿哥哥，你去了那裡啊？這麼老半天，我那兒沒找到。」

他總是不肯說，翠翠膽小，眞怕黑臉的趙爺爺嚇跑了她。

那知翠翠一點也不怕，道：「駿哥哥，和你在一起，我就甚麼也不怕了。」

那是幾年前的事了，翠翠竟找到這玄壇廟來，他眞喜歡和她在一起，在這個無人發覺的地方，他跑來，必是受了委屈、挨了打罵之後，因此，翠翠一來，他們總是會抱頭大哭一場。

後來，只要不見了他，翠翠就知他到這裡來了，不僅偷偷溜了來，有時還給他偷偷帶了糕餅來。

翠翠眞好，只要和她一起，他就把委屈、痛苦全忘了，甚至，他寧願受些委屈、挨打罵，因爲，他就會與翠翠單獨躲到這廟裡來了。

甚至後來二人都長大了，翠翠成了個小美人兒，她仍然和他耳鬢廝磨，一點兒也不避諱，倒是他，他和翠翠抱頭痛哭時，竟會有些……有些怪怪的，他不明白，也說不出來的感覺。

奇怪，今兒連頭也破了，三個師兄不僅對他拳打脚踢，三師兄那皮鞭更把他打得遍體鱗傷，若不是翠翠不顧一切地撲到他身上來，護着他，一定傷得更厲害，但他跑到這玄壇廟來半天啦，天色眼看就要黑下來了，翠翠却還不見前來。

洪駿跑出廟來，可不是暮靄四合，湖上已生蒼烟，天就快黑了，翠翠當然不會來了。

莫非翠翠也受了委屈？

趙爺爺終於開口和他說話了，他一定要趕快告訴翠翠，想到也許翠翠是受了委屈，更加焦急了，但天不黑，他怎能溜進莊去，被人見到，尤其是被三個師兄見到，可又有一頓打了。

他咬牙切齒，天色漸漸黑下來了，他的眼睛却亮了起來，天下之間，眞有那樣神奇的功夫嗎？他被打，他的三個師兄却會頭破血流。

他怎會懷疑呢？趙爺爺是神啊，教的功夫當然也神奇了。

今晚，三更時候，他明白趙爺爺不願被人見到，而且，那時，月亮從湖面昇上來了。

洪駿一怔，眼前黑壓壓的，竟不見燈火，一盞燈光也見不到。

繁星已在閃爍，月亮也已從湖上昇起來了，莊門口沒掛上風燈，那是因爲他不在，王老爹癱了一條腿還有可說，但偌大的一座莊園，竟連一盞燈也沒有。

必有緣故，一定發生了事故，難怪翠翠不去玄壇廟了，他不僅放慢了脚步，而且，耳目並用，暗暗戒備。

莊園右側，有個小山丘，樹木蒼翠葱蘢，有一株大樹，攀上樹梢，莊園就可一覽無遺，小時候，他就常常和翠翠在樹上玩耍，他常常攀上樹去，假裝失足，其實是用腿兒勾着樹枝，把翠翠嚇得尖聲大叫。

他從小就能攀登樹梢，因爲，從小他爹就教他輕功了，小人兒如何舞得動長鞭，但輕身功夫可是從小就紮

下了基礎，他爹還讚他聰明，說甚麼天生異稟，是塊練武的好材料。人怎會是材料，他也不懂甚麼叫異稟，不過輕功挺好玩的，他喜歡練，後來郭威不教他功夫，他就溜到樹梢去偷學，因爲在樹梢上，可清楚看到圍牆裡的練武場子，他們的一招一式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這就是他的功夫勝過他的三個師兄之故，現在，他漸漸明白，甚麼叫天生異稟了，可是，連翠翠也不知道他偷練功夫，因爲翠翠不喜歡掄刀弄槍的。

現在，洪駿心知有異，溜上小丘，想攀上樹去眺望，那知「呼」的一聲，樹後閃出一人，未現身，長鞭已向他斜肩劈到。

洪駿霍地一仰身，脚尖點地，倒縱出去了一丈，不待那鞭頭利刃迴捲，已旋身一滑步，叫道：「三師兄，是我。」

他豈會不認得他爹的神鞭，小時候舞不開長鞭，也許他眞是練武的好材料，爹把招式敎給他，他不但記住了，何況爹一招一式敎給他的。

說起來眞傷心，這神鞭原該歸他所有，由他承繼的，郭威却將它給了三師兄，原來這三師兄仰慕的不是郭威的威名，而是武威鏢局的神鞭無敵，郭威既和洪桐有生死之交，又那會不熟悉神鞭的招數，藉口說他年幼，不能使用長鞭，便拿來給這三師兄了。現在他才明白，三師兄有財又有勢，不僅郭威討好他，郭伯母更視他爲佳婿了。

洪駿雖然沒有了神鞭，便山中多的是葛藤，揮舞起來，一樣得心應手，郭威又那識得神鞭的無窮變化，不過是死招式而已。

那麼，即使天色再黑些，他也認得出爹的神鞭來，甚至不用看，憑那破空之聲，他也知道了，既然鞭是神鞭，樹後的人當然是三師兄。

不料他已認出，叫出來了，那三師兄像沒聽到一般，一鞭緊似一鞭，洪駿斜肩、退步、旋身，一連躲過了二招，又再叫道：「三師兄，是我！」

那三師兄分明早已認出他來了，突施暴襲竟然無功，一連三招亦被他躲過不說，簡直是輕描淡寫，他反而被激怒了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好小子，原來是你。」

話聲未落，長鞭早抖，只見他右臂乍揚倏沉，啪的一聲爆響，眞個走石飛沙，洪駿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石破天驚，你……」

那敢怠慢，不退反進，脚前頭後，貼地一掠，那三師兄可不是身隨鞭進，恰也飛身前撲，這一來，兩人恰好調換了一個位兒，不過成了背面相向。

那洪駿已嚇出一身冷汗，原來那三師兄的長鞭一抖，洪駿豈有不識的，知是神鞭三絕之一的「石破天驚」，跟着就是「萬蛇吐信」了，乃是借那反彈之力，長鞭頭上的利刃，化作了萬蛇吐信。當眞鞭影如山，靈蛇萬道，任你武功有多强，一旦被鞭影罩住，不死也必重傷，洪桐神鞭之名，便是由此而來，他爹生前，儘管那時他不過仍是個六、七歲的孩兒，是否因爲爹讚他生具異稟呢，竟把這三絕招，對他詳加解說。有暇就演練給他看，說道：軟鞭招式，都不過小異而大同，唯有這三招，乃是他精研獨創，而且把八尺長鞭加長了四尺，鞭頭更暗藏利刃，因此，若內功眞力不足，亦難施展，鞭頭的利刃也不能彈出傷人。並說，他非是對郭威有所隱瞞，而是因郭威修練的是外家功夫，恐他見獵心喜，偶一不愼，便會傷在自己的鞭下。

他爹之所以對他這樣說，是告訴他，若內功眞力不足，絕不可以練這三招，否則，不能傷人，必傷自己。

之所以，洪駿大吃了一驚。第一，爹不會告訴郭伯伯，這郭伯伯不但會，而且傳授了三師兄；第二，這三師兄隨郭威修練的是外家功夫，而且尚未到家，却怎能把神鞭絕招的威力發揮出來，雖說尚未能石破天驚，但已石走沙飛？

他大吃一驚，是他爹所言不確呢？還是郭威其實內外兼修，便連他這三師兄，其實也已到了火候？

令他如何不驚，而且，若不是他爹早告訴他破解之法，不是不退反進，若是適才後退，或左右閃避，只怕已沒命了，如何不嚇出一身冷汗來！

他原以爲武功勝過三位師兄，現在才知道，在他眼中最沒用的三師兄，適才就幾乎奪取了他的性命。

可就不僅驚，而且羞愧了。

刹時間，一個疑問掠過他心頭。

翠翠苦苦哀求，寧願他受屈辱，也不許他還手，莫非……莫非翠翠知道甚麼是他所不知，而且還一直瞞着他呢？

但只是一刹那間，就在那三師兄和他一撲一掠，易位尚未轉身的瞬間，早聽一聲喝斷：「住手！」

那三師兄已然屈了的肘立即垂了下來，顯然若不是這一聲喝斷，他已鞭在身先，轉身鞭已掃出了，叫道：「師父，你來得正好，截住這小子。」

洪駿也慌忙垂手侍立，叫道：「郭伯伯，三師兄他……」

來的正是郭威，當眞，六十開外的人，看來不過五十許人，好一個魁梧的漢子，適才那一聲喝斷，令洪駿心頭也爲之一震，可見內功深厚。

登時，一股涼意直涼到脚底，他爹怎說這郭威修練的是外家功夫，分明內功已極深厚。

那郭威哼了一聲，站在兩人之間，只不過對那三師兄望了一下，目光已落在他面上，不，是上上下下打量起來。

洪駿感到郭威眼中的稜芒，不由他不心下打了個寒戰。

十年了，在郭威和三個師兄面前，他不是挨打、受罵、懦弱的怯小子麼，不用假裝，而是在稜芒的目光下，不由他不心生怯意，低下頭去。

「好小子，」那三師兄叫道：「師父，你可看到了，這小子裝痴扮傻，敢情有眞功夫，竟能躲過我這三絕招！」

郭威若不是看到了，目中豈會現出稜芒，道：「是麼？」

分明目光已離開了他，不料郭威霍地一斜身，一脚滑出，快如石火電光般，一掌拍出。洪駿那裡會防備，何況郭威若然出手，天大的膽子他也不敢躲閃，更不要說還手了。何況，郭伯伯即使責他、打他，他爹死後，他已敬他作父了，郭伯伯難道會要他的性命？

那料洪駿只覺轟然一聲，眼前一黑，被郭威這一掌打得幾乎暈了過去，啪的一聲，直跌去一丈以外去了，那還能起得身來。

跟着，三師兄也抖鞭。

郭威不由一怔，喝道：「住手！」一掌拍出，把他那徒兒硬生生逼退了。

原來，那三師兄當眞歹毒，竟想冷不防結果洪駿的性命，上步只一抖，丈二的軟軟長鞭，竟如長槍，鞭頭的利刃刺向洪駿的心窩。

也許仗恃他平日得寵，及他家有財有勢吧，只見他跟蹌了兩步，站得穩了，啪的一聲響，竟敢在師父面前使氣，一挫腕，鞭梢已拍在地上，那地面多碎石，如何不一時飛沙走石，竟然怒道：「師父，你爲甚麼還要護住他，難道你看不出來？分明是他懷恨在心，甚麼奪命一枝梅，分明就是這小子在裝神扮鬼！」

洪駿搖了搖頭，雖然耳鳴不已，總算他皮粗肉厚，潑辣結實，不會暈過去。搖頭，又猛地搖了搖頭：「他說甚麼呀？」

郭威却怔住了。心想：分明他不會武功，否則，他這一掌雖然出其不意，霍地劈出，但却會慢得一慢，他若會武功，必能躲過的，但他却並未躲閃？

原來他是在試探洪駿，出其不意，一個身懷武功的人必然自生反應，那是掩藏不了的，却那料洪駿天性敦厚，視他爲父，更不信郭伯伯、他爹的生死之交，會以重手法打他，是以毫不躲閃。

「他說甚麼呀？」

甚麼一枝梅？奪命！驀然間，似乎，好像聽過這名兒，但小孩兒時的事了，不過耳熟而已，那會記得起來。

「且慢，」郭威道：「我自有道理，你且退過一邊。」

那三師兄哼了一聲，因爲師父非但不聽他的，而且從未對他這樣嚴厲說過話。但却也不敢再妄動了。

郭威已對洪駿道：「我來問你，你爲何不躲閃？」

「我……我不敢，郭伯伯，我做錯了甚麼呀？爲何……爲甚麼……」

太多的委屈，今晚兩番幾乎喪命，心裡一酸，那聲音怎不也咽哽起來。

果然是老江湖，江湖老，察其言，觀其色，郭威的話聲登時柔和了。洪駿自幼天性敦厚，這是他知道的，有時連他自己也做得太過份了，但洪駿非但無怨言，更從不懷恨在心，想到和他爹生前，簡直一個模樣兒，不禁心中有愧，道：「我打傷你了麼，你這孩子，我以爲你必然閃避，不會傷你的。」

洪駿的半邊臉早已腫了起來，吐了口血，其實，若他不是連自己也不覺的自生反應，不着痕迹的作了閃避，把郭威掌上的力道化了不少，豈會臉腫而已，他的血就不會吐出來，而是流出來，能保得住他的小命兒，已是萬幸了。

那三師兄叫道：「師傅，你休給他騙了，甚麼奪命一枝梅，必就是這小子在鬧鬼，我那一招石破天驚竟然殺不死他，師父……」

好個歹毒的三師兄，敢情立意要他的性命，顯然他自己亦知失言了。

但却也把郭威提醒了，眼也又睜大了，道：「說，這套鞭法，是誰敎你的？」

洪駿在八歲那年，他爹就去世了，人死不能復生，除非是鬼魂。

那郭威迎着湖上昇起來的明月，一抬頭，洪駿不由一怔。郭伯伯怎會變了臉色？

他是從不打謊話的，何況在郭伯伯面前，道：「沒人敎我，是我在樹上見到的。」

他向上一指，指着那參天的大樹。郭威一仰頭，果然，若攀到樹的高處，院中可一覽無遺，下面牆內，正是練功夫的場子。

不料郭威厲聲喝斷：「你胡說！」

「沒有呀，郭伯伯，是眞的。」

洪駿脹紅了臉，其實是被打腫了的臉，更熱辣辣的，因爲本已紅了。

「胡說！」郭威驚疑，不僅大怒：「我何曾敎過他破解石破天驚之法。當年我也不過見你爹練過而已，不過記了下來，甚至連我亦不知破解之法，你……你竟能從他鞭下逃得性命？」

恰似一盆冷水當頭罩下，甚至連心也寒透了，這話竟從他郭伯伯口中說了出來，因爲翠翠的緣故，三師兄恨他入骨，有了藉口，要置他於死地，那還可說，怎會……難道郭伯伯也恨不得他死！這是爲甚麼呢？

他不僅驚，而且傷透心了，張着嘴兒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「說！你敢有半句隱瞞……」

郭威沉重的步子上了一步，又一

步，右臂緩緩地抬了起來，五指箕張。

「我……我說。」嚇得洪駿退了一步，又一步，「是爹教我的。」

「胡說！」郭威道：「那時，你不過才是個幾歲的孩兒！」

洪駿急得那腫了的臉更加疼痛起來，急道：「是眞的，爹爲我解說，練一遍給我看，我就記住了？」

「那時，你不過只是個幾歲的孩兒，解說一遍，練一遍，你就記住了，分明胡說！」

「但爹說，說我天生異稟。」洪駿羞怯地說：「不知是不是說我領悟力强，只要見一遍，我就記住了。」

「當眞！」郭威抬頭向樹上望了一眼，又回頭向牆內望了望，道：「那麼，我教他們的功夫，你一定也記住了。」

「我該死！郭伯伯，我不是有心的。」

洪駿羞愧又惶恐，以爲郭威一定大怒，必要懲責他，那料郭威說：「好，我這一招，看你如何解？」

霍地腕底翻雲，駢指向他胸前點到，快如電閃。

洪駿右脚倏地一滑，半旋身，疾拍一掌，暗含擒拿，向郭威攻來的手腕截去，道：「脫袍讓位，攻其必救，郭伯伯，其實，攻其必救，對方門戶已開，應該攻對方的期門穴，對方必然挫腕，旋身，這時若屈肘反掌拍出，對方豈不是送上門來，若再下面加上一腿，郭伯伯……」

郭威霍地抛腕，不旋身，暴退一步，奇怪，那目光好怕人，却聲音平和，點頭道：「我信了，你爹說得不錯，看來你眞是塊練武的奇材，好好，你們都隨我來。」

那三師兄一定恨得牙癢癢，却又莫奈其何，叫道：「師父，你眞相信他不是一枝梅！」

「休得胡說，都跟我來。」

「但是，」那三師兄仍不死心，道：「莊前我們還不曾搜查。」

「不用了，那一枝梅不過是探我虛實，我們若因而驚疑，自亂脚步，可就上他的當了，過來。」

他不但招手喚洪駿近前，而且携起他的手來。

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，不，有過的，不過那是好久好久以前了，郭伯伯一手携着他，一手携着翠翠，在莊前的湖邊漫步，那時，天何朗朗，氣何清清，湖上的綠波也在歡笑。

現在，一股暖氣又在透遍他的全身了，洪駿感到眼睛潤濕起來，嘴裡仍然覺得甜甜的，他知道，那是血，但腫了的臉，一點也不覺得痛了。

那三師兄乃是師父師母的寵兒，只有討好他的，何曾這般受過冷落，而且，也不曾像現在一般，携過他的手，自然老大不是滋味。

不料郭威對他伸出手來，道：「拿來。」

「拿甚麼呀？」

郭威道：「神鞭洪桐，威鎭江湖，誰人不知，這神鞭原是他爹的遺物，自該交還給他了。」

那三師兄退了一步，張開的口，又閉了攏來，因爲師父在對他直使眼色，雖然老大不願，仍遞了過去。

郭威接過了，道：「這是你爹當年威震江湖的神鞭，以往只因你年幼，鞭長丈二，不能施展，這才給了你三師兄……」

「不不，」洪駿慌忙道：「郭伯伯，這鞭仍給三師兄，我不要……不是，我是說，我不能使的。」

他爹的遺物，威震江湖的神鞭，他，竟然不要，不僅他那三師兄了，便郭威也是一怔。

洪駿肅容道：「郭伯伯，你有所不知，我爹曾對我說過，若然內功眞力不到火候，這神鞭非但不能發揮出威力來，不能傷人，對敵之時，反易自傷，就因爲鞭長丈二，內力若不能達到鞭頭，運用起來，非但不能得心應手，反易被對方利用，以你之鞭，攻你之身。」

那三師兄已叫了起來，道：「師父，當眞，我以前還奇怪，怎麼總不能得心應手，原來是這緣故。」

郭威啊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但你所說，對方必是內家高手才行，這神鞭原是你的，應歸你所有，再說，我已命你師兄僱請巧匠，照樣打造一條，毫釐也不差。」

那洪駿又豈不想得到爹的遺物，甚至朝思暮想，連做夢也在想，既然郭伯伯是眞心，又替三師兄打造了一條，如何不歡天喜地。

但今晚，這是怎麼回事？一枝梅，這名兒分明聽到過。

才回莊門口，驀見閃出一人，原來是大師兄，迎着郭威，道：「師父，浪靜風平，再無警兆。」

郭威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回去吧，休要庸人自擾，對方不過虛張聲勢，令我們先亂脚步，休上他的當。」

回到莊內，那二師兄亦已一身勁裝，提着長劍迎了出來，道：「一切如常，不現敵踪。」

郭威一揮手，吩咐莊丁都把燈點上了，一時間，又復燈火通明，但仍吩咐幾個鏢行的舊夥計，小心後園，尤其是靠小丘那一邊，却是被洪駿提醒了，若被對方潛上樹去，莊中的一舉一動，都可一覽無遺。

洪駿再也忍不住了，若是先前，天膽也不敢問的，但郭伯伯携着他的手，一直回到莊來才放開，對他更是從來也沒有過的和顏悅色。

實在忍不住了，問道：「郭伯伯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？甚麼奪命一枝梅？」

郭威這才說出一番話來，可令洪駿驚得目瞪口呆！

追蹤尋仇　風聲鶴唳

那是傍晚時候，當眞是：朝霞晚霞，粧點廬山畫，仙翁何處煉丹砂，那一縷白雲下，原該是客去齋餘，人來茶罷的時候，莊門外，却傳來一聲驚呼，那是一聲駭極、震人心弦的驚呼！

郭威站在大廳門外的台階上，負着雙手，身傍陪侍着大弟子，眼角兒却掃着倚在廳柱一邊的翠翠，粉面油頭的三弟子谷風正滿臉堆下笑來。

一定，他一定是在向翠翠討好兒，但翠翠却眺望着湖上浩渺的煙波，可都知道翠翠望眼欲穿，在等待誰。

眞不明白，她爹不明白，那油頭粉面的谷風，更不明白，論人物，誰不討好他，讚他風流瀟洒，田連阡陌，萬貫家財，偏偏翠翠心目中，却只有一個沒用之怯小子洪駿。

就在那個時候，莊門外傳來了一聲駭極了的驚呼！

郭威一怔，道：「甚麼事？你去看來。」

他的大弟子才步下台階，郭威却已飛身到了莊門口，只見門口躺着一個中年人，已然氣絶身亡，傍邊一個也是中年的漢子，已嚇得面色大變，瞪着一雙驚恐的大眼，張大了的嘴，再也合不攏來。

這是……怎麼回事！

那駭得魄散魂飛的漢子，總算緩過了那口氣來，道：「我和他打鎭上回來，剛走到門前，簡直……簡直活見鬼，只覺眼前暗得一暗，他……就躺下啦，一聲不響，就就……」

郭威到底是老江湖，霍地一飄身，躍到莊門上，莊前空曠，可望出老遠，適才他在門內，廳前院中，亦並無警衛，難道……眞見鬼……

再又飛身落下，仔細一查看，人是氣絶了，却又不見傷痕，喝問道：「再想想看，除了眼前一暗，還有何異狀？」

那人啊了一聲，道：「好像……有人說了句甚麼話？我記得了，那聲音說：打旗兒的先上，你是趟子手，就先送你歸西，莊主，這這……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只見郭威登時顏色大變，却聽他那大弟子忽然咦了一聲，叫道：「師傅，快來看，這門上……」

那門楣上，釘着五隻比銀針粗一些，長不過兩寸的袖箭，作梅花形，箭尾上有紅色的絨毛，兀自在風裡飄飄。

郭威喝道：「箭上有劇毒，不可用手接觸，你們且把他的衣服解開來看看，必是他胸前中了這餵有劇毒的袖箭。」

那死者的衣服解開，果然，心口上中了五支袖箭，只露出紅色的絨毛在外，恰似五朵紅梅，合而爲一，亦是一朵梅花，却因絨毛堵塞傷口，是以無血流出。

那大弟子道：「師傅，你怎知箭上有劇毒？」

郭威道：「他中箭立即死亡，甚至無聲，可知劇毒無比，小心，這劇毒已傳遍他的全身，休要觸到屍體，快，提起他的衣衫，來不及火化，先把他埋葬了，而且必須深埋土內。」

還幸翠翠沒有跟出來，郭威嚴禁二人，不可令莊中人知道，否則必引起驚恐。

那大弟子道：「師傅，打旗兒的先上，這是甚意思。」

那漢子變顏變色，倒吸了一口氣道：「我可明白了，他是趟子手，走鏢時，總是他打旗兒先行，而且，我知是甚麼人下的毒手了，追魂奪命一枝梅。」

郭威點了點頭道：「要來的，終於來了！」

不愧也是個好漢子，在江湖中，多經過大風大浪，是以，這郭威鐵青着臉，却無恐懼之色，回得莊來，把三個徒兒，以及鏢行帶來的幾個舊夥計喚到跟前，吩咐都把兵刃帶在身邊，入夜不許掌燈。

那鏢行的舊夥計，當然知道武威鏢局之所以揚名天下，便是大悟山掃穴犁庭，把大當家吳冲、二當家邱應龍立斃鞭下，只逃得一個三當家一枝梅谷飛虹，把西北走洛陽的那路鏢，從此暢通無阻，把險道變爲坦道。但郭威的三個徒兒，那時只得大弟子郭鋒入了門，同姓而不宗，那時年方十歲，自然不知、二弟子王豪入門更晚、三弟子谷風，更是來到星子才收錄門牆，當然不知當年揚威洛陽道之事。

於是郭威把當年與這追魂奪命一枝梅結仇的經過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哼，當年他不過綽號一枝梅，在江湖之上，也還有他這個名號，而今竟加上了個奪命追魂，强煞他也斷了一臂。」

那大弟子郭鋒却皺了眉頭，道：「師傅，便是他斷了一臂，竟敢前來尋仇更不能輕視了，事隔十多年了，師傅亦知數年前這一枝梅已重出江湖，但並未前來尋仇，那麼，今日前來，必已有了必勝的把握。」

那二弟子王豪道：「師傅，爲何事隔十多年，今日才來尋仇？我以爲這一枝梅必有所等待，而今，時機已成熟。」

那郭威一怔，隨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且說來聽聽，他等待甚麼？」

「譬如說……」王豪道：「我不過是這樣猜想，那大當家的吳冲，二當家的邱應龍，豈會無後，也許，那時年紀幼小……」

郭威驀地一拍大腿道：「說得是，不瞞你們說，神鞭洪桐死後不久，鏢局左近，便不時出現可疑之人，恰在這時，已有傳聞，一枝梅谷飛虹已重

現江湖，我已疑心了，有道是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只剩下一條胳膊，竟敢重現江湖，可知在那條獨臂上，必已練成了獨特的功夫。」

那大弟子郭鋒便道：「一枝梅本就以輕功獨步武林，發袖箭，可不用兩條胳膊，師傅……」

「正是，正是！」王豪道：「大師兄說得是，我也這麼想，所以，一枝梅遲遲不來報仇，必有所待。」

「留待那吳冲與邱應龍的後代，來報殺父之仇。」

豈僅全都知道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何況人家初現身，已殺了一個趙子手，顯然目標指向鏢行中人，可見怨毒之深，不由都心中一凜。

郭威到底年長，大禍臨頭，是禍就躲不過，雖然心下寒透了，當年把鏢行歇了，便是爲了怕人家尋上門來，而今，既然尋來了，也不能束手待斃，他是一家之長，一莊之主，可也不敢先露出怯來，不由他不硬着頭皮，對三個弟子緩緩地掃了一眼，長長地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當年與大悟山的山賊結仇，乃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你三人都還未曾入門，是以與你三人無關，從他今日一現身，便先殺趙子手，可見針對的，不過是鏢行中，可見，凡是當年的鏢行中人，全不放過，我要你們即刻離莊……」

郭威的原意，本想命他三人，趁天色未晚，即刻帶同他妻子與翠翠離莊，那知尚未說出，那大弟子郭鋒早揚了眉兒，道：「師傅何出此言，不過是大敵當前，也不見得是大禍臨頭，而且，即使是大禍臨頭，我們受師傅多年栽培，禍福與共，豈有置身事外的。」

那二弟子王豪却也有些見識，道：「師傅，且聽我一言，這一枝梅若是個英雄，好漢子，就該明刀明槍，就不會藏頭露尾，陰謀暗算，可是不敢正面和師傅較量，這不是無異已先示弱了嗎？有何可怕的，我倒有了個主意。」

郭威點了點頭，心想：果然說得是。道：「有何主意，你且說來。」

王豪道：「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身，我們吃虧的是：敵暗我明，防不勝防，最易被他暗施毒手，有如今日一樣，未現身，已殺了我們一人，令我們心生恐懼，而先亂脚步，有利於他逐個擊破。」

「說得是。」大弟子郭鋒道：「我們若以靜制動，便可令他轉暗爲明。」

「我們却由明而暗，他不敢正面出敵，我們若迫他現出身來，豈不是勝算在我了。」

郭威精神一振，眼中亦現了光采，道：「好主意，不錯，好一個以靜制動。」

於是，入夜不許掌燈，二弟子王豪守住前廳，隱身暗處，大弟子郭鋒隱身莊門簷下，鏢行的舊夥計，可都是久經風浪的漢子，走鏢訓練有素的，當年走鏢護鏢，能發揮最大威力的，乃是不離手的那張連珠勁弩，這時可派上了用場，郭威分派他們保護內院。

「師傅，還有我呢？」

那三弟子谷風能有何見識，被冷落在一邊，心下老大不是滋味。

郭威幾乎不能覺察的，皺了一下眉頭，王豪和師兄交換了瞥，不約而同，目光都向他手中神鞭上，說道：「師弟，你身嬌肉貴，趁天色未黑，何不回轉你的家園，還有，你那鞭……」

「對頭一見，必然份外眼紅。」郭鋒道：「你已知那大當家吳冲、二當家邱應龍，全都命喪鞭下，一枝梅若然見到鞭在你手中，那斷臂之恨，如何不恨之刻骨，說不定……」

「必以爲你是神鞭洪桐的後人。」王豪道：「那奪命追魂一枝梅，豈會放過你。」

郭威忽然心中一動，對谷風道：「你跟我來。」

那知，遍尋洪駿，竟然踪跡不見，那天色却看看黑了下來，來到小丘之上，吩咐谷風在樹下等候，不錯，這小丘是對方極易藏身，而不易被發現之處，提着長劍，仔細搜查了一遍。

那知，未發現敵踪，洪駿却闖了來。

* * *

洪駿聽郭威說罷，才知是當年被他爹打斷了一臂的一枝梅前來尋仇，登時眉兒一挑，道：「郭伯伯，你放心，父債子還，不論殺父斷臂之仇，都與郭伯伯無關，讓我去會會那一枝梅。」

說着，就要往外走，郭威喝道：「站住了，回來！」

洪駿提着爹的神鞭，垂手站立，郭威長長地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大悟山那大當家與二當家，雖是命喪你爹鞭下，這一枝梅的胳膊，亦是被你爹所斷，但他明知你爹已去世了，仍然前來尋仇，可知是衝着武威鏢局而來，今日一來，便先殺了趙子手，可知其怨毒之深，不要說我不會讓你一人前去冒險，而且，那一枝梅亦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。」

「那那……郭伯伯，怎麼辦？」

郭威却轉面對他的三個弟子吩咐道：「咱們可別上那一枝梅的當，顯然他想先聲奪人，令我們日夜疑神疑鬼，心生恐懼，先亂脚步，必以爲我們會日夜不眠不休，嚴加防範，等待我們力竭精疲，我們偏不上他的當，我算計這一枝梅今晚必不會再來了，兵法有云：我不懼敵，敵必懼我。那一枝梅若見我們莊中一切如常，必反而心生驚疑，亦不敢再妄動了。」

那大弟子郭鋒好生疑惑，二弟子王豪可眞還有些見識，只見他連連點頭道：「師傅，以不變應萬變，以靜制

動，正該如此，師傅的意思是……」

郭威道：「吩咐下去，分班戒備，你三人也分作三起，輪班守衛，各帶響箭，遇敵不可現身，只以響箭示警，指示方位。」

王豪道：「師傅，好主意，我不現身，敵方反而不知我們虛實，反而以爲無處沒我們的人了，敵方自知身形敗露，反而心生恐慌。」

郭威道：「鏢行的夥計皆久經歷練，走鏢護鏢，訓練有素，倒不用多吩咐了，還有，你三人也隨身各帶勁弩一支，記住了，發現敵踪，不可現身，休要輕視那一枝梅，雖然斷了一臂，你們亦非其敵，去吧。」

三個弟子去了，郭威再又携起洪駿的手來，道：「你且隨我來，你師母與翠翠，何曾經歷過這樣的陣仗，一定嚇壞了。」

洪駿眞個受寵若驚了，自郭伯伯娶了這個伯母，就再不許他進入內院了，甚至不許他和翠翠見面，若被發現他和翠翠在一道兒，甚至只是說一句話兒，他若不捱打，只是捱駡，那已是萬幸了。

而今，郭伯伯却携着他的手，他有多少話，要告訴翠翠啊，而今，非但不是阻止他，而是帶他去和翠翠相見。

多興奮，又多感激，洪駿感到眼睛潤濕了。

* * *

「駿哥哥，你眞要去見趙爺爺，你眞相信，他是趙爺爺？」

「當然是趙爺爺。」洪駿繃着臉兒，甚至提起這趙爺爺，也肅然生敬，道：「誠之所至，金石爲開，你知道，那是從沒人敢去的玄壇廟。」

「誰說不敢。」翠翠說：「我就去了呀！」

「那是因爲你知道我在那裡，翠翠，你眞好，爲了見我，甚至也不害怕了，你知道人家叫那裡是甚麼？」

「猛鬼灣，」翠翠說：「我怎會不曉得，聽說有一隻船沉在那灣裡，淹死了好多人，後來，猛鬼就出現了，白天也有人撞見。」

「這就是後來在那裡建了個玄壇廟的緣故。」洪駿道。

「可憐的駿哥哥，」翠翠把他的手握在掌中，從小兒，他們就是携着手兒長大的，但不是由於成了自然，而是翠翠無限憐惜，因爲翠翠已是淚光瑩瑩，道：「你逃避他們的打駡，連猛鬼也不怕了，任誰也猜不到你會躲在那裡，後來若不是我暗中跟踪你，甚至連那裡有個玄壇廟我也不知道。」

洪駿哼了一聲，把胸膊兒挺了起來，說：「翠翠，今晚後，我再也不怕了，誰若敢再打我，就教他……啊，翠翠，暫時，我還不能告訴你，但你就會知道的。」

「可憐的……駿哥哥。」

翠翠把頭兒靠在他肩頭，翠翠傷心的時候，就總是把頭兒靠在他的肩上，當然，只是他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才行，但這樣的時候太少，太難得了，因此，不僅翠翠，連他也珍惜這樣的時刻。

「那時，我們都小，我們都不知道那裡有猛鬼，是不是，也不知是害怕，我只想……不，只是一個勁兒跑，只想躲到一個人家找不到我的地方。」

「於是，你就找到了那玄壇廟，你……一點也不怕那黑臉的玄壇爺？」

「是趙爺爺。」洪駿說：「玄壇爺姓趙呀，小時候，爹在江州，帶我進過玄壇廟，說：只有鬼才怕趙爺爺。」

「一定是你怕了。」翠翠說：「你爹就安慰你。」

「但我從此眞就不怕趙爺爺了。」洪駿尷尬地一笑。

和翠翠在一起，眞好，即使他捱了打，受了再多委屈，他也會立即忘了，甚至，因爲能得到翠翠的憐惜，他豈僅不怕捱打，甚至竟希望被人打，因爲翠翠就會去找他，安慰他，他就會見到翠翠，和翠翠躲在玄壇廟裡了。

就憑這一宗兒，他豈僅不怕黑臉的玄壇爺，玄壇廟對他來說，簡直就是他的天堂，成了他的樂園。

他從來就沒有想過，他每天跑去打掃玄壇廟，究竟是爲了玄壇爺，還是爲了翠翠？

「啊呀！」

洪駿忽然跳了起來，可把翠翠也嚇了一跳。

「快三更啦，我得趕快走了。」

「你！要去那裡，啊！你要去玄壇廟？」

「我告訴你，翠翠只告訴你一個人，妳不可能告訴任何人，即使是郭伯伯，快三更了，趙爺爺吩咐我去見他，翠翠，妳不要問，妳就會知道的，而且，我眞是非去不可了。」

忽然想到，趙爺爺傳授他的功夫，若眞那麼神妙，當然也就不怕甚麼一枝梅了。

「天明前，我就會趕回來了。」跑了兩步，又轉回身來的洪駿說：「郭伯伯說，那一枝梅今晚必不會再來了，我不會誤事的，翠翠，把房門關好，守到明兒，我就可保護妳，任誰也不怕了啦。」

不僅不怕三個師兄，一定，也不怕那一枝梅。

「你眞相信，玄壇爺顯靈？趙爺爺……就是玄壇爺？」

翠翠不僅是疑惑，簡直迷惑了，但肯定有這樣一位趙爺爺，那是不會錯的，但眞會是玄壇爺顯靈嗎？

是的，她就會知道了，她是那樣善良，除了欺負洪駿哥哥的三個師兄外，她不相信世間會有壞人，當然，現在，也許還得加上一個甚麼一枝梅，她相信，洪駿哥哥所說的趙爺爺，也一定不

會是壞人，一定不傷害他的。

還有誰會傷害洪駿哥哥呢？他是這樣善良的好人，而且，是最最可愛的好人。

久久地，望着洪駿消逝的背影，她知道，玄壇爺一定會保祐他的，天明前，洪駿哥哥一定會回來。

一輪皓月，已幾乎移近中天了，她却看不見，一條人影，已躡踪着洪駿身後越牆而去。

若她知道，她爹郭威原來一直隱身在窗外，偸聽了他們的每一句談話，她一定會傷心極了。

這一切，今晚，這一切一切，多令她迷惑啊，爹竟然會携着洪駿哥哥的手，非但進入從來不准他進入的內院，而且，把他送到她的閨房裡來。

* * *

「趙爺爺，我……來啦。」

上氣不接下氣的洪駿叫道：「會不會……晚啦？」

月移中天，眞個是銀蟾匝地，徐來的清風，把湖面掀起銀片似的鱗光。

見鬼，誰說這是猛鬼灣，在他生命中，從來沒有過歡笑的洪駿，竟然會笑了，說是這裡多鬼，白日亦見鬼的人，那眞是見鬼了，他從來不信，也從沒見過，甚至有如現在，三更半夜，他也敢獨個兒溜來。

「趙爺爺，我來啦。」

山坳、崖邊、草深可以沒脛，樹木茂密，心中有鬼的人，疑心生暗鬼，那樹木必然也會搖曳出幢幢魔影，但他心中無鬼……

啊呀！洪駿陡然間，竟毛骨悚然，向前一躍，急回身，但沒有人影。因爲，脖子裡被人吹了一口氣。

「趙爺，我知道是你。」洪駿壯着膽，說：「你嚇不倒我的，啊呀！」

他眞沒被嚇倒，却被嚇得連連倒退，鬼！難道眞有鬼？

陡然間，由散而聚，現出……鬼呀！若然是人，怎會由散而聚，怎會……沒有耳目口鼻！

在他身前現出來的，不，是聚成的一個黑影，不不，已不是黑影了，倒是把黑影投在地上，分明……咦！究竟，是人！是鬼！啊！

「你是趙爺爺？」

是呀！趙爺爺是玄壇爺，是神呀！但怎麼又沒口鼻？沒耳朵，只露出黑洞洞，發光的眼睛。

「好小子，你的膽兒可眞不小。」那沒有口鼻的黑影說。

洪駿大喜，可不是趙爺爺的聲音，說：「趙爺爺，你差點嚇了我一大跳，你怎麼幪起面來呀？」

「就是怕駭着了你。」

「我才不怕哩。」洪駿說：「我天天見到，見了十多年啦，怎會害怕，却是你幪起面來，倒眞嚇着了我。」

「但……趙爺爺是神，怎可……怎可讓人見到眞面目。」

「但這裡只有我呀！」

「哼！你去看來，人家一路跟着你前來，你竟也不知道。」

洪駿啊了一聲，叫道：「翠翠，一定是翠翠，在那裡？啊呀……原來是……郭伯伯。」

隨着那黑影的手指處，在一株樹後，他見到了有如泥塑木雕的郭威，洪駿登時怔住了，道：「趙爺爺，郭伯伯怎麼啦？啊！我明白啦，你點了他的穴道，不不，神仙會定身法兒，必是你一指，就把他定住了，我聽人說過，那書上也是這麼說的。」

那黑影呵呵大笑，說：「不錯，定身法兒，你眞是個……可愛的娃兒，你想不想學這定身法兒，趙爺爺教你。」

洪駿大喜，道：「趙爺爺，那敢情好，我若學會了定身法兒，可就不怕那追魂奪命的一枝梅了。」

「追魂奪命一枝梅？這是怎麼回事，你不是要學功夫來對付那磨折你的三個師兄麼？怎又鑽出個一枝梅來？這是甚麼人？」

一時間，竟忘了趙爺爺是神，應該是未卜先知的，也許那郭威瞪着眼，竟像是瞪着他，令他心慌，皺了眉兒，道：「我明白這郭伯伯爲甚麼跟踪我了，今晚我那三師兄竟懷疑我就是一枝梅，也許，這郭伯伯亦在懷疑，都以爲我不會武功的，竟然躲過了那一招石破天驚，趙爺爺，喏，這就是我爹當年威震江湖的神鞭，當年那一枝梅便是被這神鞭斷了一條胳膊。」

現在，洪駿終於看清楚了，初時所見的黑影，原來是月下所見的黑衣，把頭面都罩住了。

他怔了一怔，趙爺爺是神仙呀，難道會有甚麼不明白的事？怎麼會搔起頭來？

只見那從眼洞中露出來的，一雙特別明亮的眼睛，眨了眨，而且直搔頭，說道：「你這娃娃，究竟說些甚麼呀？可眞把我攪胡塗了，來，詳詳細細，說給我聽。」

洪駿瞧了郭威一眼，那趙爺爺可又像是未卜先知了，道：「你儘管詳細說來，別瞧他瞪着眼睛，他不但視而不見，且聽而不聞，待他回復知覺，甚至不知你見過我，和我說過話兒。」

「原來，定身法兒這麼神妙？」洪駿好不歡喜，道：「趙爺爺，你說過要教我的。」

「爺爺說過的話，一定算數，你快說罷。」

於是，洪駿把今日傍晚回去莊園所見所經歷的事，都詳細說了遍，道：「趙爺爺，只有一枝梅來要我命兒的，我怎會是一枝梅呢？趙爺爺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「唔！」那趙爺爺說：「你這娃娃太老實了，你當然不是一枝梅那賊子。」

「我又沒斷胳膊。」

「你那三師兄不過是想除去你這個眼中釘，找一個殺你的借口而已，總算你命大，却是也可見你眞是如你爹所說的，生具異稟。」

「趙爺爺，」洪駿竟也有樣學樣，也搔起頭來，說：「但郭伯伯爲甚麼也懷疑我呢？」

「不是懷疑你。」那趙爺爺說：「是不信你從沒練過的功夫，好，過了今晚，他就再不懷疑了，眞好極了，從今以後，你和翠翠就再不會分離，也沒人再阻止你們在一起了。」

「是眞的？」喜極又迷惑，洪駿把眼兒睜大了。

趙爺爺說：「那也要看你了，我也要瞧瞧，你是否眞如你爹所說的，天生異稟。」

於是，那趙爺爺開始教他功夫，道：「來，跟在我後面，看着我的脚步，留心脚尖的方位。」

「咦！」洪駿說：「趙爺爺，這不是沾衣十八跌麼？」

那趙爺爺一怔，說：「好小子，你還敢說沒練過功夫，你竟連沾衣十八跌也會了。」

「我沒有。」洪駿道：「我不過在小時候，爹帶我去探訪一個朋友，那是一個長鬍鬚老道，見那老道練過一遍，我覺得蠻好玩兒，就記住了。」

「記住了，你也偸偸練過了？」

「但我總練不成，分明一步兒也不錯，可跌得我頭青臉腫，跌了何只十八跤。」

那趙爺爺呵呵大笑，道：「好好，那你學起來，就更容易了，那是你不知道手、肘、腿要同時並用，還有，我教你的，看似相同，其實大異，不過，步法兒却是不錯的，你練起來，必然也事半功倍了。」

那知只不過練得一遍，洪駿已然跌得遍體酸痛，只不過並未頭青臉腫，却又喜得心花怒放。

那趙爺爺在旁暗暗點頭，見他咬緊牙關，重複又重複，跌了再跌，跌得他眉飛色舞，就知他已領會其中訣竅了，手、肘、腿並用，立即就能巧妙配合，果然是塊練功夫的好材料。

何消一個時辰，竟把一套最難練的功夫，不僅會，而且得心應手，極之純熟，趙爺爺說：「好小子，爺爺非打你不可。」

洪駿一怔，說：「爺爺，我做錯了甚麼呀！」

他是能躲，也許能躲得過的，但趙爺爺爲何惱？爲甚要打他呀？

啪的一聲，洪駿只覺五臟六腑都翻騰起來，眼前一黑，趙爺爺重重的拍在他的背心上，啊呀！一股奇熱的眞氣竟從他的丹田升起來，原來，不是五臟六腑在翻騰，是那股奇熱的眞氣像是在翻江倒海，迅速竄行，而且越竄越快，甚至見到……是感覺到那眞氣的圓團團、光灼灼。

那趙爺爺像是怒極了，一掌又一掌，繞身盤旋，簡直身若飛飄，把洪駿打得眼看向東倒地，那知未倒地，那趙爺爺却已在東面等候着了，又一掌把他打得向西倒去。

是福至心靈，也許眞是他天生異稟，隨即醒悟了，因爲趙爺爺拍在他身上，非但不痛，反而有一股熱力，像是引導體內那股奇熱的眞氣在運行。

「多謝……趙爺爺。」

他想說，其實連心裡也無暇說，忙不迭試着駕馭那股眞氣，漸漸眞能隨意運行了，忙也隨着那被拍打之處，在體內運行起來。

趙爺爺忽然大喝一聲。

「還不坐下，眼觀鼻、鼻觀心，好小子，果然你是塊練武的好材料，從今以後，你爹的神鞭，就可任意施展了。」

洪駿忙不迭盤膝坐下，他爹神鞭無敵，眞力能透達丈二長的鞭頭，內家功夫當然差不了，他耳濡目染，只不過那時年幼，還不能修練內功而已，那心法却是早懂得的，一個週天，又一個週天，漸漸進入了無我的境界。

忽聽耳邊傳來細細的聲音，說道：「好了，你隨他回莊去吧，從今以後，再沒人敢折磨你了，只不過一枝梅那袖箭太以歹毒，更今非昔比，已不是你那神鞭可能破的，小心小心！」

「趙爺爺你別走呀，你還沒教我定身法兒。」

洪駿知道那是傳音，趙爺爺已不在身邊了，心裡甚急，忙睜開眼來。却聽身側有人喝道：「你說甚麼？誰是趙爺爺？」

啊呀！郭伯伯！

身邊竟是郭威的聲音，多年來，一聽到郭威的聲音，他就心驚膽戰，驀然間，那聲音入耳，如何不嚇了一跳。

而且，眞跳了起來！

可不是郭威，只見他睜大了眼睛，滿面迷惑，又茫然，但却是和顏悅色，說：「你在這裡做甚麼，叫誰？誰是趙爺爺？」

迷惑的郭威在茫然四顧，空山寂寂，月影早已西斜了，那有人影，連那夜風也靜止了，樹木亦不見搖曳。

「啊！」洪駿說：「郭伯伯，原來是你，啊……」

他明白了，趙爺爺走了，走前必是解了他的定身法兒。

「你以爲是誰？」郭威說：「啊，我不過……不過看見你向這山坳走來，心下奇怪，就跟了來……」

忽然間，見到洪駿拖在地上的長長的月影，顯然大吃一驚，因爲來時不過才三更時候，怎麼一迷糊，竟已是快天亮了。

便他是在江湖上闖蕩了多年的郭威，也不禁毛骨悚然，他豈有不知這是猛鬼灣，傳說猛鬼白日也現形的。

莫非……莫非他遇到鬼，這娃娃

也見鬼了？

退一步，不自覺又退了一步。

洪駿一揚眉兒，說：「趙爺爺呀，剛才還在這裡。」

「見鬼！」郭威望向後身，向左右瞧瞧：「你一定……見鬼了！」

「郭伯伯，不是鬼。」洪駿向身後一指，說：「趙爺爺，就是玄壇爺呀。」

「你胡說些甚麼。」郭威說：「玄壇爺若眞有靈，這裡也就不會有鬼，也不是猛鬼灣了。」

「是眞的，郭伯伯。」洪駿說：「也許這裡以前眞有鬼，但被玄壇爺鎭壓住了，十多年啦，我天天跑來，就從沒見過鬼，只有……只有廟裡的爺爺。」

這不是見鬼是甚麼，郭威心想，他走南闖北，可就從沒見過，甚至也沒聽說過有顯靈的玄壇爺，越說，郭威心裡也越發毛，便他若不是被鬼迷了，怎會晃眼就快天亮了。

說甚麼有這小子在身邊，也可壯一下膽兒，拖了洪駿就走。

當眞，怎能對他說，玄壇爺用定身法兒定住他了呢？一定是趙爺爺不願郭伯伯知道傳授了他的功夫，而且，眞神奇，一時之間，他竟能運行內功眞力了。

洪駿好不高興，怎麼不神奇，趙爺爺是神呀，不但爹的袖鞭回到了他手中，而且可以施展了，當年他爹斷了一枝梅一條胳膊，嘿嘿，哼！那麼，他非把這賊子的另一隻胳膊也斷了不可，瞧他還敢不敢再來尋仇。

郭威不僅恨不得快快離開這猛鬼灣，而且，大敵當前，豈敢說那一枝梅今晚必不會來，郭威是老江湖，自有他的見地，一枝梅必以爲他們會嚴加戒備，日夜提防，不眠不休，嘿！他，郭威可不上這個當。

「快！快走！」

老江湖的郭威可在心裡打了鼓，洪駿竟有一身功夫，尤其是竟能破解那神鞭的三絕招，令他如何不驚奇疑惑，從未敎過他功夫，一直視洪駿不過是個傻傻的怯小子，而今，陡然間，跟自己苦學了多年的徒兒，竟然奈何他不得，不行，他非要弄明白不可。

他只道跟踪他，立即就可探究出來，只不過離開一會工夫，那料竟出來了半夜，那一枝梅若這時出現，那還了得？

「郭伯伯，」洪駿半步也不落後，無論郭威跑得多快，他也跟得輕鬆，道：「我知郭伯伯躭心莊裡，不如我先回去，你隨後來。」

「你？」

郭威又是一怔，好小子，竟嫌他慢了，放開手，道：「有多快，你就跑多快，快快趕回莊去。」

洪駿那會知道郭威另有居心，想想翠翠在莊，無人保護，立即如飛跑了下去。

便是洪駿自己也大大驚喜，只覺耳畔風生，多年來，他偷偷地苦練功夫，小孩兒時，他爹已敎過他如何練輕功了，每日去來玄壇廟，他總是越牆而出，打牆上回莊，就從未被人發現他，原因是他的輕身功夫比他的三個師兄都要高明，只不過深藏不露，把所有的人都瞞過了，只有翠翠知道。

他可以瞞任何人，怎會瞞翠翠呢？而且，他要讓翠翠知道，他的本事大過三個師兄，從沒怕過三個師兄，只不過爲了她，他寧願捱打，也不願她躭心而已。

但陡然間，只覺輕身如燕，比以往快了將近一倍，如何不驚喜，他明白，趙爺爺先前在他身上的一陣拍打，已替他打通了玄關，他如何不明白，趙爺爺把內功眞力輸入他體內了，不，趙爺爺是神呀，神仙自然有仙法兒，令他在一會工夫，陡增了無數倍的功力，此刻奔跑起來，他就覺得渾身是勁，連步子也倍常輕快了。

那越跑越是落後了的郭威，不僅驚，簡直駭然！他闖蕩了多年的江湖之上，不要說他了，簡直就沒見過有比這小子更快的，可不是眨眨眼，便已去得無影無踪。

洪駿早已去得無影無踪了，一口氣奔上小丘的郭威，總算鬆了一口氣，那月亮不僅斜，且已落在廬山後了，五老峯在天幕上，劃出清晰的輪廓來，黑暗中的莊園，一片寧靜。

郭威輕輕擊了一下掌，再又擊了一下掌，再又連擊了兩下，才見樹上落下一人，正是那三弟子谷風。

「啊！師傅，原來是你。」

郭威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若不擊掌，你還不知有人來到樹下？來到樹下，你竟然也沒發覺！」

對這個有財有勢的徒兒，郭威從沒這樣嚴厲過，再又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在我之前，先有一人也從此過去了，你必然沒發覺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我……師傅，你不見天有多黑，而且，咱們約好，擊掌爲號的。」

天色實在太黑了，那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來臨，這小丘居高臨下，何等重要，若被那一枝梅侵入，那還了得，道：「明晚你不用在這裡守衛了。」

「但是，」谷風說：「大師兄守衛莊門，二師兄監視着大堂，師傅不是說這裡最重要麼？」

郭威嘆了口氣，緊皺了眉頭，正因這小丘居高臨下，極之重要，所以才派谷風守衛，一旦發現了敵踪，即刻知會莊中人。那知他來到樹下，而且並未隱蔽身形，谷風竟然也未發覺，如何不令他搖頭嘆氣。

原來郭威的三個弟子中，這谷風不僅有財有勢，而且最聰明，功夫也肯學肯練，是以雖入門較晚，武功却不在兩個師兄之下，而且，他心目中

，也和他娘子相同，已視他爲婿了，何況這谷風喜歡翠翠，他豈有不知道的。

是以，郭威把一身功夫，眞個是傾囊傳授給他不說，並把洪桐的神鞭也給了他。

郭威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自有安排，今晚果如我所料，那一枝梅是不會現身的了，現在天色就快明了，我有重要的任務分派你。」

這谷風果然聰明，道：「師傅可是要派我去查探那一枝梅落脚之處？師傅放心，我回鎭上去，即刻派人查探。」

郭威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面生人，何況只有一條胳膊，除非他不是落在星子鎭上，應該是容易查出的，還有，強煞那一枝梅也只有一條胳膊，只敢用暗箭傷人，不敢正面爲敵，是以，並不可怕，你二師兄猜想的確有道理，若是，來的就不僅是一枝梅一人。」

谷風也連連點頭，道：「師傅放心，有面生人外來，不用打聽，星子鎭上立即就會傳開了，沒有打聽不出的，我這就去，師傅……」

「你有何話說，爲何吞吞吐吐？」

谷風走近一步，道：「我是……躭心師母，還有翠翠師妹，何不接去我家暫避幾日，而且我娘也想見見師妹。」

當眞，這倒是好主意，郭威道：「不錯，我可免了後顧之憂，你回去後，中午時候，派人抬兩乘轎來，那一枝梅的落脚之處，想來已可探查出來了，你這就去吧。」

那谷風好不歡喜，即刻轉身就走，但只走了兩步，又轉身來。

郭威道：「你還有何話說？」

谷風向四外望了一眼，其實，天色那麼黑，便是有人，他也見不到的，走近一步，道：「師傅，其實，寃有頭，債有主，殺人的是神鞭洪桐，斷那一枝梅胳膊的，亦是洪桐……師傅，我說的是也不是，我眞高興那神鞭交回那小子手中了，師傅要我把神鞭交給他，我立即明白師傅的用心了。」

「住口！」

郭威迅速滑行了兩步，見四外確實無人，才道：「你明白就是了，今後說話要小心，那小子……」

「我說，簡直邪門，平日捱打也不還手，捱罵也不出聲的，陡然間，連我那無敵三絕招竟也傷他不得，師傅，我勸你，還是對這小子多加小心。我去啦，午間我就派人抬轎來。」

郭威看着谷風走了，楞了好半晌。

可不是邪門，適才心急，躭心莊園有事，現在，倒眞該好好想一想，不由他不驚奇，怎麼一迷糊，就過去了兩個更次？難道被鬼迷了？他見到洪駿盤膝坐在地上，神光內瑩，分明內家功夫已是不弱，尤其是他施展輕身功夫來，自己眞是望塵莫及，趙爺爺……他口中的趙爺爺……

郭威想着想着，竟也毛骨悚然起來，侵晨寒涼，他身子更涼透了。

他原該喜歡才是的，若然神鞭在洪駿手中，能發揮出他爹的威力來，何懼一枝梅來尋仇，何況這小子的內功輕功，分明更在他爹之上。

但令他實在太驚嚇了，傳說的猛鬼灣，這小子竟然來去無事，偏是自己一去，就迷糊了，難道……莫非……他眞遇到了趙爺爺？眞是玄壇爺顯靈？

不錯，要知眞情事，但聽口中言，翠翠，他的女兒必能幫他查個水落石出。

＊　＊　＊

「駿哥哥，你眞回來啦。」

洪駿才到窗下，那窗子霍地推開了，翠翠探出頭來，無限欣喜。

他好生感動，道：「妳，一直等我回來？就在窗前？」

「我一直眼巴巴等着你。」翠翠道：「一步兒也不敢離開這窗前，可又不敢把窗打開來，只能從縫兒裡往外瞄，駿哥哥，你見到趙爺爺麼？」

洪駿一揚頭兒，道：「翠翠，今而後，趙爺爺說，咱們再不會分離了。」

「你眞……相信？」

「如何不信。」洪駿道：「趙爺爺是神，是玄壇爺呀！」

翠翠幽幽地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今晚爹雖然把你帶進後院來，但娘……是不會答應的，你知道，爹最聽娘的話，還有，駿哥哥，你可知道，平日不僅娘不許我見你，我也躲着你呀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洪駿說：「我怎會不知道，你們三個師兄打我，磨折我，翠翠，好敎你喜歡，今而後，三個師兄再不敢打我了。」

「你要還手？不不，駿哥哥，不可以的，你若還了手，我知道，他們打不過你的，他們就會把你趕走，我我……就永遠永遠見不到你了。」

洪駿面色一沉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翠翠你放心，我不還手，趙爺爺說，他們再不敢打我了，誰要是再打我，就有人打他。」

翠翠一怔，說：「誰呀！」

洪駿眨了眨眼兒，不，還不能告訴翠翠，道：「若是三師兄打我，我不還手，但我不任由他打了，我會躲逃，那時，二師兄、大師兄，就會替我打他，嘿！大師兄若打我，也是一樣，二師兄和三師兄，就會打他。」

翠翠的眼睛睜大了，那天色雖然黑暗，但隔着窗戶，他們却是面對着面的，是以也還能看得清楚。她見到他臉上閃過一抹狡獪的笑，那可是從來也沒在他臉上見過的。

駿哥哥是從不說謊語的，她睜大了的眼兒也亮了，說：「所以，他們再也不敢打你了。」

「所以，」洪駿說：「翠翠，今而後，你不用再躭心，也就不用躲着我

了。」

「我明白了。」翠翠面上也露出喜容來，說：「是趙爺爺暗中保護你，啊，趙爺爺眞好。」

東方天際，已現出了曙光，天色漸漸亮了起來，啊！翠翠陡然間，羞得臉兒紅透了，因爲洪駿的背後，院中的花樹下，他見到了一個人影，慌忙從洪駿的掌中掙脫出手來。

原來不覺間，他們的手兒，隔着窗戶，竟緊緊地握在一起。

那是誰呀？但那人影已一閃而逝，就在那瞬間，驀聽莊門外人聲沸騰，隱隱傳來驚呼之聲，洪駿「啊呀」一聲！該死，他急着要見翠翠，竟忘了一枝梅，忙大聲叫道：「快，關窗，別出來。」

洪駿騰身上房，內院後庭，曉烟淒迷，連扶疏的花木也清晰可見了，靜蕩蕩，一個人影也見不到。

但他關心翠翠的安危，仍然繞着翠翠的閣樓，轉了一轉，確見別無異狀，才向莊門奔去。

尚未到前廳，已聽郭威的聲音喝道：「退後！別動屍體！」

洪駿嚇了一跳，跳下房來，早見郭威鬚眉戟張，向身邊的兩個師兄及幾個莊丁連連揮手。

門上，一個死屍懸在門上，在晨風中晃動不已，死者膚色烏黑，睜着一雙恐怖的大眼，顯是在極度驚恐中，突然死亡！

揭破陰謀　反受奇辱

又是一個鏢行的舊夥計，顯然死去不久，也和那趙子手相同，身中劇毒而死。

原來，洪駿的大師兄郭鋒，見湖那面，東方的天際已現了曙光，隱身的暗處已不再黑暗了，站了起來，伸了個懶腰，把手中的長劍還入鞘中，轉了出來，對門那面墻角的暗處叫道：「出來吧，沒事了。」

那面墻角，一個鏢行的舊夥計，手底下還是眞有點功夫的漢子，和他作犄角呼應，亦隱身在暗處。

那知並不見那漢子出來，郭鋒心下哼了一聲，心想：這傢伙必是睡着了，師傅還說帶回來的全是鏢行得力的夥計，原來是沒用的東西。

不由有些着惱，不料想過去瞧瞧，才跨出一步，啊喲，陰暗中，竟把一個人撞了個正着，他急退一步，也才看清了，那個被撞的人竟被他撞得打起旋來，差點嚇得他魄散魂飛。

敢情竟是一具懸掛在門上的死屍，而且，正是那個和他犄角守衛的漢子。

他如何不嚇得魄散魂飛，他和那漢子相距不過三四丈遠，被人殺了，而且吊在門上，他竟然毫無所覺，若然這人是對付他，必然連怎麼死的亦同樣不知道，因爲在後半夜中，他連一下眼兒也沒閉過。

這人，當然就是那奪命追魂一枝梅了，這已是第二個了，同樣連哼也沒哼得一聲，就已喪了命。

他一定驚呼，因爲驚動了莊內的人，紛紛奔了出來。

「不許動！」

郭威一見死屍渾身烏黑，就知和昨日那趙子手一樣，不僅立即致命，而且中了劇毒，闖蕩了數十年江湖的郭威，如何會不懂得。

解開懸掛屍體的繩索，那屍體一落下地來，登時七孔中湧出烏黑的血來，便郭威也心驚膽寒，那死狀之慘，眞慘不忍睹。

郭鋒更羞愧得低下頭道：「師傅，說來也沒人相信，我一點兒聲響都沒聽到。」

昨日那趙子手死狀之慘，是全都見到了，這一枝梅之心狠手辣，武功之高，去來無踪，誰不心驚，誰敢瞌下眼兒。

誰不心膽俱裂，那郭威再想像昨日一般，裝做沉着冷靜也不行了，那面色早已大變，天色已漸明了，湖上吹過來的晨風也更遒勁了些，莊外墻內，搖曳的樹木，都成了幢幢魔影，當眞是草木皆兵。

那郭鋒的功夫僅次於郭威，想想近在數丈內，人被殺了，竟也毫無所覺，便是那久在江湖上行走的夥計，也無不嚇得變了臉色。不約而同，都不自覺地擠在一處，好像那追魂奪命一枝梅無處不在，也都不自覺，不停向身後瞄。

陡然間，眼前微暗，大夥兒一聲驚呼，一個人影從莊門上飛身而下，郭威喝道：「好賊子。」

唰的一劍劈出，大夥兒兩劍三刀，咬牙往上一圍，兵刃齊擧，靠廳門那面的幾個夥計莊丁，更轉身就跑。

那人脚才點地，往後一倒，就地一滾，跳了起來叫道：「是我！郭伯伯，你們……」

敢情來的是洪駿，臉兒也鐵青。

却也都看清了，但仍然咦了一聲！都睜大了眼睛，除了郭威，簡直沒人相信，這個平日挨打挨罵，懦弱的怯小子，竟有這樣俐落的身手。

郭威身爲一莊之主，當着大夥兒面前，適才竟也顯得手忙脚亂，如何不難堪、羞惱？怒道：「怎麼是你，你這小子從那兒鑽出來？」

洪駿見那麼多雙睜大了的眼睛望着他，只道大夥兒都惱他，也不明白爲甚麼惱他，嚇得點地騰身，再又掠倒退躍上莊門。

登時又啊起了一片驚呼之聲，因爲洪駿露的這一手功夫，便那郭鋒與王豪亦不能了。

洪駿不知自己做錯了甚麼，更是着慌，叫道：「我以爲，一枝梅那賊子必然仍在左近，所以……去搜查了一下。」



洪駿見一具屍體懸在莊門上搖晃不已。

就在這瞬間，洪駿驀聽一個細細的聲音，在他耳邊說道：「娃娃，你說得不錯，那賊子繃在大廳的簷下，去！你那長鞭派得上用場了，你這娃兒其實很聰明，你當然懂得該怎麼做。」

洪駿大喜，趙爺爺！

他差點喜得叫了出來，趙爺爺熟悉的傳音，他怎會聽不出來，好賊子，敢情躲在簷下，莊門外殺了人，他却躲在裡面簷下，那自是任誰也想不到的，好個歹毒又狡獪的賊子。

恨得咬牙，洪駿眼珠一轉，有趙爺爺在身邊，他的膽氣自然更壯了，登時有了主意，向四處望了一眼，偏就是不望那大廳的簷下，朗聲道：「一枝梅，你這賊子聽着了，當年大悟山掃穴犁庭，殺你們的大當家、二當家，斷你這賊胳膊的，是我爹，有長鞭爲證……」

一聲破空銳嘯，洪駿一抖手，登時鞭影如濤，昂然道：「殺人塡命，欠債還錢，寃有頭，債有主……」

「好娃娃，有種！」耳邊又響起了傳音的細細聲音，說：「好好，你把人家心裡盤算、計謀的都說出來了，看來，我眞沒白幫你。說下去，別回頭。」

趙爺爺是神呀，有趙爺爺幫他，他還怕甚麼，洪駿繼續朗聲說道：「不錯，有種的……」

細細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了一聲哈哈，洪駿不敢分神，好在他身在高處，沒人見到他臉兒紅了，說：「有種的，就現身出來，和我較量較量，鏢行的夥計不過是奉命差遣，何況當年也沒損壞你大悟山一草一木，你竟歹毒暗算，這算甚麼本事，算得甚麼好漢子。」

却是那郭威一怔，不過半個時辰之前，他和第三個弟子谷風的談話，莫非被這小子聽了去，當眞，有其父，必有其子，虎父就無犬子，心下不由有些慚愧，訕訕地，說道：「下來吧，那一枝梅若眞有種，早就該現身出來，不會偷襲暗算了，那賊子還會不逃去遠了。」

洪駿飛身而下，可不是要在大夥兒面前賣弄，而是因爲簷下有一雙賊眼，趙爺爺仙法當眞神妙，經他一陣拍打，雖然受了些痛楚，但輕身功夫何祇倍增了。

點地一旋身，落在人衆之前，却已背對着簷口，但在倏忽之間，已把距離尺寸估量準確。道：「郭伯伯，也許，那賊子自以爲輕功了得，不把咱們放在眼裡，仍然沒走呢？」

洪駿顯露出來的功夫，令大夥兒更是驚訝，一掠數丈，點地毫無聲息，聞言更是驚疑，都駭然回顧，但莊門內是空蕩蕩的院子，天色大明，朝陽已從湖那面升起來了，角落上倒有幾株疏落的樹木，但已可看得淸楚，是不能藏得人的。

那郭威亦萬萬想不到，洪駿竟有一身驚人的功夫，僅從玄壇廟奔回莊來，他已是望塵莫及，那敢再輕視他，也不禁驚疑起來，可又不敢露出怯來，但已不自覺橫劍當胸，道：

「你……你說甚麼。」

洪駿眉兒一揚，道：「各位，要不要看我，變個戲法兒……」

話聲未落，霍地一滑步，快逾電閃，滑退了一丈，旋身，長鞭發出一聲破空銳嘯，嘩啦啦爆響聲中，碎裂的簷瓦與木屑，裹着一個人影落下地來。

洪駿喝道：「好賊子，你還想逃。」

挫腕，旋身，不待那鞭頭落下，已又橫捲出來，夭矯如靈蛇。

那一枝梅果然藏身簷下，當眞是善者不來，好身手，不點地，而騰躍，倒像算準洪駿必會那麼變招，竟貼着地面，頭前脚後，掠出三丈！

洪駿驀聽耳邊那細細的聲音喝道：「別追！小心袖箭！」

洪駿即忙把滑出的左腿收了回來，長鞭只一抖，早聽嗆嗆連聲，院中的石板地上，已劃出了幾溜火花，好險，若是不被那傳音喝止，洪駿如何躲得過那五支强勁的袖箭，身上必已添了五個孔洞！

再看那墻角時，那還有人影。

那院中的人，連那在江湖闖蕩了數十年，經歷過大風大浪的郭威，不僅駭，更驚得呆了。

洪駿何嘗不是驚魂未定，不由倒抽了口涼氣，却又噘了嘴，心下有些兒惱：趙爺爺是神仙呀，還說幫他，怎麼任這賊子逃走了。

「好小子，」耳邊那細細的聲音又在說了：「撿回了命兒，還不見好就收，還不快去後面救火，敢是連你那翠翠也忘啦！」

洪駿大驚，叫道：「郭伯伯，不好，賊子在後院放火了，顯然來的必不祗一個一枝梅。快！」

洪駿豈有不信趙爺爺說的，而今，他的話又豈會有人不信的，洪駿當先騰身上房，未見烟火，已聽後院發起喊來，並傳來驚馬狂嘶之聲。

洪駿趕到一看，原來是馬房失火了，馬伕和莊丁顧着救馬，可就顧不了救火，待得郭威及衆人趕到，已是火光熊熊。

好在馬房在院角，與其他的房屋隔離，不致蔓延，郭威又會養多少馬，連那匹初生不久的小馬，總共才得三匹，那馬房自也不大。

只一會工夫，已是付之一炬。

洪駿却早已到了後院翠翠的窗下了。

「駿哥哥，嚇死我啦，前面做甚麼啊，馬房怎又失了火？」

洪駿那敢以眞情實況相告，道：「翠翠，你別問，你沒事，我就放心了，啊！」

洪駿一個踉蹌，臉上熱辣辣，竟不知郭伯母從何處轉了出來，一個耳括子打得他幾乎站立不穩，喝道：「你這小子好大膽，竟敢跑到這裡來，竟敢……」

「娘！」翠翠叫道：「你怎麼不問清楚，就打人家，駿哥哥是爹帶他進來的。爹來啦，不信你問爹。」

可不是郭威進來，一見那火不致蔓延，如何不躭心妻女，是以也抽身前來。

郭威忙道：「娘子，翠翠說得不錯，休錯怪了駿兒。」

「駿兒。」那娘子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郭威連連對她使眼色，那婆娘雖怒，却又迷惑起來，也才沒再出聲。

「駿兒，」郭威撫着他的肩頭，道：「這裡沒事，你快去前後巡查一下，我一會就出來。」

洪駿眼兒潤濕起來，多年了，自從郭伯母進了門，郭伯伯再沒這樣親切地叫過他了，何況翠翠也驚喜起來，他早已忘了的笑容，又在翠翠的臉兒上出現了，何況只他才能感覺得到的柔情，亦出現在翠翠的眼兒裡，這已夠他感動的了。

應了聲是，不敢再言語，提着長鞭退了出來。

他感到脚步竟會無比輕快。

原來，莊中出了這麼大的事故，而且死了兩個人，那娘子竟毫不知情，郭威這老夫，可眞是愛惜他這少妻。

* * *

「翠翠，我有話要問你。」

郭威在屋裡踱起步來，翠翠就知爹有話要問他。

翠翠是個嬌美又柔弱的姑娘，可也冰雪聰明，而且知爹要問的話，必是與她的駿哥哥有關，她的一雙眼兒，也跟着她的爹轉。

她幾乎不信，但又不由她不信，爹對駿哥哥態度有了大轉變。

不，這不是做夢，是眞的，但提醒自己，可得加倍小心。

「爹，你要問甚麼啊？」

「你是我的女兒，你說，爹疼不疼你？」

「爹最愛惜我的。」

「之所以，爹從沒追究，甚至不過問你，也沒阻止過你。」

「爹，你說甚麼呀？」

「近幾年來，你那駿哥哥……」

「爹，啊！你眞好。」

爹竟然說「她的駿哥哥」，令她如何不心坎兒裡甜甜又喜極，現在，她再也不懷疑了。

郭威瞧了他的女兒一眼，繼續說道：「哼！你慢點兒高興，除非你對爹一句也不隱瞞。我問你，這些年來，你那駿哥哥躲出去了，跟着你也不見了人，你說，他躲去那裡？你追去，和他在一起，你是瞞不了爹的。」

「我從沒瞞過爹，」翠翠說：「爹，你不講理，你也從沒問過我呀。」

郭威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這些年來，爹確有不是，他爹生前，是我的生死之交，一塊兒闖天下，他爹死了，我原該好好撫養照顧他的。」

「你有呀，爹爹，」翠翠忽然眼兒酸酸的，淚珠兒竟在眼裡打轉起來：「從小兒，你愛惜駿哥哥，也和愛惜我一樣，只是……自從……自從娘進了門，爹……」

郭威擺了擺手。道：「你不用說了，果然是爹不好，只因莊裡的事務繁多，還有你們女人家不能知道的原故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」翠翠插嘴說：「駿哥哥對我說了，爹怕有人來尋仇，是以，加緊教三個師哥練功夫，爹，你可還不知道，駿哥哥好傷心，爹却不教駿哥哥功夫。」

「原來你已知道了。」郭威並不感到驚訝，道：「但我已知道，他躲在小丘那大樹上，偸看我教他們練功夫。」

「而且還强過三個師哥，爹，你信不信，駿哥哥眞是聰明絕頂。」

翠翠揚了兩道彎彎的眉兒，難掩她心中的得意，眼兒也明亮了起來。

郭威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我如何不信，以往，我竟被他蒙在鼓裡。」忽然，郭威皺起了眉頭，道：「令我奇怪的是，他分明已有了一身功夫，而且還强過他這三個師兄，爲何捱打也不還手，他爲何深藏不露？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別有用心，或者，有所圖謀。」

翠翠的臉兒紅了，豈僅不憤，且幽怨更傷心，眼兒裡也流露出無限怨懟。道：「爹，你不好……」

郭威一怔，竟不料女兒對自己竟會露出怨懟之色，而且咬了咬銀牙兒。

「你，說甚麼？」

「三個師哥欺負駿哥哥，打駿哥哥，娘也虐待駿哥哥，你從沒阻止過。」

「我……」郭威眼珠兒一轉，道：「我要他露出眞面目來，我是說，要他露出眞功夫來，哼！瞧他要隱瞞我幾時，不料他寧被打罵，始終深藏不露。」

「駿哥哥不是深藏不露，爹，你明知道的，駿哥哥若是還了手，你即使不趕走他，娘也會再不容他了，我……我就再也見不到駿哥哥了。」

眼兒裡轉動的眼淚，滾落下來了，翠翠眞傷心，駿哥哥爲了捨不得丟下她，受了多少委屈，捱了多少打呀！

「那麼，是你要他不還手的？」

「是我哀求駿哥哥……」

終於忍不住，翠翠傷心地哭了出來，咽咽哽哽，說道：「便是三個師哥連手，也打不過駿哥哥的，爹，你若不信，你要他們試試就知道了，三個師哥太可惡了，我眞願駿哥哥狠狠的、狠狠地打他們一頓。爹，不過，你可不能趕駿哥哥走。」

翠翠把銀牙兒咬得發出响聲來，郭威眞是吃了一驚，翠翠何等溫柔，簡直是柔弱，不料竟恨到這個地步，他心下也不由生起愧來。

「翠翠，你放心，從今以後，任誰也不敢欺負你的駿哥哥了，更沒誰能趕走得了他，因爲爹再不容許了。」

「既使，娘……她……」

郭威面容一肅，道：「甚至不許她虐待他了，連罵也不許。」

「啊！爹，你眞好。」

淚珠兒仍掛在臉上，翠翠的臉上，却已露出了燦然的笑容。

「不過，」郭威道：「你得告訴我，誰是趙爺爺？你駿哥哥的武功了得，我只有高興的，但我必須知道他師事何人？」

「啊！」

翠翠明白了，才知她爹拐彎抹角，不過是要問這回事兒，道：「我眞不瞞你，駿哥哥的功夫，是自家苦練的，我已對你說了，他眞是絕頂聰明，又肯苦練，連小時候他爹教過他的，他無不記得，你把他的神鞭送給了三師哥，駿哥哥就用一般長短的葛藤來代替。」

「不，」郭威說：「我不是說這個，我是問，誰是趙爺爺？」

翠翠嫣然一笑，說：「爹，趙爺爺，就是玄壇爺呀！駿哥哥說，玄壇爺姓趙，所以就叫他趙爺爺了。」

「胡說！」

翠翠忽然格格一聲笑，道：「爹，我也是這麼說的，但駿哥哥堅持說，趙爺爺眞要教他功夫，還說，那功夫神妙極了，還說，今後譬如說三師哥打他，他不還手，却教大師哥和二師哥打他，那麼，就不怕被趕走了。」

「天下間，竟有這樣神奇的功夫？」

「如何沒有，」翠翠一股正經，說：「爹，你忘啦，趙爺爺就是玄壇爺，玄壇爺是神呀。」

「無稽，簡直是無稽之談。」

「不，」翠翠說：「後來，我也信了，爹，你不知道，因爲自娘進了門，你就再不關心駿哥哥了，他受了委屈，你知他躲去那裡嗎？就是那傳說有猛鬼出沉的山坳裡，他就對那黑臉的玄壇爺哭訴，後來就天天去啦，可憐的駿哥哥，你們不准我見他，他就只有天天去和那玄壇爺說話兒，而且把那廟打掃得乾乾凈凈，爹，我一想，也是呀，近十年了，那玄壇爺也被駿哥哥感動了，終於，昨兒那玄壇爺開口啦。」

「怎麼，不是現身出來相見？只是說話兒？」

「駿哥哥從來不瞞我的，」翠翠道：「他說，只聞聲，不見人，任他怎麼使盡了法兒，他瞧東，玄壇爺的聲又從西邊傳來了，就是見不到人，啊，

我是說，見不到那趙爺爺。」

「你眞相信他說的？」

「原來我也有些不信的。」翠翠說：「但駿哥哥說得挺認眞，而且，昨兒夜裡，不，是今兒已快天亮了，駿哥哥興奮地跑來對我說：趙爺爺傳了那神奇的功夫，而且打通了他的玄關，而今連他爹的神鞭，也能發揮出威力來了，他說，即使那鞭再長些，也傷不到自己，而且更生出無窮變化來。」

郭威一直瞬也不瞬，瞧着他的女兒，而今，不由他不信了，今日，就是剛才，他已見到神鞭在洪駿手中，威力豈僅不遜於他爹，且有過之，萬萬想不到，竟能破一枝梅追魂奪命的梅花袖箭，而且逼那歹毒的賊子現身出來。

慚愧，他却連一枝梅藏身在簷下也發覺不出，如何不心有餘悸，若一枝梅未被洪駿發現他的藏身之處，突然發難，只怕……也許……他也屍橫就地了！

到底，仍然是一個謎，他相信翠翠沒有騙他，每一句都是眞的。

到底，他甚麼也探問不出來。

甚至，連他也有些相信，眞有這樣一位趙爺爺了，而趙爺爺，即是玄壇爺。

但無論如何，一枝梅已被洪駿迫得現身出來，而洪駿已破了他那奪命追魂的袖箭。

一個長期在迫害與閉塞中成長，生活在幻想中的少年，雖然無損於他的聰明與才智，但在情感的認識上，却比起一般人來，顯得低能了些，不如說，在幻想與眞實的生活上，有時甚至不能分辨。

洪駿，這個長期生活在屈辱與排斥的少年，就是如此，玄壇爺牢固地在他的心中，自幼已成了眞實的存在，因此，他堅信不疑，甚至超越一般人對神的敬仰與虔誠，而且成了他親切的慰藉。

之所以，玄壇爺就成了他的趙爺爺。

他一口氣跑到猛鬼灣，當他還是小孩兒的時候，從沒人告訴過他，說這裡是白日亦會見到鬼的猛鬼灣，因此，從來就不知懼怕，因此，即使後來有人告訴他了，他也不會相信了，因爲，他從來就沒見過鬼。

也許，他還要感激這猛鬼的傳說，因爲他得到了一個寧靜的，絕不擔心受到干擾的避難所。

趙爺爺，現在已不僅是他親切的慰藉，再也不是存在他的幻想中了，而是成了活生生的存在，昨日已聞其聲，晚上更現了身，傳了他那麼神妙的……當然是神功，而且，若不是仙法兒，怎會令他增長了內功眞力，只不過一會兒功夫，他爹揚名天下的神鞭，現在已能得心應手的施展，他眞歡喜極了，不僅威力奇大，而且簡直神妙，初次施展，竟已能破了一枝梅那奪命追魂的袖箭。

這就是他一定要來感謝趙爺爺的原故，何況，他每日都要跑來替趙爺爺打掃廟宇，即使莊園正處風聲鶴唳，大敵當前，他也一定要抽暇前來不可。

雖被那一枝梅逃走了，但那賊子一定仍驚魂未定，一時間，絕不敢前去暗算人，但他一定要快快回去。快快替趙爺爺打掃廟宇，謝過趙爺爺就走。

他一口氣跑了來，眞是心花怒放，他多高興啊，郭伯伯又像以前一樣疼他了，更高興的是，現在，再也沒人阻止他和翠翠相見了。

永不分離，從此以後，和翠翠永不分離，趙爺爺說的，這一切一切，轉變得太快了，但他絕不懷疑，因爲，趙爺爺說的，趙爺爺是神呀。

他奔跑得不能再快了，快如一陣風，嘿！若然道上有人，也一定發現不了他，啊哈！一定，啊呀！一定還會以爲見鬼了，一陣風，人影一晃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却又甚麼也見不到，不以爲遇了鬼才怪，那多好玩兒。想着想着，不由他不笑出聲來。

猛鬼灣白日見鬼，一定又會很快傳開去了，也許，當年傳說見鬼，也是這樣傳開去的吧，鬼倒是有的，不過是一個眼花冒失鬼，當然，若不是灣裡先有沉船，死了那麼多人，不疑心，也不會生暗鬼的。

想想他怎麼不心花怒放，以往來時，那草木像在含悲的，今天却都像陽光下歡笑。

「趙爺爺，我來啦！」

他心裡喊，因爲張大了口兒喘氣，跑得實在太快了，喊不出聲來。

但，陡然間，他慌忙一縮步，若不是猛可裡一挫腰，幾乎收不住勢子。

人影！不，壓根兒就是人，就在廟前，而且，雖然只是一瞬之間，他已看得出來，那不是趙爺爺，而且，雖然只是晃眼間的一瞥，他竟覺得面熟。

他慌忙就勢一閃身，隱在樹後，近十年了，他日日前來，有時甚至夜裡也前來，別說人了，連鬼也沒見到一個，怎會突然間有人來到這裡？

當然不會是翠翠，他才和翠翠分手。

怎會面熟，若是翠翠，他就不僅是面熟，早認出來了，甚至早已感覺得出來了。

那麼，會是誰？

他對廟前廟後的每一棵樹都熟悉極了，他的輕身功夫就是在這裡練的，僅憑兒時他爹傳授的法兒，日日來這裡苦練，是以，連每一棵樹，每一塊石頭，他都熟悉極了，而今更倍覺輕身，不怕被那人發現了。

旋身，再旋身，繞樹幾個盤旋，已到了石階之下，但仍嚇了他一跳，

慌忙一縮身，縮入那高與腰齊的亂草中。

因爲，脚步聲就在他的頭頂，簡直就像踏在他頭上。

他當然明白，那是架空的石板，玄壇廟建在山岩上，廟前那能有平坦的空地，不過用石板舖出來的，靠外面的更架空，用石條撐起來，是以，下面便有了不少長滿了亂草的空隙，用以藏身倒是再妙不過，不怕被人發現了。

可惜，却也看不見上面的人。

洪駿驀然一怔，上面那人不僅面熟，連聲音也熟，只不過湖邊山岩上，風大且勁，一時分辨不出是誰來。

不，那人絕不會發現他的，他溜上來，而且快極了。岩邊的樹木那麼濃密，但那人怎麼停留在他的頭頂？

洪駿大大鬆了一口氣，原來這人不是對他發話，而是廟前另有一人。

那人又開口了，只聽他說道：「爹，你一定不可魯莽行事，休要小看那郭威，手底下確有眞功夫，再加上他那兩個徒兒，憑我們兩人，絕不是他的敵手。」

洪駿一怔，敢情是父子兩人，而且是郭伯伯的對頭，啊呀！莫非……那另一人便是一枝梅？

可不是奇怪麼？不算自己，郭伯伯有三個徒兒，這人怎說兩個？

只聽那人哼了一聲，話聲游移，顯是在廟前踱着步兒，說道：「何用對敵，我只要一揚手，就可取他性命。」

「不行，」那個熟悉的聲音說：「得慢慢來，必須先把他鏢行的舊人一個個殺了，凡是認得出你來的人，都不能留下一個，爹，你忘了，我們還要人財兩得，爹，你已呆了十多年，爲何不能忍耐些時。」

洪駿大吃一驚。

谷風！不怪聲音那麼熟了，敢情是谷風，郭伯伯的第三個徒兒。

這一驚，眞是非同小可，郭威一定做夢也想不到，竟把仇人的兒子收養在身邊，這麼多年，而且把一身功夫傳給了他。

一枝梅名谷飛虹，谷風不也姓谷，怎生郭威一點兒也不生疑？

原來，這谷風投到郭威的門下來，是別有用心，原來有大陰謀，當然就是除了報仇之外，谷風適才所說的人財兩得。

財，當然就是郭威這莊園與田地，人呢？

洪駿把牙關緊得不能再緊了，因爲怕發出聲來。人！當然就是指翠翠了。

他感到一陣噁心，因爲平日谷風滑調油腔，討好翠翠，諂媚得近於調戲的樣兒，又浮現在眼前，如何不怒得髮爲之指。

「忍耐！哼！忍耐！」那人怒道：「若不是你竟迷戀起那翠翠的美色，我早已殺了那老賊，他的田園早歸我所有了。」

嘿！竟會有谷風這樣的兒子，對老子竟然毫不尊重，竟也哼一聲，當眞有其賊父，也必有其賊子，只聽他大聲說道：「若依着你，即使能殺了郭威，你能得到他的田產麼？即使到了手，能不能保得住？我問你，若被人說出你的眞面目來，別說這郭威的莊園田產了，只怕連咱們的家財也保不住，你用一條胳膊換來的贓銀，不用說都沒了官，只怕連你的性命也難保了。」

果然那人是一枝梅，只聽他怒吼一聲，但那谷風却不容他開口，又道：「難道我說的不是麼，叔叔就讚我這條計兒最是萬全不過，任你怎麼說吧，說我貪戀那翠翠的美色，確也不假，但翠翠到了手，郭威的財產，當然也順理成章歸我承繼了，那可是光明正大又堂皇，你敢說這法兒不好，不是人財兩得麼？」

洪駿已把嘴唇咬出血來，總算抑制住了，也才沒發出聲來。他可不把谷風放在眼裡，但一枝梅！那奪命追魂的餵有劇毒的袖箭，實在難防，今日若不是趙爺爺暗中相助，只怕已遭了這賊子的毒手了。

而且，他一定要聽下去，怎可不明白他們這惡毒的陰謀詭計。

那一枝梅像是被他說得啞口無言，但仍然哼了兩聲，不過，又有些兒像是嘆了口氣。

却聽那谷風又在說了，語調也緩和了些，道：「爹，你且想想，你打家劫舍，打劫過路的客商，有了銀子，也是見不得光的，倒是叔叔有主意，扮作鄉紳，在這星子鎭內，用你打劫來的銀子，置了田產，眞個是田連阡陌，儼然富豪……」

那一枝梅忽然怒道：「甚麼田連阡陌，我看中的這片莊園，原本想作爲我收山洗手後，安享田園之所，你叔叔沒用，竟被郭威和那該死的洪桐，行先了一步，可眞是寃家路窄。」

敢情這一枝梅不僅要報斷臂之仇，早就想得到這一片風景幽美，土地肥沃的莊園，不怪這般用盡心機，施展陰謀詭計了。

洪駿心下恨恨地說道：「好一個歹毒更貪婪的賊子，說啊，說下去。」

不用他躭心，只聽那谷風又在說了，道：「爹，不是寃家路窄，是他們從刀口上舐來的銀子，買了來送給你就眞，而且不是眼看就要到手了麼？嘿嘿！不僅莊園，你不用花一兩銀子，還得到了一個千嬌百媚的媳婦兒。」

一枝梅竟仍恨恨地，顯然咬了咬牙兒，說道：「可是，我却等了一十二年，整整一十二年。」

作兒子的谷風竟也哼了一聲，語帶輕蔑，道：「那怨誰呢？怨你自己的功夫不如人家，別說莊園了，躲着連人也不敢見……」

一枝梅大怒，喝道：「憑一個郭威

老賊，我會躲他麼？不過官面上風聲緊，那老賊竟老謀深算，怕我去尋仇，把鏢行的夥計也帶回莊園來，又收了兩個徒兒，我不得不在袖箭上用點功夫。」

「爹，你錯了。」

「胡說，我錯了甚麼？」

谷風笑道：「不是兩個，是三個徒兒，爹，你忘了我啦。」

「那是爲了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把你送去他身邊，老賊的一舉一動，我自然也瞭如指掌。」

「還有，」谷風道：「他把功夫傳給我了，你當然就不用躭心，只有一條胳膊，不是他的敵手了。」

「哼！」一枝梅說：「我的袖箭已練成了，只要一舉手，就可取那老賊的性命。壓根兒不用對敵，若是那洪桐不死，我倒眞忌憚他幾分。」

谷風忽然笑出聲來，更透着得意。道：「爹，你不是已如願以償了麼，其實，我早已明白了，你不僅要報仇，要得到郭威的莊園，更想得到那洪桐的神鞭，爹，我可沒令你失望吧，當眞英雄難過美人關，老頭兒娶了個小娘子，不由他不服服貼貼，乖乖地聽話了，我哄得他那小娘子的歡心，不怕郭威不把神鞭給我。」

一枝梅忽然嘆了口氣。道：「洪桐那神鞭，當眞威力奇大，江湖之中，簡直無人能敵，有道是，兵刃一寸長，一寸强，想想那長鞭長有一丈二尺，誰能近得他身，但若不是內功眞力渾厚，也施展不開，你想想，那郭威如何識得鞭法？他和洪桐稱兄道弟多年，好不容易偸學到了長鞭的招數兒，你這小子瞞不了我的，我時時留心，你也在我面前演練給我看過了，小子，不是我掃你的高興，別說你，便是郭威，連兩成功夫也發揮不出來。」

洪駿沒咬牙了，心兒却在往下沉，原來郭伯伯和他爹稱兄道弟，甚麼生死之交，原來不過別具用心，不怪連神鞭的三絕招也會，而且將此教給這谷風了。

「爹！」谷風說。話聲中，再也無傲氣了，道：「那倒是眞的。」

一枝梅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已親眼見到了，你連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，也奈何他不得，你那是甚麼絕招，那麼個娃娃，就輕易把你的招數破了。」

洪駿知道他們說的昨晚那回事，不由心頭涼透了，原來一枝梅也在一傍看得淸楚，人家那時若對他下手，身上早穿了五個窟窿，早沒命了！

只聽谷風嘿了一聲，道：「爹，我們都錯了，都以爲他是個沒用的怯小子，平日任我們打駡，也不敢還手的，那料竟有一身了得的功夫，爹，你說，你是否也嚇了一跳，那小子不但發現了你藏身之處，而且差點傷在他的鞭下了，連你認爲奪命追魂的袖箭，非但傷他不得，而且也被他的神鞭破了。」

一枝梅沒出聲，一定是在回想，想起來仍心有餘悸，洪駿不由挑了眉兒，差點哼出聲來。

却是那谷風哼出了聲來，說道：「想起來也眞險極了，更萬萬想不到，那小子輕身功夫竟也那麼了得，若不是我的腦筋動得快，那麼一嚷，在馬房放起一把火來，只怕你難於脫身了。」

洪駿的牙兒又咬緊了，好個歹毒的小賊，不怪不見這小賊了，原來在替他爹打接應。不怪先聞嚷聲，一會才見火起了，原來那火是這小賊放的。

他恨得咬牙，那一枝梅也恨聲說道：「眞是難以相信，其實是你這小子沒用，原以爲把你要放在郭威老賊身邊，就可以瞭如指掌……」

「我我……」谷風說：「其實連那郭威也大吃一驚，好在那郭威對我仍深信不疑，而且，爹，好教你得知，那老賊已聽信了我的話……」

洪駿大怒，好小子，說甚麼郭威伯伯也是他的師傅，竟然以老賊相稱，但……且聽他說些甚麼？

只聽谷風未繼續往下說，已輕佻的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你想不到吧？那老賊要我中午前抬兩乘轎來，接走他的娘子和翠翠，嘿嘿，哈，今而後，那翠翠怕不就是我的人了，而且，我也可以借口保護她們，不用留在莊上，不，我是說，不用白天留在莊上，爹，你有了我幫手，互相呼應，先把那鏢行的舊夥計解決了，然後……」

「不許你放火。」

谷風笑道：「爹，你是怎麼啦，那是你的，也成了我的莊園，爲甚麼我要放火，若要放火，今早我就不把火放在馬房了，那兒我不能放。我是說，不用慢慢兒的，一天殺一個，事不宜遲，郭威那老賊交給你啦，那小子，嘿嘿，任他如何了得，爹，你想想，我出現在他身邊，你說，他會不會防備？」

「好主意。」一枝梅讚道：「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，他能破我的袖箭，却破不了你的近身暗算。」

「爹，」谷風道：「這猛鬼灣，是從來沒人敢來的，你在這裡等我，我得趕快走，時候不早啦，我還得去僱兩乘轎。」

「好，你去吧，去接取你的美嬌娘。」

呸！洪駿眞怒不可遏，但自知不是兩人的對手，何況沒有趙爺爺，他那能破得了一枝梅的毒箭，趁那谷風尚未動身，慌忙鑽出那藏身之處，溜下山去。耳邊仍然聽到那一枝梅怪怪地笑了一聲，說：「小子，可別只顧樂，初更時候，別忘了在那小丘上見，你知道我在那裡。」

* * *

那娘子嚇得花容慘變，不過一夜

之間，一個天黑前，一個天未亮，便死了兩人，而且死得那麼恐怖，一聲不响，便已全身烏黑而死，如何不嚇得她臉色慘變。

若不是花容仍然那麼嬌嫩，郭威這老夫怎會言聽計從，但今天，這少妻可要聽老夫的話了。

郭威在屋子裡不停地踱着步，翠翠在哭泣，淚眼兒巴巴的望着窗外。

「還不快快收拾。」皺着眉，連連跺脚的郭威說：「谷風已去了兩個時辰，這就快來了，他這主意不錯，你們在他那裡住幾日，我也少了後顧之憂。」

不過一夜之間，郭威這老夫更老了何只十年，驚恐、焦急，加上一夜不眠，不，應該是兩日一夜也不曾瞌一下眼了，那面容如何不更加憔悴蒼老，不停地催促，也不得不把眞情實況告訴這小娘子了。

「去到谷風那裡，也如在家裡一樣。」郭威說，瞧了翠翠一眼：「他娘不知會多喜歡，還怕他們不好好接待你們。」

「不！爹，我不去。」翠翠道。

從不敢在爹娘面前說不的翠翠，不知那來的勇氣，眼巴巴地望着窗外，駿哥哥去了那裡呀？自從馬房的火撲滅了之後，就不知去向了，其實她娘已起了身，駿哥哥如何敢進來。

「可由不得你，啊，眞是好主意。」那娘子說，她但向屋子裡掃了一眼，說：「但如何來得及，這樣多東西。」

「甚麼也不用帶。」郭威說：「帶幾件換洗的衣物就行了。」

「不行，」那娘子說：「那麼多銀子，如何搬得動，還有……」

郭威急得跺脚，道：「你是要命，還是要銀子，若是沒了命，要銀子來何用。」

「還哭甚麼，還不快收拾。」

* * *

郭鋒提着長劍，轉到前廳來，道：「你這裡……沒事？」

王豪搖搖頭，道：「我說得如何，來的不僅一枝梅，之所以等到這時才來尋仇，一定是等到那吳冲和邱應龍的後人長大了，來替父報仇，不然那一枝梅在前面，後面馬房的火，是誰放的。」

郭鋒的眼睛已現了紅筋，他是大弟子，那能不四處照應巡查，尤其是今晨數丈處的人死了，他竟然毫無所覺，難免有愧，那敢閉一下眼兒。道：「誰說你的不是了，眞不明白，爲何被殺的，全是鏢行的舊夥計，兩人同行，也只殺一個。」

昨日天色未黑，那趙子手被殺時，身邊有人同行，那一枝梅分明可同時殺了的，想想連人影也沒瞄見，如何不能。他又如何不心寒，一枝梅昨晚若是要殺他，他也早沒命了。

「還有甚麼不明白的，」王豪道：「就是要令我們不眠不休，精疲力竭，因爲他自知不是我們的敵手，也不及我們人多，我說，師兄，咱們可別上他的當，白天一定不會來的，咱們最好都歇一歇。」

郭鋒搖了搖頭，並不管他，心想：不僅是要我們精疲力竭，還要我們害怕，人人自危，不知何時，也許即刻就會喪命，都逃散了，留下師傅人單勢孤。

向廳外瞧了瞧，問道：「奇怪，三師弟呢，打從天亮後，就不見人了，是不是……」

王豪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不僅谷風不見人，還有那小子，師兄，眞令人難信，怎麼那小子脫胎換骨，成了另一個人了？說來眞令人慚愧，我們那麼多人，竟不知一枝梅藏身在簷下，那鞭兒到了他手中，可眞成了神鞭。」

哥兒倆同是一怔，只見那瘸了一條腿的王老爹走了過來，竟不知他從那兒鑽出來的，說道：「不僅成了神鞭，你們都沒見過，小哥兒甚至勝過他爹，尤其是那飛身的俊功夫，他爹也及不上他。」

這莊園中，可憐、同情洪駿的，就只有這王老爹了，也只有他，平日也才和洪駿說話兒，不怪他一雙老眼裡，發出得意的光彩了。

王老爹那一條腿，是在走鏢時受傷瘸了的，手底下眞還有點功夫，郭威和洪桐創立武威鏢局，他不但是第一個得力的夥計，而且早已在鏢行中混了多年，而且最是忠心耿耿，郭威與洪桐不時還要向他請敎，水旱兩路，黑白兩道，這王老爹都如數家珍，洪桐走鏢時，都要帶他在身邊，對他也另眼相看，是以，王老爹對洪駿，自也憐惜同情。

王老爹如何會不知道，洪駿是這莊園的半個主人，大大不齒郭威的所爲，但除了同情之外，也無能爲力了，甚至不能向洪駿吐露，平日這三個師兄欺負打駡洪駿，更是怒在心頭，今日得見洪駿吐氣揚眉，老懷又如何不樂，可不是也走來找洪駿。

王老爹哼了一聲，向他們掃了一眼，哥倆個就不由羞愧及低下頭。

「對了，」郭鋒說：「王老爹，洪駿平日和你最親近，他的功夫端的是誰敎的，你一定知道？」

王老爹一揚頭，道：「神鞭無敵，天下可還有第二個人？」

「他爹洪桐。」

「你們那會知道，他爹去世時，那年他七歲，却從四歲時，小孩兒已跟他爹學功夫了，哼！駿哥兒有一宗，是你們再去投過胎也及不上他的，只要敎他一遍，他就再也不會忘記。」

當眞！哥兒兩個互望了一眼，當年郭威把神鞭交給谷風時，他們是大弟子二弟子，不輪到他們，却拿來給了谷風，難免有怨懟之色，那郭威便道：「好吧，你們都來試試，那軟鞭太

長，非但揮舞不開，且若不是礙手脚，就是反被鞭纏繞身子，成了自縛。」

那郭威更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是量材施敎，你這三師弟雖然入門較晚，但他稟賦高於你二人，膂力也强於你們。」

他二人如何不知道，不過三師弟有財有勢，師傅背地裡先在內功上給他紮下了基礎，其實，他們又嘗不討好這三師弟，平日都得了他不少便宜，又怎敢和他爭的。

那王老爹哼了一聲，又掃了他們一眼，道：「今兒你們都瞧見了，那谷風在這鞭上用了多少年功夫，駿哥兒不過剛才得到手中，怎生神鞭立即就能發揮出威力來，看你們今後還敢不敢欺負駿哥兒。」

王老爹不是倚老賣老，既然他們的師傅也另眼相看，平日自也要讓他三分，何況兩人心中有愧。

郭鋒見他轉身走了，忙道：「王老爹，你去那裡？」

王老爹回頭來，道：「你們怕，我這老命兒可不怕，去對你們的師傅說，問他走鏢時賊子來襲，該怎麼對付，懂不懂得分則力弱，甚麼叫堅守突襲。」

郭鋒入門早，也曾跟隨鏢車走過幾趟，被王老爹一言提醒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是說……」

王老爹一揚手，亮出袖中的勁弩，道：「一枝梅暗算偸襲，那就說不敢正面對敵，你們這般分散開來防備，豈不上他的當了。」

王豪嘿了一聲，道：「師兄，我說如何，咱們聚在一起，那一枝梅便不敢下手了，他那袖箭豈會强得過咱們的勁弩。」

「以逸待勞，迫他現身出來，」王老爹說：「哼！憑你們，連你們那師傅，也不是一枝梅的對手，這些年來，你們欺負的駿哥兒，也唯有他才能救得了你們的性命。」

「老爹，你去找洪駿？」

「連我們也半日不見他了。」王豪說。

＊　＊　＊

那婆娘一瞪眼，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洪駿，這小子竟敢跑進內室來，好大膽。

啪的一巴掌，打在洪駿的臉上。

即使他不抹汗，見到了，他也不會躲的，他怎敢呀，她是郭伯母，翠翠的娘呀！

平日見到他和翠翠在一起，只要說一句話兒，這婆娘就會一巴掌括去的，但都不似今兒惱怒，竟敢跑進內室來。

翠翠一見洪駿跑來，本來一喜的，叫道：「娘，駿哥哥來，必有事故。」

郭威也在一怔之下，伸手一攔，道：「可是，那一枝梅！」

洪駿早已習慣捱打了，雖然這巴掌實在太重了些，打得他一跟蹌，嘴角流出血來，也顧不得了，氣急敗壞，叫道：「不不，你們不能跟他去……」

那婆娘怒不可遏，原本正在驚駭，又氣惱的時候，偏是這時闖了來，便都拿來發洩在他身上了，怒喝道：「好小子，你竟敢來阻止老娘。」

倒是郭威一伸手，接住了那婆娘再又打來的巴掌。但也不由哼一聲。

既然不是有警兆，不爲一枝梅來，必是爲翠翠了，以爲洪駿必是聞聽這母女兩人要被谷風接走，趕來阻止，雖然洪駿已今非昔比，甚至眼前這一切大難，還得靠他解救，但也不由心中有氣，哼了一聲，怒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這還成何體統，女兒仍是大閨女，他竟跑來阻止，傳揚開去，他的顏面何存，當眞這洪駿是色膽包天了。

郭威握着娘子的手，不由也鬆了，那婆娘又趁勢一巴掌，更重重地打在他另一邊臉上，洪駿差點兒跌倒在地，血更從他嘴裡湧出來。

洪駿顧不得疼痛，急得淚流滿面，哭道：「郭伯伯，原來……原來……一枝梅是谷風的爹呀，我們都被騙了這麼多年。」

郭威大喝一聲，道：「你胡說些甚麼？」

洪駿急得大哭，道：「是眞的呀，郭伯伯，我親耳聽到他們的談話了，谷風是一枝梅的兒子，寄養在他叔叔的家裡。」

「簡直胡說八道。」郭威也大怒了，道：「他家有根有底，他的爹是星子鎭上樂善好施的鄉紳，誰人不知，你你……」

他想說洪駿色迷心竅，當着女兒面前，却說不出口來。

「娘！不要……求你，不要打駿哥哥。」

翠翠撲了過來，情急之下，竟一把抱着洪駿，也淚流滿面，大哭起來。

那婆娘那由分說，一把拉過翠翠，對洪駿拳打脚踢，別瞧那當眞是粉拳繡腿，由於洪駿不敢還手，而且不敢躲閃，可是拳拳到肉，脚脚上身。

洪駿已被打得站立不穩，也不由那郭威不怒，谷風竟是一枝梅的兒子，虧他編得出來，不錯，洪駿知道那一枝梅名叫谷飛虹，必是因爲都姓谷，竟挑撥起來，大怒之下，抓着洪駿的胳膊，喝道：「滾出去。」

只一扔，把洪駿扔出房門，洪駿已是全身疼痛，頭暈眼不但花，而且被血與汗迷蒙了，半點兒掙扎不得，郭威大怒之下，可眞也威猛，本來跌在樓梯口邊，但因他壓根兒已不能站立，竟順着那樓梯直滾落到樓下了，怎會不失去知覺。

不，也許他有些知覺，因爲他仍能聽得到翠翠大哭嚎啕的聲音。

情使協助　誅殺惡賊

「趙爺爺！」

他甦醒了過來，只不過血汗模糊了他的眼睛，一時睜不開，霍地坐了起來。

因爲他立即明白，他被郭伯伯扔出房來，重重地跌落在樓梯口，滾落到地下，暈了過去。

「快，趕快呀！別讓那賊子接走翠翠。」

儘管他渾身疼痛，這麼一猛可裡坐起來，差點又暈了過去。

不，不能呀，得趕快阻止，眼睜不開，咬着牙兒，猛搖了搖頭。

一隻手伸過來，按着他的肩頭。

「趙爺爺！」急得要哭，叫聲也帶哭。

當然是趙爺爺，除了趙爺爺，誰會來救他，這……這是在那裡？

只聽耳邊有個蒼老的聲音，嘆了口氣，一定是仍然昏昏迷迷，說道：「可憐的駿哥兒，總算醒來啦，來，把眼睛擦一擦。」

他不是擦一擦，而是猛可裡一擦，終於眼睛睜得開來了，他也辨出了聲音來。

原來是那瘸了一條腿的王老爹。

洪駿一把抓住他，大哭道：「快呀！老爹，快阻止他們，別讓那賊子劫走翠翠。」

「你說些甚麼？駿哥兒，你醒一醒，誰是趙爺爺，誰又要劫走翠翠啊？」

洪駿眞是完全清醒了，當眞，王老爹子不是趙爺爺，怎會知道。

急得一跳下床，啊！原來是在床上，如何能站得穩，幸是王老爹雖然老了，說甚麼也是練過功夫的，一伸手就拉住了他。道：「到底……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他眞不明白，以前郭威視洪駿如己出，後來又厭棄他，今兒還見到郭威携着駿哥兒的手，他還眞高興，不料，不過半日工夫，若不是這駿哥兒皮粗肉厚，若是醒不來，只怕就會一命嗚呼。

「趙爺爺，你在那裡呀！」他在心裡喊，王老爹又老又殘廢，他連站也站不穩，知道急也沒法，也不由他不坐回床上。

「來，慢慢告訴我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！天可見憐，我剛走到那樓下，剛巧接着了你……哼哼……」

王老爹兀自在揉屁股，顯然，他又老又殘廢，如何接得住從高處滾落下來的洪駿，必是連他自己也跌倒了，自也對郭威惱怒了。

洪駿現在抹的是眼淚了，咽哽道：「老爹，原來，那谷風風小賊子，是一枝梅谷飛虹的兒子呀！」

王老爹瞪大了眼睛，道：「你……說甚麼……當眞，都姓谷，你怎麼知道的，說。」

令人難以置信，但王老爹分明相信他說的。

洪駿更着急，急道：「是我親耳聽到的，眞的，王老爹，原來這是大陰謀，那一枝梅谷飛虹，不僅爲了報仇，還要奪取這莊園。」

哽哽咽咽，終於把聽到的，對王老爹說了一遍，道：「老爹，你說歹毒不歹毒，之所以遲了十年才動手，原來是那谷飛虹斷臂後，袖箭要重新練過……」

「不錯，」王老爹說：「他使慣右臂發袖箭的，被你爹把他的右臂斷了，只賸下一條左臂。」

「後來，」洪駿道：「他只賸下一條左臂，更不是郭伯伯的敵手了，何況我們莊裡的人多，郭伯伯又早作了防備，是以雖然歸隱田園，仍收了三個師兄！」

「哼！」恨得王老爹咬牙，但他的牙早掉了，只能癟咀，癟得滿是皺紋的老臉也變了形，卻又啊了一聲，說：「你說，我不打岔了，快說。」

「後來，那小賊又看上了翠翠。」

「要人財兩得，好歹毒卑鄙的賊！啊！說下去。」

王老爹仍然打了岔，慌忙住了口。

「因此才又變了主意，若是娶了翠翠，郭伯伯無兒，這莊園不也就歸他們所有了，」洪駿咬牙切齒，道：「但不行，想到鏢行的舊夥計和郭伯伯都認得他，若不把所有認得他的人殺了滅口，那一枝梅老賊仍不能見天日，王老爹，就是這麼回事，原來，今兒早上馬房的火，就是那小賊放的，因爲他爹的身形敗露了，小賊大急之下，替他爹打接應。」

王老爹站起來又坐下，乾癟得滿是皺紋的臉，因憤怒不但變了形，而且紅透了，但他到底年紀大了，激怒也不衝動，道：「不行，郭威如何會信你，小賊的假父，也就是他的叔叔，乃是星子鎭上有名的鄉紳，小賊從小就在星子鎭上長大的，有根有底，不僅郭威不信，甚至鎭上的人也不會相信你說的，除非……」

「擒住那一枝梅！」洪駿切齒道：「對！這樣才可揭穿那小子的陰謀詭計，但是……」

他跳了起來，這次竟能站得穩了，他知道在玄壇廟裡能找到谷飛虹那賊子，他倒不擔心不是那賊子的敵手，而是……

「不，老爹，來不及了，那小賊就要來把翠翠和郭伯母接走了，老爹，怎能讓翠翠落在那小賊的手中。」

一言未了，驀聽外面人聲嘈雜，王老爹的小房就在莊門內側，又老又殘廢的王老爹，一直充任門房，是以院內有響動，小屋裡聽得清楚。

只聽郭威的聲音，高聲吩咐道：「時已近午，谷風該會到了，郭鋒和我留守莊園，王豪，待會與谷風，再帶

同兩個夥計，帶備勁弩，護送你師母師妹去鎮上，谷風土生土長，鄉人自是認得的，不可容許面生的人行近。」

王老爹一把揪住他，怒道：「給我站住了！」

這可是從未有過的，王老爹老了，自言自語的時候倒是常見的，可沒俊見他發過怒，他不由一怔，便也不掙扎了。

若不如此，又如何揪得住他，王老爹道：「你要去阻止，是不是？爲何你不想想，那郭威是會相信你說的，也就不會幾乎打死你了。而今更當着這麼多人面前……我明白郭威如何那麼大怒了，必以爲你與翠翠有了私情，而今當着這麼多人，甚至不會許你開口，要送死，你就出去吧。」

洪駿不蠢，不過情急之下，那會顧忌，那能冷靜得下來。

他急得臉也脹紅了，又哭了起來，他如何會不明白，慈祥的王老爹怒的不是他，而是郭伯伯，正因這緣故，他才不再掙扎。

王老爹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郭威那老糊塗不信你，你阻止不了他，難道你不會去阻止那小賊，不許那接翠翠的轎子抬到莊前來，若依着我的性子，我就僅把那小子狠狠的打一頓，而且……」

敢情王老爹劈掌如刀，竟然也很是威武。

一言把洪駿提醒，當眞事不宜遲，一跺脚，穿門一掠而出！

王老爹在他身後叫道：「駿哥兒，辦完了事後，你可要回來，我還有話與你……」

那洪駿更怕被院中人發覺，只一點地，已如飛越過圍牆，其實，別說沒人注意這面，便是那面，也不能看到人影一晃，若不是以爲自已眼花，必以爲是追魂奪命的一枝梅又來，必會又嚇得他們魂飛魄散。

若然郭威相信了他，知道一枝梅不過是一個獨臂獨行的賊，幫他的只得一個內賊谷風，便不會疑神疑鬼，再怕他奪命追魂了。

他洪駿豈僅不怕，只有怕即刻不能找到他，可憐的洪駿，來這十年了，由小孩兒長成了小夥子，竟連星子鎭也沒去過，但却知道那路怎麼走。

王老爹要問他，駿哥兒這麼俊的功夫，到底是怎麼練，誰敎的，這一見他身手這麼俐落，簡直快如閃電，一時之間，竟也驚得呆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谷風拍着轎椽，催促道：「快，快走呀！」

這小賊坐在轎裡，那抬着他的轎夫，已是汗流浹背，跑得不能再快了，他却仍然嫌慢，不停拍打着轎椽催促。

星子鎭距離那莊園不過兩里多地，若不是沿着湖邊的路上有兩座小山丘，甚至可說是一望之地，遠遠就可望見的。

那洪駿才奔上第一個山丘，便已望見了，一先一後，兩乘轎在路邊的樹木掩映下，在快速地移動，起伏如波，但經過樹木疏落之處，連轎夫也能見到了，却不見谷風那小賊。

洪駿一咬牙，就知這小賊是坐在轎子裡，刷的一聲，抖出纏繞在腰間的長鞭，那鞭在他腰上足足繞了三匝，若是眞力不到家，眞還揮抖不出，更不要說發出破空之聲了。

那知相距尚有十多丈，不由一怔！

忑怪，那前面的那頂轎子的轎蓋，竟然飛了起來，直飛落湖面，少說也有七八丈遠！

更奇怪的是：那抬着轎子的轎伕，竟然無覺，仍奔走如故。

洪駿已然看得見了，轎中坐的，可不是谷風，雖然只露出一個頭來，隔得仍遠，但也看得出，這小賊顯然驚嚇得傻了！

洪駿也不由一怔！那脚步也不由停了下來。

這……是怎麼回事？壓根兒就沒狂風，而且，那轎伕怎會連轎頂也飛去了竟會毫無所覺。

來得更近了，只見那驚呆了的谷風，像才回復了知覺一般，拍打着轎椽的聲響，他也能聽到了，而且聽到了谷風的叫聲，叫道：「快……快停下來，有……有鬼！」

那奔走中的轎伕聽到了，但仍跑出了幾步，才能把轎子放落，可不是也驚嚇得呆了。

「妖……妖風！」

一個轎伕嚷，餘外的三個都嚇得打哆嗦。

那谷風顯然也嚇得發抖，只是他站了起來，却仍然咀硬，喝道：「你們胡說些甚麼？」

一個轎伕道：「我說不該來，你們不信，今天有人在湖上見到，玄壇廟前的猛鬼白日又現形了。」

「而且是兩個。」另一個說。

「啊呀！」

只見站在樹下的一個轎伕跳了起來，轉頭就跑，臉色大變，連聲叫道：「鬼！鬼！鬼在我脖子裡吹冷氣。」

一個跑，另外的三個也嚇得轉身就跑，谷風喝叫他們停步，那還聽他的。

谷風跺起脚來，叫道：「今日那在玄壇廟的是我呀，我沒騙你們，快轉來，光天白日，那有鬼來。」

洪駿來得更近了，陡然間，眼兒亮了起來。

莫非……莫非是趙爺爺？

玄壇廟中，他和趙爺爺說了半天話兒，可不是連影兒也瞄不見，原來，趙爺爺還是幫他的，是呀，鬼白日不能現形，神仙菩薩必也是的，昨晚趙爺爺不就出來和他相見了，還敎了他的功夫，雖然幪着臉。

絕不會是甚麼鬼怪，沒鬼怪，又那來妖風，這必是趙爺爺，雖然他一見谷風，就恨得咬牙，却不現身出來了，且看趙爺爺怎生收拾這小賊，哼！

轎伕跑了，早已跑得一個也不見了，當然他也不再躭心這小賊還去接走翠翠。

那谷風乾瞪眼，兩頂轎子，只有他坐的那頂飛去了轎頂，風倒是有的，不過是微風，而且從湖上吹來，轎頂却又向湖上飛去，而且飛出老遠，這這……這不是妖風是甚麼！

轎夫跑了，連替他壯膽也沒有人了，啊喲！他一縮脖子，是好像？還是眞有人在他脖子裡吹一冷氣！跳了一步，猛回身，但身後甚麼也沒有，有的只是湖面吹過來的和風。

「是趙爺爺。」恨極了這小賊的洪駿却大樂起來。

如何會不是，趙爺爺就在他脖子裡吹過冷氣，不過，那當然是趙爺爺逗他玩兒，對這小賊，哼！那可是懲責，就是要嚇得他魂飛魄散。

只見那谷風又一縮脖子，又跳了起來，旋身回顧，張着嘴睜大了眼，嚇得臉色大變了，白得像紙一樣，更慘白，哈！一定是趙爺爺又在他脖子裡吹冷氣了。

那谷風退了一步，又退一步。

「啊呀！」

霍地又向前一跳，這番更大叫一聲，也轉頭就跑！

咦！這又是怎麼啦？只見那小賊一個踉蹌，那臉兒猛扭，而且摸起臉來。

「趙爺爺，打得好！」

一定是趙爺爺括了他一個咀巴子，洪駿如何不大樂！竟叫出聲來。

啊呀！不料他開口一叫，連他的脖子裡也被吹了口涼氣，啊，不涼，其實那氣暖暖的，分明是由人口中吹出來呀。

他才不回頭哩，白日不現形，也看不見，回頭做甚麼，說：「多謝你啦，趙爺爺，別吹我，我才不怕哩。」

果然是趙爺爺的聲音，不是在耳邊，而是在身後，說道：「這小賊天天欺負你、打你，打得你頭破血流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呀！」洪駿說：「就是他，趙爺爺……」

「別叫我，」那聲音怒道：「原來你是個沒種的娃娃，我替你攔住了，爲甚麼你不打他。」

一言把他提醒，當眞新仇舊恨都上了心頭，叫道：「好個小賊，你還想跑！」

一跺脚，飛身撲去，而且鞭在身先，那谷風正轉身跑不出兩步，啊唷！這番不是脖子裡吹涼氣，也不是括嘴巴子了，而是脚下一緊，正往前跑的谷風後腿早被長鞭纏住了，只一扯，登時身子懸了空，啪的一聲，跌落地上，可是背朝天，面向下，跌得谷風眼前一黑，金星亂竄。

原來那湖邊的小路不是泥路，間隔一步，便鋪了或大或小的石板，谷風恰好面向下，重重跌在那石板上，雖沒跌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却跌得臉上開了花。

敢情已跌落了兩顆門牙，登時鮮血四濺！

谷風不但鮮血染紅了臉，那眼睛更紅得像要噴出火來。

洪駿的聲音他如何不熟悉，敢情是這小子作弄他，多年來，欺負他、打他，也不敢還手的小子，竟敢作弄他，如何不大怒，谷風跳了起來，哇哇怪叫。

跌落了門牙，滿嘴是血，如何能成聲！竟忘了自己赤手空拳，人家長鞭在手，忘了人家原來有一身了得的功夫，更不知道人家已識破了他的陰謀詭計，狠了野心，竟然向洪駿撲去。

趙爺爺說：「打呀，他以前怎麼折磨你、打你，你也怎麼磨折他、打他。」

還用趙爺爺說，還用提醒他麼，洪駿也早紅了眼，嘿！敢情也還有趙爺爺不知道的，說：「趙爺爺，你以爲他……這小賊是誰！」

長鞭橫掃千軍，只一抖，谷風登時身子又凌了空，在空中打了兩個盤旋，才又落在地上，又是啪一聲，這番跌得更重了。

趙爺爺說：「呸！我怎麼不曉得，他是欺負你多年的三師兄，對了，就是這樣，以牙還牙、以鞭還鞭。」

不待谷風掙扎起身，長鞭雪花蓋頂，啊，不是，雪花蓋背是眞，洪駿的長鞭當眞是神鞭，一抖之下，未着體，已幻出如山鞭影，抽在谷風背上，而且鞭鞭到肉，剛撐起半身的谷風，再又仆撞在石板上，又撞落了幾顆牙兒。

洪駿瞧也不瞧他一眼，說：「趙爺爺，原來他是老賊的小賊。」

「誰是老賊？你這娃娃沒頭沒腦，怎麼說話不明不白。」

「老賊就是一枝梅呀！一枝梅的眞名叫飛虹，哎呀，趙爺爺，你不是未卜先知麼，怎會不曉得。」

長鞭一抖，把剛又撐起身來的谷風脖子纏住了，再抖，便把谷風硬生生翻過身來。

趙爺爺的聲音讚道：「好鞭法，你這娃娃說甚麼，他……怎會是一枝梅的兒子？」

洪駿的眼兒睜大了，因爲手也停下了，那谷風因而也緩過那口氣來。

「你！趙爺爺，他們在你門口說的話，你怎會不曉得？是了，你出外雲遊……不，你未卜先知呀？」

「你這娃娃胡說甚麼？甚麼門口？」

「你的廟門口呀！那玄壇廟！難

道……難道你不是玄壇爺？」

那聲音呵呵大笑，啊了一聲，才道：「我當然是趙爺爺，我不過要考你，瞧你究竟知道多少。」

洪駿却早怒從心上起，道：「原來這小賊是一枝梅谷飛虹的兒子，從小就寄養在他叔叔家裡，嘿！原來他叔叔沐猴而冠，扮作鄉紳，其實是個坐地分贓的賊，原來一枝梅不僅要來報當年斷臂之仇，更想侵佔那莊園，原來……」

那聲音呵呵笑道：「那有這麼多原來，你不用說，我也明白，後來見翠翠出落得成了美人兒，賊子更起淫心，要人財兩得，我說的是也不是？」

洪駿喜道：「趙爺爺，原來你眞未卜先知，你眞是……趙爺爺菩薩。」

「我還知道，原來那一枝梅之所以專暗算鏢行的夥計，因爲那些夥計認得他的眞面目，最後當然也不放過郭威，不過得先把翠翠得到手，才能光明又正大的由他來承繼這莊園。」

當眞，這可眞是他不知道，而且沒想到的，若先殺了郭威伯伯，沒人主持作主，翠翠豈肯嫁給這賊子，他不娶翠翠，莊園又怎能光明正大的承繼，而若不先殺幾個夥計，令莊中人人自危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他又怎能有借口，把翠翠接去他家，原來這一切一切，都是細心詭譎的安排。

他再也不懷疑了，喜道：「趙爺爺，原來你眞知道，早已知道了，所以，先來這裡攔截這小賊。」

那谷風雖不是故意裝死，却已遍體是傷，嘴裡牙兒已掉了大半，成了個血人。

那聲音忽然喝道：「住手，不可再打了，留下他的小命兒，還有用處。」

洪駿是舊仇新恨，怒上加怒，怒也滿心頭，這小賊難道不該死，不是死有餘辜？

他擧起來的手，被那聲音一喝沒打下，可也沒放下，切齒道：「趙爺爺，這小賊難道不該死，不打死，難道留下來害人？」

那聲音道：「你一身血汚，頭青臉腫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，」洪駿說：「郭伯伯不信我，竟把這小賊當作好人，以爲……以爲……」

「以爲你和翠翠有私情？」

洪駿嘆了口氣，道：「趙爺爺你是玄壇爺，最神明不過。」

那聲音噗嗤一聲，說：「我知道翠翠愛你，你也愛翠翠，好娃娃，這不是私情是甚麼。」

洪駿急得滿臉脹紅，臊得滿臉更紅，說：「我說的，是千眞萬確呀，郭伯伯偏不相信我，却信了這小賊。」

「我要你住手，留下這小賊的命來，就是要你那奇蠢的伯伯相信，要他親眼見到，你所說的句句是眞。」

「眞能夠……」

「而且要他知道，你不但救了他，救了全莊人的性命，而且保全了他的家財，教他不僅感激你，而愧咎，即使是他那個嫌貧愛富的娘子，也再不會阻止你和翠翠在一起了，你們這雙有情人，於是乎，吹吹打打入洞房，有情人終成了眷屬。」

洪駿心花怒放，那張急紅、臊紅了的臉兒更紅彤彤，因爲趙爺爺是神，是玄壇爺呀，當然沒錯兒。

「你附耳過來！」

洪駿一怔，說：「趙爺爺，你在那裡呀，我把耳朵附到那裡來呀？」

他愕然四顧，身外，除了那躺在地上裝死的小賊谷風外，那有人影！

忽聽大笑呵呵，而且响亮地打起哈哈來。

當眞，那玄壇趙爺爺也自知失言了，幸虧洪駿是個老老實實的傻哥兒，否則必會又要懷疑了。

「趙爺爺，你在那裡呀？」

洪駿差點跳了起來，因爲耳邊陡然宛若雷鳴，令他嚇了一跳。

敢情那是一聲狂笑的哈哈，不過，他知道，那是趙爺爺，他最親切的趙爺爺。

「你眞是個傻哥兒。」那聲音說得又細細地了：「我是說，你是個可愛的大老實的小哥兒，我怎能不成全你們。我說附耳過來，就是，說……說要你仔細聽着，聽我的吩咐。」

洪駿聽着聽着，就眉飛色舞起來。

「多謝趙爺爺。」

郭威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即使害怕，怕踏出莊門。就會有奪命追魂的毒箭射來，但仍步出莊門，向星子鎭那面眺望。

望了又望，來路上連人影兒也沒一個，而太陽的影兒却已偏了西，已擱在雲環霧湧的廬山上了。即使夜幕不會這麼快就低垂，那太陽只要落到山背後，這一帶，就會陰暗下來，湖上就會生蒼煙。

但這莊園却再不會寧靜了，因爲莊裡的人，連同郭威，心也像那太陽往下沉了。

因爲夜黑就會來臨，恐怖的氣氛就會隨之而降臨。

因爲，不知又是誰遭殃。

郭威回頭掃了一眼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對了，就是如此，今後三人同行，譬如我出來，你二人就端正勁弩，一枝梅那賊子不現身，劍無用武之地，只有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用勁弩，任他身法有多快，也不能沒有影兒，記住了，射前不可射後，他見我們防備嚴密，便不敢妄動了。」

「師傅，」二弟子王豪說：「當眞薑是老的辣……」

郭威以爲是在讚他，不由把眉兒一揚，那王豪說道：「若是分開來防守，顧前不能顧後，顧左就不能顧右，這一枝梅可不同其他的賊子，來去如飄風，反易着他的道兒，王老爹說得

是，分則力弱，容易被他逐個擊破。」

「我這不就是連環呼應，互爲掩護，今晨郭鋒和那夥計雖然相距不遠，但却錯在不在視綫之內，彼此不能照顧呼應，那一枝梅的袖箭見血封喉，殺人於無聲，對了，就是這樣，而且不可聚在一起！永遠保持一定的距離。」

「那麼，」王豪和郭鋒交換了一瞥，再瞧一了師傅一眼，說道：「那麼今晚，咱們……」

郭威跺了一下脚，緊皺了眉頭，咳了一聲，王豪便不敢說不去了。

却不知郭威是等來等去，也不見谷風前來，而天色就快要黑下來了，再晚，便不能再上路，他也不能護送他的妻女離莊了，如何不焦急。

不見王豪出聲，回過頭來，道：「怎又不說下去？」

郭鋒却知道師傅不過是等候谷風，等得焦急，並非是針對師弟，忙接口道：「師弟的意思是說，今晚是否不再分開來防守了，免得給於一枝梅那賊子以可乘之機。」

郭威點頭道：「正該如此，咦，我躭心的是你們的師母和師妹，若然谷風即時來接，我們亦可少了後顧之憂。」

「郭伯伯，你不用等啦，谷風那賊崽子早已來啦。」

洪駿！就在太陽落在山後，眼前那麼突然一暗之頃，洪駿提着長鞭，是把長鞭圈叠起來，握在手中，三人只那麼一眨眼，洪駿已在跟前了。

好小子竟然挺着胸脯兒，兩道眉兒也高高地揚了起來。

這可是從沒有過的事，洪駿竟敢在他們面前昂然站立，大聲說話兒。

郭威正等待得心焦如焚，一見洪駿如此言語，如此形態，登時大怒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原來是你這小子！你！你把谷風怎麼啦？」

是了，一定是洪駿阻止自己不成，一怒之下，把谷風攔住了。

那郭鋒與王豪却還不知道，洪駿因攔阻不成，倒激怒了郭威，把洪駿扔下樓去之事，都在奇怪怎生已半日不見了洪駿，見師傅臉色不好，也不敢問，這時都愕然，當然不敢插咀。

洪駿竟不答話，却向日落之處瞧了瞧，心說：「不會早來了吧？」但他眼角掃向小丘，却不由他不皺了眉頭。

傍晚風勁了些，那小丘之上，只見樹木在搖曳，一切如常。

原來他已與趙爺爺約定了，待見太陽一落在山後，立即現身出來，然後……

郭威已喝道：「爲何不答話？一定是你這小子，休以爲不知從那裡學來了邪門功夫，我就奈何不得你，竟敢胡言亂語。」

郭威瞟了郭鋒、王豪一眼，便住了口，這有關女兒貞節的話語，當着兩個徒兒面前，却也說不出口來。

不料洪駿非但不懼，那一雙眼兒倒陡然亮了，而且面上出現了喜容。

從小到大，捱罵不敢還口，捱打不敢還手，在人人心目中，壓根兒就是個懦弱的怯小子，面對盛怒的郭威，竟然不懼，反而出現了喜容，當眞太陽打西邊出來了。

別說那郭鋒與王豪了，便郭威也簡直不信，都愕然怔了一怔。

昂昂然的洪駿把胸脯兒高高地聳了起來，用手一指，道：「把那賊崽子怎麼啦，郭伯伯，我沒騙你，有其賊父，必也有其賊崽子，你們自去瞧吧，不過，把這賊崽子吊起來的，不是我，郭伯伯，你太抬擧找啦，我可還沒那個大本事。」

隨着他的手指處，郭鋒早嚷了起來，叫道：「那不是三師弟！」

「谷風師弟！」王豪也叫道。

笑顏陡然變成了怒容，洪駿道：「也是賊崽子，大師兄，二師兄，好教你們得知，萬確千眞，他也是奪命追魂一枝梅，那老賊谷飛虹的兒子。」

郭威的一雙眼睛睜得不能再大了，不錯，憑洪駿，豈能把谷風高高地吊在那大樹梢頭。且慢，郭威走南闖北，各地的方言口語有異，自然清楚，洪駿一口一聲賊崽子，這可不是江南的方言，北地罵人，才這麼稱呼，洪駿足未過長江，怎會有這樣的稱呼，不用說，必是那把谷風掛上樹梢的人對谷風的稱呼了。

而且，當然不是洪駿掛上去的，非但不能，而且，這是甚麼時候，無人不在吊膽提心，嚴防那奪命追魂一枝梅突施暗算，無人不在時刻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，尤其是那小丘之上，樹高且茂密，自然加倍小心，即使洪駿已然現身後，他也曾對那小丘掃過不只一眼，分明是就在這一瞬間，才吊上去的！

是以，那郭威反倒不言語，只有驚疑了。

那小丘就在莊門右側，和他的立身之處，相距不過二十來丈，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只見那最大一株大樹梢頭，距離地面少說也有七八丈，谷風被綁了雙手，吊在那梢頭，把那粗細如兒臂的一根橫枝也墜彎了，兀自在蕩悠悠。

洪駿怒哼一聲，對莊門前奔過來的幾個鏢行老夥計，高聲說道：「各位叔叔伯伯，你們來得正好。」

好小子，不但昂然挺胸，而且邁開闊步，迎了過去，對那奔來的不下五人，逐個兒瞧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今兒早上，馬房失火，是誰先發現，不，我是問，誰先嚷起來的？」

那郭威驚愕之下，本已要開口的，因而張開了的咀，又閉了起來。

且慢，這小子如是言語，必有緣故。

又豈僅郭威，便是郭鋒與王豪，

也愕然相向，沒言語，却張大了口兒。

那幾人互望了一眼，不也一般兒愕然相向，甚麼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，這小子不過一夜之間，已變成了另一個人了，竟然話才出口，竟把大夥兒都鎭住了。

那互望了一眼的鏢行夥計，却搖了搖頭。

洪駿已咬牙切齒，道：「好教各位得知，不但放火的就是首先嚷叫的人，而且……」

用手一指，指着那兀自在晃盪的，高吊在樹梢上的谷風，道：「就是這賊崽子！」

「你胡說！」

郭威怒吼一聲，他終於怒吼了出來，也不過不是他把谷風掛上樹去的而已，谷風豈會放火，說甚麼也不信谷風，這跟隨他多年，有根有底的愛徒，而且是即將成爲他的女婿的谷風，會是一枝梅的兒子？簡直是胡說八道！不僅是郭威了，那郭鋒與王豪，多年來討好谷風，得到不少好處，又如何會相信。

洪駿再不會急得哭了，倒挑了眉兒，緩緩地，掃了四外的人一眼，尤其是郭威，也敢和他的怒目相視了。對着不是怒目，就是不相信的眼睛，洪駿毫不氣餒，更不退縮，昂然道：「我知你們全都不信……」

「誰會相信你的胡說八道。」郭威的尊嚴何在，如何不怒上加怒，喝道：「他在星子鎭上，土生土長，有爹又有娘……」

「還有財又有勢，」毫不退縮的洪駿，叫了一聲：「不過，郭伯伯，只不過，你可知道他那身家何來，好教各位得知，便是一枝梅賊子打家劫舍，得來的贓銀，原來星子鎭上的爹娘，不過是這賊崽子的叔叔嬸嬸。」

洪駿竟敢一揮手，阻止郭威開口，繼續說道：「我知各位都不信，郭伯伯被這賊崽子哄騙了這麼多年，說甚麼也不相信，沒法兒，這才把他吊了起來。」

郭威那還能忍得住，怒吼一聲，更驚疑，道：「原來是你掛上去的？當眞，你學會了邪門功夫，這一定是甚麼邪法兒？」

洪駿眨了眨眼兒，認眞說道：「郭伯伯，倒是你提醒了我，你瞧瞧，那根高高的橫枝那麼細，吊一個賊崽子已彎下來了，若是人把他吊上去的，加起來豈不是兩人了，豈不是人未掛上，那樹枝早斷了。」

都不自覺抬眼上望，洪駿說的如何不是，豈僅不是人能把另一個人掛得上去，而且，甚至不能把谷風解救下來，因爲谷風懸空半天吊，要解救，非得有人上樹不可，那麼細小的橫枝，如何承受得起兩個人的重量，那自是救人不成，早也連同被救的人從高空跌落下來，七八丈高，只怕再好輕身功夫的人，不死也重傷了。那郭威早就在想解救谷風之法了，可不是正因爲這緣故，正在爲難。

洪駿喜孜孜，道：「當眞，不過，郭伯伯，不是邪法兒，而是趙爺爺用仙法兒把這賊崽子吊上去的。」

洪駿向郭威身側走近了一步，放低了聲音，說道：「郭伯伯，快別再說邪法兒，休褻瀆了趙爺爺，若是惱了……」

郭威再也不懷疑了，不論是神還是鬼，或者，也許是人，但這小子必然得到了暗助，一夜之間，分明不會武功。他以爲洪駿不會武功而已，竟然有了一身驚人的功夫，眨眼間，谷風已被吊在樹梢上，簡直神奇，如何會不信，也許他的膽，這兩日來已被追魂奪命的一枝梅嚇破了，心頭一寒，不自覺向左右瞄了瞄。

只聽洪駿又低聲道：「郭伯伯，記不記得，昨兒夜裡，你一迷糊，在玄壇廟前，三更就成了五更？郭伯伯，那就是趙爺爺用定身法兒定住你呀，你別惱……」

郭威早驚嚇得呆了，那還敢惱。

昨晚跟踪洪駿，那知跟到玄壇廟前，立即失去知覺，兀自在心下驚怪，原來是着了定身法兒。

洪駿早已退後了一步，再又高聲說道：「趙爺爺，嘿，當眞，你們還不知道，趙爺爺就是玄壇爺，也說，說谷風是賊崽子，你們必不會信的，我……郭伯伯，你可不能怨我，我不得不說，說郭伯伯說甚麼也不相信，趙爺爺可就說啦，叫我附耳過去，說：那還不容易，把這賊崽子吊起來，他賊爹谷飛虹一枝梅，豈會不心痛，現身出來解救的，只要我把大家喚出莊來，就可親眼見到這賊爹賊子相認了，那知不用我喚大夥兒出來，敢情都已在莊前了。」

即使郭威仍然有些不信，但大夥兒連同那郭鋒與王豪，洪駿話聲才落，登時嘩然，顯然全都信了，有了這麼多親眼目睹的事實，如何會不信的，那郭威那得不動搖，尤其是提及昨夜在玄壇廟失去知覺，那可是萬確千眞，更不容他懷疑了。

只不過大夥兒聽洪駿說，追魂奪命的一枝梅就會前來，可又心頭一緊，兩個伙伴慘死之狀，一定又已浮現在他的眼前，都不自覺往洪駿立身之處挪近來。

洪駿一抖手，長鞭劃破長空，發出一聲銳嘯，在大夥兒眼中，竟是英姿瀟灑，那鎭日不展的眉頭，陡然之間竟也長了，而且高高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各位，別怕，那一枝梅不來便罷，若來，嘿，我爹斷了他一根胳膊，我也要用這神鞭，斷他的另一隻胳膊，再說有趙爺爺在，一抬臂，伸手一指，就把那賊子定住了，各位若然不信，問郭伯伯就知，啊啊……」

這可不是光彩的事兒，他怎可當面說出，教郭伯伯的老臉往那兒放。

還好，他即時警覺，也即時住了口。

就在這瞬間，必是暈了過去的谷風甦醒了過來，只聽這賊崽子發出令人也爲之心寒的哀鳴慘呼，叫道：「爹，快來救我呀！」

本已被風颳得搖擺不定，必是在扭頭尋找他爹，是以那身子也在劇晃之下，打起旋來。

這時，可就不由那郭威不信了，驚嚇、羞愧，更大怒，怒喝道：「好個小賊，敢情你眞是一枝梅那賊的賊崽子。」

洪駿口口聲聲賊崽子，竟也感染了他，也叫谷風是賊崽子。

谷風在半空中打起旋來，高處下望，怎會不發現莊前這一夥人，不要說郭鋒、王豪平日討好他了，郭威更是寵他，甚至也討好他，痛楚情急之下，竟沒發現人叢中的洪駿，不知他的陰謀詭計已被揭穿。高處風勁，又那會聽得清楚郭威說甚麼，只聽到聲音，因是也一眼便認出郭威來，叫道：「師傅，快救我下來。」

郭威更是怒不可遏，吼叫道：「你這賊崽子，還敢叫我師傅！嘿！是我有眼無珠，被你蜜語甜言，哄騙了這麼多年，我恨不得將你這賊崽子碎屍萬段。」

原來他想到差點心愛女兒送入虎口，斷送她一生，羞憤更怒，恨得他差點把老牙也咬碎了。

這番那谷風聽眞了，如何不魄散魂飛，不僅知道他的陰謀已敗露，而且，令他眞心膽俱裂，因爲他早已瞧見下面的，每人一手握兵刃，一手端着勁弩，而且指正着他。

不用吩咐，那鏢行的夥計久經磨練，手中的勁弩早端在手中，瞄着谷風，只要那一枝梅現身救他，便萬弩齊發，兩個夥伴慘死，如何不恨那一枝梅入骨。

谷風慘聲帶哭，大聲嚎叫：「爹呀！還不快來，我就沒命啦。」

倒把恨極怒極的郭威提醒了，吼道：「你們還守甚麼，發弩！把這賊崽子變成刺猬，發！」

洪駿早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且慢！」

慌忙張開雙手阻止，但只阻止得衆人，那郭威一按機簧，早聽谷風連聲慘呼，登時血雨飛洒！

洪駿跺脚急道：「郭伯伯，這賊崽子已落在我們手中了，何必急在這一時，弩箭是用來收拾一枝梅那賊呀！」

一言把郭威提醒，當眞，他激怒攻心，竟糊塗了。

只見那谷風的頭兒已軟軟地垂落胸前，已無聲息，顯已喪了命，該死，谷風死了，一枝梅不會再現身來救，也不成弩靶子，豈不是遺下無窮後患！不怪洪駿急得跺脚了。

郭威眞羞愧難當，那有臉面對洪駿，人家一片好意阻止，不信人家，反而差點打死了他，而今不但揭穿了一枝梅父子的陰謀，且可以一舉永除後患的，不料又壞在自己手中。

忽聽洪駿忽然大叫一聲，叫道：「趙爺爺，你說甚麼呀？」

耳邊傳來細細的聲音，說道：「娃娃，一枝梅替你送丈母娘來啦，你若以德報怨，救下她來，還愁翠翠這媳婦兒不能到手麼。」

洪駿一聲趙爺爺，大夥兒，連同那郭威，都知是玄壇爺了，都凜然驚得不敢出聲，也肅然垂下手來。現在，任誰也不敢不信洪駿的話了，原來是玄壇爺顯靈，幫他們消除了這場天大的災難。

就在這瞬間，却聽有人厲聲喝道：「郭威，若要你娘子活命，趁早兒放下我兒子來，從此，和你們萬事皆休，我也不向你們報仇，饒你的狗命，若敢遲延，我先在這婆娘身上穿五個窟窿。」

跟着傳來嬌聲慘呼，叫道：「救命呀，快來救我！」

只見墻角上，郭威的娘子緩緩地現出身來，相距不過四五丈遠，如何會看不清楚，好個狡獪的賊子，必是自知憑自己的輕身功夫，再好也不能從那橫枝上救下兒子來，登時切齒咬牙，心中也有了賊主意，那莊中已幾乎無人，內院的道路他已熟悉了，立即去把郭威的娘子擒來，不但用以威脅郭威放下兒子，而且以那婆娘來作了擋弩牌，投鼠忌器，讓他們也不敢施放弩箭。

那勁弩莊中人手一具，可比他的袖箭强勁多了，而且射得更遠，說眞的，一枝梅這賊子還是眞怕了那强勁的弩箭，他的袖箭一發五支，人家的弩箭却可一發七支，久作山賊，如何會不曉得。

一時之間，可不是都束手無策，都拿眼來瞧郭威，郭威如何不心急，若是搶上救娘子，不僅他娘子在人家手中會性命不保，而且先沒命的，必會是自己。

是以，郭威驚恐惶急之下，却在找洪駿。

原來，錯眼間，洪駿已踪跡不見。

原來，就在那婆娘從墻角現出身來的瞬間，洪駿身邊又响起了那細細的聲音說道：「黃雀捕蟬，獵人在後，娃娃，你懂麼？別出聲，趁那一枝梅還沒露出身來，看不見你，快去，救下那婆娘，媳婦兒也就到手了，還怕他們不羞愧，不對你感激涕零，不乖乖地把翠翠送到你懷裡來，一枝梅這賊子已方寸大亂，顧前、那會顧得了後。」

洪駿雖不能說絕頂聰明，可也不蠢，立即明白領會了，趁大夥兒都全神貫注在牆角，滑步退身，向大開着的莊門一掠繞過墻邊，只一翻滾，已

到牆外。

便是發出了些許响聲，那一枝梅在方寸大亂，惶急之時，如何會聽得出來，洪駿只上前滑出了兩步，已夠到了尺寸。

猛可裡氣沉丹田，大喝一聲：「好個卑鄙無耻的賊子，我爹斷了你一條胳膊，輪到我來取你這另一條胳膊啦！」

當眞聰明，洪駿見一枝梅那條獨臂，抓住那婆娘，把她抓在身前做擋箭牌，他雖然可以一鞭就可結果這賊子的性命，但雖然這賊子不能放袖箭，一聽長鞭破空之聲，必把那婆娘易位，即使能傷這賊子，這婆娘也先沒命了。

是以靈機一動，大喝一聲，不怕這賊子不放手，回身對敵，明知這一來，相距已近，更成了那毒箭的箭靶子，即使這賊命喪他鞭下，也會兩敗俱傷，他也會命喪他的毒箭之下！

是以他大喝出聲，好厲害的一枝梅，雖然果如他所料，放了手，但那獨臂就勢一抛，嗤嗤連聲，五支袖箭已出了手。

洪駿得意地大喜，以爲他箭筒中已無箭了，還會怕這賊麼，那知一枝梅怒吼一聲，道：「小子，父債子還，拿小命兒來！」

竟一揚手，才知這賊的袖箭不用裝換，袖管中原藏着三筒，一發五支，共有一十五支，一枝梅一揚臂，他已明白了，但他長鞭已揮出，怎可能再收勢躲閃，一枝梅固然難逃他鞭下，他也沒命了！

就在這生死須臾的瞬間，只見血光一冒，一枝梅的那臂已被他齊肩劈落了，忑怪！怎麼這賊的身子却不倒下？

啊呀！這賊的袖箭見血封喉，中箭的人立即連半聲也發不出，便已沒命了！

怔住了的洪駿，摸了摸頭，伸指頭兒在咀裡一咬，痛得他大叫一聲：「啊呀！」

也就在那刹那間，耳邊又响起了細細的聲音，道：「若不是爺爺用定身法兒把這賊子定住了，你這娃娃那還有命在，接住了！」

洪駿大喜，眼前一暗，忙不迭伸手接住，原來入懷才知是郭伯母，那婆娘已嚇得失去了知覺，身子軟綿綿，慌忙一把抱住。

說時遲，一見那一枝梅忽然放下那婆娘，霍地轉身，同時洪駿大喝的話聲也入耳了，是以一湧奔跑過來，來得正好，洪駿把那婆娘往郭威懷中一塞，說：「郭伯伯，放心，伯母沒事，你抱着啦。」

再看那一枝梅時，早已淌在血泊中了，原來先前沒倒，不過是洪駿連肩劈落一枝梅的胳膊時，以爲一枝梅的袖箭必也發出了，是以本能地挫腕一帶，想以兜轉來的長鞭掃落一枝梅發出的袖箭，那知掃了個空，長鞭一帶之下，倒令一枝梅的屍體屹立不倒，其實只不過一會工夫。

洪駿知是趙爺爺不但救了他的命，而且把這死有餘辜的惡賊剷除了。

專收鬼怪的玄壇爺，當然也不放過這萬惡歹毒的賊子。

驀聽翠翠的聲音大叫道：「駿哥哥，你去那裡呀？」

轉身就跑的洪駿脚下不停，回頭叫道：「翠翠，我去謝謝趙爺爺呀，還有你，快，快去取香燭來，還有，今兒我還沒工夫打掃玄壇廟，趙爺爺會惱的。」

心花兒朵朵開的翠翠，不顧那麼多人聽到，叫：「駿哥哥，你不是說咱們麼，我也該謝謝趙爺爺，好，我這就去取香燭來，你可要等我。」

「好！」洪駿已跑得更遠了，不過話聲仍然聽得清楚，說：「咱們雙雙對對，一同拜謝趙爺爺。」

* * *

那幪面人呵呵大笑，說：「這鬼神之說，不過是警世勸善，世間之上，何來鬼神。」

洪駿一口氣跑到猛鬼灣，跑上玄壇廟，那趙爺爺像眞是未卜先知，知他要來一般，早已等在那裡了。

倒把洪駿嚇得倒退了一步，因爲分明前面沒人的，却幾乎撞在趙爺爺懷裡。

他的眼睛瞪大了，這是白天呀，雖然已近黃昏，但天上的晚霞那麼璀璨，倒比陰天更明亮了，趙爺爺怎會白天也現出形來。

聞言倒怔住了，摸着頭，眞不明白，摸頭而已，趙爺爺有甚麼好笑，說：「你你，難道不是趙爺爺，眞不是玄壇爺？」

「我是希夷，」那幪面人笑道：「人家稱我情俠希夷，是了，你這娃娃又怎會聽人說過。」

「不！」洪駿說：「你哄我的，若不是玄壇趙爺爺，你怎會來去無踪，白日不現形？」

那幪面人道：「你可知視之不見曰夷，聽之不聞曰希，若不然，我也不成希夷了，你是個好少年，你爹生前說得不錯，而且生具異稟，練武的好材料，不然，我也不會替你伐毛洗髓了，而今你的內功眞力，已抵得上人家二十年的修爲，神鞭已回到你手中，今後勤加演練，必然勝過你爹，好自爲之，我等着見你一面，只不過是要告訴你，鬼神之說無稽，不過是警世勸善，信之則有，不信之則無，本着善念，眞正做人，你也便與神同在了，我走了。」

「趙爺爺！啊，不，希夷情俠，你去那裡呀？」

洪駿已不再驚駭了，雖然一眨眼，已不見了這希夷情俠，却有細細的聲音在耳邊响起來，說：「去令天下的痴男怨女，有情人終成眷屬……」(完)

三國演義之四十三

政歸司馬氏(一)

徐正・編繪



1　諸葛亮病故以後，曹魏邊境平靖。過了三年，遼東太守公孫淵自稱燕王，起兵來攻中原。魏主曹睿大驚，忙把司馬懿召去商量。

4　且說公孫淵是公孫度的孫子，幾代管領遼東，曹魏封他爲樂浪公。他不滿意，就自稱燕王，起兵反魏。這天接到探報，說魏兵來討，便召集文武，商議迎戰。



2　司馬懿願領部下四萬人馬，前去破敵。曹睿道：「兵少路遠，恐難抵敵。」司馬懿道：「兵不在多，却在如何運用，我已定下破敵之計。」他把遼東形勢說了一遍，曹睿方才安心。

5　副將賈范道：「司馬懿深通兵法，蜀漢的諸葛丞相也沒有勝他，主公如何抵敵？不如謝罪投降。」



3　司馬懿辭了曹睿，點起人馬，令胡遵爲先鋒，帶五千兵先行；自己統率大軍，隨後進發。

6　公孫淵大怒道：「你敢輕視我！」喝武士把他推出斬首。參軍倫直叫住武士，上前諫道：「賈范的話說得對，主公千萬不能輕舉妄動，自取災禍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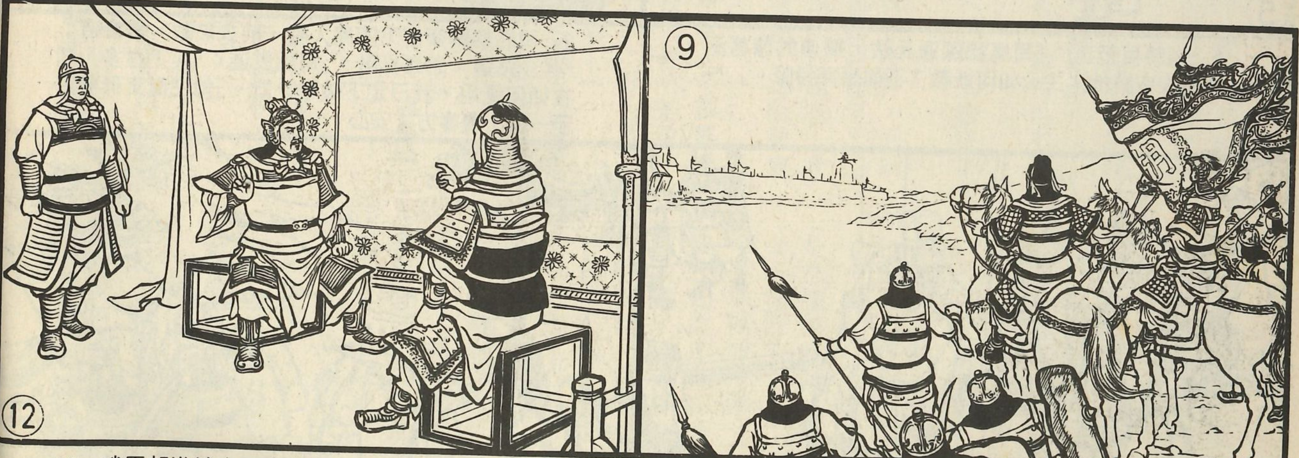
7 公孫淵火氣直衝，連聲喝武士把倫直和賈范一併綁了，推出行刑。衆官哪裡還敢諫阻。

10 胡遵差人報知司馬懿。司馬懿笑道：「遼東兵大半在這裡，後方空虛。我現在越過這裡，直攻他的襄平老巢，他一定來救，我就在半路上破他。」



8 公孫淵令大將軍卑衍爲元帥，楊祚爲先鋒，分兵八萬，趕往遼隧地方築城防守。叮囑他們堅守勿戰，只等魏兵糧盡退兵，隨後襲擊。

11 司馬懿傳令拔營。魏兵繞過遼隧城，風馳電掣般往南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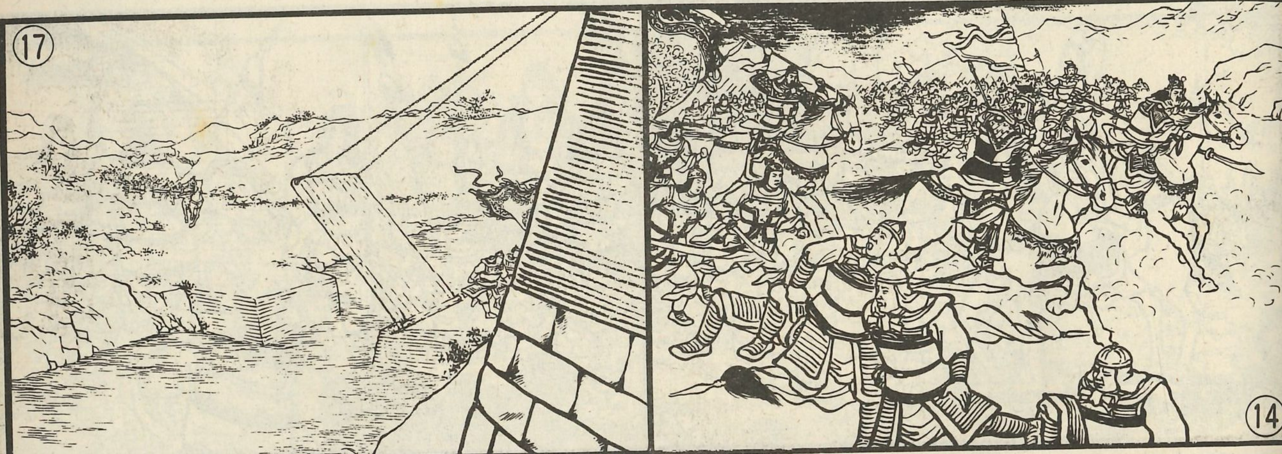
9 魏兵先鋒到達遼隧，卑衍、楊祚已經築了城，閉門堅守。魏兵百般挑戰，城中只是不理。

12 哨馬報進城中，卑衍大驚。對楊祚道：「司馬懿定是去攻襄平。襄平兵力薄弱，倘然失守，我們斷了退路。」二人商量了一陣，決定回兵去救襄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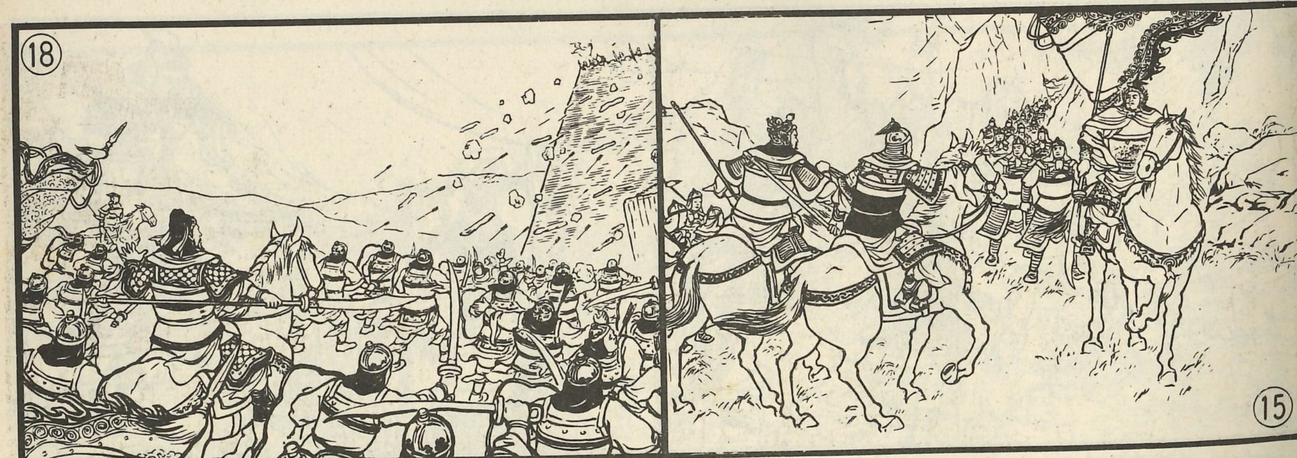
13 兩人點起八萬兵丁，出城來趕司馬懿。走到濟水，天色已晚，正要埋鍋造飯，忽聽得連聲炮响，有兩支魏軍殺來。

16 兩軍排開陣勢，卑衍出馬討戰。魏陣中夏侯霸縱馬掄刀，直取卑衍。戰了數合，夏侯霸一刀把卑衍斬下馬來。



14 卑衍、楊祚大驚，慌忙上馬，只見魏兵搖旗鼓噪，却不知人馬多少。兩人無心戀戰，奪路便走。

17 魏兵乘勢衝殺，殺得遼東軍立脚不住。公孫淵只得帶領敗兵，回馬飛奔。十多萬兵丁奔進襄平城，拽起了吊橋，關上了城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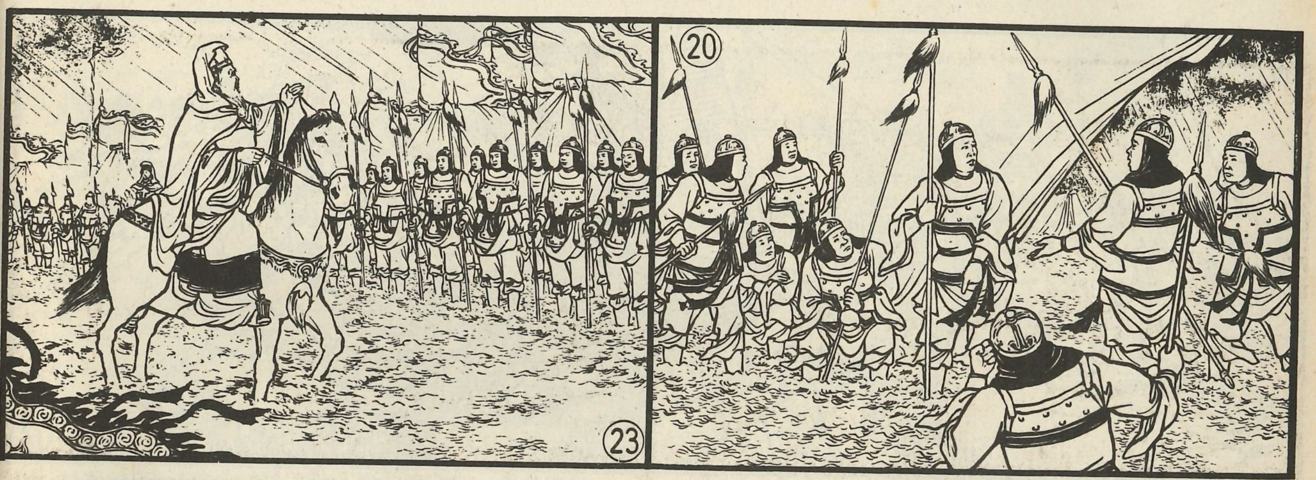
15 卑衍、楊祚奔到首山，遇到公孫淵的大軍。公孫淵問了情形，不禁大怒，便合兵一處，向魏兵迎來。

18 魏兵隨後趕到，四面攻打。城上的長弓、大弩、滾木、擂石，殺傷了不少魏兵。



19 司馬懿到陣前看了，便傳令：停止進攻。只在城外四面紮營，緊緊圍住，不讓遼東軍出城。

22 過了幾天，右都督仇連忍不住了，又來告稟：「兵士苦水，請把營寨移到高地去吧！」司馬懿大怒道：「我已經發了軍令，你竟敢故意違犯！」馬上叫人把他推出斬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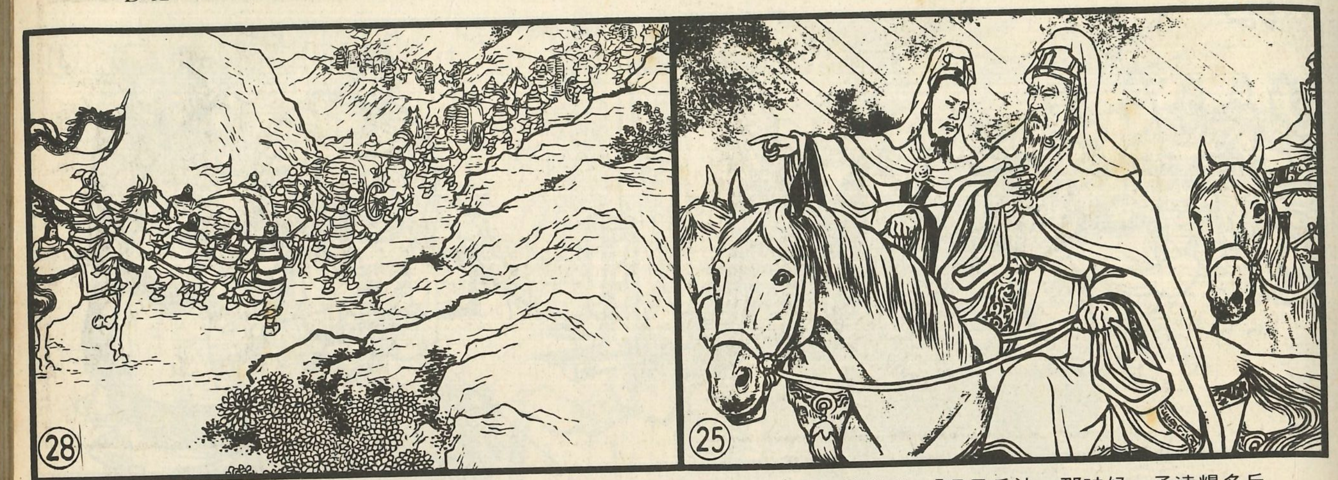
20 圍了兩月，已到秋天，接連下了一個多月雨，平地都成了河。運糧船從遼河口可以直達襄平城下。魏兵守在水中，十分艱苦。

23 司馬懿斬了仇連，親自到各營去巡視，鼓勵兵士們含苦茹辛，建立功勛。



21 左都督裴景要把營寨移到前面山上。司馬懿斥道：「這幾天裡就要攻破襄平，怎麼能移營！」便傳下命令：哪一個敢說移營的，照軍法處斬。

24 他每天觀看城中形勢，卻不許兵將攻城。司馬陳羣問道：「太尉從前攻上庸，擒孟達，速戰猛攻，才得成功，現在為甚麼遲遲不攻呢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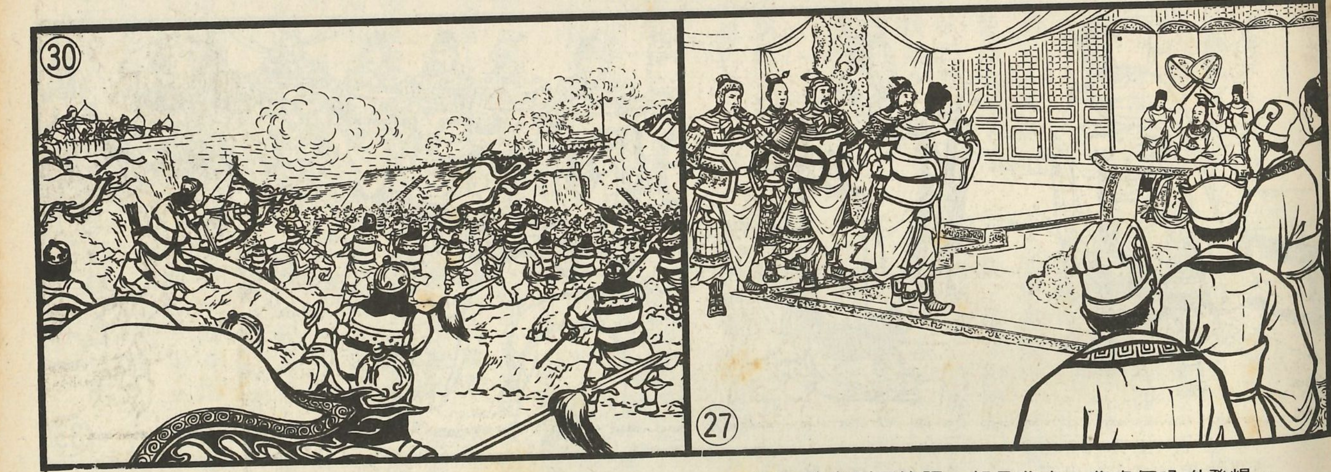
25 司馬懿笑道：「這是兵法。那時候，孟達糧多兵少，我軍糧少兵多，要速戰猛攻，才能取勝；現在我軍糧多兵少，遼東糧少兵多，只等他糧食完了，便能一舉攻下，何必硬攻，多傷兵將。」

28 曹睿道：「司馬太尉善能用兵，隨機應變，計策很多，不久定能掃平公孫淵，你們何必擔心。」便派人調齊了十萬石糧，送到軍前去。



26 陳羣聽了，十分心服。司馬懿一面派遣細作，探聽城中情況，一面寫下文書，派使者往洛陽去催糧。

29 司馬懿領到軍糧，雨也漸漸停了。哨馬又來報告，說城裡已經斷糧，人人怨恨，軍心都變了。於是，司馬懿傳令：全軍進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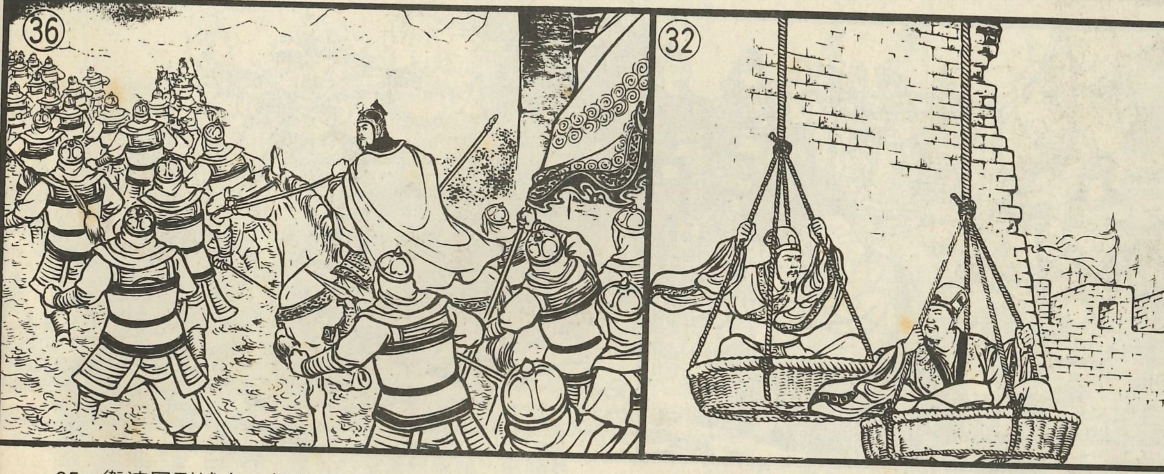
27 使者到了洛陽，朝見曹睿。曹睿便吩咐發糧。衆臣奏道：「連日大雨，人馬疲倦，還是召回太尉，暫時罷兵。」

30 魏軍馬上造土山、掘地道、立炮架、裝雲梯，日夜攻打。炮石飛箭，像雨點般打進城去。



31　城裡一班飢兵餓卒，哪裡還有守城的心思，有要出城逃生的，有要開門投降的。公孫淵眼看守不住，只得把相國王建、御史大夫柳甫二人叫來，要他們往魏寨去請降。

32　王、柳二人縋下城頭，來到魏營，道了求降的意思。司馬懿滿面怒容，大喝道：「公孫淵為甚麼不來，全沒有道理！」便叫武士把二人推出斬首。



33　第二天，公孫淵又派侍中衛演前來哀求。那衛演跪在帳下求告，說公孫淵願意先把兒子送到魏營做抵押，然後全城出降。



34　司馬懿道：「兩軍對敵，能戰的應當戰，不能戰的應當守，不能守的應當走，不能走的應當降，不能降的應當死。何必送兒子來做抵押？」便令人把衛演趕出寨去。

35　衛演回到城中，報告了公孫淵。公孫淵急得只在屋裡團團亂轉，暗想：降了也難保性命，還是冒險突圍。

36　二更時分，他挑了一千心腹兵將，悄悄開了南門，偷出城來。卻喜沒有人攔路，便不聲不响，往東南飛奔。（待續）



俠情短篇故事／高峯・文　可飛・圖

朱砂痣

陰謀詭計被揭露　姦夫淫婦落法網

三更時份，鏢師劉大恩正在練功室內修練「攝電掌」法，他雙手套上人皮手套，開動機鈕，使嵌在牆壁上的連弩射出，他卻站在室中，雙掌上下翻飛，矯捷地將四面牆壁上射出來的弩箭撥落。

卻不料，就在他掌下不停揮撥的當兒，室門銅鈴驟響，他知道妻子阮藍橋在找他，饒是如此，四面牆壁射來之弩箭甚急，還得飛撲翻身，來一招「獅子滾球」，竄到了機鈕處使力一按，這才制住了四面牆壁射來的弩箭。

當他開門走出練功室時，阮藍橋告訴他道：「有一位很美麗的婦人來找你。」

阮藍橋雖然說得一字一句的清晰之極，他卻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愕然問道：「什麼？有一個美麗的婦人來找我？」

阮藍橋笑着點頭道：「是的，我沒騙你，她就在客廳中等候，看光景，她是很焦急啦。」

劉大恩怔怔的望着妻子，他不是不相信她，卻是不相信有這一回事，因爲他親朋之中，全沒有美麗的女人，所以困惑的問：「她是什麼人？爲什麼更深夜闌找上門來？」

阮藍橋嫣然一笑道：「這個我可不知，她不肯道出姓名，祇說有要緊事找你保鏢，不過……」阮藍橋頓了一頓說：「我看她不是個正經女人……狐狸精似的妖媚。」

劉大恩夫婦相敬如賓，妻子不高興的事情，他是絕不會去做的，例如他是鏢師，卻從來不肯開鏢局，也不肯去鏢局當差，原因是阮藍橋不願他經常離開家門，出外當鏢師，所以他才閒居在家中，遇着鏢局有棘手難保的鏢，他才應聘去客串一遭，由於他武功高强，威震武林，在江湖上吃得開，所以客串一次，就可以獲得重酬，兩三年用度也够支付了。

劉大恩既然不做他妻子不高興的事，當下便道：「既然她是個狐狸精之流的壞女人，我何必要見她，妳乾脆的回絕她，說我不喜歡保她的鏢就是啦。」

阮藍橋道：「不，你是個職業鏢師，顧客上門，你沒理由不去接見的，我給你穿袍子吧！她等了你許久了。」言罷，將一件青緞長袍替他披上。

劉大恩是山東濟南府出色的鏢師，萬兒响噹噹，架子也大得很，他緩步踱出客廳來，兩道寒芒電閃似的眼神，並不看客人一眼，卻坐在他慣常坐的高背靠椅上，態度傲慢，不似接待客人，卻像上司召見下屬，倒是阮藍橋比較客氣，替這個婦人引見道：「妳要找的劉鏢師，他就是了。」說完之後，轉身出大廳去，因爲她對這個妖媚的婦人，並無好感。

這個婦人好像也不大喜歡跟阮藍橋打交道似的，但對於劉大恩，她卻

十分有禮貌的襝衽行禮道：「劉鏢師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貫耳，正唯因久仰大名，才特地前來請你爲我保一趟鏢。」

劉大恩仍然態度傲慢得很，並不回禮，祇是揚一揚手，表示請婦人繼續的說下去。

那婦人續道：「劉鏢師，我是李黑虎妻子段青萍，可是，我現在給你威脅着生命，而且明天午刻就是最後的限期。」

這一說，態度傲慢的劉大恩，登時聽得一怔，兩道寒芒電閃的眼神不由自主的瞪着她。目光一接，啊！段青萍當眞是狐狸精的妖媚，青衫紅袖，翠綠長裙，越發顯得她秋水爲神玉爲骨的漂亮相格，可是掩袖之讒，眸子不正，並非端莊凝重的婦道人家。

劉大恩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，目光却本能地停留在她左頰的一顆硃砂痣上，因爲這顆硃砂痣生長得很不自然，好似用什麼東西裝上去似的，劉大恩雖然是老江湖，但一時想不出用什麼東西裝上去的，却看出是假痣，心中在想：「她爲何要裝上這顆假痣，這對於她美麗相貌不調勻呀。」

劉大恩心中正在想，但臉上却表示出詫異之色，訝然問道：「李黑虎雖然封鏢歸隱，但他的『黑稜鏢』，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毒藥鏢，見血封喉，立時斃命的厲害暗器，憑他的萬兒响亮，妳是他的妻子，誰敢威脅妳的生命？」

段青萍道：「劉鏢師定然知道朱占龍是何等樣的人啦，威脅我生命的就是他，但話該說回來，這個也是我不好，我不該嗜好賭博，更不該上他那邊賭博，六個月來我賭輸了三千兩銀子，他威脅着我明天午刻前償還，倘若逾期，他要把我幹掉，我不是賴帳不還，但三千兩銀子，數目是不少啊！縱然瞞着丈夫把首飾盜出來，也得有幾天時間，所以我想請你向他打個招呼，說我請你保鏢，祇消拖延十天時間，我定能將首飾盜出來，變賣還債。」

劉大恩哈哈一笑道：「你丈夫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武林人，妳祇消躲在家裡，朱占龍雖然是地方上的惡霸，也不敢到府上找你霉氣的，何必化一筆保鏢費請我保鏢呢？」

段青萍說道：「他雖不敢找上門來殺害我，但他會向我丈夫討賭債，如果我丈夫知道我賭輸三千兩銀兩，一定會恨我的，那時夫妻反目，比殺我更甚，我是夜前來請你保鏢，是企圖藉你的大名，替我和緩一下朱占龍，以便我有充份時間，盜出首飾變賣來還債。」

劉大恩將她的話想了一想，覺得委實鬼靈精，利用自己的威名，和緩朱占龍，好讓她收拾這個尷尬局面，於是微微一笑道：「那末妳不是請我保鏢，是要我向朱占龍討人情，寬限妳十天時間？」

段青萍苦笑道：「雖然如此，我是準備付你三百兩保鏢費用。」說罷，從懷中掏出一張三百兩銀票遞給劉大恩。

段青萍去後，劉大恩仔細的想了一想，這一趟鏢，雖不是押鏢車，但事情很緊急，朱占龍是濟南土豪，勢力甚大，他宅裡的賭局是包支包結的，不用猜，段青萍這三千兩的賭賬，朱占龍必然替她墊了，現在追債已急，說不定朱占龍眞會不擇手段，劉大恩想到此處，立刻駕車飛奔院後街而來，那是一條康莊石板大路。

朱占龍的邸宅，就在石板路盡頭之處，月光之下，劉大恩看得清楚，時在深夜，朱宅門前，停着好多輛馬車和轎子，不用猜，在裡面賭博的人，全都是豪商巨賈了，他下車之後，昂然闊步的走上石台階，打算闖進大門去，就在這當兒，站在大門的拱衞二個彪形大漢立刻上前攔住他，高聲問道：「劉鏢師，你找誰？」

劉大恩雙眼一瞪，冷冷的說道：「你管我找誰？難道你敢不許我進去麼？」說着雙掌齊施，來一招「分花拂柳」，便將這兩個彪形大漢推倒，大踏步闖了進去。

兩個大漢雖然阻擋不住，但他們十分機警，立刻高聲大呼道：「劉大恩來了，劉大恩來了。」

這些話即是示意裡面的打手提防，但劉大恩藝高人膽大，他脚底下加快，一陣風的撲入橫廳，他知道這是賬房，朱占龍在此發施號令的，所以一下子便闖了進去。

此時，朱占龍正在伏案撥弄算盤，計算數目，旁邊站着一個護院武師，劉大恩認得這是打手頭目——王彪，但劉大恩眼尾也不瞄他，一個箭步便竄到了朱占龍身旁，拱了拱手道：「老朱，我得跟你談幾句話。」

朱占龍乍見劉大恩闖了進來，曉得事不尋常，立刻放下算盤，瞪大雙眼道：「你要說什麼，我不請你保鏢。」

劉大恩冷笑道：「可是我爲保鏢而來的，咱們不說客套話，我的顧客是李黑虎的妻子——段青萍，聽說她欠了你三千兩銀子的賭債，你限她明天午刻清還，否則，你便要幹掉她？」

朱占龍泰然道：「是呀，難道她請你保鏢就不還債麼？哼！這賤人好大的膽子！」

劉大恩道：「她不是不清還給你，祇是一時還不得，要你寬限她十天罷了，老朱，你賣一個交情給我，於你也有好處，否則，你壞了我這趟鏢，我願打賭，你是不會好過的。」

朱占龍未答，站在旁邊的王彪已勃然大怒，道：「朱大哥，他這般出言恐嚇，我替你將他扔了出去好麼？」說着一招「隔山打虎」，長臂疾出，瓦缽大的拳頭便向劉大恩脅下擊去。

他這種躍躍欲動之情，劉大恩早有提防了，所以他一拳橫擊過來，劉大恩祇翻身電出一掌，猛然拍下，便將他的瓦缽大拳頭，登時打得往下低垂，再也提不起勁。

劉大恩並不因此罷手，飛起一脚，踢向他屁股之上，大喝一聲：「給我滾！」

王彪在山東拳師中，也算是第一流的高手，師兄弟甚多，所以劉大恩不想跟他結樑子，在他屁股踢了一脚而已，並未傷他性命，可是朱占龍吆喝一聲：「你敢在此撒野？」旋風似的撲上前，將手中的算盤，向劉大恩迎頭拍下，劉大恩橫臂向上一格，喀喇一聲，這個木算盤登時被砸得粉碎。

劉大恩的武功矯捷得很，就在這一刹那之間，「推山過海」招式打出，祇一掌便將朱占龍打得立足不穩，一交跌下地去。

劉大恩指住他說道：「我好意跟你交談，你這廝不喝敬酒喝罰酒，活該吃我一點苦頭，要是段青萍十天之內少了一根頭髮，我便將你撕開二片。」說罷，昂然闊步而去，旁若無人，但是，朱占龍嘿嘿冷笑道：「你這趟鏢是壞定了，她不死在我手上，也得死在她丈夫手上，如果李黑虎知道她和小白臉毛錦麟鬼混，決不會讓她活下去的。」

劉大恩聽聞此說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段青萍除了賭博輸了三千兩之外，還有這個把柄落在朱占龍手上，怪不得她害怕朱占龍登門討債呢。

劉大恩離開朱宅，心中十分煩惱，他開始感覺這一趟鏢棘手，不但朱占龍會殺害段青萍，李黑虎也會，要保護她的生命，實在困難，所以次日晨早，他便馳車前往段青萍家裡，打算退保這趟鏢，可是，當他來到拱辰街時，猛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如果此時此際找段青萍，退保這趟鏢，無異揭露她的私隱，在保鏢行業上，這是犯規矩的，因此，劉大恩驅車折返市區，悶悶不樂的上館子喝茶。

這趟鏢他的確是傷透腦筋，他知道朱占龍這個傢伙狡獪之極，縱然懾於自己之威，不敢殺害段青萍，也會暗地裡將段青萍和小白面毛錦麟鬼混之事，告訴給李黑虎知道，讓李黑虎動手殺害其妻，他越想越覺得這趟鏢棘手，爲了想辦法，他叫酒保拿酒來，企圖藉酒力幫助他動腦筋。

誰知就在他喝到醉醺醺之際，突然間，聽聞鄰桌上的客人，說李黑虎的妻子給人殺死了，屍體丟在大明湖畔的放鶴亭裡。

這一個消息使劉大恩酒意全消，立刻向鄰桌的客人查問，但客人言語不詳，祇說這宗命案，發生在今天早上，濟南府捕頭周海已到出事地點查探，死者遺體也由官方差役移到衙門去，以便調查，緝捕兇手，劉大恩低頭一想，既然這件案子鬧到濟南府衙門，那就非找周捕頭不可。

於是匆匆忙忙的會了賬，直奔衙門而來，剛好此時李黑虎也在，劉大恩便將段青萍昨夜要託保鏢之事說出。

周海捕頭一聽之下，頓足大叫道：「劉鏢師，你既然知道朱占龍要殺害段青萍，早就應該前來知會我啦，怎麼會遲到現在才來投訴。」

劉大恩道：「我滿以爲跟朱占龍打過招呼之後，他會賣我賬的，而且他對段青萍的限期是今日午刻，誰知道他會在早上就下毒手呢？」

李黑虎也抱怨道：「劉鏢師，你保這趟鏢，實在有欠分寸，不該小覷我李黑虎會爲三千兩銀賭債而夫妻反目。」

劉大恩不便說出他妻子跟小白面鬼混，祇好說道：「我們幹保鏢行業的，是該尊重事主的意見，你妻子說是不能給你知道的，我祇好替她找朱占龍打個招呼，寬限十天還債，那曉得朱占龍會突下毒手呢？如今惟有逮捕朱占龍歸案，控以殺人之罪，爲死者報仇雪恨啦。」

周捕頭也認爲朱占龍是兇手，立刻偕同劉大恩、李黑虎以及捕快，趕到院後街來，却不料，撲了個空。

原來朱宅祇剩下了王彪和幾個僕人，朱占龍早已離去，王彪說他鑑於劉大恩逞强撒野，所以晨早就起程往萊蕪山區，聘請武林高手奔雷掌趙泰，打算請趙泰回來當護院武師，這些話，劉大恩當然不肯相信，周捕頭職責關係，不能不往萊蕪山區緝捕，於是，派副捕頭田明，帶領捕快往萊蕪山區去，逮捕朱占龍，這一邊廂的李黑虎，也就將妻子遺骸領回家辦喪事去了。

劉大恩獨自一人，躑躅途中，十分懊喪，因爲他保的鏢，事主竟然被人殺死，這對於他在鏢行裡的威信，是一個大大的損失，所以他急欲把兇手找到，爲事主報仇，但他不相信朱占龍會遠遠跋涉往萊蕪山區，他認爲朱占龍定然躲在濟南城，於是驅車返家，跟阮藍橋商量，阮藍橋雖然不懂武功，却是智慮深沉，聰明得很，她想了一想便道：「朱占龍是否往萊蕪山區，現在不能確實的肯定，但他這般湊巧離開濟南城，倒是個嫌疑人物，你何不向小白臉毛錦麟打聽呢？段青萍跟他鬼混，也許從他身上得到一點線索亦未可料。」

劉大恩一想也是，毛錦麟這小白臉，常常在朱占龍那裡賭博，他會知道朱占龍之下落的，他們是蛇鼠一窩。

劉大恩想到此處，決定立刻去找毛錦麟，阮藍橋生怕他知道了朱占龍下落之後，會冒險去擒拿，於是說道：「你跑了一個上午還沒吃飯，用不着這般急啦，反正毛錦麟不會躲避的，你吃過了中飯之後找他不遲。」說罷便叫僕人安排午膳。

劉大恩心裡雖然焦急，但跑了半天，肚子也餓了，於是，便在家裡和妻子用膳，這麼一來，就躭擱了個把時辰，臨出門時，阮藍橋又勸他道：「瞧你這麼性急，我眞躭心你會出岔子哩，你不帶兵刃，也得帶上一對人皮手套呀！萬一跟人搏鬥起來，也好施展你的看家本領『攝電手』。」劉大恩依她主意，走進練功室，將人皮手套帶上，這才離家出去。

此時已是午後未牌時份，日影已斜，陽光仍然燦爛，視野清晰，劉大恩驅車疾馳，他畢竟是慣闖江湖的鏢師，儘管行色匆匆，仍然十分驚覺，當他驅車轉過樹林之際，已看見一輛華麗的雙馬車，從樹林中飛奔而來，一瞥間已搶過前頭，劉大恩覺得坐車前策的女人，雖半邊臉被絲巾包住，却好生面善，祇是一時想不起來，誰知就在這當兒，車帘一掀，呼一聲，毫光耀目，直射過來。

劉大恩不愧是個慣走江湖的出色鏢師，已然看出是暗器，砰一聲，墮下地來，他雖然詐作受傷倒地，但打暗器之人並不就此算了，緊接着第二道毫光射出，向他咽喉射去，可是劉大恩的「攝電手」武術，矯捷之極，裝成傷重掙扎之狀，一翻身，左手一動，已將射來的暗器接在掌中。

因爲對方打暗器的功夫十分厲害，能在馬車疾馳中施爲，準確至極，所以劉大恩雖然接住暗器，也扮作被擊中，雙脚一挺詐死。

這輛馬車便絕塵而馳，消失在遙遠的彎角之中，劉大恩爬起身來，本能將兩手接住的暗器一看，啊！這是一對尖角稜芒的毒藥鏢，在陽光之下，稜芒閃耀着淡青色，不用猜，發鏢的人，準是蓄意要謀殺，否則不會停車在樹林中埋伏。他想到此，飛身登車，馬鞭揮揚，策馬追趕。

昔日濟南城，中上人家，都是自備馬車代步的，因爲馬車是有篷有帘，可蔽風雨，比光是騎馬好得多，而且華麗的馬車，又可以講排場，因此，濟南人懂得駕馬車的很普遍，劉大恩身爲鏢師，駕車的本領自然比別人更加出色得多，可是，追趕了幾條街，仍然追趕不上，原因對方是雙馬車，他自己的馬車，祇一匹牲口牽拽，所以無法追得上。

劉大恩追了一程，索性收韁勒馬，停車在道旁，再仔細的瞧這二枚三角稜芒的毒藥鏢，但鏢身上並沒刻字，無法知道發鏢的人是誰，不過對方在馬車疾馳中打鏢手法如此準確，當然是能手，作爲保鏢的鏢師，少不免在江湖上有樑子，結下仇家，倉猝間，很難確定是那個仇人下毒手，所以劉大恩端詳了一會，眼前大事在身，便將這二枝三角稜芒毒藥鏢，用白手絹包住，小心奕奕的放在車墊之下，再驅車去找毛錦麟。

毛錦麟住在東湖濱的尙堂坊，那是靠近大明湖的高尙住宅區，垂楊掩映，綠草如茵，毛錦麟這幢房子，富麗堂皇，不用猜，這是他從女人身上賺來的華屋，幾許富家姬妾，喪德敗行的在這幢房子裡。

劉大恩瞧了一遍，上前扣門，一個青衣童子問他找誰，劉大恩拿出名帖給他，說有要緊事前來拜訪毛錦麟。

不一刻，毛錦麟錦衣綬帶，風度翩翩的出來接待，十分禮貌的說：「劉鏢師駕臨寒舍，有何指教？」

劉大恩故意恐嚇他道：「毛老弟，你幹的好事，我的主顧給你害了，段青萍請我保鏢，你却勾搭她，銀子你騙了不少，財色兼收，可是她給人殺死，這一宗命案，你最犯嫌疑。」

毛錦麟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連忙說道：「劉鏢師，你千萬不要聽人瞎說，我雖然跟她有過來往，並不是我弔她膀子，是她自己垂青於我的，說起來，她拏我發洩，報復她丈夫移情別戀。」

劉大恩冷笑一聲道：「這樣美麗、漂亮的美人兒拏你發洩，你開心透啦。」

毛錦麟道：「不，我一點也不開心，濟南城誰也知道他丈夫李黑虎是不好惹的，我那敢開心呢？正唯因我不敢跟她開心，她才寄情於賭博。」

劉大恩冷冷的說：「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話，你說李黑虎移情別戀，我從來沒有聽聞他和壞女人打交道，你說他跟誰軋姘頭？」

毛錦麟道：「那還有誰啦，就是他的小姨段青荷。」

毛錦麟雖然是說得很認眞，劉大恩還是不相信他，反而嘿嘿一笑道：「毛錦麟，你這小子，欺騙婦女，敗人貞節，已經死不足而蔽其辜，還敢在我跟前嚼舌根，我從來沒聽說過李黑虎有小姨，即使有，李黑虎是武林中人，也不會像你這般缺德，何況他的妻子段青萍，秋水爲神玉爲骨，生就美人胚子，媚態橫生，比花解語，比玉生香，有這麼漂亮的嬌妻，除了你這小子之外，我想任何人都不會移情別向的，分明是你含血噴人，胡說八道。」

毛錦麟道：「不，劉鏢師，你不會見過段青荷，所以你不相信我的話，其實，如果你見過她，你一定會完全相信我的話，段青萍和段青荷，姊妹兩人，我都見過，憑良心說，我自從見過段青荷一面，也覺得段青萍倒胃，不說別的，段青萍面頰上那顆硃砂痣，鮮紅如血，就是美中不足的敗格，那及得上她妹妹，面龐如玉，白淨無瑕呢？」

說到硃砂痣，劉大恩猛然想起昨晚的段青萍，而她婷婷倩影，妖媚的聲音笑貌，歷歷如繪，特別是她那一顆假痣，劉大恩記憶猶新，當下問道：「毛錦麟，你得老實答覆我一句，你剛才說段青萍面頰上有一顆硃砂痣，那末，那是眞痣還是假痣呢？」

毛錦麟在劉大恩跟前，一直不敢放肆的，說話恭謹，但此刻却哈哈大笑道：「劉鏢師，你怎麼會說她硃砂痣是假的呢，我跟她睡過一夜，也吻過她的面頰，毫無疑義，她這顆硃砂痣是與生俱來的，而且她還對我說，她姊妹是孿生的，身材相貌完全是一模一樣的，唯一分別的是一顆砂痣罷了，要是沒有這一顆硃砂痣，誰也分別不出她們。」

劉大恩見毛錦麟越說越眞確，他自己本來的觀點也漸漸的動搖，因爲他昨晚明明白白，看得清清楚楚段青萍頰上這一顆硃砂痣是裝出來的，再加上頃間在樹林旁被人用毒藥鏢襲擊，這兩件事聯想起來，他便推斷出一個結論。也就思疑這兩枚三角稜芒的毒藥鏢，是李黑虎所發的，於是立刻問道：「毛錦麟，你說了大半天，還沒有說出段青萍爲何拏你發洩的原因。」

毛錦麟說：「你要知道此中眞相，就得從李黑虎勾搭段青荷之事說起，否則，你又罵我嚼舌根了。事情是這樣的，段青荷雖然和姊姊孖生，身材相貌，什麼也相似的，段青荷早就死了丈夫，成了小孤孀，在她丈夫在世之時，李黑虎就曾弔小姨膀子，因爲這個緣故，段青萍便時時刻刻提防丈夫生野心，所以姊妹不往來，也從來不提有一個孖生妹妹，可是，去年暮春，李黑虎往江南逗留了一段時間之後，他重回濟南，不久，段青荷便來了，饒是如此，段青萍還是不肯讓妹妹住在家裡，却安頓她在城外王合人莊，滿以爲城裡城外隔了一堵城牆，可以防範，誰知李黑虎戀姦情熱，初則暗渡陳倉，繼而明目張膽，段青萍沉迷賭博，原因就是爲了這個刺激，跟我斯混，也爲這個原故而發洩她之積憤。」

劉大恩聽至此，恍然大悟，立刻別過了毛錦麟，急急驅車到知府衙而來，向周海捕頭問道：「今天早上，你到放鶴亭去查探時，有沒有看見過段青萍的屍體？」

周海捕頭答道：「見過的，她死狀甚慘，頭部給人用刀斬碎，腦血模糊，又紅又白，面龐也給人用刀割剖，皮破肉爛……」

劉大恩截斷他的話頭，插口問道：「那麼你有沒有看見她臉上的那顆硃砂痣？」

周捕頭道：「沒有，如果有硃砂痣，準是給人割掉了。」

劉大恩頓足道：「是了，原來是這傢伙幹的，好狠心。」

周捕頭聽他語氣有異，連忙問道：「劉鏢師，你說那個傢伙幹的？是不是朱占龍？」

劉大恩不暇回答，一疊連聲道：「不要問了，快隨我來，拏他要緊，當心兇手遠走。」說罷，往外便跑，周捕頭看出情形有異，他知劉大恩是個出色的鏢師，也就急急隨後奔來，待登車之後，劉大恩才扼要地將李黑虎戀姦殺妻之事說出。

這麼一來，周捕頭翹起大拇指道：「你眞了不起，怪不得鏢行裡有重大的鏢，都要請你出馬啦，原來你有這麼大的本領……」

劉大恩驅車直馳，快如閃電，直出城門，逕奔王合人莊，在一所精緻的的樓房門前，戛然一聲將車停下，飛身躍下地來，兩手套上了人皮手套，同時，關照周捕頭道：「當心李黑虎的毒稜鏢才好，那是餵上毒藥的暗器，見血封喉，端的厲害。」

李黑虎的毒稜鏢見血封喉，江湖上聞名喪膽，雖沒見過，也聞其名，周捕頭那敢怠慢，拔刀出鞘。

此時因爲捉拏殺人兇手及姦夫淫婦，不便要講禮義，劉大恩飛起一脚，便將大門踢開，搶步進去，大叫道：「李黑虎，你這人面獸心的傢伙，快快出來納命！」

周捕頭也厲聲吆喝道：「我是捕頭，如敢拒捕，格殺勿論！」

二人一口氣跑進客堂大廳，屋中闃然無人，直至闖近後堂，這才瞥見一個婦人，正忙着投環自縊，劉大恩一眼望去，啊！果然和段青萍一模一樣的相貌，祇是面頰上沒有硃砂痣，於是一步竄上前去，把她從繩上抱了下來，破口罵道：「好個狐狸精淫婦，不能讓妳死得這般便宜，李黑虎在那裡，快說！」

段青荷聽聞車聲急驟而來，戛然止於門前，已知道情形不妙，企圖投環自盡，如今既然自盡不成，落在劉大恩手中，周捕頭又提刀叱喝，她抵賴不得，祇好供出實情，原來她已和李黑虎戀姦情熱，而段青萍却不肯讓她效娥皇女英故事，共侍一夫，因此，李黑虎設下詭計，使她假冒段青萍前去請求保鏢，想藉劉大恩之赫赫威名，轉移官府之注意，嫁禍朱占龍，以遂他倆姦夫淫婦之詭計，但劉大恩夫婦曾目睹她之相貌，恐怕日後露出破綻，所以駕車埋伏在樹林中，用毒稜鏢襲擊，現在李黑虎往劉家去了，打算再用毒稜鏢射殺阮藍橋，以杜絕後患。

劉大恩聽聞此說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立刻驅車疾馳，急急忙忙趕回家中拯救妻子的性命，不用說，一路上車飛如箭，撞翻了好幾個途人，劉大恩也顧不得了，一口氣奔到家門，這才收韁勒馬，三步並爲二步走，直奔大廳。在黃昏夕陽之下，已看見李黑虎跟阮藍橋圍着一張大圓桌坐着，絮絮言談，李黑虎一伸手進衣袋裡，不用猜，準是摸取毒稜鏢了。

劉大恩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立刻高聲喝道：「娘子，他是殺人兇手，妳快往後逃走。」說着飛步撲上石台階去。

李黑虎也機警，他一眼看見劉大

恩，雖然心頭一震，疑鬼疑人，因爲他在樹林埋伏，突施襲擊之時，以爲劉大恩中鏢身亡，所以疑爲厲鬼，但這驚愕祇是一刹那間而已，他一把抓住阮藍橋，一手掏出毒稜鏢，雙眼兇光直冒，瞪着劉大恩，好像豺狼似的，張口露齒，語聲陰沉的說道：「要是你再往前一步，我一枚毒稜鏢便拍入她的胸前，教你夫妻陰陽異路，永不聚頭。」

這的確是個重大的威脅，劉大恩儘管是武功高强出色的鏢師，這一回，却給李黑虎嚇住了，但驚嚇更厲害的是阮藍橋，她是不懂武功的少婦，面對面的給李黑虎攔腰抱着，他這充滿紅筋的眼睛，兇神惡煞的面孔，她有生以來不曾看見過的，怎能不嚇得花容失色，劉大恩眼見妻子之危險，便欲上前撲去解救，但阮藍橋生怕丈夫危險，叫道：「大恩，使不得，你的性命要緊！」

李黑虎初時還害怕劉大恩幾分，現在，他什麼也不怕了，因爲手上擒住了阮藍橋，比什麼擋箭牌更好，於是，縱聲狂笑道：「劉大恩，你識相的不要多管閒事，否則，你是不會好過的，眼前你的妻子就在我手中。」他邊說邊將身體移動，劉大恩何等機靈，已察覺他有詭謀，口雖不言，心中已在提防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就在他身子移動到適當的角度時，翻身一鏢扔出，快如電閃，捷若流星，去勢甚急，可是劉大恩早有提防，並不懼怕，一彎腰，人如勁箭的衝去，砰的一聲撞在李黑虎腰脅，那枚毒稜鏢，便從他背上掠過，咯的一聲，刺在牆壁之上。

李黑虎射出毒稜鏢，兩手空空，劉大恩再無顧忌了，使勁的一拳打去，結結實實的撞在李黑虎的左太陽穴上。

由於這一拳用力甚猛，集全身力氣於一拳，李黑虎縱然好武功也站不穩了，身軀像傾金山倒玉柱的，蓬然倒地，再也爬不起來，祇覺滿天星斗，耳似雷鳴，掙扎不起。

劉大恩沒有空閒工夫再毆打他了，將阮藍橋擁在懷裡，十分關心的說道：「好人兒，妳怎麼樣啦。」

阮藍橋雖然驚魂甫定，但躺在丈夫懷中，她那還怎麼樣，吁聲道：「險些兒嚇煞我了。」

周捕頭就在此刻趕到了，不用說，立刻上前將李黑虎擒住，扣上了手鐐，翹起大拇指道：「劉鏢師，你確實是個出色的大鏢師，這宗案子沒有你幫忙，勢必成爲無頭公案，待會兒辦完了此案，設宴爲你夫婦壓驚。」

劉大恩微微一笑道：「這個可不必了，但這一對姦夫淫婦，却要明正典刑。」

（全文完）

大漠雄風

邊塞風雲錄／陌路人・文　可飛・圖

火陣救出心上人　細說因由續前緣

上文提要： 沙漠邊陲的白龍堆，這天來了五名俠士，他們是關中五俠，爲保護恩人脫險，所以行藏都很保密。在投宿的蒙古包中認識了一名會醫術的老人，五俠行踪終被敵人查到，他們是三連宮的法王和他們的手下，他們在途中相遇，五俠與他們大打出手，最後五俠被困在火陣中，正危急時，幸得老人趕到……

王欽不由一聲長嘯，身形如箭，掠空直竄，好身手，祇見他一阻一格，每手就抓住兩條，這四條繩索爲其抓住，一聲斷喝，力貫雙臂，長索爲其一迸一抖，幾聲驚叫傳來，接着馬嘶聲、倒地聲，响成一片，前面已有四個大漢爲王欽抖下了馬背。

這一個突然的變化，使得後來賊騎，爲了照顧同伴，不讓馬蹄踏中翻落地上的强盜，各各用力扣轠，馬匹四蹄騰跳，帶起了一陣陣黃沙，而王欽身形兀立，對這幾個跌落馬的强盜看了一眼，然後，極目前望，這才看出，來的强盜却是不少，黑壓壓的一羣，怕有四、五十騎之多，王欽心中尋思了一下，這一下，自己是惹火上身了，自己的天禽神掌，雖說精靈無比，這場面未免有了寡不敵衆之感，不過，再一尋思，憑自己這一身本領，毀幾個强盜，殺一殺他們的銳氣，阻一阻路，讓商隊人多走幾步，然後自己全身而退，看來還是有這個把握的。

何況遠處有自己弟兄，發覺自己不在，也能循踪追來，那麼，揣度形勢，却也不見得有什麼大不幸，心中一定，他一聲大喝道：「賊子，你們好大的聲勢！」

那邊已飛來了一匹馬，但見馬上人是個虬髯大漢，身披大英雄氅，手腕下掛了一條馬鞭，雙目如虎，威猛非凡，躍馬飛出，來到了王欽面前，哈哈一笑道：「朋友，看你也是中原人，爲何阻住我們的賣買，莫非是有意露一手，以作引見之禮，要我沙漠虎收下了你？」

王欽聞言，差點笑了出來，這賊首原來是沙漠虎，可是，這番話實是妙想天開，且有些一廂情願來的，自己那有這樣的心思，關中五俠在江湖也赫赫有名，豈能作這種沒本錢生意，剛想叱罵幾句，沙漠虎却又說話：「朋友！中原地方有甚麼大對頭啦，迫得你站不住脚是嗎？這沒有甚麼，沙漠虎也是給人逼到了這裡，別看是一片大沙漠，却是大有財路，金銀珠寶、牛馬駱駝，嘿！眞有些油水，不過，朋友，你想入夥，打了我的弟兄，這不算是有本領，來來來，你就與我的左右，明槍交戰打一場架，是好樣的，沙漠虎不會虧待你。」

越說越放屁了，王欽暗想：「對頭是有，可也不是他們逼得自己走投無路，非要到沙漠地方來發財不可的，不過……」

突然，王欽又有一個心思升起，這沙漠虎在此，看來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了，他對這裡的地形很熟悉，何不收服了他，然行看機行事，眞是好漢子，反清復明大事根本就不嫌人多，把他們引入了正路，何嘗又不是一件好事，就是他的手下，能留則留，不能留則去之，在這個沙漠之中建立一個基地，實也不是件壞事，想到這裡

，他是哈哈一笑道：「朋友！你就請吧！」

王欽的語氣才畢，就見有兩騎飛來，人未到，勁箭已到，「颼颼颼」連響，好勁的力，好快的連珠箭法，一人三支，一個是專射上三路，一個却照顧下三路，六支箭，就像組成一個極大的禁圈。

王欽哈哈一笑，靈鳥八式中的摩雲身法展開，但見一條黑影宛如一隻大鳥相彷，在這六支長箭中往來穿梭，拿捏得準，看得極清，避得極巧，身法極靈，六支箭就沒有一支能射中王欽。

可是，這些强盗之中立即響起了一陣驚叫道：「大哥……走吧……」

王欽身形才落，祇見沙漠虎面現驚惶之色，馬頭帶側，再也不說話的，向斜刺裡催馬而去，這些强盗也一個個呼嘯聲起，便四散逃竄，祇有四個隨馬傢伙飛奔逃命而去，王欽大爲奇怪，這是甚麼理由，得問清問楚，因此，他身一動，向那四個沒有馬騎的强盗撲去，馬比人快，這四個强盗又是心急逃命，本領又不如王欽，幾個起落，早已爲王欽抓住一人，可是，這强盗祇一聲慘叫，雙手護往頂門，將頭直往沙漠中埋，王欽見了這個情形，心中大爲奇怪，手一用力，就此將他提了起來，這傢伙爲王欽抓起，面色變得十分蒼白，顫聲說道：「大……爺……你……看我可憐……吧！……殺了我……別吸我的……腦……哇……」這傢伙就這樣的哭了出來。

王欽聞得這話，心中就是一跳，莫非這傢伙把自己當作了那個幽靈？

王欽手一鬆，沉聲問道：「你且定一定神，有話好好的說，爲何你當是我吸腦的妖人！」

那傢伙一聞此言，他立即撲地就拜道：「大爺……你身法……不就是已說明了……就算你不是幽靈……可也是幽靈的一路……你……太像那個幽靈……」

王欽驚叫一聲道：「原來如此？」這一來王欽更得詳細的問問，面色一整道：「好！你怕死，我都可放你一條性命……」

那傢伙聞言，立即撲拜在地道：「多謝大爺……」

「祇是，你得詳細說出，你與沙漠虎來歷，及盤踞的地方，還有，這個幽靈的模樣，如有半句虛言，嘿……」

「是……」這傢伙一疊連聲的答應，王欽看了看這傢伙，乃是個年紀約二十上下的小夥子，心中不由一陣的難過，年輕力壯，甚麼不好作，却是當上了强盗，眞有些可惜。

「小人是流落在此的孤兒，沒辦法，這才跟上了沙漠虎大爺，沙漠虎在十年前，已經出沒在這白龍堆中，初來時，聽說祇有三個人，這幾年來，却被他發展到有百來個弟兄，專門對付那些商旅，有時，也打劫那些來往的官員，或者驛車，雖說我們在白龍堆的時候居多，不過，有時也得往塔里木那裡去溜躂，搶些牛羊馬匹、青菜、米糧等東西，我們沒有一定的居處，在白龍堆西，有些小山，如老龍山紅石崗的，咱們都能住，可是，在五年前，我們有些痲煩，不知那裡來了一個白衣人，專門找咱們的晦氣，第一次，據說就是用了你大爺身法，避過了沙漠虎大爺，左右兩飛衝的連珠箭，結果，讓他抓了七個弟兄去，當場就這麼一爪……抓住了腦門，他的口就往頂門一吸……這弟兄就痛得四肢亂抖……慘叫連連……他却是吸呀的吸……完了，第二個，第三個，全是那個樣，沙漠虎大爺給嚇得半個月沒下紅石崗，可是，以後，咱們有事幹的時候，他就像鬼一般出現，碰上的次數雖不多，可是，每一次碰上，總得有幾個弟兄給抓去當他的點心，今天，您大爺的身法，就引起了弟兄的驚叫，怕你也是那個幽靈的一路……大爺……您……就饒了我吧！」

王欽突然的一聲長嘆，又看了看那强人一眼道：「這地方你可熟悉？」

「熟悉……熟悉眞的……」

「那麼，可有甚麼隱僻的所在，依我看，那個幽靈就是住在這種地方，我得要找他去！」

「大爺與他相熟的？」

王欽慢慢的吐了一口氣道：「非但相熟，並且……」

這小强盗却哭了出來道：「大爺……你……別把我當禮物的送上他的門……我……給你作奴隸，作牛馬也成，祇是，別……」

王欽看看他的行動，聽了他的話，就知道他們這一批强盗，對這個沙漠幽靈是十分害怕，想到這小强盗對這地方的途徑熟，却是個有用的人，因此，他笑了一笑道：「祇要你不說假話，以後能作個好人，我非但不來害你，還可能保護住你，不讓你慘死在幽靈的手下。」

小强盗一聞此言，立即「咚咚咚」的直叩了好幾個響頭，王欽命他起身，又問明了他的姓名，才知他叫包黑子，王欽就令他跟在自己身後，現在，他得去找其他的人了。

包黑子現在是性命要緊，他可眞怕自己慘受吸腦之痛，對王欽是亦步亦趨，突然，在西側的一個土山後，傳來一聲極悽慘的號叫，又聞得馬蹄聲響，離開王欽與包黑子有十來里路的地方，如飛一般，竄出七騎馬來，馬上人乃是一色的紅邊黑衣的壯漢，背插鋼刀，手中有一個極油膩樣似木條一般的東西，王欽看得明白，這幾個正是三連宮的侍從，三乾火幽大陣的徒黨，他不由一陣奇怪，而在這批人身後，却有一條白影，其疾如飛的追出，包黑子一見這條白影，嚇得四肢抖戰，顫聲悲叫道：「幽靈出現……幽靈出現……」

王欽一見這白影，面上神色大變，身形一動，剛想撲上阻止此人，這白衣人一見王欽飛來，他是停得一停，突然，就聞得一聲極凄厲的尖叫，身形一扭，好快的身法，他是向來處飛去，王欽那肯放過，怒叫一聲：「你原來在此……」

王欽身形極快，可是白衣人的身法比他也不差，待到王欽趕到這土山之下，還想穿過峭壁，跟踪飛追之時，一股勁風已由他左側擊來，王欽不免身形一定，右掌抖出，就勢一掠一抄，身子如飛鳥一般的掠出老遠，回頭一看，祇見一個身穿大紅袍的禿頭老人，胸前有一大片血漬，抖戰着雙掌，還想作勢撲來，此人正是三連宮中的主者神火法王。

王欽不禁大爲奇怪，想不到這個北邪門中的祖師，今日會弄得這般模樣，可就不知那個人將他擊成如此重傷？王欽就想乘機將其除去，免得將來受他之累，可是，一聲暴嘯，一支綠黝黝的火光，已向王欽面門射到，王欽一伏身避過，就勢竄前，轟的一聲，火光迸起，桀桀怪笑聲中，一條虹影飛上，大股勁力直擊王欽之下盤，王欽看清來人，竟是三連宮中的幽火法王，一道微帶弧形的火龍梭，已跟住了王欽飛來。

王欽不由大吃一驚，暗道：「不想又入了三連宮的埋伏。」連忙雙掌一分，勁力撞出，想擊開那火龍神梭，不想一串爆炸聲火光隨起，剎那間，王欽就被困在這個火圈中，王欽早就知道這三連神火其中有毒，上次已吃過了虧，這一次，再也不能上這個當，身形一動「靈鳥飛天」，將身子硬生生的拔高數丈，在半空還想再提一口氣勁，用「靈鵲渡銀河」的身法，一折一彎，掠出這個火海之中，可是，又一聲怪嘯，勁風突來，三點綠星向王欽之中門擊到，王欽大吃一驚，內力一窒，無法施展這個身法，身子就得往這個圈中墮下，再想兩次翻出，却是沒有這個可能了，王欽的心中大爲焦急，而身子已向火海中直落，脚下已感灼熱，王欽暗叫一聲：「吾命休矣！」全身一熱，人已入了三連火所化的圈子之中。

王欽爲三連宮中的三個法王用了這一手，將他迫入火圈之中，王欽不肯就此送命，但是事到如今，他雖然雙掌頻揮，將身外的火勢擋開，可不料三連火中藏迷香，又加上三連主者見將王欽入困，這神火與六陽幽燐丸不時發射，王欽一人雙掌，無法衝突，再說這閉氣之道若一時半刻，尚可支持，時間一長，實在是無法抵禦，迷香吸入，立即軟癱，而火已經開始向他燒來，王欽一陣迷亂，就此暈倒在火中。

三連宮中之人一見如此情形，就以爲大功告成，神火法王雖然身受重傷，想他的三連功，功力不弱，又有兩個師弟的挾護，無甚不便，見王欽入伏，他是哈哈一笑道：「本以爲用來困住這個妖人，不想來了這個替死鬼……」一陣怪笑，身形激動，還想抖幾枚幽燐丸時，一聲極凄厲的長笑傳來，一條白影，其疾如箭，投入火海之中，却也怪，這麼厲害的三連火，爲這白影一落，就此嘶嘶連聲，變成一絲絲的烟升起，火却是沒有了燄頭，無法再逞兇了。

這突然的變化，而且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，別說三連宮中的人物不相信，就是那一條白影他也是驚訝莫明，說實話，他之所以縱身竄了下來，他是抱了葬身火海的企圖，想不到他人才在火中，依稀感到胸口有一些寒意透出，火炎紛紛熄滅，他不由大爲高興，不過，當他看到仆身在地爲火灼傷的王欽時，眼中不由自主的流下眼淚，一伸手，就勢將王欽抱起，一手按住胸口，面色微變，看了王欽一眼，就此一聲凄厲長叫，身形一動，五指如爪，向神火法王撲到，神火法王以前曾經吃過此人的大虧，不知他是用何手法，一爪一個，就手那麼一推，這一推，將這個神火法王推得口噴鮮血，現在，他又是這一招，老賊那肯再上這個當，連忙「嘿嘿」一聲長嘯，身形一避，不敢硬擋，可是，白衣人已拚上了命，這一爪，用了十成功力，照例神火法王身負重傷，極難避過這一爪，尚幸老賊康天錄在一邊護衛，盡力上前一架，立聞「克察」一聲，又是一聲怪叫，康天錄的雙手已爲白衣人一抓，爪力直壓其勁無比，就此齊手腕間折斷了。

康天錄雙手一斷，痛得眼前發黑，而白衣人又是一推，「噗」的一聲，擊個正着，康天錄在兩面重創之下，口中鮮血直噴，跌出老遠，而三連宮中三個法王，看出情形不妙，一個抖出一枚火龍梭，一個則打出大批神火彈，火勢一起，可將白衣人阻一阻，毫不怠慢，挾了神火法王及康天錄向外直竄而出，白衣人見三連火又起，他未免呆了一呆，待到發覺火勢不能上身時，這四個老賊却已不見踪跡。

他凄然一嘆，身形一動，來到王欽身邊，一手將他扶起，可是，王欽面色如烏金一般，氣息微弱，白衣人不由得一頭埋在王欽的身上，大哭起來。

「你呀……」白衣人只叫出三個字，以後就只有哭聲，聽一聽清楚，這哭聲還是個女人來的，再看一看清楚，對了，長髮披肩，一身白痲衣，身材窈窕，實在是個女子。這人又是誰？風聲中，傳來幾聲尖哨，白衣人突然震醒，她也不敢怠慢，抬起頭來，看了看四週，啊呀，此人的一張面目生得萬分俏麗，長眉毛，大眼睛，皮膚雖因沙漠中的太陽及風的吹晒，顯得有些黑，但是，依然光潔細膩，

實實在在，是一個極美的美人胚子，啊呀！不對，這白衣人剛才不是有人稱她爲「沙漠幽靈」來的，沙漠幽靈如是個吮吸人腦的兇殘惡魔，難道這樣的一個美人，竟有這樣狠毒的的心腸！那麼，王欽落在此人手中，豈不是性命難保？這却是不得了啦，何況，白衣人聞得連聲尖嘯，她是面色一變，一手托住王欽，身形一動，眞像幽靈一般的輕疾，一刹那，就已飛出老遠，一晃眼已不見了踪跡。

不一會，這土山之下，出現了幾個人，正是關中五俠中的海靈峯、華鳴風、簡赤霞及白誌，還帶了個廿多歲的傢伙，這傢伙正是那個包黑子，包黑子結結巴巴的在叙述剛才的事，他飛行功夫沒有王欽的强，但也見到有不少人由這崖下竄出，當然，他最看得清楚的是，在山上，有一個白衣人，因爲他在遠處，可以看到山頂一切，更看見這白衣人由山頂飛下，然後，他就說不上來。

當簡赤霞將他擒住之時，他正躲在一個沙窟窿中，渾身抖戰，簡赤霞發現是個人，將他提起，問清來歷，包黑子就說出王欽的前事，四俠不由大驚，連忙飛入山崖之間，發覺這裡有着火燒的遺跡，還有些人跡，四人大爲震驚，四處一搜索，毫無踪跡可供參閱，據包黑子的話，分明是這個幽靈將王欽帶走，這該如何是好？

白誌呆在當地，想不出個好方法來，簡赤霞主張搜找，可是白龍堆縱橫數百里，偶或可以看見些土山、沙崙，或者有些沙漠中的柳樹外，甚麼也難有，昨天又變過了一次天，還可能再逢惡風襲來，簡赤霞的主意便被打消了，太陽開始在下山了，本來風已經夠大，漸漸的更强，四俠無可奈何的走了回頭路，雖說如此，心中依然在掛念着王欽的安危。

回到老回子的店中時，天色已經開始夜了，人又多了起來，笑聲、話聲、煙味、羶味，混成一片，四俠進了門，四處一查看，只見狄氏兄弟在一起，與老家人滿臉愁容的在盼望，一見四俠歸來，雖說帶了一個陌生人——包黑子，不過，卻少了兩個，在現在的情況下，買少見少，乃是大爲不祥，狄非凡與非邪自然的有了一陣驚惶。

當夜，他們胡亂吃了一些東西，然後，就得有計劃以後的部署，不過，少了兩個人呢，一個是王欽，一個是藥夫子，王欽是被証明爲那個沙漠幽靈帶走了，藥夫子呢？總該等他回來再說，白誌發覺有些不對勁，他只能先提出！如果藥夫子今晚不回來，明天一早，四人就用包黑子作响導，帶了大伙兒入白龍堆詳細搜查，即使再碰到了三連宮，或者是清廷人士追擊，也只有一拚的了，如果藥夫子回來，那麼，四俠就結伴而行，讓藥夫子守住狄氏全家，明天，將狄氏全家送往回子的帳幕中去，好，這是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，他們就這樣的決定了。

但是，他們的計劃才停下，準備安寢之時，這個蒙古包突然一開，鑽進一個四十來歲的紅面大漢，來到「包」中，遊目四望，看了一遍，然後哈哈一笑，身形退出，白誌不由心中一動，海靈峯身形已起，向外就走，想去追踪這個紅面漢子。

不想突然來了一隻手，將他一阻，一個身栽高大，身背一個長大包袱的大漢出現在海靈峯的面前。

海靈峯一見此人，不由一震，但見此人滿面虬髯，根根發赤，露出一張大口，大概在笑甚麼的，對海靈峯道：「朋友，咱們不必驚動這些不相干的人，前面有咱們的陣伏，深知關中五俠是個响噹噹的漢子，絕不是畏首畏尾，作出夾尾巴一走的沒料事情，今晚三更，在白龍堆叙叙。」說畢，這老人是一個轉身，向前疾馳而去，海靈峯心中又是一震，暗道一聲：「看來是避不了啦！」

他回身入帳，看了狄氏兄弟一眼，然後沉聲對華、簡、白三人道：「清廷的高手也已追踪而到，唉！就是爲這些事故一拖，沒法脫得了身，目下，我們是人手越來越少，想走，實在是無法可走，拚又是兇多吉少，既然如此，我們也祇能死中求活，不必再等藥夫子，更不必找大哥的了，就在今夜，駕了車，將狄家帶上，走一步是一步，能夠突出重圍，當然最好，否則……」他搖了搖頭道：「白龍堆就是關中五俠的葬身之地了。」

當下就由狄非凡入了內裡一個小蒙古包中，將他的母親及那小兄弟領了出來，這一架馬車，雖說有些毀損，不過，今天的中午時分，早已有洪敢當與他的兩個侄兒，取來些木板等物，草草的修補一番，至於兩匹馬，本來也是委頓不堪，自從藥夫子給牠們吃了些藥後，又經過了一大段時間的休息，全已復元了，在木柵中，就由洪天民把車架好，在三更時分，簡赤霞施展了輕功，潛入了另一帳幕之中，找到了老回子，放下一些銀兩，作爲住宿費用，然後，會同所有同伴跨上馬匹，狄氏一門在那架大車上，駕車的是洪敢當及兩個侄子，本來王欽的馬匹，就讓白誌及這包黑子騎了，悄沒聲的，馳出了這個地方，向白龍堆那面疾馳而去。

現在，可以說是走一步，有一步的危險，黑夜裡，白龍堆中的風沙，更爲驚人，並且這異聲如潮，令人有了不勝其威脅的感受，甚麼魑魅魍魎，吃人妖魔的故事，全給他們想了出來，一團團的風沙撲來，就像是有了鬼影幢幢，馬匹有幾次發出焦燥不安的表示，又跳，又叫，如果這些人不是騎術精堪，又加扣轡有力，眞可能給弄到行不得也哥哥之嘆的地步了，

雖說他們努力控制，驅策前進，但是，這情形的確夠狠狽的了，在三更已過的時分，也就是說，這一行人已走了一個多更次了，尚幸白龍堆今晚沒有甚麼大變化，走得就算困難點，都也走了不少路，一望無際，土崙，小山、黃沙，除了他們一行人外，連個活東西也看不見，這景況，眞是淒涼。

海靈峯是一馬當先，突然，在前面的十來丈遠，地面突然起了變化，宛如突然的陷了一個坑般，出現了一個地窟窿，一連又是幾聲響，一個連一個的地窟窿出現，海靈峯一見此情形，就知道有痲煩，一收韁繩，後面一騎飛來，正是老五白誌，帶了一個包黑子趕到，包黑子一見這土窟窿，他已驚呀一聲道：「這東西就像土撥鼠那樣打地道……」

不料，就在這刹那間，四面八方俱出現了這樣的土窟窿，一個極大的四方形，將關中五俠及那架大車圍在當中，白誌等人早已看出不妙，還是這個辦法，將大車招呼過來，四匹馬就分東、南、西、北四面站定，看視這土窟窿的變化，半响，却是毫無動靜，包黑子大爲奇怪，剛想跳下馬背去看個究竟，白誌一聲怒喝道：「留意……」包黑子一震，耳邊便聞得一陣急驟馬蹄聲，分四面而來，包黑子已可以看見了，在那沙崙蜿蜒，隱僻之處，出現了不少人馬，一個個催馬疾馳，向那沙窟窿處投到，將近到達沙窟窿之時，一聲怪嘯，一條條人影，其疾如箭，姿勢很美妙的，向沙坑中竄落去。

白誌一見這些人馬，心中又是一動，就知這些人正是三連宮剩餘的黨徒，這一次不如上一次的人多，不過，聲勢依然不弱，突然明白，他們預伏在此，還是用上了上次三乾火幽陣法，將自己一行人來個一網打盡，這土坑乃是計劃之一，看來定有能手，暗伏沙丘之下，包黑子所說的土撥鼠打地洞，莫非這賊子有這樣的能耐，在地底行動，學了土撥鼠的方法，打出這一圈土坑來困住自己一行人，如果這樣，用了如此方式，再將三連宮中人物，藏在這個土坑之內，發出這種厲害的暗器，這却是很難防禦，思議及此，他是不再怠慢，當這些馬上賊徒縱身入坑之時，他一聲怒吼，匹馬飛出，手一抖，十多支金錢鏢勁風如箭，青光如長蛇一般打出。

不料「桀桀」一聲長笑，在那土坑之中，突然伸出一顆大篷頭來，包黑子因突然見到這怪人，當了是沙漠中之怪物，差些兒就從馬背上摔了下來，待到看清形狀，他不由更是倒抽一口涼氣。

原來，這篷大頭是個相貌極醜的老者，亂蓬蓬的一頭長髮，頭上頭髮滿沾黃土，一對碧眼閃閃生光，大鼻闊口，怪笑之時，露出幾枚零落不齊的牙齒，頷下無鬚，身形一起，大袖一抖，就此將白誌打出的金錢鏢撞開，然後，又聞得桀桀一聲怪笑道：「白老五，等火神老爺請你歸天吧！」語聲才畢，身子一沉，已下了這土坑，以作掩藏之用。

白誌還想衝過去，匹馬飛出，但是，後面還有一輛大車，以及三位兄長，該如何辦？白誌不由嘆一聲，一抖馬韁，回到車旁，在那邊，又聞得得幾聲呼嘯，勁風突來，奪奪幾聲，白誌聞得東邊傳來幾聲狂笑，又有一陣粗獷的語聲道：「關中五俠，名不虛傳，竟然在三乾火幽陣中脫身，我弟兄遲到一步，不克親睹諸位的好身手，眞是錯過眼福，尚幸三法王的火器尚在，火幽陣還可以再一顯威力，就煩各位，再顯神通，以供敝兄弟一開眼界如何。」

語聲才畢，四面又聞得一陣陣刺耳嘯聲，火龍梭已在白誌面前掠過，坑中的暗箭如雨，一枚枚挾了勁風捲入，白誌暗叫一聲苦也，而火勢已起，烈焰冲天，包黑子首先爲火中所藏的迷香所中，一個頭昏，翻身倒栽馬下去，白誌雙掌一迸，一股勁風抖出，將這怪火逼出丈來遠。

但是，三連宮中的徒黨那肯放鬆，一枚枚的火龍梭飛出，六陽幽燐丸，三連神火彈激射而出，一聲輕微爆炸音响，一股股怪火升起，本來，這三連神火彈乃是一種用邊地所產黑石精英所製，經久耐燒，火力極猛，這一次，又是用了加多一倍的份量，火圈子又大，燒得更爲燦爛，在這圈子中，就像一隻大洪爐一般，關中五俠也難支持，這就不用說大車內那些文士婦孺，若不是爲迷香所中，老早是不耐烤烘而亂竄亂撞的了。

一聲聲馬嘶聲傳來，這聲音又淒又涼，馬也難耐這火烤，當然，也抵不住這迷香入體，開始癱坐地上，白誌早已飛身落地，上了這輛大車，情形萬分危險，而那面又有人影飛上，看一清楚，乃是簡赤霞，不一時，海靈峯與華鳴風也已站在這大車頂上，四人以背相對，分四面，各以本身功力，閉住呼吸，一掌一掌抖出，還希望用他們多年苦功以阻惡火，但是，這圈子越來越小，白誌且已感到一陣煩燥，這因爲時間不少，閉住呼吸只能暫短時間，就算用龜息之法，也難免這三連神火彈中的迷香潛入，何況在火烤煩熱之時，總得有些吐氣調息之時，口一張，迷香就會隨了火烤而入，火圈子中，時間一長，毒潛內經，這就微感四肢酸軟，其餘三俠也難支持，這形勢是越來越危險，就在此時，遠處傳來一聲厲嘯，又有一陣長笑，只見兩條人影，其疾如箭地向自己這一面撲來，其中一個白衣人，長髮飄拂，首先搶入火圈子中，當其竄入之時，火坑之中飛起一條高大人影，一聲怒吼，一條丈來長的黑影，向

這個白衣人攔腰擊到。

白衣人來勢奇疾，也知道火坑中定有埋伏，不能讓自己如此容易的闖入，週身早已將功運遍，一見黑影撲到，他是一聲怪笑，左手一揚一格，右手五指如爪，直向這人的頂門抓到，這高大人影手執一柄獨脚銅人，出手奇疾，勁力如山，不料這白衣人在這沙漠之中潛伏數年，爲了心憤學功入邪，無法見心上人一面，十分悲憤，這數年來，爲了想將一身邪功化去，吃了不少苦，也毀了不少强盜，邪功非但沒有化去，反而將功力增强了不少，她那摧心神爪，其力能直透精鋼，强勁無比，這一柄獨脚銅人，雖說兵器沉重，神力非凡，不想爲這白衣人一掌推橫，一爪直落，這持銅人的高大漢子，乃是東北有名的神力天王，外門功夫已到超凡入聖地步，想不到一出手就爲這白衣人的一手推橫，而頂門又感一股寒風直下，其力竟有吸力，將自己的頭部向這勁力之中撞去，神力天王不由大吃一驚，一聲怒吼，雙手一用勁，强將銅人帶回，一招「天門大開」，迴招相護。

不想這白衣人一爪出手，身子如幽靈般一個翻身，借力使勁，其疾無比，一按一壓，變爪爲掌，用了神勁一壓，自己則借勁使力，人如一枝箭般，直竄而入，神力天王雖說强收回招，用了兵器以護頂門，可也料不到此人變爪爲掌，抓力變爲壓力，就此將他直壓落入土坑內，這一交摔得不輕，尤其是這一陣壓力，壓得他眼前發黑，神力天王心中大吃了一驚，這怪人有這麼大的勁力？耳邊又聞幾聲驚叫，神力天王不免强打精神，張開雙眼一看，這可令神力天王陡的一震，這是從何說起？

原來，這火圈子，自從這白衣人一入圈中，就見他身形疾勁，就勢轉了一個圈子，而此人飛到那裡，這猛烈的火勢就爲這人宛如有邪法一般的撲熄，又聞得西角傳來幾聲怪叫，神力天王身形一動，竄出土坑，眼前就見有幾條人影摔出，一個矮瘦老人在那裡大顯身手，這幾個三連宮侍者，就被其不知用甚麼手法，一個個爲其抓住摔出，神力天王不由暴怒，身形一動，手執獨脚銅人向這老人擊到，神力天王手中的獨脚銅人，乃是件外門兵器，獨脚乃是手握之用，全身如人，雙手交拱，在那人頭之上，有三柄兩面開鋒的尖刀，這三柄尖刀，既可作刺擊之用，又可當作鎖奪對手兵器之用，端的是厲害無比，更何況這柄銅人其重逾七十公斤，一舞動，怕有千萬斤之神力，這瘦老人身材不高，就算一身本領，可也無法抵禦這樣重力的狙擊，不料，這老人一見神力天王，一聲厲喝道：「蒙天都，你好大的膽子，敢來攔阻老夫！」神力天王蒙天都一招出手，爲這老人一聲怒叱，他就此看清楚了這矮瘦老人面目，不由大吃一驚，怪叫一聲道：「是你……」

這一聲叫，聽來滿含驚怕之意，看來蒙天都與這矮瘦老人是相識的，但是，又聞幾聲怪嘯，四條人影如箭般的飛出土坑，一聲一聲的厲嘯中，竟然分了四面投去，其疾無比，離開這當場極遠，老人一見這四人，不由仰天一陣大笑，道：「原來是四方土地還活在世上，老夫目下因有要事待辦，也不來對付你們，總之，嘿嘿，你們的報應也就快了！」

三連宮中那些黨徒，本來就由蒙天都與這四個大頭怪人率領，帶了三連宮中重物，由這四個怪人，號稱「穿山惡鬼」的龔氏四怪，打通地道，圍住衆人，然後，用三連火幽大陣對付他們，本來，這個方法乃是極陰狠毒辣，如無意外，這關中四俠與狄氏一門，勢必被火陣所困而致死亡。

想不到，半路殺出這兩個怪人來，一個是藏有專尅烈火的天寒神珠，一個是在二十年前，毀家出走的第一邪神，在這兩個能手的交相合配下出手，就此將這一個包圍圈硬生生的解了。

龔氏四怪對這個矮瘦的老人本是相識，而蒙天都更是深悉此老之本領爲人，二十來年不聞信息，那料到會在這極邊的沙漠地區出現，想這老人，當年外號邪中之神，武功技藝出人意表，蒙天都之師父——長白山天池老人——這樣威力無窮的風雷雙形劍，在這老人面前，交手不滿十回合，就讓其劈手奪去天池雙寶白虹雙劍，這份身手豈是自己能與之相抗得來的，因此，他是不得不先行退下，以免衝突一起，沒來由的跌了個灰頭土臉，却是太過糟糕……

* * *

至於那老人，也因別有要事，雖見龔氏四怪和蒙天都率了這麼多的三連宮中門人，用這樣陰狠的陣法困住關中四俠，還有這一家無辜弱士孤兒，照他以前的脾氣，怕不爲其打了個雞飛狗走，一個不巧，眞的須有幾個人喪生在地上，現在，他見篷車無恙，賊黨亦爲其聲勢所懾，紛紛後退，他身形一動，來到大車之旁，那長髮人正在一個接一個的餵藥丸，白誌一見此人，不由面色大變，而簡赤霞、海靈峯、華鳴風等也已醒了，一眼看見此人，個個面色難堪，白衣人是微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四位兄弟……難道就這樣的鄙視於我……」

白誌身形一起，沉聲問道：「王大哥呢？」

「他正在前面我的隱居之處靜養……白五兄，我並不是不知你們的好意，只是，我所習的秘魔陰錄，乃是至邪至狠的心法，一纏上身，就無法解脫，若不依法而進，就只能發狂而死，逼不得已，才作出這樣的兇狠行爲來，白五兄……我……目下天幸

見到了我生父……看來，有希望能擺脫這誅魂秘魔，摧心神功之累了。」

白誌聽了這番話，不禁搖頭嘆息道：「唉！郝家妹子，妳累得大哥好苦。」

白衣人一聞此言，不由淚下如雨道：「白五兄，說出來，你也不能相信，當欽哥被困入伏，我就抱了以身相殉之意，咬牙自投火圈，想與他同歸於盡，不想，這天寒珠竟具尅火之能，非但不死，反而救了欽哥一命，可惜，他也爲毒火所灼，傷勢依然沉重，我抱了他奔入我隱居之處，正在一籌莫展之時，不想，來了我那生身老父，他，將他救了回來……」

白誌聞言，不由大爲奇怪，追問一句道：「妳的生身父親，那天魔郝慶？」

旁邊却傳來了一聲微嘆道：「此事不忙，速速將人馬車輛驅入我那苦命女兒的山洞中，看來，這白龍堆的柳沙谷，可以作你們暫時隱跡之地，走……」

關中四俠一聞此言，看清楚，正是那個藥夫子，更是奇怪，但是，這件事也不是當時可以說得明白來的，既然如此，在藥夫子料理之下，將人馬全給救醒，連那個包黑子也算是一份子，在老人與長髮女人引路之下，曲曲折折的向前趕去，在天色微明之時，才來到一個有些石擋風，且有一灣清水，幾株柳樹的地區，可以看得出，這地方，也着實費了這隱居人的一番心血，能夠在這沙漠之中，找到這樣一個的地方，眞是不容易。

當下，來到一個山洞之內，祇見那地方打掃得也算清潔，而一張石床上，躺着一個黑衣人，正是那個大俠王欽，關中四俠連忙走過去，探視一番，祇見王欽鼾聲隱隱，分明睡得極濃，那白衣女子看了他一眼，眼中不覺又流下淚水來，那邊走來一個大姑娘，正是狄非雲，狄氏一門見了大小姐，全是一番欣悅，可就弄不懂，那女人爲甚麼要搶走這位狄非雲。

老人却對長髮女人道：「孩子，妳也不必傷心，總怪是我做爹的不好，唉！惡賊累得我好苦呢……如果不是我瞧妳生得像妳娘，依妳這樣的聲勢，可就能爲我的大衍七星神掌斃了……唉！這樣死了，可就有多寃……」

長髮女子泣不成聲，白誌等人早已聽出話中有意，到此地步，就不得不有個詢問，因爲他們與這個白衣女子相熟，老實說，王欽就差些爲了她而弄得神經失常，險些送了性命，他們雖知道，大哥是十分愛這個女子的，祇是，她行事陰狠，出手殘忍，又加上最後的一段時間，時時毀人吸腦，行同厲鬼，爲大夥兒發覺，這才與之反目，王欽當時就打了她一天禽掌，她是吐血而去，王欽却是在這時候，大哭了起來，非但不追，反而讓她安然脫身。

從此後，雖說他依然與他們一起行俠江湖，與清廷人士作對，不過，他是無法能靜下來，當他一靜的時候，就能無緣無故的發脾氣，莫明其妙的痛哭失聲，當然，他是想起了這一個貌美如花，心思靈巧，武功高强的心上人來，不料，今天，却在這邊區沙漠之中再見，從她的言談神情看來，分明她對王欽也是舊情未減，愛念未消，但是……她是個習這樣兇殘功訣的魔女呀！關中四俠有些胡裡胡塗了。

可是，當藥夫子說明了來歷，令他們更是驚異，當老人說出自己就是在四十年前以乾坤一邪的聲名，威震天下的孔華陽，在二十年前因事而毀家出走之人，而他毀家的原因，就是他中年所娶的妻子，美魔女易珊兒不守婦道，竟然與他的門徒笑面神童郝慶勾結成奸，拿了老夫珍藏秘笈及十三枚碧玉環，並且抱了他所生的才滿週歲大女兒私奔，孔老受了這個極大刺激，不由萬念俱灰，本來，他是想四處找尋這一對狗男女的行踪，可是，反過來一想，他是長嘆一聲，飄然而去，中原地方，他是再也不想逗留，就來到了這沙漠地區，爲了懺悔以前，他寧甘受苦，東奔西跑，專門找這一班在沙漠往來的生病人治病。他是天下有名的天巧星，醫道極精，在這多年來，爲其救愈的病人不知幾許，而孔老是將這以前的創傷，就用了這樣的方法，慢慢的忘記了。

但是，他依然有份感情在，易珊兒的笑聲音容，還是牢牢的刻在他心內，而且，他想到她雖然帶走了不少東西，可是，這一部他仗以成名的大衍七星秘訣，還是留放在原處，這書乃他以前爲了仗義幫助一魔教前人，此魔送了他一部赤魔血焰經，他倆沒將這本東西取去，這可看出，他們不想與自己作對頭作到底，祇是爲了情之難捨，自己又是生得不大體面，年紀又有懸殊，這……想到這裡，他反而代易珊兒辯解，雖說妻子跟人私奔，對他是件難堪的事，時間一長，他是有些難過，更有些痛惜他倆了。

今日，他是爲了救人，這白龍堆沙漠之地，他是非常熟悉，爲了五俠出外踹訪狄非雲的踪跡，他就此搶出了一步，直搜出了老遠，結果爲他發現幾具頂門中空的屍身，這分明是有魔教中人，用了這血腦練功，他不由心中一動，風聞這裡有一個沙漠幽靈，出手極辣，不過，祇是專門對付那些爲非作歹，如沙漠中的大盜沙漠虎等人，老人天性孤僻，而且因與魔教中人有往來，又見殺的全是壞蛋，心想：這些人撞上了自己手，也得送命，假手於此君，也是不錯，不過，當他能與之相遇，總得有幾句告誡，希望他不可太過濫殺，再說，練這門邪功也不太好，一個不巧，功運入偏，

就能毀了自己，老人一則是懶，二則有了姑息，所以始終沒與這幽靈會過面。今日，爲了狄氏少女之事，他不由有一陣震動，莫非，這傢伙練功練入了魔，要用這七陰一陽的大法，這可不對，得救這無辜少女，因此，他惟有在沙漠中窮搜此人的踪跡。

不想，沙漠幽靈出沒無常，而且，他盡研魔教秘笈，對於風砂狂颷，却有異乎尋常的抗力，並爲其在多年的訪搜下，發現一處極隱僻的所在，這地方乃是白龍堆中心，四處有天然的土丘，作了屏藩，有本領的人也須待風沙停止之時，才能發現，何況，沙漠中因狂風、暴雨的關係，時時能改變地形，這裡又是沙漠中心，更是不用說起，可能一日三變來的，不是這位幽靈，精深分潛物跡，還加上自己埋伏的路標，也不能認得準，找得到。

老人走了一大段時間，他身形極快，功力又高，這風沙甚麼，對他當然不能算是有甚麼困難，何況，今天不能變天，在他身形疾動之下，差不多已兜了一個大圈子，而沙漠虎這一批人，若非爲其發現，就沒法子見到這幽靈的潛伏之地。

突然，他發覺有些火光冲天，他心中一動，知道有了三連宮中的傢伙在搗蛋，連忙趕往一看，發現火勢已熄，有一白衣人，長髮飄拂，挾了一個黑衣大漢，向白龍堆中心奔去，身法奇快，老人一看就知，這人可能是幽靈，又見他挾持的是王欽，心中更爲震動，莫非這幽靈眞的煉甚麼七陰一陽的極陰毒的魔功不成？老人也不能等待，身法一動，緊緊綴在此人之後。可是，這幽靈身法之輕，姿勢之美，令老人也有一陣心震。

可是，幽靈却因心中有事，老人的身法也是輕靈非凡，令他不能發覺，一入自己隱居的洞中，老人已追到，聞得幽靈在幽幽的訴說，突然，聞得一聲哀叫，幽靈回身而出，其疾如風，這一來，就此與老人相遇，老人一見幽靈之面，不由一震，眼中閃出異樣光采，而幽靈一見老人，一聲怒斥，飛身就是一爪，老人看得清楚，這是赤血錄中的大摧心爪，又是一陣奇怪，而爲了對付這魔教中的無堅不摧，無固不毀的殺手神招，不得不將他仗以成名的七星元運神勁、大衍神功展開，雙掌一翻一抖，一股其強無比的天元神力撞出，將這個幽靈差些震斷了雙腕，幽靈做夢也想不到，在這個地方會碰到了這樣的能手，她一聲長嘯，老人心中又是一動，這嘯聲好熟，而幽靈以爲老人是個對頭，情急拚命，老人一沉聲，展開大顚倒，七星神訣，將幽靈連捽了七交，然後，老人出聲勸阻，又問了一聲：「兀那女子，與天魔郝慶是何淵源？」

幽靈聞言，不由一聲悲慘叫道：

「你問此人作甚麼？」

老人淡淡一笑道：「老夫與他有些事得商談。」

「他已死了，爲武當門中，大俠劉心遠所殺，我娘臨死之時，對我說明，要我習成這大摧心神爪報仇，他……他也算是我的爹……」

老人聞言，心中一陣戰抖道：「這是甚麼說的，父親也有算與不算來的……」

幽靈伏身在地，又是一聲厲聲道：「關你甚麼事？」邊說邊已騰身而起，向這老人迎面一爪，老人心中有事，他對這幽靈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感情，身一動，一個星掌，將他又擊出老遠道：「沙漠幽靈，老夫此來，就是怕你煉功入魔，有傷天和，特來告訴於你而已，如你有心改過，老夫却可以代你過這一關，莫要不識好人心，得罪了我，抖手一去，你那大天魔血影神爪，就算再多毀幾人，還是沒法練成，時間一長，走火入魔，重則發狂，輕則不能行動，這却休來怨我……」

幽靈聞言不由哭了出來，悲聲問道：「前輩，你……你究竟是誰？那能知道這赤血神錄如此清楚？」

老人這才長嘆一聲道：「老夫久已不用眞名，不過，這赤血神錄本來是我的東西，老夫有心想將之修訂，唉，這件事，你年紀不算大，說出來，你也不能明白，總是，我是知道這神錄，也明白其中的利害，聽不聽在妳，如果妳肯聽我說，讓我帶你去，你所扣住的一男一女，或者，還有其他人物，一併放出，老夫就能代妳化去這練功入邪之毒，妳可答應？」

幽靈的一聲悲泣道：「先母曾對我說過，普天之下，祇有魔神翁源伯，另一與我有極大關係的孔華陽，知道這本秘錄的來歷，難道前輩是那魔翁？」

老人聞言，陡的一震，道：「妳母姓甚名誰？」

「我娘姓易……」

「妳是……妳是秀兒……」

幽靈更是莫明其妙的哭了出來道：「你……你是……你是孔……你是我的生身之父，爹呀……」

老人不由老眼含淚道：「妳……妳正是易珊兒的女兒秀秀……妳是秀兒？我……我就是毀家出走的孔華陽，妳那苦命的老父……」

幽靈掙扎着，脫出老人懷中，仆地就拜，叩了四個頭道：「爹……娘臨死之前，就提說你，她祇說是對不住你，爹……我生來就沒有見過你面，娘也說你可能已死了，她祇是要我搜尋你的踪跡，那怕是死了，也要我在你埋骨之所，叩上四個响頭，代她懺悔背叛你之錯……爹……她怕你記着她的過失，我說出來歷，你就會將我殺了……爹……你就饒恕了娘的罪吧！」

老人聞言，戰抖抖的走了過去，一把將伏地的孔秀秀——那個沙漠幽

靈扶了起來，滿面慈祥的，對孔秀秀看了一眼道：「姓生得眞像妳娘……」

「爹……你就饒了我娘的過錯吧！她自從我懂事以來，她一直在痛苦之中，她始終記得你，又對我再三告誡，女人家就永遠不能作錯一件事，一件錯事，能令男人恨妳一輩子，她要我正視她的錯失……爹……那個王欽……孩兒也是對不住他啦……他現在身負火傷，看來是危在旦夕，他一死，爹……我……我也難活下去了……」

老人聞言，恍然大悟，怪不得王欽一直在恨，有些失常之態，並且，提起了天魔郝慶，他有憤恨的表示，原來，他是恨這一門狠毒的魔功，而女兒是習了這門赤血魔錄，不是這樣用血腦融化本身功力的流竄，她就能發起癲狂，或者身死，這赤血魔錄就是這樣的厲害，也是如此的陰狠，自己就是沒有修訂這魔錄，將這個法門用其他的方法，化去這種邪門的狠毒之質，還未有暇，就出了這件傷心之事。想不到這件事，竟然牽累了他的後輩。

孔老人不由悲從中來，摟住了他的女兒，柔聲說道：「以前之事，既然已過去，就當它們全都死去了，再也不必記在心頭，天幸咱們爺兒倆又在這樣的情況下見面，以後，我總能將妳所附的狠毒的魔質化去，那麼，王欽也不能再有不忿之意……上一輩已有了這不幸事，妳們小輩，就得好好的過下去……妳說王欽身負極重火傷，讓我去看看，有我在，可不至於看着他送命。」一邊說，一邊進了門。

在醫治王欽傷勢時，他也看到了狄非雲，孔秀秀也說出她的用意，原來，她是不好意思再見王欽之面，可是她的心中，實在是萬分依戀這位關中大俠，自己因練功關係，不得不毀生喪命，不過，她來到這邊區大漠，老實說，是抱了此身已死的念頭，就是出手，也祇是對付那批爲非作歹的强盜，她以爲這些人罪有應得，死有餘辜，人已死了，將他們作爲護身練功之用，希望能早一日，脫出這個樊籠，然後，她還是想去見王欽，向他道歉，向他追悔，並且說出苦衷，不想今日在此碰見，她的身法如風，並且不出相，不露面，這一來，爲其清楚了他們的處境困難，她想助一臂之力，預備一個一個的盜出那些無拳無勇之人，將他們收藏妥當，然後，與五俠一同出面，對付了這批清廷走狗，不想，王欽陷身入火陣之中。她身佩天寒珠，乃其母臨死，將它繫在孔秀秀的胸前，貼內收藏之物，她不知其用途，不過，大家沒有提起，孔秀秀因見王欽陷身火海，不由一時情急，不顧一切，抱了以身相殉的意志，這却引發天寒珠的妙用，將王欽救出。

孔老得知其女的心意，不由明白，看來這王欽是實有過人之處，否則，他的女兒不會如此死心塌地，言談之中，這樣的關注。

他醫治王欽，火傷實在太重，雖說老人精通醫道，也費了不少手脚，才算將他的傷痛制住，安安穩穩的睡去，孔老想回店中報信，半路上遇見了一場激戰，這就將他們一行人引到這裡。

這件事眞相大白，關中四俠不由欣喜如狂，老實說，他們對孔秀秀本有一份敬愛之意，而更知王欽心中，何當片刻釋懷。老人的來歷一明白，當然，將來的魔功可以化解，王欽就可能心願得償，再也不會無事白端的發神經，艮友關心，見他們能成眷屬，好朋友的心中不免大爲興奮。

本來他們在躭心避居之地，有了這個地方，暫時也算解決，以後，就靜待王欽的傷勢痊癒才說。

而孔秀秀在其父關懷之下，大家有了個安慰，想不到二十年來的飄蕩，結果，父女相逢，更有一個東床快婿，老懷堪慰，而狄非惡在老人調教之下，一代怪傑就在沙漠中長成。

雍正皇帝爲了這件事，不惜以貝勒身份，遠去邊疆，可是，他始終沒法撈摸到他們的踪跡，而沙漠地中，建起了一個堡壘，一個反清復明的堡壘，這却是後事了。沙漠雄風這一個故事暫時結束了。

（全文完）

上文提要：天殘毒掌雖然殺了總鏢頭、傷了金眼鵰，却放走了蕭翎。她正摸不着頭腦，又遇到一黑衣人對她備極關懷，引起她的疑心，追至一廢宅內不見，却發現父親留字叫她回堡去，不幸病倒在廢宅中。不久黃公紹、程垓因被天殘毒掌追殺來到廢宅，黃公紹被殺，程垓逃脫，再去看蕭翎時，芳踪已杳，只見尚觀天和童僕棋兒來到，同檢視黃公紹的死因，只見胸膛瘀黑，並無金色掌印，三人便將屍體扛回府去……



俠義奇情中篇故事／麥中青·文　可飛·圖

天殘掌

大膽懷疑一切　蛛絲馬跡可尋

棋兒斜身一閃，便輕易的將程垓避過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我猜得不錯，原來所謂聞名武林的『落葉追風掌』，不過如此而已，怎能和天殘毒掌相比！」

程垓聽他說出「天殘毒掌」四字，心念一動，正想發問，但是形勢上不容他說話，棋兒五指如鈎的向他下盤抓來，勁力十足，這正是武當派的「七十二路擒拏手法」。

這一抓要是給他抓 中，定必半身殘廢無疑。

程垓心中一駭，立即雙足一點，全身躍起，使出落葉追風掌的「葉舞秋風」，配合起他仗以成名的輕功，身形極俊。

棋兒依然是個小頑童的狀態，嘻嘻笑道：「這一招比剛才較爲好一點，你看我的！」說着，右掌一伸，向他的右腕抓來，來勢極快，任是程垓走遍大江南北，也不會遇見過這般武林罕見的身手。

雖然這次是較量過招，並非以性命相搏，可是，棋兒着着進逼，却使得程垓無法退讓，只得將落葉追風掌法儘量使了出來，只見程垓兩掌上下翻飛，身形輕靈飄忽，繞着棋兒身軀團團的走圈子，眞不愧是武林的絕技。

可是，別看輕小棋兒只是十三四歲的小孩子，他的本領却非常了得，雖則八步趕蟬程垓的一套落葉追風掌稱霸武林，棋兒却夷然不懼，展開武當派的「七十二招小擒拏手法」應戰，抓、搏、點、扣，專向程垓的上中下三盤打來，儘管程垓是個武林成名人物，應付一個小孩子却是相當吃力。

鬥了一盞茶的工夫，程垓已是汗濕衣襟，應付艱辛，棋兒毫不在乎，紅紅的蘋果小臉，呈現着笑容，得意的說道：「程師傅，我早說過你的這套落葉追風掌是沒有甚麼用場的，現在事實擺在目前，果眞如此。」

這可把在江湖上闖了幾十年的八步趕蟬程垓激得動了眞怒，叱道：「好小子，你竟敢對我這般侮辱！」說着掌法一緊，配合着仗以成名的輕功，只見掌風呼呼，一條人影在棋兒的身前身後竄來竄去，使出內家重力，向小棋兒壓來。

好個小棋兒，在此驚濤駭浪般的掌法籠罩下，毫無懼容，依然是心平氣和，笑道：「啊！使得好，這才算有點勁味！不然就算不得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了。」

拳法一變使出少林寺的洪拳，斂氣凝神，攻如猛虎出柙，守如毒蛇看洞，任憑程垓的掌法如何厲害，却也奈何他不得，小棋兒越戰越有勁，把程垓弄得又驚又怒。

程垓知道此仗如果不能戰勝，今後在武林的名譽便要隱沒了，縱橫大江南北數十年，栽在一個乳臭未乾的

小孩身上，那還能成話？

但，形勢上小棋兒已佔了上風，程垓只有招架之功，而無還手之力，這情形，程垓也有難處，除非是馬上認輸，否則終會落敗，不過，程垓那肯在一個小孩子面前認輸呢？只得咬緊牙關，施展出落葉追風掌最厲害的招式「風狂葉盡」，這一招是抱着與敵俱亡同歸於盡，本來程垓和棋兒不過是印證武功，不至使出這辣狠的招式，只是程垓認爲對方太强，除此別無他法了。

當下欺身搶步向前，貼近棋兒身軀，左右掌一齊發出，程垓的落葉追風掌，每發一掌便有七式，打人七處部位，那即是向棋兒身上十四處穴道打來，估道棋兒不死即傷。

棋兒處此危急之境，面容不改，笑嘻嘻道：「好掌法！」隨即頓足往地一點，小身軀臨空而起，由程垓的頭頂掠過，輕輕地飄落在程垓的身後，駢指向程垓背後一點，道：「這就是崑崙派的『驚虹掠樹』了，你大概沒有見過吧！」

程垓做夢也想不到，棋兒變招會有這麼的快捷，雙掌打去已失了棋兒的所在，聽得背後有笑聲，正想迴身時，後心穴已經給點中，一陣痲痺，這後心穴乃是死穴之一，如被重手點到，定會馬上喪命，現在僅是一陣痲痺，知道這是棋兒手下留情，禁不住面露慚愧之色，道：「棋兒，你本領勝過我，我認輸了便是。」說罷，一縱身往圍墻躍去。

棋兒叫道：「喂！你爲甚麼走？我們還沒有打完呢？」

程垓頭也不回，往前直走，轉眼之間便失去他的踪跡，這是他覺得栽在棋兒手上，一世英名從此喪失，故此不想在此逗留。

* * *

走了半個時辰，來到了一間茶館，覺得腹中雷鳴，進了茶館，見裡面客人疏落，僅有兩個人，東邊一個是道家打扮的全眞，面目清瘦，長了三綹長鬚，西邊的一個是個滿身骯髒的乞兒，但雙眼威稜有光，一看便知並非普通的乞兒，委實是有來頭的人物。

程垓也不理會，此時他經過和棋兒一戰之後，感到自己的武功實在不濟，枉負虛名，當初他出道時，認爲江湖上除了師尊赤成子之外，無人能和他打個平手，如今他知道自己的想法是錯了。

落座之後，酒保泡了一壺好茶前來，程垓自斟自飲，暗自盤算，想不到這半個月來，所經歷的竟有如許多的奇怪事情，使得他出乎意料之外，天殘毒掌的再度出現武林，使武林人士遭劫，金剛掌司馬雙城因失去鏢銀而去作獨行大盜，盜官府銀両而慘死，尚觀天的詭異行藏，這一切事情，都使程垓感到驚異的。

正在此時，門外一條人影直闖而入，來到程垓身旁坐下，程垓定睛一看，來人非他，正是使他認栽的小棋兒，不禁訝道：「棋兒，你來這裡幹嗎？是公子叫你來找我的？」

小棋兒睜大的眼睛，問道：「程師傅，這裡並不是你的地方，這間茶館又不是你開設的，你可以來，難道我不可以來嗎？」

程垓點點頭，道：「當然你可以來，我是問你是不是公子叫你來的？」

本來程垓給棋兒打敗，應該對他憎惡才是，但此刻他只覺得自己的力量實在不濟，如此武功，怎能爭强，因此對棋兒並無惡感。

棋兒搖了搖頭道：「公子不會叫我來的。」頓了一頓，問道：「程師傅，你是不是很怕我們公子？」

這可使程垓難以回答，對尚觀天，程垓到現在還摸不清他的底子究竟是甚麼人？

這尚觀天，端的是使人費解的人物，不過，提起尚觀天，却是任何人都感到興趣的，等於一個謎，無論如何，也得要把這個謎打開。

棋兒見他苦苦的在想，便問道：「程師傅，你在想甚麼？是不是記起剛才我贏了你半招的情景？」

程垓搖搖頭道：「不，你的武功好，我輸了是應該的。」程垓也想透了强勝劣敗的問題。

棋兒忽然把聲音壓低道：「程師傅，你不要難過，剛才我和你不過是玩，並非有意來和你爲難，故此，我不會對任何人說出你會敗給我的。」

程垓伸手向棋兒肩膀上輕輕一拍，點頭道：「棋兒，你智勇雙全，將來一定是武林的傑出人物，可惜……」

棋兒連忙問道：「可惜甚麼？」

程垓道：「可惜你年紀太小，否則便可以多一個人來對付天殘毒掌了。」

棋兒恍然大悟道：「原來是這樣，不過，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！天殘毒掌的厲害，看來沒有人可以勝得過他的了。」

程垓心念一動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棋兒神秘一笑，這一笑甚是詭譎。

此時，奇事又發生了，坐在東邊的道士，揮着酒壺，朗聲吟道：「天地正氣，清濁有形，清者清，濁者濁，世人若知時，已是大夢醒。」

這幾句似詩非詩，似詞非詞的句語，在道士口中唱出來，却非常的動聽，而程垓的耳朵，却有點轟然的感覺，程垓不禁暗忖：「好深湛的內功。」

原來練武的人，凡是內功到達了深湛的境界，每一句說話都可以直透入對方神經線，甚至可以把對方的五臟毀掉，看來這平平無奇的道士，竟有如此的功力，使程垓爲之一愕，幸虧他也是練過武的人，道士的內勁雖

然刺激起他，却只不過是在耳裡嗡嗡作響。

可是，更奇的事情又出現了，坐在西邊的一個乞丐，霍然站起，仰天長笑，連打幾個哈哈，笑個不停。

棋兒拉着程垓，低聲道：「你不要出聲，千萬不要介入這旋渦裡。」

程垓點點頭道：「這個我知道。」

那道士突然面色一轉，由紅變青，隨即呷了一口酒，向着叫化子噴去，一陣酒花，當作暗器使用，只要給這酒花射中，身軀必然會變成蜂巢。

程垓也是個內行的人，一見此情形，啊！的一聲衝口而出，替那叫化子着急。

剎那之間，叫化子雙足往地上一點，一個「旱地拔葱」，身軀凌空拔起，把酒箭避過，在半空中打了一個觔斗，然後落地，笑道：「好厲害的一招『漫天風雨』！」

突然，蓬的一聲，叫化子和道士各自退開數尺，兩人都倒在地上，程垓不禁搖頭道：「兩敗俱傷了。」

程垓說得不錯，道士雖然功力深厚，但叫化子的武功誠如棋兒所說的非常怪異，當時道士用崆峒派的「三直氣功」由丹田貫注於一雙筷子之上，所以這雙筷子堅硬非常，把鐵拐壓下，但叫化子却施展出本派的「哭喪棒法」，鐵拐一沉，向道士胸腔打去，道士雖內功高强，硬接一拐，却不免倒地，而他在臨危的剎那間，一雙筷子却脫手飛出，插向叫化子的期門穴，故此叫化子也倒了下來。

程垓見了這些情形，惻隱之念油然而起，想上前察看兩人的傷勢，棋兒連忙扯着他，道：「程師傅，這些江湖的恩恩怨怨，我看你還是不要介入才好。」

江湖上的恩怨？這句話可把程垓提醒了。

是的，江湖的恩怨多着了，以他的力量，怎能排解，因此，他便想到天殘毒掌的再次出現江湖，爲何而來？

棋兒道：「程師傅，不如回到公子那裡去吧！」

程垓似乎對棋兒一切的話都非常服從似的，便和棋兒返回尙觀天的相府來。

尙觀天沉鬱而冷峻的站在庭院中，程垓想起玉劍蕭翎的事，問道：「尙公子，玉劍蕭翎的病情怎樣？」

尙觀天依然是那麼淡然的道：「程兄，你少管這些事吧！」

程垓默然，他想到玉劍蕭翎是武林人士邀來對付天殘毒掌的，如今不知她病勢如何？不免心中思疑，便側面再一看尙觀天，却見他滿面關切之容，但是却沒有一絲驚疑的表示，心內不禁一動。

因爲按理說來，在相府花園中突然發現玉劍蕭翎，這位風姿翩翩的相國公子無論如何也會覺得驚異和懷疑，除非……

但此時此地，却已容不得程垓多思索，他此刻雖然雄心未泯，但却也不願意牽涉到此類事裡去，微微抬頭，仰望白雲蒼穹，想起已經故世的老友金刀無敵黃公紹，心中不禁感慨萬千的了。

這故事千層百結，到此爲止，才只打開一結而已，那就是尙觀天不但會武，而且武功必不弱。

但尙觀天與天殘毒掌到底有無關係？玉劍蕭翎之父飛花神劍蕭旭何事北來？又爲何行踪詭秘？天殘毒掌行事爲何忽善忽惡？又爲何金刀無敵黃公紹屍身上找不出金色掌印？難道除了眞的天殘毒掌外，還有一個假冒的嗎？

還有天殘毒掌百年來行踪飄忽，幾次已被武林人確定死亡，但事隔多年，又爲何忽然出現？若是說他人假冒的，但又爲何身法武功絲毫未變？而且還仍然斷指斷臂，甚至連品性一點未改呢？

這些疑團正如抽絲剝繭，眞相究竟如何？要慢慢才解得開。

各位，你道程垓見的道士尹志清和叫化子在酒館中搏鬥，以生命來作決勝負，究竟是有甚麼過節，是否關於江湖間的恩怨？

是的，道士尹志清和叫化子確是有過節，而且，這不是他倆人之事，乃是崆峒派與江南丐幫的樑子，這叫化子叫莫愁人，是江南丐幫有數的人物，手中一支打狗棒橫行江南。

原來江南丐幫是有一個幫規，凡是能傳得幫主打狗棒法，你有資格被認爲是可以繼承幫主了，莫愁人是有資格做幫主的一個，故此他能夠得傳打狗棒法厲害之處，眞是使人意想不到。

江南丐幫現時幫主是馬孟良，已是第三代丐幫掌門人，這丐幫乃是由勞天亮所創，集合江南一代有氣節的叫化子，組成了一個丐幫，叫化子並不是專門沿門托砵求乞，而是有大部份江湖人士不滿當朝皇帝昏庸無能，知道大勢已去，又不想反叛，於是便流落在各處，知道勞天亮組織丐幫，聞風而至，紛紛前來依附，丐幫的勢力便越來越雄厚。

勞天亮臨終時，把十個武功最强的弟子召集起來，要各人比試武功，武功最好的，便是丐幫的掌門人，也就是丐幫幫主。

凡是能成爲丐幫的幫主，固然是武功要好，而且更能威德服人，因爲江南的叫化子不少，如果不能以德服人，這是不能做丐幫統領的，勞天亮把十個弟子召來比試之後，覺得其中一個名叫蕭琪的弟子武功最好，你遺命他爲幫主，蕭琪依照始創幫主的話，臨終之時，也選了一個武功最强的，那便是現在的掌門人馬孟良了。

當日馬孟良奪得丐幫幫主的寶座

，並非容易，各弟子中，除了馬孟良之外，還有一個弟子便是劉文海，在蕭琪未死之前，劉文海和馬孟良對於丐幫的寶座早存了覬覦之心，因此兩人除了在打狗棒上用功外，還獨自研究一種特殊武功，務求在比武之日，能夠將對方擊倒，結果劉大海練得了一套「三合功」，這三合功非常厲害，分爲天、地，人三段，完全以內勁取勝，劉文海把三合功運用到打狗棒上，使「打狗棒」更精妙非常，本來任何丐幫弟子，都認爲第三代幫主的寶座一定是劉文海所得的了，但是，在比試之日，到最後階段，他的唯一敵手馬孟良竟使出一門極其怪異的「迷魂棒法」溶合到本門的「打狗棒法」中，便把劉文海打敗。

結果當然是馬孟良奪得了丐幫幫主寶座，但劉文海却不服，認爲馬孟良所使的乃是一種邪術，並非丐幫本門「打狗棒法」，向各人宣稱，要推翻馬孟良的丐幫幫主地位，不過，這丐幫幫主並不是隨便可以掉換，除非是幫主犯了不可原諒的過失，才由門下丐幫弟子聲討，推擧另一個人來繼任幫主。

現在劉文海因本領不及馬孟良，竟然要推翻馬孟良的幫主寶座，這當然得不到附和，劉文海一怒之下，馬上聲言脫離丐幫，這無形中是反叛，故此丐幫弟子對劉文海並不原諒，要追捕劉文海，但是劉文海的武功，除了幫主馬孟良能勝之外，沒有一個人能勝得了他，所以沒有辦法。

劉文海其後也就改投入崆峒派玉山長老門下，劉文海本身武功已經很高，又得到玉山長老的悉心教導，武功比他在丐幫時更加厲害，一手崆峒派的「飛雲劍術」，在江湖上也是有名的。

憑他本身的三合功和飛雲劍法，把崆峒派的名氣在武林中振起，本來崆峒派在武林中已經失掉了地位，一旦能夠重振聲威，崆峒派的人個個都爲之歡喜不迭，結果，到玉山長老死後，便推擧劉文海爲崆峒派掌門人。

劉文海因屬於丐幫反叛之徒，丐幫的人對他甚是痛恨，雖然他已經做了崆峒派的掌門人，仍然要把他捉回來，由丐幫處置，劉文海對於丐幫這樣咄咄迫人，甚是反感，本來他就對丐幫不滿，如今有了這關係，更是仇視的了。

由於這個緣故，便弄到江南丐幫與崆峒派之間不和，這些恩怨，十多年來沒法和解，曾經有很多次，武林高手想排解兩派的糾紛，可是，由於兩派的掌門人積怨甚深，因此，任憑如何排解也沒有辦法，自此兩派之間關係越變越惡劣，成爲敵對的狀態。

當日尹志清和莫愁人也曾交過一次手，雙方都佔不到便宜，現在酒館相逢，挑起舊恨，便來一次決鬥，想不到又是兩敗俱傷。

此時莫愁人因被尹志清筷子插入胸膛，受傷非輕，但他內功深厚，仍然能支持住，從地上躍起，扶着重達百斤的鐵拐走出酒館，回頭望了尹志清一眼，冷冷的道：「尹志清，山水有相逢，我們碰的機會還多着呢！」

說罷，便急促的跑去，轉眼之間失去踪跡，他心窩給筷子插着，受傷不輕，但外表上看來却似毫不在乎的樣子，這顯然是功夫深厚的關係。

尹志清的胸膛給莫愁人的鐵拐杖打了一記，躺在地上，好一會才能站了起來，面色灰白，離開酒館，他知道莫愁人的一拐，沉重非常，雖則勉强支持，也不能支持多少時候，於是，盡量把內勁運行在受創部位，崆峒派是以內功見稱的，更兼現任掌門人劉文海把自己所創的三合功溶滙進去，化成「三合氣功」，更加厲害，尹志清雖是崆峒派的第二代弟子，但追隨劉文海多年，日夕磨練，內功造詣自然是不弱，故此才能捱得起莫愁人的一拐，否則定會命喪當場。

於是他極力支持着，逕往東走去，來到一間大屋門前，才不支倒地。

這所大宅乃是威震武林的「七星劍」霍無涯的住宅，當年霍無涯在北京城內開設一間耀武鏢局，十年前封劍收山，把鏢局結束，不理江湖中一切事情，日夕相伴的僅是他的女兒霍月娥，閒來無事，便把自己在江湖道上稱霸的七星劍法傳授給女兒，對於江湖間的恩怨事情，已是沒有閒情去理會，免惹是非，故此天殘毒掌再度出現江湖，與江湖武林道上人士爲難，他並不是不知道，只因不理世事多時，不想置身其間，況且，一個人在江湖中混了幾十年，對於這些事情，他也看透了。

此時，廳堂正擺着七盞油燈，霍月娥在油燈中間，持着寶劍起舞，霍無涯坐在椅上，講述劍訣，霍月娥依照父親所說的劍訣，一招一式的練下去。

突然，有個家僕從外面飛奔而來，氣急敗壞的道：「霍老爺，門口有個道士倒在石階，看來是受了重傷，前來求你老醫治，不支倒在地上的。」

雖然霍無涯對於江湖間的恩恩怨怨並不理會，但由於他精通醫理，凡是有人受傷前來求醫的，無論是何門何派，他都一律醫治，絕不推辭。

霍無涯聽得僕人說有人受傷，點頭道：「把他抬進來。」

家僕應諾了一聲，便出去把尹志清抬入廳中，霍無涯一看，奇道：「原來是尹志清，本來他的本領武功都不弱，何以竟會傷得如此之重？」

當下霍無涯便叫女兒入房取出兩顆自製的九轉還魂丹來，用水化開了，叫家僕把尹志清的牙關撬開，把藥水倒進了尹志清的口中。

霍月娥在房中問道：「爹爹，這道士你認識麼？怎麼會傷得如此厲害？」

霍無涯答道：「此人名叫尹志清，乃是現今崆峒掌門人劉文海的得意弟子，以前我和劉文海相叙時，曾見過他一面，當時他的武功底子已經很好，現在隔了多年，他的武功當然大有進展，打傷他的人自是武功不弱。」

霍月娥又突然問道：「莫不是天殘毒掌傷他的？如果是的話，我想你也不必理會這些事了。」

霍月娥因自幼便跟隨她父親在一起，習染了不理世事的個性，平日遇到甚麼事情，她都是不願意介入漩渦，此時，因怕尹志清是給天殘毒掌所傷，父親出面醫治，不免發生痲煩，故此才有此說法。

可是，霍無涯對武事雖然不理，但對醫人方面却是沒有放棄，搖頭道：「月娥，妳如此想法便錯了，一個人不能見死不救，尹志清命在旦夕，如果遲救半個時辰，便會喪命，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是不該不理的。」

正說間，尹志清已經悠悠的醒來，慘然一聲：「痛死我了！」

七星神劍霍無涯見得尹志清甦醒過來，心中甚喜，這是一種心理，任何一個人也想見到自己所醫治的人有起色。

霍月娥見尹志清甦醒過來，便叫道：「爹爹，這道士醒來啦！」說着便走近尹志清身旁，問道：「你怎會傷得如此之重？」

霍無涯連忙制止她道：「月娥，妳不要跟他多說話，以免影响他的傷勢，他受傷非輕。」

說着，便把尹志清平放在地上，然後伸手向他身上各處推按，推按了半個時辰，只見尹志清灰白的臉漸漸有了血色，呼吸也均勻了。

受傷的尹志清自忖定難得救，想不到在七星神劍霍無涯的推按後，渾身覺得有陣陣的暖氣由霍無涯的手掌中傳到了他的身上，痛苦也漸漸的消除。

這乃是霍無涯施用「推血過宮」的上乘醫法來替尹志清治理傷勢，現在江湖上能用這上乘醫法的只有他一個人，女兒霍月娥雖然也學過這門功夫，可是「推血過宮」乃是要內功深湛才能有用，否則是不生效力，故此霍月娥也不曾替人醫過。

當下尹志清悠然說道：「霍老爺，我能夠活命，完全拜你所賜，此恩此德，晚輩眞是沒齒難忘。」說罷，就想坐起來。

霍無法搖頭道：「尹賢侄，雖然你的血脈已經調和，但却不能立即起來，否則傷勢受了震動，就算華佗再世，也難再醫治了。」

尹志清聽說，便躺回地上，口中仍是不斷的稱謝，道：「霍老爹，你救活了我，我怎麼感激你才好？」

* * *

瞬息之間，八步趕蟬程垓心中疑念叢生，思潮起伏，眼角轉瞬處，尚觀天已將蕭翎抱了起來，他不禁笑一笑，忖道：「其實這些事，又與找何干？我又何必去苦苦琢磨。」

心中微覺舒坦，跟着尚觀天穿入那片竹林，眼光動處，心頭又是一凜。

原來那走在身前的尚觀天，手裡雖然抱着一人，但走在這積雪沒脛的小徑上，脚下竟沒有留下半個脚印，八步趕蟬程垓不禁暗暗倒吸了一口涼氣，自忖自己也是以輕功成名人物，此刻和人家一比，可的確是相差得太遠了。

他心中不禁閃電似的掠來另一個想法：「這尚公子功力之深，眞如汪洋大海，難以測度，怕比之縱橫武林的天殘毒掌也未遑多讓，當今之世，又有誰能將這僅是弱冠之年的貴介公子調教得如此出色的呢？」

他心中一動念，便又生生不息，又想到金刀無敵黃公紹的屍身：「他既中天殘毒掌，却無金色掌印，難道除了眞的天殘毒掌外，還有一人是假冒天殘毒掌之人，和這位相國公子有着甚麼關係？」他微喟了一聲，仍是茫然。

雖然他自己告訴自己，對這些不解之謎不要多作無謂的思索，但是這出於天性的好奇心，却無法控制，自古以來，人類變化雖大，但這種渴望揭穿謎底的心理却一點未變，是以千百年來，世上也沒有一個謎是永遠不會揭穿的。

他悄然步上台階，脚下突然一响，靴上沾着的汚泥，而汚泥上却又沾着一張紙柬，他不經意用另一隻脚將它拂在地上，默默的隨着尚觀天走進了門，此刻，他突然感覺到自己竟是這麼渺小，渺小得不禁使他有些自卑。

尚觀天輕輕將蕭翎放到床上，回頭四顧了一下，皺眉問道：「棋兒呢？」

程垓搖了搖頭，心中又不禁暗嘆了一聲，須知八步趕蟬程垓在武林中也是個响噹噹的人物，此刻尚觀天却以這樣的態度向他問這種話，他心中自然大大不是味道。

這就是人類的通病，在他已覺自己渺小而生出自卑的時候，他的心情就會分外敏感，受不得一絲兒刺激，若他心中坦然，他就會知道人家這句話根本不是問他，更沒有看不起他的意思。

尚觀天像是發覺他面上的不豫，笑了笑，緩緩說道：「小弟心亂，不會招呼程大俠。」

眼光動處，忽然看見棋兒跑了進來，一面却低着頭去看一張字柬，便道：「棋兒，去倒些茶來。」

棋兒却像是沒有聽到，猶獨自出神的看着那張字柬，尚觀天兩道劍眉方自微皺，心中忽然一動，棋兒抬起

頭來一笑，將那張字柬遞到他面前，笑說道：「相公，這張字柬是那裡來的，怎會跑到外面的台階上？」

程垓一看，那字柬上滿沾汚泥，正是先前沾在自己靴上的，不禁暗暗奇怪：「難道這張字柬上，又有甚麼文章？」

尚觀天將那字柬接了去，一目閃過，不禁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程大俠，看樣子飛花神劍也來至此間了。」

語氣淡淡的，程垓却嚇了一跳，趕緊拿過來一看，却見上面寫着：

「翎兒知悉：此間事已了，不可多作逗留，速返江南，屋後有馬，枕下有銀，汝可自取，回堡後切不可將吾行踪洩漏，切記，切記，父字。」

却正是玉劍蕭翎在那廢宅中得到的字柬，她隨手丟下後，無巧不巧，竟被程垓沾到脚上。

這張字柬使得本來已雜念百生的程垓，心中又加上了一層疑惑：「瀟湘堡一向不涉足江湖，這飛花神劍却怎的來了？而行踪又如此的詭秘，竟想連他的家人也都瞞着，竟都不和他女兒見面。」

他長嘆一聲，抬起頭來，和尚觀天那雙銳利的眼神一觸，目光不禁一垂，却又看到尚觀天的嘴角竟帶着一種冷峭而殘酷的笑意。

他不禁打了個寒噤，忖道：「若是天靈星孫清羽在這裡就好了，也許他可以解釋出一些事來。」

一念至此，他又想到了孫家叔侄：「他們到底到那裡去了呢？」再一動念：「龍舌劍林佩奇又到了那裡去了呢？」

那天晚上，他們在相府中發現了人影之後，追出去時發現天殘毒掌時，龍舌劍林佩奇就未曾露過臉，此刻却又不在相府中，程垓心中不禁忐忑不已，突然又有種孤獨的感覺壓到他心上。因為他心中的所有疑念，只能藏於心底，而沒有一人可以傾訴。

抬目一望，尚觀天嘴角的笑容已消失了，也楞楞的在出神，彷彿他也和自己一樣，心裡有着許多分解不開的心事纏結似的。

「這眞是謎一樣的人物。」

程垓暗嘆着，却決定在這裡留了下來，因為這神秘的相國公子，此刻已深深的吸引住他了。

* * *

蕭翎的病，在細心的看護以及名貴的藥物醫治下，很快便好了起來，只是這場折磨却使得她的身體，心力都變得異常的孱弱。

她是完全安靜的，因為在她卧病的房中，除了一個丫環侍候她之外，就絕無外人再來打擾她了。

當然，她不知道她所存身的地方是那裡，因為自從她神智清楚後，尚觀天沒有來看過她，當然，她也會奇怪自己怎會從一個陰森森凄涼的廢宅中轉到這裡來，因為在她病的時候，她是暈迷的，甚麼事也感覺不到。

此刻，她祇覺得身子仍是軟軟的，雖然她想知道自己究竟是在甚麼地方，但是沒有人告訴她，她自己也沒有氣力去查明。

程垓呢？他不時由棋兒所告訴他的後園中的小門跑了出去，漫無目的的四下走着，他希望自己能碰到天靈星孫清羽，龍舌劍林佩奇，他更希望自己能碰到飛花神劍蕭旭。

但是，他失望了，這些天來，他甚至連尚觀天都沒有看到。

日子，像是非常平靜，然而這些日子眞是平靜嗎？

三天過去，三天後的晚上仍然是像三天前的一樣，黑暗而陰森，相府的後院，突然颼的掠進一條人影，身法輕靈巧快，曼妙無匹。

但是這人影一掠到地上，身子就向後一撲，一個踉蹌，跌倒在地上，他掙扎，喘氣的聲音粗重，像是受了極重的傷，神態又極為驚慌，像是那使他受傷的敵人此刻仍跟在他身後。

他掙扎着爬了起來，四顧一望，園子裡是死寂的，他似乎稍稍放心，盡力又縱身一掠，掠到那假山石的陰影中，似乎是已經力竭，砰的一聲坐在地上。

夜色微映，可以看到他臉上竟蒙着一塊黑色的方巾，只露出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神，只要眼睛一閉，他的顏面就是一片漆黑了。

突然，一陣衣袂帶起的風聲掠來，他大驚，勉强忍住喘氣聲，但一條人影已颼然掠來，口中低沉的叱道：「誰！」

竟是程垓。

程垓闖蕩江湖數十年，可算是老江湖了，睡覺當然是警覺得很，這夜行人在園中所發出的聲音雖然低微，但他已覺察，趕了過來，果然看到有一團黑色的人影躲在假山石的陰影下。

八步趕程垓心中一動：「難道是龍舌劍林佩奇回來了？」

一個箭步，又竄了過去，却見這個夜行人一色黑衣，連面目都是黑的。

他不禁一驚，身形猛頓，突然，身後又有風聲颼然，一個清朗的口音道：「何方朋友，深夜到此意欲何為？」

風聲驟起，從程垓身邊越了過去，右手疾伸，五指如鈎，疾向那夜行人右臂抓去。

那夜行人雖然身受重傷，但武功極高，臨危不亂，脚下微一錯步，左掌一圈、一吐，連消帶打，竟反削對方的腕肘。

程垓此刻已看出從他身邊掠過的那人正是尚觀天，想是聲音也驚動了他，他也趕了來。

尚觀天一招遞空，低叱道：「朋友好快的身手。」手掌突的一翻，反擒那

黑衣夜行人的手腕，正是武當派名動天下的「七十二路小擒拿手法」。

那夜行人似乎也想不到他變招如此之速，左臂猛撤，右掌回旋，颼的一掌，切向尚觀天的脅下，這一招招式奇妙，竟是中原武林各派所無的妙着，只是他已受了重傷，招式的運用已稍覺遲緩，掌上所發出的力度也顯得是軟弱了些。

程垓心中一凜：「怎的又出來了如此一個高手？」

卻見尚觀天輕輕一笑，身形一傾，脚下卻如生了根似的，那夜行人的一掌卻也堪堪遞空，但掌風下壓，尚觀天的雙掌已硬遞了過來。

這夜行人受了內傷，當然不敢硬接這招，而且此刻他喘氣的聲音更重，氣力愈發不支。

但尚觀天得理不饒人，颼，颼，又是連環兩掌拍來，那夜行人悶哼一聲，盡着全力，忽然使出一招。

他左臂忽然伸縮一下，併指作劍，帶着一絲輕微的、曼妙的波動，驟然點向尚觀天心下巨闕穴旁的左「幽門穴」。

這一招看來平淡無奇，但妙就妙在他那一絲輕微的波動上，好像是認得人家招式中的空隙似的，忽然穿出。

尚觀天笑了一聲，脚跟一蹬，突然後退五步，旁觀着的程垓卻驚呼道：「終南方達夫？」

原來這夜行人所使的一招，正是傳誦武林，昔年君山一役中，蒙面劍客終南方達夫仗以重創天殘毒掌的「笑指天南」。

八步趕蟬程垓當時雖然未見過此招，卻聽人說過，此刻見了那夜行人手中雖然無劍，但他以指作劍，使的卻是劍法，再看他身上的全是黑衣，和面上所蒙的黑巾，心中一動之下，不禁驚呼出聲來。

那夜行人聽到這聲驚呼，擧止果然更驚慌，身形一動，竟盡着最後的餘力撲向圍墻，好像是怕別人看到他的眞面目似的。

尚觀天嘴角微微冷笑，像是明知他跑不出去似的，是以站在那裡動也不動，八步趕蟬程垓卻掠上前一步，大聲叫道：「方大俠。」

那夜行人頭也不回，已自掠到圍墻之下，那知墻外「颼」「颼」「颼」又掠進三個人來，竟擋在他面前，一個瘦削的漢子朗聲道：「方大俠，我們找得你好苦，你又何必隱掩行藏，難道不屑與我等爲伍嗎？」

站在他身側一個矮胖之人卻哈哈大笑道：「華山會後，方大俠神龍一現，至今匆匆已十餘年，方大俠還認得我老頭子嗎？」

八步趕蟬程垓此刻也掠到了他身後，一見那掠進墻的三人，不禁狂喜，原來是天靈星孫清羽叔侄和龍舌劍林佩奇。

那夜行人前後被夾，而且重傷之下，他仍能仗着深湛無比的內功支持到現在，已經是奇蹟了，此刻猛一鬆弛，便再也支持不住，長嘆了一聲，頓然的倒在地上，暈了過去。

天靈星孫清羽、龍舌劍林佩奇、八步趕蟬程垓大驚之下，都掠了過去，林佩奇鐵臂一伸，將他橫抱過來，正自惶然，那尚觀天却已緩緩的走了過來，朗聲說道：「方大俠像是受了傷，暫且還是將他送到軒中，先看看傷勢如何再說。」

天靈星孫清羽趕緊一抱拳，輕笑一聲，說道：「小可等深夜又來驚吵公子，心中實是不安得很。」

尚觀天微微說道：「孫老英雄若如此說，便是見外了。」右手做了個手勢：「就請各位跟我來吧！」

方一轉身，忽有紛亂的脚步聲傳來，山石後也現出了火光，尚觀天兩道劍眉微微一皺，道：「程兄暫且引各位前去，小可先過去一下，免得那些無用的家丁惹麻煩。」說着，便急步走了前去，肩頭不動，脚下卻如行雲流水。

孫清羽哼了一聲道：「果然好身手，我老眼還算未花，」灰白長眉一皺，「程兄弟，你快引我們到軒中去，方大俠的傷勢，恐怕是延誤不得呢。」

程垓心中奇怪：「憑終南方達夫的武功，還有誰能傷得了他？孫清羽他們又怎麼會聚在一起？又恰巧趕到這裡來？」一面轉着念頭，一面卻已沿着小徑將他們引到側軒中去。

他仍從自己躍出來的窗中掠了過去，點上了燈，才開門讓龍舌劍林佩奇等人走了進來，將受傷的終南方達夫放到他原先睡過的床上，天靈星走到床前，嘆了口氣，緩緩說道：「直到今天，我老頭子猜了十幾年的事才能知道謎底。」

說着，他緩緩伸手去揭那在江湖上僅僅神龍一現，却名噪四海的蒙面劍客終南方達夫面上所蒙着的一方黑巾。

程垓、林佩奇，甚至孫琪，此刻的心情也是緊張的，眼睛動也不動的注意着那方黑巾，因爲只要那黑巾一揭開，十幾年被天下武林中人大費猜疑的一件秘密謎底，便要揭穿了——所有的秘密都有揭穿的一天，只是時間問題罷了。

刷的，黑巾揭下，露出藏在那方黑巾後的臉，天靈星孫清羽和龍舌劍林佩奇不禁驚呼一聲，蹬蹬蹬一連後退了三步，腦中一陣暈眩，幾乎像是已站不住脚的樣子。

程垓、孫琪閃目望去，却見那張臉清秀、瘦削、白晰，頷下微微留着短鬚，雖然面色比別人蒼白些，却並無異處。

「爲甚麼孫清羽及林佩奇會如此驚異呢？」他們不禁奇怪。

靜默了許久，林佩奇才透出了一口氣來，幾乎不約而同的道：「原來是他。」

「是誰？」程垓緊接着問。

天靈星孫清羽長嘆一聲，道：「他就是江南蕭湘堡的堡主，當代的大劍客，從來未曾涉足江湖的飛花神劍蕭旭。」

須知龍舌劍林佩奇手持竹木令遠赴江南時，曾在瀟湘堡中見過這江湖雖然聞名，却極少有人見到過飛花神劍一面，而天靈星孫清羽多年前也和他有一面之緣，是以他們一見曾重創天殘毒掌的終南劍客方達夫，竟是瀟湘堡主蕭旭，自然是大吃一驚。

程垓、孫琪雖然未曾見過此人之面，但聽孫清羽一說，也不由輕呼出聲，猛以拳擊掌，道：「這就對了。」

輕易不出江湖的飛花神劍爲何北來？又爲何行踪詭秘？這在程垓心中百思不解的疑團之一，此刻也同時得到了解答，他疑念一解，心中大暢，竟叫了出聲。

但別人可不知道他叫的原因，孫清羽不禁問道：「甚麼對了？」

八步趕蟬程垓這才將金刀無敵的死，和自己所遭遇到的事，說了出來。

孫清羽一直凝神聽着，却問道：「那尚公子方才和蕭大俠動手時所用的招式，你可曾看清楚是那一門派的？」

程垓沉吟了半晌才道：「他第一式用的是武當派『擒拏手』中的『金絲剪腕』，第二式用的却似是『崑崙雲龍八式』中的第一招『雲龍三現』，但方位却又似乎稍有變化。」

須知八步趕蟬程垓久歷江湖，武功雖不甚高，但見識極廣，是以一眼便能認出尚觀天的招式。

孫清羽「哦」了一聲，長眉微微一皺，又陷入深思之中。

林佩奇向程垓說出了他的遭遇。

原來那天晚上，程垓等所居的側軒屋頂上，發現了夜行人的踪跡，程垓等跟踪追去，龍舌劍林佩奇却因連日勞頓，奔波，睡得較沉，沒有警覺。

直到後來相府衛士滿園搜查時所發生的嘈吵，沉重的脚步聲，才把他從夢中吵醒來了。

他驚醒之後，知道相府出了事，起來一看，程垓、黃公紹、孫氏叔侄全已不在，他不禁暗叫：「慚愧。」

須知闖蕩江湖之人，睡覺若如此沉睡法，同屋之人走了都不知道，那的確是值得慚愧。

他不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故？心裡着急，但外面搜得很緊張的，他沒有同去，但勢又不能不出去一看。

終於，他悄悄的推開了窗子，聽得嘈吵的人聲已漸遠去，他才一掠出窗，颼，颼，幾個起落，極快的離開了相府。

四下一轉，寂無人影，這時天殘毒掌已追至廢宅，而孫氏叔侄驚魂初定，也離開了，是以他找了半天，也未找着。

自然，他非常奇怪他同伴們的去向，正發着楞，突然身後一個奇怪的聲音緩緩說道：「林佩奇。」

林佩奇悚然一驚，錯步回身，運腰微扭，金光一閃，在這一刹那間，他已將腰畔仗以成名的奇門兵刃龍舌劍撤到手裡，藉着回身，「立解殘雲」向後揮去。

這一招，就可看出這龍舌劍之成名確非倖致，就憑他這身手之速，反應之快，就不是普通武林同道能望其項背的。

那知他這迅如閃電的一招，竟連人家衣袂都沒有沾上一點。

他一招落空，知道自己又遇到了勁敵了，於是便不敢輕易出招，手腕一抖，龍舌劍呼的反彎了過來。左手疾伸，揑住龍首，這龍舌劍名雖是劍，其實招式却大部份和軟鞭相同。

他閃目而望，只見身前五尺開外，卓然站着一人，黑衣幪面，帶着一種沙啞的奇怪口音，向自己微微發着笑聲，道：「林老弟，當年一別至今十餘年，功力精進得很啦！」

林佩奇凜然一驚：「莫非他就是終南方達夫？」

仔細打量了幾眼，忽然看到了黑衣人肩頭所露劍柄，竟是用白色絲縧繫住的，心中閃電般倒退十七年，想到那時在華山絕壁前，那宛如天際神龍突然而來的蒙面劍客方達夫，正是這種打扮，掌中所使，也是這繫着白色絲縧的長劍，一念至此，他心中再無疑念，脫口叫道：「方大俠，你……」

那自稱終南方達夫的黑衣人朗聲一笑，接口道：「天殘毒掌再現江湖，方達夫也靜極思動，來再會十七年前的故友，方才那天殘毒掌現身之際，我隱在屋脊後，因爲另有原因，是以未曾現身，但經我十數天的奔走，對那天殘毒掌的落脚地，心裡已有個譜，等待時機成熟，方達夫自然要聯絡各位……」

他微微一頓又道：「據我所知，四川唐門也有人北來，似乎還另有一個人隨同而行，却是個武林中的生面孔，年紀雖不大，但一眼望去，却像內家高手。」

他長嘆一聲：「自天殘毒掌再現江湖後，武林中似乎大半都已靜極生動，而且其中還有幾個新起之秀，眞是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換舊人，林老弟，方達夫今日所要言明的，就是在時機未成熟之前，切不可輕擧妄動，免得白白犧牲一些人性命。」

這一席話說得林佩奇心中又驚又喜，却又有些慚愧。

驚奇的是這武林中神秘劍客「終南方達夫」怎的突然現身京師，却在人不知鬼不覺之間，已經探出了天殘毒掌的端倪。

喜的是，此人一現，再加上聞說已經北來，毒藥暗器天下無雙的唐門中人，或可將這天殘毒掌殲滅。

慚愧的却是人家勸告自己的話，雖然是每一句都是金石良言，但因此可見，却顯得自己能力太差，縱然拚死，也是白搭。

他心中幾種思潮一齊湧到，頓時愕了半晌，那知那終南方達夫朗聲一笑，道：「今日暫且別過，有事當再聯絡。」身形一動，快如飛燕投林的沒入了黑暗之中。

龍舌劍林佩奇連忙喊道：「方大俠暫留一步。」

但人家身形太快，他話說出口時，人家已失去踪影，林佩奇微喟了一下，暗忖：這蒙面劍客的行踪，的確有如「見首而不見尾」的神龍，對人家的功力，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他出了一會兒神，信步在黑暗的街道上走着，突然想起自己方才忘記問問終南方達夫有沒有看到天靈星等人。

「現在他們都不知去向，我再回到相府，已無意義，但是，我該到那兒去呢？」舉目四望，寒風凜冽中，東方已現曙色。

龍舌劍林佩奇本是江湖間的遊俠之流人物，終年飄泊江湖，四海爲家，不知怎的，此刻他却有了無處可去的寂寞感覺。

轉瞬天光大亮，他精神又爲之一振，方才在黑暗中所有的那種頹唐、陰晴的感覺，此刻已一掃而空，但在這等嚴寒的清晨，街上仍無人跡，林佩奇踱了幾步，看到前面一家小門面裡，正熱氣騰騰的冒着氣。林佩奇久在江湖，知道這是磨豆腐的磨坊，早上却兼賣着剛出鍋的新鮮豆漿，和一些燒餅，果子一類的食品——此處所謂果子，非水果，而是北方人對「油條」的稱謂。

林佩奇覺得身上有些寒意，遂信步的走了過去，想喝碗豆漿解解這飢寒之氣，那知剛走到門口，却聽一人道：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琪兒，這道理你要記住，否則徒逞一時匹夫之勇，却喪了性命，却又何苦？」

林佩奇暗忖：「這口音好熟，好像是天靈星孫清羽，便大步走了上去，一看果然是他。

兩人相見之下，各各將自己所遇的說了，孫清羽聽了林佩奇所說的話，臉上喜形於色，以手加額，連聲道：「好了，好，『終南方達夫』和唐門中人這一來，十七年前華山絕壁的故事，不難重現，天殘毒掌呀，看來你又是難逃公道了。」

他哈哈一陣大笑，又對孫琪道：「琪兒，凡人都應順着天命，恃强胡來，這是不行的。」

孫琪却垂着頭，發着楞，孫清羽大笑方住，又道：「林老弟，現在北京城裡可有熱鬧好看了，你我當先之急，最好將終南方達夫找着，告訴他我們發現有關天殘毒掌的端倪，我老頭子幫他參考些意見，也許能早點得到下落了。」

林佩奇自然是唯唯稱是，他們是以也不便再回到相府，就找了個客棧住了下來，晚上，他們却四處探查着，希望能發現終南方達夫的行踪。

天靈星孫清羽老謀深算，他知道自己已在天殘毒掌手下奇蹟的逃生一次，知道即使自己再遇着天殘毒掌也無所謂，是以放心大膽的四下搜尋着，並不顧慮後果。

兩三天下來，「終南方達夫」的影子都沒有探出半點，反而北京城裡那些黑道下三門的鼠竊倒霉，只要在這幾天中出來做案的，大多都被龍舌劍林佩奇抓到，打個半死。

於是北京城下三門中就開始傳說：「六扇門」的「鷹爪孫」，突然出來幾個硬手，這兩天要避避風頭才好，閒言表過不提。

且說天靈星孫清羽、龍舌劍林佩奇等三人，方自有些失望。

那知在第四天晚上，他們正在捲簾子胡同一帶打轉，突然身後起了陰惻惻一陣冷笑，他們大驚轉身，那知就在他們眼角瞬處，一條金色的人影已如驚鴻般掠過他們。

這三人心頭不禁一跳，却見那金色人影忽然停了下來，對着黑暗冷冷的說道：「不敢見人的鼠輩，你整天跟着我，是活得不耐煩了嗎？」

三人望着他的背影，聽到他說話時那種冷入骨髓的聲音，看到他空空的左臂，心中方自吃驚的暗暗忖道：「天殘毒掌。」

那知黑暗中一聲長笑，一個粗啞奇怪的聲音道：「天殘毒掌果然了得，一別十七年，耳目還是那麼靈敏，故人無恙，眞叫我方達夫高興得很。」

隨着話聲，突然掠出一條人影，黑衫黑巾，正是天靈星孫清羽遍找不獲的「終南方達夫」。

天殘毒掌僵立不動，目光陰森森的望着他，彷彿在追憶着十七年前的那一劍之仇，那「終南方達夫」却又笑道：「想不到，想不到，閣下果然是位不死的神仙，十七年前那一劍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天殘毒掌已經大吒一聲，身形一動，已撲向「方達夫」身前，右手一探，輕飄飄一掌擊去，掌勢並不急速，掌風也不銳利，就像是若無其事般，隨意揮出一樣的。

但方達夫却識貨得很，知道這位內家高手手下，越是輕描淡寫的招式，其中暗藏的殺着也愈厲害，微嘯一聲，身形突然後退五步，「嗆然」一聲龍吟，背後長劍已自出鞘。

一看到這兩人動手，孫清羽、林佩奇眼睛都直了，大氣也不敢出，心中却凜然吃驚，但却又捨不得離去。

因爲他們都是「練家子」，知道這種十年難得的一見的比鬥，其精彩簡直不能想像，何況這兩人都是一別十七年，這十七年裡他們的武功又有甚麼精進？誰能搶得先機？

他們眼睛瞬也不瞬，却見方達夫長劍揮出，手腕突然一抖，頓時滿天劍氣森冷，青白的劍色映得夜色一白。

天殘毒掌又是一聲冷笑，絲毫不見作勢縱躍，人已凌空而起，金色掌却如黃金之色，轉瞬間，已連環拍出三招。

這三招竟是從那滿天的劍氣中搶攻而進，方達夫連退數步，手中長劍施展開，利那間，雖然冷芒電掣，但却只是自保而已，並沒有搶得先機。

旁觀二人都是武林人物，都不禁暗暗着急，那知方達夫脚下突然連退三步，手中長劍突然劃了一個極大的圈子，在自己面前佈下一道青白森冷的劍幕。

這一招奇詭怪異，竟是天靈星孫清羽前所未見，也前所未聞的招式，孫清羽微嘆一聲，忖道：「這『終南方達夫』到底是何來歷，實在令人費解，他這一招非但不是終南劍法，也不是中原任何一個劍派的招式，但精妙之處，却遠在各門各派的劍法之上，天殘毒掌武功雖突出，可是我也不相信他能破去這一招。」

這些念頭在他心中原是一閃而過，終南方達夫這一招使出後，天殘毒掌果然愕了一下，腦海中已極快的閃過四個字：「凝金固吉」。

原來終南方達夫連連失機，眼看就要不敵，竟使出武林中盛傳，但却沒有人見過的「四十九手迴風舞柳劍」中的絕招來。

天殘毒掌突然仰天長嘯一聲，掌勢突然一變，出手比先前更爲緩慢，方達夫覺得自己使出的劍式，彷彿被一種陰柔但却巨大的力量吸引着了，招式竟施展不開。

他眼光一瞬，忽然遇着天殘毒掌的眼睛，不知怎麼樣，那天殘毒掌眼中彷彿也有那種陰柔而巨大的吸引之力，終南方達夫兩隻炯然有光的眼睛，竟也被他吸住了。

方達夫招式一緩，孫清羽方覺得不妙，那知天殘毒掌忽的冷笑一下，右臂本是前劈之勢，中途却突然停住，手掌一翻，「三指」如鈎，颼的一聲，竟抓住了方達夫的長劍。

方達夫大驚，悶哼一聲，右臂眞氣佈滿，猛的奪劍。

那知天殘毒掌冷笑聲中，手勢忽然往前一送，方達天本來就是「向後扯」的力量，再被他這種强大的力量一送，頓時立足不穩，蹬蹬蹬往後連退三步，才始立穩。

却不知就在他力量尚未衝的那一利那，天殘毒掌猛叱一聲：「拿來！」，鐵腕一抖，方達夫手中的長劍竟被他硬生生奪了過來。而他所使出的這種陰柔而奇異的內力，也未將長劍震斷。

方達夫驚懼之下，身形一轉，往後就逃，但就在他身形方自掠起之際，天殘毒掌的身軀已凌空而起，左掌探處，却快如閃電，啪的一聲，擊在方達夫背上。

孫清羽、林佩奇等不禁驚叫出聲，天殘毒掌緩緩回過頭來，目光凜然從他們臉上掠過，這三人不禁又生出一陣寒意。

孫清羽不愧爲老江湖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仍能抱拳强笑道：「上官大俠……」

那知人家根本不理他，在發出一聲冷入骨髓的笑聲後，掠去無踪。

孫清羽突然收斂去面上的笑，長嘆一聲，道：「想不到我們唯一希望的、所寄托的人，也傷在這天殘毒掌之下，唉！放眼江湖，竟沒有一人是這魔頭的敵手了。」

他目一閃，隨又睜開，道：「那終南方達夫中了那厮一掌，仍未倒下，不知有否生機，無論如何，我們也得找找他，若是仍有救，那自是最好，否則，唉！我們也得將這位終南劍客的屍身安葬起來，免得他曝屍街頭。」

年紀大了的人，對「死」總是最易感觸的，天靈星孫清羽又嘆了一聲，和龍舌劍林佩奇等跟踪終南劍客逸去的方向掠追而去。

三轉兩轉，他們却轉到相府的後院院墻外，此刻恰巧八步趕蟬程垓正在驚呼着：「方大俠。」

這三個字一入耳，孫清羽等立刻掠了進去，剛好擋在終南劍客方達夫前面。

龍舌劍林佩奇簡略的說出這幾天來自己的經過，程垓方自唏噓間，那孫清羽却突然又驚「咦」了一聲，程垓回頭望去，原來孫清羽已解開那終南方達夫——飛花神劍蕭旭的衣服，查看他的傷勢，此刻轉過頭來，驚異的說道：「這又是奇事。」

他朝飛花神劍蕭旭裸露的後背一指：「蕭大俠明明中了天殘毒掌一掌，但後背上却怎的沒有金色掌印呢？」

各人隨着他手指望去，飛花神劍蕭旭的後背只有一片瘀黑，那有金色掌印，林佩奇和孫琪却見他中了天殘毒掌一掌，此刻都驚叫出聲，八步趕蟬程垓心中一動，暗暗忖道：「怎的他的傷痕竟和金刀無敵黃公紹的一樣？」

於是又將金刀無敵黃公紹中了天殘毒掌一掌之後，身上也無金色掌印的事說了出來，又道：「據小弟推測，這北京城裡，除了眞的天殘毒掌之外，還有一個假冒天殘毒掌的人，只是這人武功也極高，行事也極怪異。」

林佩奇忍不住口問道：「只是這人是誰？又爲了甚麼原因他要假冒天殘毒掌呢？」

（未完・四）

上文提要： 鐵山與包蓮兒、晚流香等一行，爲降服獨角神龍爲民除一大災難，做好迎鬥的一切準備。神龍終於出現，一時飛沙走石，狂風四起，場面驚心動魄，鐵山冷靜沉着，英勇機智與神龍搏鬥，緊要關頭，看準神龍張開大口之一剎連投兩顆雷火彈，神龍在一陣掙扎後靜下來，終被降服了，正在此際，一羣想撿便宜的紛紛向他們圍攻而來……



羌笛怨

俠義奇情連載故事／高皐・文／可飛・圖

神龍獨角勢無比　增强信心回中原

玉瑪氣得臉色發青，口中一聲怒叱，嬌軀已由馬背上拔了起來，身在半空，掌中長劍泛起一片銀芒，寒星萬點，向鐵山當頭洒下。

鐵山哼了一聲，手腕一翻，掌力急吐而出，一陣輕嘯隱帶風雷之聲，將玉瑪兜起送回馬背。

玉瑪沒有受傷，但已嚇得面色慘白，她不知道鐵山使的是甚麼掌力，竟能將她送回馬背而毫髮未傷。

這是他師門的獨門絕學「破山神掌」，具有驚天地泣鬼神的無邊威力。它的威力會隨發掌者的心情而有所不同，只要心中存有半點殺機，受掌者必然會骨碎肉糜，慘不忍覩。如若心無芥蒂，掌力就像和煦的春風一般，不會對受掌者造成任何傷害。

只是泥菩薩也有三分火性，在搏殺中控制情緒更爲困難，這是鐵山從不使用破山神掌的原因。

現在他用了，都木塔父女却被這一掌擊得膽顫心寒。因爲他們明白玉瑪那一招「芒刺追魂」的力道，縱然是具有一流身手的高人，也會栽在這一招痛擊之下的，鐵山沒有栽，而且揚手一掌就將玉瑪送回馬背，如此神奇的武功，豈是他們能夠對抗的。

晚流香見鐵山一記掌力已收到攻心的效果，立即輕聲一笑道：「去奪寶吧，鷹王，神龍還躺在那裡，你不怕別人捷足先登？」

都木塔道：「你們爲甚麼不去奪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神龍是咱們殺死的，咱們自然當仁不讓了。不過我大哥只取了龍角，烏少門主爲了替父親治病取了龍眼，神龍混身是寶，牠的內丹更能使人成仙成佛，可惜咱們割不開龍皮，只好放棄了。」

都木塔不再遲疑，猛的撥轉馬頭，奮蹄向北方急馳而去。

鷹王一走，跟他的自然一起離去，玉瑪也走了，祇不過她却丟下幾句叫晚流香難過的言語。

「姓晚的，他是妳甚麼大哥？」

「大哥就是大哥，妳問這個作甚麼？」

「哼，姓晚的，妳應該弄清楚，他是我的未婚丈夫，妳最好自愛一點。」

語音一落，逕自躍馬向都木塔身後追去。

晚流香呆了一呆，道：「蓮姐，妳看這不要臉的女人。」

包蓮兒道：「不要理她，再遇上了讓我給她一點教訓。」

此時都木塔的部屬全都湧向北方，喊殺之聲已遙遙傳來。鐵山嘆息一聲道：「這一仗將使武林精英受到嚴重的損失，我實在有些不忍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這是一個千軍決戰的場面，咱們縱然全力投入，也難以救這場劫難，走吧，大哥，咱們能夠全軍而退，應該是最幸運的了。」

鐵山道：「說的也是，咱們走。」

回到綏來縣城，烏元一向鐵山雙拳一抱道：「鐵大俠，在下擔心家父，不敢再躭擱下去了，鐵大俠如果別無他事，在下就此告辭。」

鐵山道：「少門主請，代我問候伯父。」

烏元一道：「謝謝，鐵大俠他日有暇，希望來杭州一遊，告辭。」雙掌一拱，轉身急馳而去。

送走了錦衣門，他們再回到順昌分舵，此處的房屋雖是不小，由於冰簞門黃葉蘭舟兩壇，人數就已超過三百，再加上孫采蓉的部屬，就難免有人滿之患了。

好在北門附近有一座破廟，是本城最荒涼的所在，那兒斷垣殘壁，蔓草叢生，平時罕見人跡，如果加以整修，未嘗不可好好的利用。

晚流香人力財力全都十分雄厚，整修破廟可以說輕而易舉，問題是有沒有這個必要，再有錢也不能平白浪費。

因而當他們在一起研商今後的行動之時，晚流香提出了她的意見。

「大哥，此地已經沒有留戀之處了，準備何時返回中原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「你還有事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不方便說？」

「這裡沒有外人，有甚麼不方便說的。」

「那你就說吧。」

「我前來邊塞，並不是爲了奪寶。」

「我知道，玉瑪艷若桃李，風騷入骨，這樣的女人連人君也會爲之傾國，何況我們大哥。」

「咳咳，流香，妳太冤枉人了。」

「冤枉？難道你沒有參加比武招親？」

「我是參加了，因爲我要對付一個强大的敵人，但因人單勢孤，所以想借重鷹王。」

「我知道你要鬥哲別古台，爲甚麼呢？大哥，蒙王帶甲數十萬，手下大有能者，咱們只是江湖中人，何必惹上這樁是非？」

「是的，咱們只是江湖中人，但，如若哲別古台要挑起邊患，因而造成生靈塗炭，赤地千里呢？」

「那是朝廷的事，用不着咱們管。」

「不，流香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咱們怎能不管，再說，如果哲別古台當眞興兵犯邊，我也有難以推卸的責任。」

「這麼說你是當朝大員了？」

「我不是當朝大員，無權處理邊防問題，但一件轟動金陵的分屍案，經我追查之下，引發了種種駭人聽聞的問題，涉案者之一富甲一方，且是皇宮重寶被盜的主角，更意外的他竟是哲別古台的二女婿，並已攜帶寶物逃回科布多，此人心懷怨恨，可能蠱惑蒙王興兵犯邊，所以我想先發制人，消弭這場可能造成赤地千里的戰爭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，不過此事非比等閒，一旦弄得不好，將會引起極大的災難，大哥，你要怎樣進行？」

「我有兩點想法，一是深入科布多，擒拿盜寶主犯安岱，並消滅哲別古台手下的野心者，使蒙人不敢興起犯邊的念頭。二是集結民間武力，協助伊犁將軍加强邊防，縱有蒙人犯邊，也能予以迎頭痛擊，只是想不到又出現一個神秘組合羌笛怨，原本並不單純的形勢更加複雜了。」

晚流香向孫采蓉瞥了一眼，回頭揮揮手道：「妳們全都出去。」

她身後的冰簞門下應聲退出，孫采蓉也示意紅綾四婢退出房外，現在房中只剩下鐵山、包蓮兒、晚流香、孫采蓉，及尚曉春等五個人了。

晚流香目注鐵山道：「大哥，有一件事我沒有告訴你，因爲還沒有到時間。」

鐵山笑笑道：「現在到時間了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是的。」

鐵山道：「那好，妳說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孫姑娘……」

孫采蓉道：「少門主有甚麼指教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妳是烏魯木齊的網春堂主？」

孫采蓉的神色微微一呆，接着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

晚流香由懷中掏出一枚銅牌，它的正面是一條昂首吐舌，形狀獰惡的虺蛇，反面是一蓬燃燒中的烈火。房中各人全不知道這面形象邪惡的銅牌代表甚麼，只有孫采蓉面色肅穆的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屬下參見令主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請坐。」

孫采蓉道：「謝令主。」

待孫采蓉落坐之後，晚流香道：「大哥，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。」

鐵山一嘆道：「想不到流香妹子竟是羌笛怨的重要人物，當眞失敬得很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別這麼說，大哥，只要你一聲令下，小妹願意爲你付出一切，只是，咳，你爲甚麼要惹上這個可怕的組合？」

鐵山道：「不是我惹他們，是他們容不下我。」一頓接道：「這個組合眞的十分可怕麼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就我所知，羌笛怨的笛主是一位神秘莫測的人物，據說他武功之高，已達天人境界，而且忽男忽女，變幻萬端，單他一人，就足以擾亂整個社會，置江湖於沸騰之中了，更何況他還有一個嚴密的組織，與龐大的部屬……」

鐵山神色凝重的道：「說下去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笛主身邊有七位武功極高，各負奇技的高人，稱爲七大狂蚪，由這般人組成權力領導中心，控

制及指揮龐大的羌笛組織。」

鐵山道：「妳還知道甚麼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我還知道很多，一時也說它不完，我有點累，你們聊聊吧。」

她立起身來，向鐵山嫣然一笑，嬌軀一擰，緩步退了出去。

鐵山希望多瞭解一點，晚流香偏偏要歇息，他不便留住她，不禁嘆出一口長氣。

包蓮兒道：「別急，大哥，孫家妹子也是羌笛怨的，何不先跟她聊聊？」

孫采蓉道：「小妹職位卑微，所知十分有限，鐵大俠欲窺全貌，只有晚令主才能解答。」

鐵山道：「流香在羌笛怨的地位很高麼？」

孫采蓉一臉敬畏之色道：「何止很高，在小妹來說，八大魔乪是神話中的人物，今日能夠見到令主，是小妹的一項殊榮。」

鐵山道：「八大魔乪是甚麼？」

孫采蓉道：「據說八大魔乪是實際統馭本組合的令主，自毒蟻以下，全得聽他的指揮。」

鐵山道：「毒蟻也是羌笛怨組合中一種職位的名稱了，妳知道此等人物有多少？在此地誰是毒蟻？」

孫采蓉道：「小妹只猜想玉瑪或者鷹王是毒蟻，這也只是猜想而已，羌笛怨在本省究竟有多少毒蟻，小妹實在毫無所知。」

包蓮兒道：「去問晚妹子吧，好好陪陪她，她會告訴你的。」

包蓮兒那句好好陪陪她，使得鐵山面色一紅。

晚流香是一個足使英雄氣短的人間尤物，包蓮兒雖是美艷，與她相比仍然稍遜一籌，尤其在床第之間，她那種婉轉嬌啼，欲仙欲死的情景，更能使人回味三日。

只是鐵山並非好色之徒，而此時也不是說悄悄話的時候，至少還有尚曉春及孫采蓉在座。

好在這兩人十分上道，全都借個詞兒退了出去。

包蓮兒笑笑道：「不必遲疑了，去吧，大哥，她只怕等得有些着急了。」

鐵山有點不安的道：「蓮兒，我很抱歉……」

包蓮兒的神色微微一黯，迅即霽顏一笑道：「作一個非常之人的妻子，就應該具有超越常人的容忍，何況你也是情非得已，我不會怪你的。」

* * *

現在才是深秋，雪花已經壓上枝頭了。

冷鋒挾着嚴寒，由蒙古一路南下，新疆首當其衝，綏來縣城自然要在奇寒之下顫抖了。

只有一處不冷，那就是晚流香的閨房。男歡女愛，熱情似火，嚴冬也會帶來春意，那裡會冷？

良久……

「大哥……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你能不能聽我一件事？」

「妳說說看。」

「不要跟羌笛怨爲敵，他們的勢力太龐大了，你不可能有任何一點機會的。」

「妳認爲是我跟羌笛怨爲敵？」

「這個……我想是的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這要從王之煥那首出塞詩說起了，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渡玉門關，你知道羌笛指的是甚麼？」

「這我當然知道，羌笛是樂器，漢武帝時丘仲所作，長一尺四寸，三孔，因出羌中，所以稱爲羌笛。」

「誰跟你說這些了？哼。」

「那妳要我說甚麼？」

「別跟我裝糊塗，大哥，你分明知道羌笛指的是邊塞之人，這邊塞之人又以蒙人爲主，所以羌笛怨與蒙人是不可分的，想想看，大哥，你與這兩大強權爲敵，會得到怎樣一個後果。」

鐵山忽然捧着她的雙頰，雙目精芒如電，逼視着她的兩眼。

適才他們曾經抵死纏綿，使晚流香獲得無比的滿足，但她認爲這場風流陣仗，祇不過旗鼓相當，至少她並非俯仰由人，而是操之在我。

如今在鐵山的目光逼視下，她竟然失去抗拒的能力，敢情她這位大哥一直在裝蒜，直到現在，才眞正顯出他超凡絕俗的功力。

待鐵山收回目光，她如釋重負的吁出一口大氣，櫻唇一噘，哼了一聲道：「好哇，你一直都在騙我，我……我不依……」

她怎樣不依？那是一對粉拳輕輕敲擊鐵山的胸膛，眼波流轉，媚態橫生。她是在撒嬌，却能令人打從心底生出喜愛。

鐵山伸手一撈，摟着她白如羊脂，滑似錦緞的嬌軀，一記深深的長吻之後，道：「妳不幫我？」

「哼，一切都給了你，你有個三長兩短，我還能活？」

「那妳告訴我，羌笛怨的笛主是誰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此話當眞？」

「相信我，大哥，除了七大狂蚪，沒有人知道笛主是誰。」

「八大魔乪應該是羌笛怨組織中的重要人物，竟然沒有見過笛主？」

「見過，那只是頭戴金色面罩，身着金色長袍的巨人，惟一引人注意的是，他的口音時男時女，叫人有點雌雄莫辨。」

「此人果然神秘，妳見過他幾次？是在何處見到他的？」

「在吐魯番一座清眞寺中，那是惟一的一次。」

「七大狂蚪呢？有沒有見過？」

「有，在吐魯番晋見笛主那次，就

見過兩名狂蚪，他們全身血紅，頭戴鬼臉面罩，獰惡之狀，叫人不寒而慄。」

「這麼說七大狂蚪妳全不認識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妳管轄那些地方？」

「新疆及西藏。」

「幅員不小，部屬一定很多，妳都認識他們？」

「不，我一個都不認識。」

「這就怪了，如果妳要下達命令，或對部屬有所垂詢……」

「先用特定的記號聯絡，再下達指示，其實見面如同未見，因爲每一個人都隱藏在僞裝之後。」

「好一個嚴密的組合，這位笛主必是一位非常之人。」

「所以，大哥，你不要惹羌笛怨好麼？」

鐵山微微一怔，然後哈哈一笑道：「妳認爲我會怕了他們？」

晚流香幽幽地道：「大哥豪氣干雲，我知道你不會害怕，可是我怕，我不能失去你。」

鐵山雙臂加了一點力道，將她緊緊的摟在懷中，同時面色一正，道：「羌笛怨雖是人才衆多，組織龐大，但一點也不可怕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鐵山道：「因爲它太神秘了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哦？」

鐵山道：「神秘可以隱藏實力，也可以增加安全，但力量的整合不易，一旦遭遇敵人，形同孤軍作戰，不只是容易被人消滅，還可能造成自相殘殺的局面，所以我說他們並不可怕，不過……」

晚流香道：「不過怎樣？」

鐵山道：「一個邪惡組織，在初創期間，多會偏重安全，一旦根基穩固，就可以公然橫行，不必再如此神秘了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你是說那時候的羌笛怨才眞正可怕？」

鐵山道：「不錯。」

晚流香略作沉吟道：「你說的雖是有理，我還是有些擔心。」

鐵山道：「妳擔心甚麼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新疆發生如此重大之事，怎能瞞得過笛主，我擔心他會派遣高手前來，也可能責成我追查獨角神龍的得主，甚至追究我不及時呈報的責任。」

鐵山道：「不必擔心，笛主如果派人前來，咱們正好留下他們，也許還能發掘一些秘密。」

晚流香忽然啊了一聲道：「我想起一件事來了。」

鐵山道：「想起了甚麼？妳快說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九天神煞，我想到九天神煞了。」

鐵山道：「九天神煞？也是羌笛怨的高人了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是的，這般人武功極高，行動神出鬼沒，笛主對八大魔乪的指揮和聯繫，都是由他們執行的。」

鐵山咳了一聲道：「妳這人眞叫我搞不懂，瞧妳做人處事一向都是很精明的，像九天神煞這麼重要的人物，妳居然會忘記。」

晚流香撇撇嘴道：「他們有甚麼好重要的，只是一個傳送訊息的使者罷了。」

鐵山急道：「流香，妳該不是在裝糊塗吧？」

晚流香嫣然一笑道：「別着急，大哥，我跟你鬧着玩的。」

鐵山哼了一聲道：「那妳說，妳認識那一個九天神煞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一個都不認識。」

鐵山道：「別鬧了，流香，咱們說正經的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誰不是在說正經的了？由於我不願跟這般牛鬼蛇神打交道，甚至還要看他們的臉色，所以我都是叫紫菀代替我跟他們見面的。」

鐵山吐出一口長氣道：「妳眞會吊我的胃口，眞該打妳幾板子才對。」

他要打晚流香幾板子，她竟然在他的懷裡扭了起來，這一下可扭起了鐵山的心火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打了她，她却咿咿唔唔的哼了起來。

幾乎半個時辰之後，他們才安靜下來，鐵山整理好了衣衫，對晚流香道：「流香，叫紫菀來吧。」

晚流香慵懶的嗯了一聲道：「她的房間就在隔壁，你自己去吧。」

她要歇息，鐵山只得自己去找紫菀。

「紫菀……」

「房門沒有關，請進。」

房門未關，紫菀也沒有睡，她坐在床沿，讓搖曳的燭光，照着那張紅艷的嬌容，一雙明如秋月的眸子，靜靜的向鐵山瞧看着。

「妳怎麼啦？紫菀。」

「沒……沒甚麼，坐。」

沒甚麼，她却撇了一下嘴，也許她認爲受了冷落，鐵山只得在她的身旁坐下。

鐵山順着她，她却一側身倒到床上，小身子向裡面一滾，道：「你不累我可累了，有甚麼話待會再說。」

小丫頭使刁，鐵山也無可奈何，其實適才在晚流香房裡放足了勁，的確應該調息一下。

良久，紫菀一翻身，像八脚魚似的纏了上來，道：「有甚麼事，說吧。」

鐵山道：「我想知道九天神煞是甚麼人。」

紫菀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鐵山道：「不要使刁，小丫頭，是妳替流香跟他們見面，怎能說不知道？」

紫菀道：「你認爲他們會以眞面目

相見？要是這樣，羌笛怨就不算神秘了。」

鐵山嘆息一聲道：「羌笛怨果然厲害，看來我又要失望一次了。」

紫菀道：「這個麼，叫我怎麼說呢？」

鐵山道：「紫菀，妳似乎意有未盡，不要瞞我，有話儘管實說。」

紫菀道：「說了有甚麼用，還是不知道他是誰。」

鐵山道：「這可不一定，也許咱們能夠找出破綻，把他的狐狸尾巴揪出來。」

紫菀道：「好吧，那我就告訴你。」

語音一頓，揚着頭想了一下，道：「這話要從前年說起，那時咱們還住在西藏第三大城江孜……」

鐵山道：「冰簟門設在江孜？」

紫菀道：「不錯，那兒山明水秀，物產富饒，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地方，可惜小姐受到羌笛怨的蠱惑，咱們不得不離開江孜了。」

鐵山大感興趣的道：「流香聰明睿智，怎麼會受別人的蠱惑？」

紫菀道：「咱們門主與小姐的最大心願，是本門重返中原，羌笛怨以全力協助本門爲條件，小姐只好加入他們的組合了。」

鐵山道：「可是如今……」

紫菀哼了一聲道：「如今咱們等於背叛了羌笛怨，小姐以重返中原的心願，及本門的存亡作賭注，這一切都是爲了你，如果你辜負了小姐，咱們主婢就死難瞑目了。」

鐵山道：「妳放心，我不會辜負妳們主婢的，妳適才說前年妳們還住在江孜，那麼冰簟門加入羌笛怨已經有三個年頭了？」

紫菀道：「是的。」

鐵山道：「這個時候妳就跟九天神煞聯絡？」

紫菀道：「不，是咱們到了狂沙堡之後。」

鐵山道：「九天神煞是怎樣跟妳們聯絡的？」

紫菀道：「他會在安集海西端街頭的牆壁之上繪一隻羌笛，笛孔的數目表示日期，笛總的數目代表時辰。」

鐵山道：「這樣豈不要天天派人守住那面牆壁？」

紫菀道：「那倒不必，咱們在安集海安有暗樁，他會留意的。」

鐵山道：「妳與九天神煞聯絡過幾次？」

紫菀道：「不多，前後不過五次而已。」

鐵山道：「那妳對他的形象必然記憶很深，妳說說看。」

紫菀道：「五次見面是五個不同的面貌，長相實在無從描叙，但我知道他是同一個人，只是易了容而已。」

鐵山道：「妳根據甚麼如此判斷？」

紫菀道：「他的容貌可以化裝，但身材的高矮及胖瘦就不易改變了，何況……」

鐵山道：「怎樣？」

紫菀撇撇嘴道：「他居然，他居然……」

鐵山道：「他想欺負妳？」

紫菀道：「他敢！祇不過……他……他……想跟我交個朋友。」

鐵山先是一怔，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：「不錯，咱們小紫菀聰明伶俐，美麗動人，他倒是蠻有眼光的。」

紫菀提起粉拳，在鐵山的胸前一陣擂擊，同時噘着嘴道：「你是在幸災樂禍？」

鐵山道：「那怎麼會，有人愛慕我的妻子，足見鐵山是多麼的幸運。」

紫菀一頭扎到他的懷裡，幽幽道：「有你這句話，菀兒死了也心甘，不過作你的妻子我不配，給我一個侍妾的名份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鐵山在她的櫻唇上深深一吻道：「好了，菀兒，那人以後有沒有找過妳？」

紫菀道：「沒有，但有信來。」

鐵山道：「哦，信呢？拿給我瞧瞧。」

紫菀道：「都撕掉丟了，他把肉麻當有趣，我却討厭死了。」

鐵山道：「信很多麼？現在交通梗塞，寄信頗爲不易。」

紫菀道：「我不知道他是用甚麼辦法送來的，平均兩個月就有一封信，算起來已經有十多封了，有些我連看都沒有看。公子，你該不會懷疑我甚麼吧！菀兒給你的可是清清白白的。」

鐵山將她緊緊的一摟道：「別傻了，菀兒，我怎麼會懷疑妳呢？只因羌笛怨是一個極端可怕的敵人，我想摸清他，却無從下手，有妳這條綫索，自然再好不過。」

紫菀大爲興奮的道：「公子，算算日期，他應該有信來了，你要我怎麼作？」

鐵山道：「流香在羌笛怨組合中，擔負統御一方的責任，地位不能說低，可是她對這個組織的瞭解，却少得令人不敢相信。」

紫菀道：「你是要從這位九天神煞的身上發掘羌笛怨的秘密了？」

鐵山道：「菀兒，妳眞聰明，所謂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打糊塗仗，勝算的機會必然不多。」

紫菀道：「這個我明白，只是，咳，我只怕幫不上你的忙。」

鐵山一呆道：「妳怎麼啦，菀兒，妳是我的妻子，妳不幫我誰幫我？」

紫菀道：「就因爲我是你的小妾，所以才不能幫你。」

鐵山道：「這話我不懂，說清楚一點。」

紫菀道：「你不是要我利用美色，犧牲色相麼？你如果是這般想法，最好打消這個主意。」

鐵山笑笑道：「瞧妳這副小心眼，我怎麼會要妳去做那種骯髒的事。」

紫菀道：「那你要我作甚麼？」

鐵山道：「我只是要妳用點機智，幫我將他制服。」

紫菀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容易。」

鐵山道：「別太自信，菀兒，有些人練就一身刀槍不入的功夫，如果不知道他的罩門，很難使他就範的。」

紫菀道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鐵山道：「妳有沒有習過冰簟神功？」

紫菀道：「咱們冰簟四婢都習過，是小姐教的，以我跟燕語的成就較高，如與小姐相比，咱們還是差得很遠。」

鐵山道：「冰簟神功能夠控制對方的意志，妳有沒有此等能耐？」

紫菀道：「有，那只是對二三流角色而言，如是遇到具有一流身手的高人，就失去效用了。九天神煞不比常人，除了小姐，很難叫他屈服。」

鐵山道：「這倒也是，待明天找流香談談再說吧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現在是十月中旬，寒流已經籠罩天山北路，一夜雪花亂舞，綏來城及鄰近的廣大原野，已是粉裝素裹的銀色世界了。

爲了活捉一名九天神煞，鐵山正與包蓮兒、晚流香，及孫采蓉研商對策，商討還沒有結論，門上忽然响起一陣剝啄之聲。

距離房門最近的是豆蔻，她沉聲喝問道：「是那一位？」

門外道：「是我，桂八姑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讓她進來。」

桂八姑進房之後，對晚流香行了一禮道：「參見少門主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有事？」

桂八姑道：「有一名頭戴鷄頭帽的中年人，他自稱姓商，求見鐵公子。」

鐵山道：「是鷄人幫的一更鷄頭商破殘，八姑將他請到客廳吧。」

桂八姑應聲退出之後，鐵山等人也來到客廳，這位與鐵山曾有一面之緣的一更鷄頭，神色還是那麼冷峻，一張繃得緊緊的面頰之上，瞧不出半點表情。

雙拳一抱，以冷冰冰的語氣道：「在下是來送信的。」

送信的也好，拜訪也罷，幹嗎連招呼都不打一個，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？

晚流香第一個瞧不順眼，哼了一聲道：「送信的是下人，見了本宅主人應該下拜，你居然如此不懂禮貌，叫你的主人換一個人來。紫菀，給我轟出去。」

紫菀道：「聽到了麼？朋友，我今天不爲難你，請吧。」

商破殘面色一變，雙目中射出兩縷凌厲的殺機，他沒有瞧看紫菀一眼，只是對鐵山道：「江浸月前輩及五軍堡、野火莊，鷄人幫請鐵大俠於明天午時，到興隆口一會，告辭。」

他轉身要走，包蓮兒却出聲招呼道：「商大俠請留步。」

商破殘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包蓮兒道：「各位要拙夫去興隆口，必然有一個理由了，否則咱們爲甚麼要聽人擺佈？」

商破殘道：「這是匹夫懷璧的後果，你們應該比誰都明白。」轉身一躍，去勢若風，眨眼之間，便已消失於茫茫白雪之中了。

紫菀道：「這人好狂，咱們不該放他走的。」

鐵山道：「算了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，別讓人說咱們小家子氣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大哥，明天興隆口咱們去是不去？」

鐵山道：「是禍躲不脫，躲脫不是禍，別人已經找上門來了，怎能不去。」

孫采蓉道：「據簫客石魚的調查，此次獨角神龍出土，造成不小的傷亡，五軍堡的鐵戈陸長天墜入地面的裂隙，被沙活埋，龍馬、搖玉兩軍傷亡極重，幾乎損失了半數武士，鷄人幫五更鷄頭刁莽斷了一條腿，負傷頗重，野火莊二莊主霸王錘秦暉埋在沙中頓飯時間，雖是救出，却已受到極重的內傷，這兩個幫派跟五軍堡一樣，所屬武士大半傷亡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他們縱然三派聯合，也不及咱們一個壇的實力了。」

孫采蓉道：「按說應該是這樣的，而且他們士氣低落，多數人都想立刻離開新疆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可是他們却向咱們挑戰，其中究竟有些甚麼玄虛？」

豆蔻道：「公子，能不能讓小婢說幾句話？」

鐵山道：「好，妳說。」

豆蔻道：「獨角神龍出土，沒有遭到損失的，除了咱們及錦衣門，還有都木塔父女，如是五軍堡等三派與都木塔聯合，再加上中原前來尋寶的武林高人，這股力量已經不可忽視，如果還有七大奇人參加，那就更不可掉以輕心了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說得對，咱們得到神龍的獨角，他們却剖不開龍皮而一無所獲，再加損兵折將，所以把怨氣出在咱們的頭上。」

包蓮兒道：「香妹子，妳看咱們有沒有跟他們放手一搏的能力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有，咱們現有的黃葉蘭舟二壇，及獵虎隊員，不下六百人，他們各有一身很紮實的武功，能夠各自爲戰，也能以陣法聯手合擊，如果算上孫姑娘的手下，兵對兵，咱們佔有七成勝算。」

包蓮兒道：「那將對將呢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不算大哥及七大奇人，咱們佔到絕對的上風。」

包蓮兒道：「爲甚麼不算大哥及七大奇人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因爲有一件事還要作最後的証實，紫菀，去拿來。」

包蓮兒及在座之人，都不知道晚流香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，以及她要証實甚麼，好在紫菀很快就回來了，她手中拿着一個長形包裹。

晚流香向包裹瞧了一眼，道：「拿給公子。」

鐵山接過包裹道：「這是甚麼？」

紫菀道：「打開來瞧瞧嘛。」

鐵山打開包裹，驟覺眼前一亮。那是一把鑲滿珠寶的刀鞘，既華貴又美麗，鞘身爲乳白色，閃耀着一股柔和的光輝，不知道它是甚麼質料製成，其價值絕不在珠寶之下。

刀鞘之內必然是一柄寶刀了，否則怎能配有這等名貴的刀鞘。

刀柄上也是滿鑲珠寶，鐵山抽出寶刀一瞧，不由啊了一聲道：「是神龍的獨角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是啊，要不是神龍的獨角，那能配這晚家祖傳的刀鞘？」

鐵山不解的道：「有刀鞘沒有刀，妳家祖傳就是這樣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誰說沒有刀了，當年先祖遠在五台山被數十名高手圍攻，要不是這把鎖虹寶刀，怎能殺出重圍？」

鐵山道：「那刀呢？」

晚流香嘆口氣道：「我只是一時好奇，想試試獨角與鎖虹那一個鋒利，唉……」

鐵山愕然道：「妳那祖傳的寶刀，竟被獨角所毀？」

晚流香忽然精神一振道：「我却因禍得福，今後冰簞門將會躍馬中原，重振祖風了。」

鐵山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原來鎖虹寶刀的刀身是空的，裡面藏着冰簞神功最後三級心法，豈不是因禍得福？」

鐵山道：「這當眞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，我要向妳說一聲恭喜了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你試試吧，看能不能符合我的想法。」

鐵山道：「怎麼試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你提足內力，灌注刀身，全力劈出一刀，看是甚麼結果。」

鐵山道：「好，咱們去後院。」

順昌分舵的後院十分廣大，芳草滿地，綠樹成蔭，是一個休閒的好去處。此時，雖是深秋，但那雪花飛舞，一遍銀白的景象，更增加了一份詩情畫意。

晚流香等來到後院，她指着一株巨大的櫟樹道：「大哥，那棵樹距咱們約莫兩丈，你劈出一刀試試。」

鐵山點點頭，猛的一提眞力，緩緩向獨角刀身之上注去。

他這眞力一注獨角，竟然發生一種出人意料的怪異現象。他感覺獨角之上原就儲存着一股力道，如今被他的眞力一引，竟匯爲一股强大無比的罡炁。

獨角之上更散發出一片其紅如血的光芒，光圈約莫一丈五尺，照得包蓮兒晚流香等眉髮皆赤。

鐵山心頭一懍，這一刀他說甚麼也不敢劈出，他緩緩將眞力收回，紅光也隱去不見，他鬢角之上却已現出了汗水。

「流香，我不敢出刀，害怕破壞此地的景物。」

「我知道，大哥，你有甚麼感覺？」

「獨角上藏有一股力道，與我的眞力一合，强大得難以估計，如果一刀劈出，這塊庭園可能會受到極大的破壞，要試只好另找地點了。」

紫菀道：「明天不是要去興隆口麼？何必另選場地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大哥的內力能與龍角上儲藏的力道相合，一招揮出，必然石破天驚，的確不必另選場地，只是我有點不解，龍角上怎麼會蘊藏力道？」

包蓮兒道：「這點原因一時很難弄個明白，但大哥的眞力灌注龍角，就會發出耀眼的紅光，此事絕不尋常，我想如果能將龍角上的力道吸爲己用，放眼天下，只怕無人能敵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蓮姐說的不錯，大哥，咱們進屋裡去試試。」

鐵山道：「好的。」他進屋開始運功，立即紅光滿室，不明究竟之人，多半會以爲發生火災，兩個時辰之後，紅光逐漸消失，他也容光煥發的走出房外。

包蓮兒立即迎向前去道：「大哥，有沒有收獲？」

鐵山道：「有，但並不太多。」

包蓮兒道：「是一次吸不盡龍角上的力道？」

鐵山道：「不，我只是無功而退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你不是說有收獲麼？」

鐵山道：「我的收獲是眞力與龍角上的力道更如乳水交融，運用自如罷了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不要灰心，大哥，你能夠作到與龍角的力道乳水交融，運用自如，已經很不錯了，只要假以時日，我相信一定能完成心願的。」

鐵山道：「我也是這般想法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興隆口是綏來、沙灣兩個縣城之間的鎮集，四週原是一片廣大的草原，此時却變作天地一色的銀色世界了。

令人詫異的是，這冷肅寧靜的雪地之上，竟會蒙上一股駭人的殺機。

寒風像刀子般狂野的刮着，它似乎警告在場的千餘名武林豪客，這裡是塞外，絕嶺與沙漠就像風雪一樣的冷酷，爲甚麼不珍惜生命？要將自己

埋葬在這裡？

這般人沒有想到這些，爲了蓋蓋之數，好友可以反目，何況他們追求的是人間異寶。

所以他們要爭，要奪，也要殺人。

他們要殺的是鐵山這一伙，天下武林在神龍出土之時損失慘重，只有鐵山沒有損失，還得到一隻龍角。

不，還有兩粒龍眼，雖然那是烏元一取走，他們也算在鐵山的頭上。

所謂蝨多不癢，債多不愁，鐵山並不在乎他們怎樣算法，但目覩這龐大的人潮，却不禁皺起了眉頭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這般人是由中原三大門派與一些零星的武林人物所組成，他們人數不多，加起來不過一百出頭，其中雖有不少武功獨到，身負絕學的好手，只是意志消沉，作戰的意願不高。

最能引起鐵山注意的是，這批人羣之中，有三名十分特殊的人物。

當代七大絕頂高人，鐵山已經認識了三個，據說在神龍出土時，出手擒龍的高人，竟然兩死兩傷，現在他又瞧到了三個，莫非傳言不實？

這三人是名列白道的寒烟水，黑道魔頭江浸月，這兩大絕頂高人他見過，只有佾立他們中間的綠衣女郎並不相識。

他在猜，包蓮兒却已經下了斷語：「是她！八成錯不了。」

鐵山一怔道：「蓮兒，妳在說誰？」

包蓮兒道：「自然是那位一身翠綠的女人了，大哥，你可記得江湖上的傳說？」

鐵山道：「記得。」

包蓮兒：「這女人太可怕了，我不准你跟她交手。」

鐵山道：「我自然不願跟她交手，但戰機難測，有時候由不得咱們。」

包蓮兒大聲道：「除非她先殺了我，你想跟她交手也不行。」

晚流香見包蓮兒面色凝重，話說得斬釘截鐵，問題只是不准鐵山跟綠衣女人交手，這豈不是小題大作？

包蓮兒見晚流香有些懷疑，遂指着綠衣女郎道：「流香妹子可認識那位身着翠綠衣裙的女人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不認識。」

包蓮兒道：「她是當代七大絕頂高人之一，名叫綠夫人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能夠擠身當代七大絕頂高人之林，她的武功自然是深不可測了。」

包蓮兒道：「所以江湖上有兩句傳聞，是所謂綠雲蓋頂，挖心斷頸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那是說她對不貞的女人，會施以嚴厲的懲罰了，手段是狠了一點，動機並不算壞。」

包蓮兒道：「不是這樣解釋的。啊，他們來了，以後再跟妳說吧，但妳要留神，千萬不要讓大哥跟那女人交手。」

晚流香實在想不明白，包蓮兒爲甚麼如此擔心，她想弄個清楚，但一隊鐵騎已由西北急馳而來，在雪泥飛濺之中，很快就與中原三大門派會合，顯然對方人馬到齊，搏殺即將展開，要問也得以後再說。

如今雙方的人數相差不多，距離也拉到不足兩丈。鐵山停下脚步，雙拳一抱道：「在下應約而來，請鷄人幫命題。」

鷄人幫紅鷄頭莫長川踏前兩步道：「鷄人幫只是奉派傳信，命題的另有其人。」

莫長川說的不錯，有當代七大絕頂高人在場，命題自然輪不到鷄人幫了。

令人駭然的是，名列白道的寒烟水，對黑道中排名最後的綠夫人，行動大反常情，幾乎有點叫人難以理解，他向綠夫人虔敬的行了一禮道：「姓鐵的跟在下前賬未清，寒烟水請令……」

一股嬌音像銀鈴般響了起來，道：「別急，寒兄，現在還不是你出場的時候。」

當日寒烟水力拚神龍負傷，竟敵不過鐵山的破山神掌，雖然只是一點小事，他却耿耿於懷。

綠夫人沒有再理會寒烟水，扭頭對古垂燈道：「古垂燈。」

古垂燈是五軍堡的三將之首，除了堡主樓星台，他是五軍堡的第二號人物。

這位五軍堡的高人，對綠夫人顯得十分敬畏，聽到呼喚立即雙手一垂道：「夫人請吩咐。」

綠夫人道：「去將姓鐵的擒來。」

古垂燈道：「遵命。」點足彈身，一躍近丈，待雙脚着地，已逼近鐵山身前八尺之處了。

「姓鐵的，是乖乖的跟我走，還是要我費點手脚？」

「你算甚麼東西，敢對咱們公子如此無禮？本姑娘要不給你一點教訓，你八成連姓甚麼都忘了。」

接話的是燕語，嬌軀輕輕一閃，便已攔在鐵山的身前，她沒有罵人，但語氣十分冷凌，面對五軍堡的高人，竟流露出一副不屑的神色。

古垂燈勃然大怒道：「小賤人，妳找死！」

別人找死，他自然要殺人了。

五軍三將是出了名的狠角色，如果有人得罪了他們，多半瞧不到明天的日出。

他們全都用劍，劍道的造詣極深，一套嘯風劍法，在武林中極享盛譽。

長劍一吐，湧來震耳的厲嘯，銀芒萬點，洒向燕語的胸腹，這一劍之威，竟是如此的凌厲，勿怪五軍三將能夠名滿江湖了。

他想殺人，所以出手一招就放盡

了他的功力，想不到的是他這充滿自信的一招竟然師出無功，燕語小身子一扭，就已脫出劍光之外。

鼻子一皺，櫻唇輕撇，燕語伸手抹了一下鬢角的散髮，道：「大笨牛，你這招不靈，咱們再來過。」

古垂燈滿腔怒火，自然要再度出擊，她沒有還手，金色長刀仍在刀鞘之內，但見劍花萬點之中，裹着一條翩翩人影，古垂燈吼聲如雷，却連她的衣角也無法沾到。

鐵山收回目光，瞧着身旁的晚流香道：「流香，燕語是不是有些輕敵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放心吧，燕丫頭極有分寸，她是要古垂燈自亂陣脚，然後找機會作有效的一擊。」

鐵山道：「妳有沒有發現此地的氣氛有些詭異？」

晚流香道：「是有點異乎尋常，不過我還找不出它的原因。」

鐵山道：「蓮兒，妳說呢。」

包蓮兒道：「我覺得最詭異的莫過於綠夫人，按七大奇人排名，她是敬陪末座，現在連白道的寒烟水，魔道的江浸月都俯首聽命，中原武林各派，以及鷹王父女也被她整合，這個女人豈不十分可怕！」

晚流香道：「我不懂，在這麼短促的時日之中，她憑甚麼降服如此衆多的武林人物？」

孫采蓉道：「只有一種可能，使毒。」

鐵山道：「不錯，只要以毒藥控制各派的首腦，這般人自然要聽命於她了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孫姑娘。」

孫采蓉道：「屬下在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妳會使毒？」

孫采蓉道：「家師雖是多年研究毒技，屬下却學而不精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那不要緊，只要咱們不被毒倒就行。」

孫采蓉道：「屬下當盡全力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那好……」

她語音未落，鬥場忽然傳來一聲慘叫，晚流香沒有說錯，燕語遊鬥古垂燈，是在尋找對方的破綻，準備作致命的一擊。

現在她找到了，古垂燈揮出了數十劍，眞力損耗過多，招式有了缺憾。其實那只是緩了一緩，並不是甚麼重大的錯誤，但金芒急閃，來勢如電，燕語的金色長刀就在這稍瞬即逝縫隙中，扎進了對方的胸膛。

一刀斃敵，燕語絕不停留，待寒烟水奔到鬥場之時，她已經回到晚流香的身後了。

古垂燈是名滿江湖的高人，竟然栽在一個小姑娘的手裡，寒烟水雖是出場挑戰，五軍堡仍然不肯干休。

他們一連撲出來兩個，一是銅戈莊一柱，一是龍馬軍的軍長海洲。

寒烟水挑戰的是鐵山，五軍堡要鬥的是燕語，他們是要替古垂燈復仇。

鐵山緩步迎向寒烟水，神態誠懇的抱拳一禮道：「日前晚輩失禮，謹向前輩致最誠摯的歉意。」

寒烟水哼了一聲道：「日前老夫身受重傷，小輩竟敢落井下石道歉，嘿嘿，不必了，老夫還要領教你的破山掌法。」

鐵山道：「雕蟲小技不値方家一哂，前輩是高人，何必跟晚輩一般見識。」

寒烟水怒叱道：「不必浪費唇舌，接招。」

此人一掌揮出，獵獵罡風之中，竟帶着一片水霧，如此怪異的掌力，實在是武林罕見。

鐵山原是不想跟他交手的，對一個成名多年的白道高人，理應忍讓幾分。

但他明白武林中人愛名重於惜命，名列當代七大奇人的寒烟水，怎能忘掉鐵山那一掌之賜？

因此他雖是委屈求全，却已提足九九旋陀神功，不待掌力近身，他已旋身閃出丈外。

寒烟水冷哼一聲，掌力再吐，聲如雷鳴，他已使出十成功力，存心要將鐵山斃於掌下。

這是一股扣人心弦的驚濤駭浪，鐵山像一片浮萍在巨浪中起伏顚簸，不過這是足以生吞活人的巨浪，對浮萍却無可奈何。

鐵湘菱不安的道：「娘，妳看爹他……」

包蓮兒道：「不要擔心，妳爹不會有事的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寒烟水的烟波寒水神功雖是武林一絕，妳爹的九九旋陀並不在他之下，如果……」

如果怎樣她沒有說下去，因爲鬥場上又响起慘嚎之聲。

那是燕語及紫菀的傑作，適才她倆迎戰五軍堡的銅戈莊一柱，龍馬軍長海洲，三十招內就已獲得極爲輝煌的戰果。

莊一柱被燕語的金刀抹了脖子，海洲的右臂被紫菀劈了下來，五軍堡當得是災情慘重，又是兩名高手一死一殘。

此時鐵山身形一個旋轉，脫出寒烟水的掌力之外，同時雙拳一抱道：「前輩功參造化，晚輩實在不是你的對手，請看在家師份上，不要與晚輩一般見識。」

他以內力逼出汗水，而且面紅氣喘，看起來頗爲狠狽，觀戰者必然以爲寒烟水牛刀小試，就已佔盡了上風。

實實寒烟水心中明白，如果鐵山全力反擊，還不知道誰是贏家，因爲他並未使出破山神掌，而且輕易的就脫出烟波寒水神功之外。

寒烟水名列白道，自然不是壞人，鐵山給他台階，他自然要見好就收了。

「看在破山老和尚的面上，老夫就饒你一次。」

「多謝前輩，鐵山告退。」

他們這一草草收場，可就惹來綠夫人的怒火，脚下輕輕一跨，便已來到鬥場，一股銀鈴般的嬌音，也同時送入鐵山的耳鼓：「慢點走，姓鐵的，本夫人有話問你。」

包蓮兒踏前兩步道：「要問甚麼？妳說吧。」

綠夫人道：「我找的不是妳。」

包蓮兒道：「鐵山是我的丈夫，妳有話對我說也是一樣。」

綠夫人道：「妳只怕作不了主，還是叫妳的丈夫出來吧。」

包蓮兒道：「只要涉及我的丈夫，多半我都能作主，何况他不想跟妳交談。」

綠夫人面含淺笑，伸出玉筍般的纖纖玉指，向包蓮兒遙遙一點道：「當眞麼？鐵夫人。」

她這一指點出，看來好像平常得很，但包蓮兒却像陷在一片魚網之中，全身都被一股陰柔的暗勁所包圍。

更驚人的是這股暗勁含有十分强烈的劇毒，縱然是身負絕學的一流高手，具有破網而出的功力，也會被劇毒所傷的。

這是綠夫人的獨門絕藝「鎖春指」，它沒有急風驟雨一般的威勢，陰狠毒辣却爲天下指力之冠。

只要一指點出，必然立竿見影，名列當代七大奇人的江浸月與寒烟水也難逃毒手，何况包蓮兒只是一個後生晚輩。

她對這項獨門絕學十分自信，一指點出之後就面含笑意的瞧看它的結果。

她是瞧到了，但那迷人的嬌靨之上，却變爲一片驚怒之色。

她的魚網沒有網着包蓮兒，劇烈的毒葯也徒勞無功，只見嬌軀一陣旋轉，包蓮兒已闖出她的指力之外。

九九旋陀神功能夠克制鎖春指，孫采蓉的冰心解毒丸能使人百毒不侵，這是綠夫人沒有想到的。

然而一代魔女畢竟不凡，與晚輩交手落了下風，她居然笑得出來。

她不僅在笑，也在舞，雙袖翻飛，柳腰迎風搖曳，曼妙無比的舞姿，令人有着眼花撩亂的感覺。

但，她爲甚麼要這樣？兩軍陣前，生死相搏之際，她竟然跳起舞來了。

鐵山知道綠夫人的跳舞必有所圖，只是猜不出她圖的是甚麼。

很快的他就有了答案，那是人體撲地之聲。

孫采蓉首先叫了起來：「公子快阻止她，她在使毒！」

晚流香道：「大哥，用龍角劈她，快……」

鐵山這一行之中，只有十餘人服過冰心解毒丸，由於人數太多，孫采蓉不可能帶有許多的解葯，綠夫人一經施毒，自然要造成極大的混亂了。

鐵山知道事態嚴重，迅速摘下龍角寶刀，猛吸一口眞氣，將九九旋陀神功提到十成，然後勁貫右臂，直達刀身，這片浩瀚無垠的雪地之上，立即出現罕見的奇景。

那是一片血色的紅光，含蓋三丈以上的範圍，紅光中立着一具龐大的人體，手挽寶刀，狀如天神。

這具狀如天神的巨人，自然就是鐵山了，因爲刀身所發出的紅光在雪光中的反射作用，使人們產生如此的幻覺。

它具有先聲奪人的威勢，敵人在無比驚嚇之下，已經失去放手一搏的鬥志了。

一代魔女也不例外，她停止了散播劇毒，身形在緩緩後退，手中却多了一柄長劍，劍身隱泛青光，必然不是凡物。

一聲清越的長嘯，在紅光暴盛之中，一股重如山岳般的力道，以急雷撼山之勢撞向綠夫人。

雪花激射，滿空飛舞，這一擊之威，天地幾乎爲之失色。

此時視綫被飛舞的雪花所阻，鐵山瞧不清這揮刀一擊成果，僅由慘嚎之聲推斷，必已造成對方的傷亡。

待雪花消散，視綫恢復清朗之時，鐵山一眼瞧去，不由神色一呆，包蓮兒等也驚愕得說不出話來。

草原上的積雪，厚度約有一尺，如果要挖出長有丈五，寬約八尺，使埋藏的草根露出地面，必須費去一些時間及人力。

但鐵山只是振臂揮出一刀，地面上便現出這般形象。

他們驚訝的還不只這些，是散佈四週廣達數丈的屍體，那些殘肢斷體，多半已不成人形，斑斑血跡，洒在銀白的積雪上份外醒目，也令人觸目心驚。

除了這些慘不忍覩的屍體，敵人已經溜得一個不剩，這場原本十分熱鬧的盛會，就因鐵山一招痛擊而早早收場了。

晚流香吩咐黃葉壇主道：「派人找一找，看那些屍體之中有沒有綠夫人。」

黃葉應聲退去之後，她再對孫采蓉道：「孫姑娘，咱們有多少人中毒？」

孫采蓉道：「中毒的有三十二個，屬下帶的解葯有限，咱們必須立即趕回縣城。」

晚流香道：「大哥，你說呢？」

鐵山道：「妳跟蓮兒、紫菀留下，其餘的全部跟孫姑娘回去。」

鐵湘菱道：「爹，此間既已無事，爲甚麼還要留下？」（未完・十八）

上文提要：偷襲程知府的黑衣人終於出現，他把程大人救醒後，即令釋放囚犯唐明。劉師爺在細查下，原來唐明是因一件偷竊案而入獄的，但原告人却是廬州的大富豪沙九，劉師爺因認爲沙九沒理由誣告一個窮小子偷他的玉珮，沒有細查便判唐明入獄。唐明在獄中被毒打致遍體鱗傷，劉師爺急召大夫前來醫治，其後與郭捕頭到唐家請罪，在唐夫人口中得知玉珮內藏一個大秘密……



俠義奇情中篇故事

卧龍生·文
可飛·圖

九龍珮

程小蝶潛入沙府　迎香閣能人授藝

郭寶元留心的是小蝶姑娘的兵刃，可是由頭看到脚，瞧不出她的兵刃藏在甚麼地方。

程知府的精神很好，笑一笑，道：「查出了原因沒有？」

「查出來了，是一件小小的竊盜案子，文長已經準備照着那黑衣人的要求，釋放了他，不過……」

「坐下談，坐下談……」程知府當先在一張木椅上坐下，看上去似是已完全復元。

原來，程知府已入室內，郭寶光、劉文長都已經站起身子。

程姑娘緊傍父親身後而立，看了郭寶元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「案子雖小，但却牽扯了一個非常難惹的人物。」劉文長道：「這就使事情十分棘手了。」

「牽涉了甚麼人？」

「沙九。」劉文長道：「屬下誤判此案，就是誤認了沙九不會訛詐一個在酒樓上打雜的窮小子。」

「確定是誤判了麼？」程知府的語氣仍然很平和，道：「有沒有明顯的憑証？」

「屬下無能，誤判越期，憑証難求。」劉文長道：「最重要的是沙九身份特殊，追回玉珮，也有些困難了。」

把經過詳情，完全說了出來。

這不但使郭寶元感到吃驚，連程知府也有些意外，而更意外的是，劉文長又立刻提出了辭呈，道：「文長辦案失誤，牽連了大人受害，自知罪責甚大，即刻辭去掌理刑案之職，並請大人拏問下獄！」

「這個……」程知府歎息一聲，道：「此情此景之下，就是本府親審，也有誤判可能，關鍵在那黑衣人對本府威脅，如果，沒有本府受害之事，劉文案對此案的看法，是否也會改變呢？」

「大人，玉珮確爲唐明家傳之物，嚴刑逼供唐小弟，遍體鱗傷，雖然招供竊取財物……」劉文長道：「但却一直說不出玉釵、班指的下落，文長和郭捕頭走訪唐夫人，細問玉珮來歷，確知爲唐家所有，這件案子，反追沙九，也無法追回原物，何况，茲事體大，大人也不便拚上前程，因爲，明証難求啊？倒不如處文長一個誤判之罪，或可稍息那黑衣人的怒火，也可保大人的平安、前程。」

「郭捕頭，抓到那位威脅本府的黑衣人，這件案子是不是可以結案呢？」

「那就寃枉了唐明。」郭寶元說：「大人，此案認眞辦下去，也是個難了之局，緝捕大盜，是郭某職責，屬下願全力以赴，生死不計。」

「唉！想不到一件小小竊案，竟然惹起了如此巨大的風波。」程知府道：「唐明的寃案要翻，玉珮要追，黑衣人也要緝拏歸案，不知兩位的意下如何？」

劉文長、郭寶元全都聽得呆住了。

程知府笑一笑，道：「當然，事有本末，先追玉珮，爲唐明雪寃，是公，再拏黑衣人問他傷害本府之罪，因爲事涉本府個人，暫列次要，兩位願不願趟這渾水呢？」

「大人，你要三思啊！」劉文長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只爲一塊玉珮，値得麼？」

「郭捕頭，本府如答應下令拘提沙九，你可有把握拘他到案？」

「沙九家中有不少護院的武師，」郭寶元道：「但料想他們還不敢公然拒捕，大人眞要下令拘提，屬下自信可以辦到，問題是要用甚麼罪名拘拏？」

程知府笑一笑，目光却轉注劉師爺的臉上，道：「文長，我知道，你是一番好意，但如不能追回玉珮，唐夫人和唐明能夠罷休麼？那位黑衣人眞肯放手麼？拏你下獄，或放你歸籍，你又眞能逃避過殺身之禍麼？」

劉文長心神震動，道：「大人又得到了甚麼訊息？」

「不錯，我又得到了傳話，要我們放了唐明，也要交還他的玉珮。」程知府道：「青天白日啊！他闖進了我養息的書房，告訴我，他不願殺人，也不願把廬州府鬧得天翻地覆，我們錯審案情，苦打成招，害苦了唐明，只要唐明不殘廢，唐夫人不追究，他也不願多事，但如我們畏勢罷手，不肯幫唐明追回玉珮，那就不能怪他心狠手辣了，第一個，不放過你，也不會放過我和郭總捕頭，無心之過，他可以原諒，但明知錯失，不肯補救，絕不饒恕。」

劉文長臉色大變，道：「他……他查得很清楚了？」

「程姑娘。」郭寶元接道：「那黑衣人是否逃過了小姐的監視？」

「他行動詭秘，我雖然很用心在戒備，仍然未能阻止他潛入寒舍。」程小蝶道：「但他離去之時，被我發覺，我們對了一掌，又被他躲過我一枚蝴蝶鏢。」

「蝴蝶鏢？小姐是天鳳女俠的門下了？郭某人失敬得很。」

「蝴蝶鏢出必傷人，但他却能輕易躲過。」程小蝶道：「那一掌，我也是全力施爲，反被他震退兩步，眞要動上手，我絕非他之敵。」

郭寶元歎息一聲，道：「單是玄陰寒冰掌就是一種無法對付的武功，郭某人自知難擋一擊。」

說得很明顯了，廬州府衙中，就數他郭寶元武功最高，他如難擋一擊，別人更是不堪一擊了。

「這麼說來，我們只有找沙九追回玉珮這一條路了。」劉文長道：「就算不畏懼沙九的背景權勢，但也得想一個完善的辦法，要扣緊沙九的罪名才行。」

程知府點點頭，道：「這就要文長兄代花心思了，最好能先把玉珮取回手中。」

「大人，請他過府吃飯，逼他交出玉珮。」劉文長道：「不交還原物，就收押不放，那塊玉珮雖然珍貴，但沙九大概還不會拏條老命交換，只不過，這一來，就要把他的罪名坐實，單是一塊玉珮，就顯得小題大作了。」

師爺就是師爺，想出的辦法，果然是絕子絕孫。

「辦法是好，只不過捏造罪証，有點逸出法外。」程知府道：「本府宦海浮沉二十年，還未曾作過這樣的手脚。」

「大人，手段是陰了一些，如能逼出玉珮，那就一切作罷！」劉文長苦笑一下，道：「這是以毒攻毒，如是大人不屑爲之，只有暗取一途了，這方面，就要郭總捕頭動動腦筋了。」

「如果只取回玉珮，倒無不可，雙方顏面上倒還能保持得住，只要不讓沙九抓住。」

「大人。」郭寶元急急接道：「如能說動那黑衣人出手竊取，那就十九有望，他武功高强，來去如風，是最適合的人選了。」

程小蝶心中忖道：「師父告誡我江湖上兇險狡詐，要處處設防，但這官場上的陰沉、詭計，比之江湖，實有過之。」

「郭總捕如肯出面，說服那黑衣人，本府將不反對，只不過放走唐明的事，就要隱密一些，走漏風聲，就有妨礙了。」

說得很含蓄，但却面面顧到，老公事，都能心神領會。

「大人，屬下想借重千金，助我一臂之力。」郭寶元道：「此事既然要嚴予保密，就不宜太多的人參與了。」郭寶元提出了要求，而且是一針見血，捕頭幹久了，拖人下水的本領，比起文案師爺，實是不遑多讓。

程知府面有難色，目注劉文長，似有求助之意，但劉文長裝作不懂，就是金口不開。

廬州府中三個最重要的人物，把數百萬府民，治理得風平浪靜，官聲卓著，但彼此間利害交錯時，也一樣勾心鬥角。

「爹，讓我參與吧！」程小蝶道：「事情雖然不夠光明正大，但用心却無可厚非。」

程知府笑一笑，道：「好吧！郭總捕，小女還是個孩子，經驗不足，你要多多照顧了。」

「郭某全力以赴，絕不會令小姐受到委曲。」

「總捕頭，我去換套衣服，再來見你。」程小蝶扶着程知府緩步而去。

送走了知府大人，劉文長回頭一笑，道：「郭兄，高明啊！千金小姐出馬，知府大人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，這才是三人同心，其利斷金了。」

「劉兄，不要誤會。」郭寶元道：「兄弟是眞正需要程姑娘的幫忙，天鳳

門下，向以輕功見長，要說兄弟有心拖知府大人下水，那可是天大的冤枉了。」

「說得也是，推誠佈公，肝膽相照，才能共渡難關。」劉文長笑道：「兄弟不知道江湖中事，但想天鳳門，一定是一個强大門戶，郭兄要好好的把握，宦海凶險，尤勝江湖，知府大人陷入愈深，這件事情就愈好辦了。」

郭寶元笑一笑，沒有回答。

因爲，程小蝶來得很快，而且方巾藍衫，竟是一個男人裝束。

「好！」郭寶元道：「姑娘易釵而弁，辦事就方便多了。」

「郭總捕要準備如何下手？我又能如何幫忙呢？」

「夜入沙府，取回玉珮。」郭寶元道：「以姑娘之能，大概已經想到那方玉珮恐怕是另藏玄機。」

「郭總捕是要我作賊了？」程小蝶道：「不是要找那位黑衣人出手竊取麼？」

「姑娘，那位黑衣人行踪飄忽，一時間，那裏找得到他。」郭寶元道：「事情的關鍵在玉珮之上，玉珮到手，這件案子就可以化解於無形之中，廬州府上下人等，也不會受其牽扯了。」

「如果，那塊玉珮眞的別有妙用，沙九必然珍而藏之，豈能輕易取到。」程小蝶道：「這恐怕不太容易。」

「恐怕要用些手段了，嚇唬沙九一下，也許就可以交出來了。」劉文長道：「當然，不能留下痕跡。」

程小蝶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官字兩個口，就算江湖中人，也要甘拜下風了！是不是由我一個人去呢？」

「不！郭某和姑娘同去。」

程小蝶打量了郭寶元一陣，笑道：「你這總捕頭的身份，廬州府有誰不識，一旦露出了馬脚，捕頭淪爲竊盜，那可是一個大笑話了。」

郭寶元只覺雙頰發熱，勉强一笑，道：「在下總不能讓姑娘孤身涉險。」

程小蝶道：「好吧！沙府中可有武功高强的護院保鏢？」

「這倒未曾聽過，但也不能太大意，我去準備兩套夜行衣服，順便探聽一下沙府中的情形，咱們二更之後出動。」

「郭兄，咱們先送唐明回家如何？」劉文長道：「順便請唐夫人寬限幾日？」

郭寶元點點頭苦笑一下，道：「郭某幹了十幾年的捕頭，想不到今夜要作賊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夜色幽黑，今夜無月。

三更秋風倍增寒意，滿城燈火俱寂。

但是緊臨西北城角的一處大宅院，仍然高吊着八盞風燈，燈光照射的地方，都在宅院的四週。

也就是說，入夜之後，你想進入這座宅院，是一樁不太容易的事，不管你走那個方位，都無法避開燈光。

看不到有人巡視，但却給人一種處處有人在監視的感覺。

「姑娘，想不到啊！沙九的府上，會有這樣的佈置。」穿着夜行勁服的郭寶元，低聲對程小蝶說：「看不出有人防守，但却戒備森嚴，八盞風燈的位置，也佈置得非常高明。」

「不錯，我們如想混進去，是有些困難了。」程小蝶道：「沙九究竟是一個甚麼樣人物？怎麼採取了如此森嚴的戒備呢？」

郭寶元苦笑一下，道：「說來慚愧得很，廬州城中，有了這麼一個所在，我竟然全無所知。」

程小蝶道：「這是種隱密的戒備，只要熄去燈火，就和一般的宅院沒有區別了，不過，如此森嚴的戒備，亦必有可觀之處，不去探視一下，實有入寶山而空手回的感覺，我去見識一下。」

「姑娘。」郭寶元急急說道：「不宜太冒險吧！咱們先回去，再作商量。」

「你這總捕頭的身份，確實不易冒險了，你先回府衙吧！我去去就回。」

程小蝶一拉帽沿，整個頭臉全套在帽子裏，只露出兩隻眼睛。

原來，這是一頂特製的頭套。

只見她飛騰而起，一躍三丈多高，嬌軀斜飛，捷如靈猿度枝，人影一閃，已飛入大宅院中。

目睹程小蝶靈巧的身法，郭寶元自知難及，但也不便就此撤走，棄程小蝶於不顧。

程小蝶身法雖快，但無法避開燈光，如若暗中眞有監視，很難幸免。

所以，郭寶元只好留下來，準備接應。

程小蝶練了十年的武功，究竟有多少成就，自己也沒有一個認知的標準，希望能在今夜中一試身手。

她的擧止雖有點膽大、勉强，但行動之間却很小心。

身入宅院，立刻向一處房椽遮避的暗影中閃去。

「好身法。」一陣低沉的笑聲傳了過來，道：「朋友，這裏只是一處平常百姓的住家，和江湖中人從無恩怨紛爭，如果朋友你實在手頭不便，這裏有紋銀十兩，可供十天半月之用，還請哂納。」

但聞蓬然一聲，一塊銀錠投了過來，接道：「請帶着銀兩走吧！青山不改，後會有期，我們不送了。」

程小蝶心中奇道：「還有這等事情，發覺你進入宅院，不予阻攔，還送十兩銀子的路費，師父告訴我不少江湖中事，却是從未提過這等情形。」

但聞低沉的聲音接道：「朋友，我們無意和江湖道上的朋友結仇，可也不是怕事，拏着銀子離去，那就一了百了，如果不肯賞面，夜入民宅，非姦即盜，那就不能怪我們用勁弩、毒

針的暗青子招呼你了。」

程小蝶目光轉動，發覺隱身之處，是一座長形的磚牆瓦舍，磚色很新，似是新建成的，但房中一片漆黑，門窗緊閉，不知是一處甚麼所在。

忽然間，一道亮光直射過來。

程小蝶突然想到，勁弩、毒針，都是暗器中最霸道的東西，立刻一提眞氣，全身升起，抓住屋檐下的木椽，全身平貼在上面。

那是一種特製的孔明燈，光亮度很强，緩緩由壁面掃過，但却沒有毒針和勁弩射來。

「好個狡滑之徒，傳出訊號，嚴密搜查。」仍是那個低沉的聲音。

程小蝶雖然缺少江湖經驗，但却是極端聰明的人，身陷危境，靈慧頓生，聞聲辨位，聽出那說話人似在一處較高的地方，而且，距離不遠。

估算出那人的方位，但却無法瞭解這宅院中的形勢，想不出他停身在一處甚麼樣的環境中。

但見燈光閃動，似是有很多盞孔明燈在來回照射。

程小蝶的隱身之處，被突出的樑遮住，燈光無法照到。

不過，處境却更危險了，如果敵人四下合圍而來，那時，再想避開，就難如願了。

但此刻更不宜飛上屋面，在多盞燈光照射下，很難逃避敵人暗器的追擊。

唯一的辦法，是留在這座宅院中。

程小蝶仔細觀察四週形勢，發覺房舍牆壁交錯之中，形成了很多死角，計好燈光交射的時速之後，不難避過，而且，反成了最好的掩護。

想到就開始行動，在孔明燈光的誘導下，程小蝶行入了一座跨院之中。

糟了，程小蝶突然回想到在燈光誘導下的行動，完全是盲無目標，燈光在一定範圍內打轉，自己也就跟着亂轉了。

這是一座很精緻的院落，雖然不大，但小巧的假山，玲瓏的荷池，幾叢花樹，百盆秋菊，佈置非常幽雅。一排横列荷池前面廳房，似有雕欄護廊。

夜色中無法看得十分仔細，但格局佈置，已給人一種清雅不俗的感覺，室中的主人，必然是清高的雅士。

一陣步履聲傳了過來，程小蝶急急隱入了一叢花樹之後。

只見一個左手提着紗燈，右手執刀的長衫人，急步行了過來，身後，兩個勁裝大漢，手中握着兵刃，目光轉動，不停的四下搜尋。

長衫人在荷池前停了下來，高聲叫道：「小文，小雅……」

燈光照射下，程小蝶看清楚了，那荷池之上，有一道綠色小橋，跨過荷池通往廳房。

廳門開啓，一個長髮披肩的少女當門而立，揉一下惺忪睡眼，道：「原來是張副總管，進來坐吧！我去點燈。」

「不用了，吵醒了先生沒有？」長衫人盡量在壓低自己的聲音。

長髮少女凝神聽了一陣，搖搖頭，道：「好像沒有，他二更過後才上床就寢，可要我去叫他醒來。」

「不要，不要，讓先生好好休息。」長衫人聲音一變，轉趨冷厲，道：「好好的照顧先生，今夜有賊人混入，我已在這『迎香閣』四週佈置下人手，你們只要呼叫一聲，援兵立刻可到，先生身體不好，千萬不能受到驚嚇。」

「是！我立刻叫醒小雅，守在先生的卧房門外。」

張副總管對這個答覆似是極感滿意，笑一笑，道：「小文，你是越來越善體人意了，這件事完了之後，我會向總管建議，給妳安排個好差事。」

「多謝副總管提拔，不過，我這三脚貓的角色，能夠擔負起甚麼大差事呢？」

張副總管笑一笑，道：「總有方法可想的。」轉過身子，大步離去。

兩個勁裝大漢雖然緊隨身後離去，但臨去秋波，冷冷的向花樹叢中看了兩眼。

小文掩上廳門，一切重歸沉寂。

程小蝶暗暗呼一口氣，忖道：「這沙九的公館，究竟是一處甚麼所在，充滿詭奇，神秘……」正想站起身子，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：「我就不相信，那個人會生出翅膀飛了出去。」

另一個聲音接道：「八卦罩明燈，既不見有人出去，肯定那個人還留在這座大宅院中，以形勢看，這座『迎香閣』和『藏甲園』是他最容易潛入的地方，『藏甲園』警戒森嚴，寸步難行，這『迎香閣』是戒備最鬆散的地方，就可能是他潛藏之地了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爲甚麼不進去搜查呢？」第一個說話的人道：「只派人把這裏圍住，在四外巡視。」

另一個人答道：「大概是擔心他情急之下，傷害到先生，那就得不償失，反正天已亮，他就無處可逃，自會現形，這種事用不着咱們操心，走吧！到西邊瞧瞧去，那裏有幾株大樹，可以藏身。」

「聽說八卦罩明燈是一種很具有神通的佈置，任何武功高明的人，都無法逃過它的監視……」聲音逐漸遠去，難再聽聞。

程小蝶回頭看去，只見數尺外一道高不及人的矮牆，隔開這座迎香閣和大宅院的混淆、雜亂，這裏就更顯得獨立和清雅了。

這面一座矮牆，當然阻止不了具有武功的高人，但嚴厲的禁令，却使人不敢輕易涉足入這座小巧的花園庭院之內。

程小蝶暗暗叫苦，但心中的好奇之感，却越發强烈。

她堅持進入沙家大院時，就發覺了那燈光是經過一種高明的排列組合而成，才使得那些光亮不留死角，果然是依八卦術數排列而成，但程小蝶不能明瞭的是具有神通的說法，也想不出要多少人才能監視到飛鳥難入。

這座大宅院中有很多武功高强的人在守護着，已是不爭的事實了，此地無法久留，闖出去必然會引起一番拚鬥，能否闖得出去，已不是面子問題，而是生死之爭。

這裏隱藏着一個很大的神秘，這裏的人也行事精密，只要被揭穿身份，必將追殺這人滅口。

程小蝶摸一摸藏在身上軟劍，和六枚蝴蝶鏢，吸口氣，緩緩站起身子，仰望天色，辨識一下方位，準備闖出去，手已摸到劍把，却又停了下來。

原來，心中强烈的好奇，似是已超越了生死的恐怖，這些大宅院中，究竟藏些甚麼呢？

「藏甲園」藏了些甚麼？爲甚麼要警戒森嚴？

這「迎香閣」中的先生，又是個甚麼樣的人物呢？他受到極端的敬重，却又似被軟禁於此。

「快些趴下去，藏入花叢中。」聲音很低微，而且是女子口音。

程小蝶只聽她說話的急促，已知是心存善意，立刻隱入了叢花之中。

但聞衣袂飄風，三個勁裝大漢子巨鷹掠空一般，飛入了庭院之中。

只看身法的快速、俐落，已知是一流身手的人物。

他們佈開方位，似是要在這精緻的庭院中，展開仔細的搜索。

程小蝶恍然大悟，對方適才不肯搜查，是在等調集的高手趕來。

江湖事學到老，程小蝶又多了一次經驗，只是這次經驗的代價大了一些，程小蝶必須和三個人展開一場生死之搏。

當然，一動上手，敵人還可能有高手趕來助戰。

事實上，這是一場必敗之戰。

這座小巧的花園庭院，絕無法掩藏住她，藏入花樹叢中，只能避免被來人一眼就看到她。

一共只有五六處花叢，很快就會被搜查出來。

只見火光閃動，迎香閣木門突開，一個左手執着紗燈，右手握劍的青衣女婢，快步行了出來。

三個手中執着長刀的大漢，正準備向幾處花叢搜查，但却被這突然的變化驚擾，停了下來。

青衣女婢舉起手中的紗燈，打量了三人一眼，道：「想起來了，你們就是十三太保中的神刀太保了。」

「不錯，」站在左首的黑衣人微一躬身，道：「妳是照顧先生的小文姑娘了。」

「不！我是小雅，小文正在照顧先生吃藥，剛才，先生被張副總管帶人來此搜查驚醒了，氣喘病發。」

只聽一陣咳嗽聲，傳了出來。

「張副總管已經搜查過了。」黑衣人低聲說道：「那我們就不打擾了，請代我們向先生致歉意。」帶着兩個同伴，轉身一躍，破空而去。

「好高明的輕身功夫。」

「姑娘見笑了……」聲音在夜色中搖曳遠去。

程小蝶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忖道：「一對一，我也許能和他們打個平手，三對一，我是絕非敵手了。」

燈光一閃熄去，「迎香閣」打開的木門，也砰然一聲關了起來。

但一條人影，却爬行近花叢，道：「矮牆外有人監視，委屈你貼地爬行了，迎香閣木門未關，自己進去吧！」

一聽聲音，程小蝶已知是小文姑娘，低聲道：「小文姑娘。」

「有話見了先生再說，我要繞過荷池，你由橋上爬行過去吧！」

小文的身子滾動，繞向一角行去。

「見了先生再說。」這句話有着强烈的誘惑力，程小蝶不再猶豫，依言貼地爬行，過小橋直入迎香閣去。

雖然，她心中有着疑問，爲甚麼小文不讓她走一條路？

閣門果然半啓，程小蝶行入閣中，小雅早已在門口等候，扶起程小蝶後，才輕輕掩上閣門，加了木栓，低聲道：「先生在後面等你，跟我來吧！」

程小蝶長長吸一口氣，暗作戒備，緊隨小雅身後，行入一座雅室中。

一盞垂蘇宮燈，照得滿室通明，一張很大的書桌上，放置着文房四寶，房間四週都有很厚的帷幕垂遮，使燈光不能外洩，當然，日光也無法透入。

是一種與世隔絕的佈置。

一張太師椅上，坐着一個青衫中年人，膚色蒼白，似是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見陽光了。

只見他揮揮手，小雅關上了房門。

很厚重的房門，關上之後，似乎連聲音也被阻絕了。

「如果說話的聲音不太大，外面就無法聽到。」青衫人說：「你是否願意讓我見見你眞正的面目？告訴我來此的原因，當然，你可以不說，我絕不會追問，我既然救了你，自然希望能幫助你離開這裏，不過機會不大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了。」

程小蝶取下頭套，露出了一張嬌美如花的面容，道：「你就是他們口中的先生？」

「是位姑娘。」青衫人皺起了眉頭，道：「我姓吳。」

「吳先生，我叫程小蝶，多謝相救，感激不盡。」

「別想得太簡單，妳只是暫時脫離了危險。」吳先生說：「我不知道是否能掩護妳，告訴我，妳爲甚麼到這裏？用心何在？」

「只因爲一件訛詐案件，來這裏是找沙九取回被他訛吞的玉珮。」

「玉珮，甚麼樣的玉珮？」吳先生問得很焦急。

「一塊翠玉珮，上面雕刻了精緻的花紋。」

吳先生很震驚，但却沒有追問，閉上雙目，沉吟了一陣，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，才淡淡說道：「你是官府中人？」

「不全是，但却有一點很密切的關係。」程小蝶仔細的打量了吳先生一陣，决定據實相告，說出了身份，也告訴吳先生郭總捕同來此地的全部經過。

吳先生苦笑一下，道：「如是先被他們找到妳，必會殺人滅跡，妳本是千金小姐的身份，捲入了這麼一場紛爭之中，心中不後悔麼？」

「沙九只不過是一個地方上的富豪、劣紳，爲甚麼會有這種江湖上一流的高手護院？」程小蝶道：「戒備的森嚴，就算是王侯之家，亦有不如？」

「是的，就算當今皇宮，也不過如此罷了，也許府邸小了一些。」吳先生說：「但擁有實力高手，連江湖小一點的門派，也無法比得了。」

「先生很受敬重，但看樣子，似失去了……」程小蝶欲言又止。

「程姑娘看出來了。」吳先生抬起雙手，程小蝶看見一根白色的細索，繫於身後，似是被這一道繩索細着。

但程小蝶想不通的是，這一根細小的索繩，怎麼能困得住人？既然困他於此，爲甚麼又那麼敬重他？

「這是天蠶絲索，不畏刀劍，火亦難傷。」吳先生大概瞧出了程小蝶心中之疑，解釋說：「它穿過了我的琵琶骨，繫結在一根鐵柱之上，這一座迎香閣，也因爲囚禁我而特別改建。」

「先生看上去似是一個讀書人，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對你？」程小蝶心懷不忿的說。

「唉！象以齒焚身，麝以臍遭害。」吳先生道：「我身受此劫，是因爲我學識太博，能識多種文字，程姑娘，我的際遇說來話長，還是先談談妳的事吧？」

「我……能夠離開這裏麼？」

「只有一個機會，天色大明時分，八卦罩明燈熄去的時刻，妳可以飛越圍牆離去。」吳先生說：「但今夜有警，我相信他們的戒備定會另有佈署，難免會遇上一番截殺，刀、劍、輪、毒、十三太保，都有着一身非凡的技藝，妳能不能逃過被殺的命運，那要看妳的造化了。」

「刀、劍、輪、毒，被稱爲十三太保，想來是十三個人了？」

「是！刀、劍、輪，是以兵刃分組，各有三人。」吳先生說：「毒有四個人，兩男兩女，女使活毒，男用毒砂，逃過他們毒手的機會，非常渺小。」

「除此之外，晚輩是否還有別的選擇？」

「有！妳可以留下來。」

「留下來，那不是要危害到先生麼？」

「我想會有辦法。」吳先生說：「現在，你要自己作決定了，去和留，都有危險。」

程小蝶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好，我留下來。」

吳先生點點頭，道：「很痛苦決定，但也很明智，小雅，去吧！發動第三號埋伏，先給他們一個錯覺。」

小雅應了一聲，轉身而去。

但小文却捧着兩碗參湯，適時而入，道：「先生，喝碗參湯，補充一下體力，你已經一日夜沒有睡覺了。」

吳先生接過一碗參湯，小文却轉向程小蝶道：「姑娘，把這碗參湯喝了吧！吳先生是一位智者，相信他一定有救妳的設計，但環境太險惡了，不知道會發生些甚麼事情，你必須有對抗險境的體力。」

程小蝶道：「謝謝妳，小文姊姊。」接過參湯一飲而盡。

吳先生也喝完參湯，小文接過兩個瓷碗，轉身而去，順手帶上房門。

「先生，我能替你作些甚麼？」程小蝶道：「我相信爹和郭總捕，天亮之後，定會有所行動。」

吳先生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令尊歷經宦海，自有豐富的閱歷，但不管他們有甚麼樣的行動，都將一無所獲，這裏是白蓮敎一處重要的法壇，三位重要的法師都集中在這裏，他們在練一種極爲重要的法器，才選擇了這麼一處不引人注意的秘密所在，王守仁剿滅了白蓮敎的根據地，捕殺了徐鴻儒，但眞正身具法力，精通邪術的三大法師，却成了漏網之魚。」

「沙九也是白蓮敎的餘孽？」程小蝶聽父親說過，白蓮敎的叛亂，造成了數省浩劫，死傷百萬人以上，是當今嚴旨緝拏的叛徒。

「沙九只不過是被擁作敎主的虛位首腦，眞正的權力，都握三大法師手中。」吳先生說：「失敗的殷見不遠，所以，三大法師決定了秘密起事的策略，他們不需號召部衆，佔據城池，却把力量集中江湖上，却多面的擴展，化整爲零，以不同名稱，在全國擴散。」

程小蝶呆了一呆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勿怪父親會經說過，白蓮敎消散得太快了，一下子不見了踪跡，原來，他們敎潛隱入地下活動了。」

吳先生點點頭，道：「可怕的是三大法師，誰都具有了非常之能，尤以大法師常奇，邪法非常精深，能剪紙成馬，撒豆成兵，一旦讓他們氣候養

成，再一次的叛亂行動，造成的殺浩，更甚往昔，就是朱家還能不能坐穩江山，也是一樁難料的結果了。」

「先生能夠制服他們麼？」程小蝶想到了一旦天下動亂，殺伐四起，必將是千萬人頭落地，屍橫如山，血流飄杵的殘景，頓生憂國憂民之心。

「常奇和我結識甚久，我習練大乘仙道之學，他精於相術星卜奇技，彼此雖然相惜相敬，但道不同難相爲謀，這次，他不惜施下毒手，囚我於此，一則是怕我投身朝廷，日後與他爲敵，二則是要我幫他譯出一部天竺奇書，和解開九龍玉珮之秘，很不幸的是，他們近日中，竟然得到了九龍玉珮。」

「那可是一塊翠玉，上面雕刻了精緻的花紋？」程小蝶急急問道。

「不錯，不知內情的人，只能瞧出是一塊很好翠玉而已。」吳先生道：「但誰又能知道是關係着改朝換代的秘密呢？」

「先生，那塊玉珮，是否已交到了先生手中。」程小蝶道：「眞的會有那麼大神奇力量麼？」

吳先生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玉珮關係着一個寶庫，那裏留存了朱元璋掠存的大批奇珍財物，和劉伯溫的三卷兵法，及一道遺詔，遺詔可起動五路潛隱於民間之兵，雖已事過百年，但據聞他們代代相傳，遵守約定，不任朝官，不出仕政，除遺詔密記之外，不興兵事，當年建文帝遺失九龍玉珮，無法解開個中之秘，致爲燕王朱棣攻破南京，建文帝縱火焚宮，剃髮易僧服出亡，妳說，這是不是一個關乎國家興亡的寶物呢？」

「牽扯了如此一件大事，」程小蝶道：「眞的是不可思議了。」

「姑娘，常奇不知道在那裏聽到了這個秘密，這也是大明朝歷代皇帝最怕的一件秘密，能讓它在世就此消失，那才是萬民蒼生之福。」吳先生道：「朱家的內爭也好，白蓮教爭奪帝位也罷，都將使天下百姓受害。」

程小蝶接道：「毀了玉珮，失去尋找寶庫的線索，就可以使此事永遠消滅，讓時間把它消失於無形之中。」

吳先生道：「但白蓮教練法如成，必然起事，除非能在他們起事之前予以破除，否則，很難避免一番殺劫。」

「先生可有對付他們的辦法，晚輩願冒險離此，傳出信息，請求家父相助。」

「白蓮教之亂，敉平不久，餘悸尤存人心，如想號召教徒叛亂，似非易事，可怕的是常奇的練法，有了多少成就？唉！我被他廢了武功，囚禁於此，已是有心無力了。」

「小文、小雅對先生忠心不二，她們能不能代先生破除練法呢？」

「小文、小雅，原是常奇派來照顧我，也是監視我的兩個丫頭。」吳先生道：「她們心懷母、姊受害的大仇，對白蓮教懷恨極深，我也盡心力指點她們一些武功，只可惜，兩人受限於資質，很難在短時間內有所跨越，忠心有餘，才智不足，託她們擔當大任，難期有成，何況，她們曾追隨常奇身側數年之久，積威而見即生畏，以常奇的精明，一眼就可在她神色中，看出她們心中之秘，要她破壞練法，那是害她們了，但如事逼無奈，也只有用她們碰碰運氣了。」

程小蝶心中一動，道：「先生請看晚輩如何？能不能擔當，破壞常奇練法的任務呢？」

吳先生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如若我沒有看錯，妳已有很好的武功基礎。」

「晚輩從師玉天鳳，不知前輩是否識得？」

「原來是天鳳門下，玉天鳳孤芳獨賞，不願在江湖上一爭短長，獨自隱世而居，想不到竟也肯收了妳這個徒弟，但她兩個師妹，却創出了一個武林門戶，大概是想托借一點玉天鳳的威名，號稱天鳳門。」吳先生微微一笑道：「令師想必早已知道，既然沒有查究，必是心中默認了。」

「兩位師叔夜訪家師，請求下山主持天鳳門。」程小蝶笑道：「家師雖然沒有答允，可也沒有反對她們擅用她的名諱，大概是被老前輩猜對了。」

「令師孤傲自負，爲了避免誤會，我只能傳妳一些口訣，妳能領悟多少，由妳自己摸索了。」只聽房門呀然，小雅疾奔入室，接道：「大法師回來了。」

吳先生臉色微變，道：「三號埋伏呢？」

「已經發動，而且，引動了三位神劍太保追出宅院之外，小婢正想歸來，見到三盞紅燈浮現。」

程小蝶不能完全明白三盞紅燈浮現是表現出甚麼意義，但想來必和常奇有關。

果然是充滿着妖異的組合，無法以常情測度。

吳先生緩緩閉上雙目，思索片刻，突然站起身子，出手如風，連點了程小蝶三處穴道。

程小蝶驟不及防，那裏閃避得開震驚、悲忿，齊湧心頭。

只聽吳先生道：「小雅，去告訴小文，我已施展五遁大法，把這位程姑娘遁藏起來，他們縱然搜查入迎香閣來，也找不到她，妳們要鎮定如常。」

小雅點點頭，道：「先生果然身具奇術，小婢這就去告訴小文，毀去各種痕跡。」

小雅說完轉身而去。

吳先生急急拍開程小蝶被點中的穴道，說道：「姑娘，要委屈妳一下了。」

程小蝶呼一口氣，道：「先生，這是怎麼回事？眞把人要糊塗了。」

吳先生道：「小文、小雅一直堅信

常奇精通搜魂大法，我如不用遁術把妳遁起來，她們心中的惴惴不安，用不着常奇追問，她們的神情之間，就會表現出來。」

程小蝶接道：「先生把我遁起來了，我怎麼會無感覺？」

「因爲，我不會遁術，常奇也不會搜魂大法，那只是一種武功和藥物結合而成的障眼法。」吳先生道：「但對一般人却非常有效，使他們深信不疑，不過，白蓮教確有一些邪門奇術，常奇用武功和藥物，把它誇張，就成了無所不能的大法師了，程姑娘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，一旦事到臨頭，希望能鎮靜應付。」

程小蝶點點頭，道：「我明白了，現在，我應該如何應對？」

吳先生道：「我被常奇毀去武功，但他沒有想到，我練的玄門太乙神功，能在受侮時自護心脈，保留我三成功力，我又在他對我羞辱時，裝出忿怒反擊，使他誤認我武功全失，這才放心的把我囚禁於此，但仍然用天蠶絲索穿透了我的琵琶骨，防我逃走，我精通土木消息之學，佈下了幾處機關埋伏，在我的臥床之下，有一道窄小的空間，被我利用顏色錯覺，佈置了一處可以藏身之地，看是不易看出來，但如他們心中動疑，移動床位，就會一下子找出來了，好在這處地方小文、小雅都不知道，你可以暫時藏在那裏，也正好借機會習練一下我傳妳的內功口訣，程姑娘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不能保証後果如何。」

程小蝶點點頭，道：「有五成勝算，我們就可以賭一賭了，但不知三號埋伏又是一個甚麼樣的佈置，引得三位神劍太保上當。」

吳先生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八卦罩明燈，是利用孔明燈和方位，佈置成一片交叉的光網，當然不止八盞燈籠，但燈籠的排列和聚光交叉上給人的錯覺，只看到八盞燈籠，再配合多面銅鏡的反射，只要在光線交射之處，人就很難避開了，所謂的第三號佈置，只是一根索繩，吊塊木樁，拉開卡簧，彈射而出，在光影下飛過，像人飛掠而行，只不過想給常奇開個玩笑，讓他設計八卦明燈，鬧幾個笑話出來，想不到竟然派上了用場，走吧！到臥室去，我告訴妳藏身之法。」

程小蝶道：「你還沒有傳我口訣呢？」

「來不及了，妳先藏好，初次試用，我還得檢查一番，修補缺憾，那地方正在臥床枕頭之下，我們可以互通聲息，不過，未聽到我的聲音，妳不可善自講話，以免露出馬脚，我能活動的地方不大，除了這間書房，就是臥室了。」

程小蝶突然發覺了這位才氣縱橫的智者，在極爲悽苦的處境中，仍然能童心不泯，天蠶絲索穿透了他的琵琶骨，困住了他的人，但却困不住他的心，毀去他一身絕世武功，但却無法使他灰心喪志，他能在苦中尋樂，激發抗拒的勇氣，以絕大的智慧，找尋着每一個能夠運用的機會，而且預作佈置，以等待機會的來臨。

他能充份瞭解小文、小雅的優點和缺憾，也能掌握運用。

「先生，處逆境而能氣不餒，志不惰，果然具有大慧的智者。」

「好啦！」吳先生打斷了程小蝶的話，道：「快去躲起來吧！成敗在此一舉，妳要持志以待，連小文、小雅也不能知曉，只有讓她們相信我以遁術，已把妳移往一個預知的地方，她們才能理直氣壯的和人爭論，不會露出馬脚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那是床下一角，緊容一個人盤膝而坐，但吳先生利用顏色給人一切錯覺，看起來床下一片空蕩。

但程小蝶能夠清楚的聽到外面的聲音。

書房和臥室，只是兩個相連的房間，地方不大，而且聚音，用心傾聽，可以聽到很細微交談。

現在，程小蝶就清楚的聽到了小雅的聲音，問道：「先生，程姑娘呢？」

「不是被我用遁術遁走了麼？」

「走啦？那是說程姑娘已經離開了這裏？」小雅道：「不用怕他們搜查了。」

「是啊！妳自己何不查看一下。」吳先生道：「只有兩個小小的房間，她又能藏在那裏呢？」

聽到物器移動的聲音，小雅似乎是眞的查起來。

程小蝶擔心被搜查出來，只要移動那木床，立刻就原形畢露。

但小雅沒有移動木床，因爲用不着移動，一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

「先生，」小雅的聲音，充滿着驚喜，道：「遁術果然精妙，那麼大個人，平空的消失了。」

「安心去睡一會吧！天亮之後，他們要進來搜查，就讓他們進來吧！」吳先生說：「程姑娘也許早已回到家中。」

「人既然不在這裏，」小雅道：「當然不怕他們搜查，先生也該睡一會了。」

「是！我眞的有點累了。」

小雅轉身而去，吳先生也登上木榻，先開始教授程小蝶坐息之法。

程小蝶雖然感覺到和師父傳授的有些不同，但仍然依照施爲，步入了禪定之境。

一陣驚心動魄的笑聲，把程小蝶由物我兩忘中驚醒過來。

那是直鑽人心的笑聲，同時，程小蝶也聽到小文、小雅的驚叫聲。

是一種傷人的武功，程小蝶立刻運氣抗拒。

（未完．三）

上文提要：假巢湖蒙叟正想用武力降服丁天仁，反被他用「點穴法」點在手背上，只好認栽，瞬即離去。丁天仁、金瀾、易雲英摸索來到一處茅舍，又遇上不認識的溫九寡婦，和一徒兒紅兒，自作介紹說是嶺南迷葯專家，還有溫氏清靈丹可解迷毒，和四川唐門的「七絕散」齊名，然後才說出正題，說出他們是武林聯盟盟主要請去的人，因向護法請不動他們，現在由她敦請，其實是用迷葯代武力……



新派俠情連載故事

東方玉·文
可飛·圖

玉辟邪

脫出魔掌　潛心習武

向護法點了丁天仁二處穴道。

丁天仁明明已被制住穴道，他還要出手再點丁天仁的穴道，這就是老江湖，絕不信任另一個人做的事，只有自己親自下手，才是自己最信任得過的。

接着又跨上兩步，雙手齊揚，點了金瀾、易雲英兩人穴道，隨着把溫九姑留下的兩小包解藥分別給兩人服了，才抬頭朝茅屋外喝道：「來呀，你們進來六個人！」

門外轟應一聲，立即大步走進六名一身勁裝的漢子。

向護法一指躺臥地上的三人，說道：「把他們帶走。」

* * *

這是一座大莊院的前進，大廳前石階上，雁翅般站立着八名勁裝大漢。

廳上，中間一張太師椅上踞坐着一個紫臉蒼髯、濃眉鷂目的錦袍老者，此時身形微側，一手撚鬚，正在聆聽站在他右首臉色黝黑、身穿黑袍的人欠着身向他報告甚麼。

在黑袍人下首還站着兩個人，一個是瘦高個子，身穿一件藍布長衫，另一個是中等身材，年在六十開外，這兩人站在那裡，雙手下垂，狀極恭謹。

接着，只聽錦袍老者發出一聲洪笑道：「副總護法這趟辛苦了，向、婁二位護法更是辛勞，順利達成任務，本座也至為欣慰。」

說着，抬抬手道：「大家請坐，這裡是護法堂，你們都是護法，就不用客氣了。」

黑袍人欠身道：「總座過獎。」

三人才在左首三張木椅上坐下。

從他們口氣中聽來，已可猜測到這四人的身份了。這裡是護法堂，錦袍老者高踞上坐，黑袍人又稱他「總座」，敢情就是這裡的頭兒總護法了。

黑袍人是副總護法，姓向的（瘦高青衣人）、姓婁的（中等身材老者）則是護法。

錦袍老者呵呵一笑道：「自從江湖上傳出天殺星的兄弟在江湖出現，多少人都想爭取他，終於給咱們請來了，這件事盟主知道了，不知如何高興呢！」

黑袍人雖是副總護法，但在總護法面前，他不敢多說，只應了聲「是」。

錦袍老者又道：「季傳賢、羅長發二人，極為重要，盟主的策略，先統一川省武林、再順江而下，這兩人正是關鍵人物，疏忽不得。」

黑袍人又欠身應了聲「是」。

錦袍老者一手捋鬚，得意的笑道：「副總護法，老夫拉你同來，當時原是給朋友幫忙，如今看來，武林盟統一武林，只是指日可待，遲早的事，咱們總算幫對人了。」

黑袍人欠身道：「這是總座栽

培……」

話聲未落，只見一名武士匆匆走入，朝上躬身道：「啓稟總護法，有一位自稱姓王的公子求見。」

錦袍老者洪笑一聲，道：「他來的倒眞快！」一面抬手道：「有請。」

武士躬身一禮，便自退下，不多一會，只見一個身穿寶藍夾袍的少年急步走入，趕上幾步，躬身作揖，恭聲道：「晚輩王紹三拜見總護法。」

這人不過二十來歲，生得唇紅齒白，面貌英俊，只是鼻子稍見鷹鈎，可見他是個極工心機的人，但不失為風度翩翩的佳公子。

錦袍人呵呵一笑道：「王老弟不用多禮，快來見過本堂副總護法和向、婁二位護法。」

王紹三轉身又朝黑袍人等三人抱拳行禮道：「晚輩見過副總護法、向護法、婁護法，今後還要三位多多指教。」

黑袍人因不知此人是何來歷，他趕來護法堂，以他的年齡聲望，當然不會是應聘前來的護法，就算副護法也不夠格；但聽他口氣，又好像是來報到的，那麼他莫非另有甚麼任務？心中想着，也就還了一禮。

向、婁二位護法也和黑袍人有着同樣的想法，只是略為抱拳，口中說着：「指教不敢。」

錦袍老者已經含笑道：「副總護法，他是奉命趕來的，本座就派你擔任他的教習，多加輔導。」

黑袍人聽得不由一怔，心想：「派自己擔任他的教習，多加輔導，自己輔導他甚麼呢？」一面慌忙站起身，應了聲「是」。

錦袍老者已從大袖中取出一個小紙卷，遞了過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昨晚才接到的羽令，副總護法看了就會知道。」

黑袍人慌忙雙手接過，展開紙卷，看了一遍，就躬身道：「屬下遵命。」

* * *

丁天仁感覺到有人在他身上重重拍了一下，身上頓覺如釋重負，倏地睜開眼來，自己好像躺臥在一處黝黑的殿宇上，身旁還站着一個黑黝黝的人影，心頭不由一怔，暗道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，自己怎麼會躺在這裡的呢？」心念未已，人已翻身坐起，脚跟再一用勁，就已站了起來。

現在，他可以看清楚了，站在自己面前的，是一個頭面蒙着黑布的黑袍人，這就脫口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

黑袍人徐徐說道：「丁天仁，你不用問老夫是甚麼人，因為你是老夫從某處救出來的，你不用問老夫為甚麼救你，你只要記着老夫說的話就好，從現在起，你不可再叫丁天仁，老夫已經給你易了容，想一個甚麼名字都好，因為只有這樣才可免殺身之禍，好了，老夫話已說完，你自己多保重。」說完正待轉身。

丁天仁叫道：「老丈請留步。」

黑袍人住足問道：「你還有甚麼事？」

丁天仁問道：「在下兩個兄弟，不知現在那裡？」

黑袍人沉聲道：「他們不會有事的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他們是我兄弟，是不是被人囚禁起來了？」

黑袍人不耐的道：「老夫說過他們不會有事，就是不會有事，你目前千萬不可去找他們。」

丁天仁伸手一摸，大哥送給自己的紫虹劍不見了，忍不住道：「我的劍呢？」

黑袍人「唉」了一聲道：「你身上的東西，自然被人搜去了，老夫能把你救出來，已是花了好大的力氣，你身上的東西已被搜去，老夫也無能為力了，老夫眞的要走了，但願你記着老夫的話，方可保住性命，好自為之。」

說完身形閃動，一下掠了出去，立即隱沒不見。

丁天仁覺得疑信參半，說不出這人是好人還是壞人？

他竭力思索着過去一兩天之內的事，只覺頭腦一片混亂，幾乎有昏昏欲睡的感覺，心頭更覺奇怪，自己好端端的怎麼會有這種情形呢？哦，可能是被人下了蒙汗藥，還沒有十分清醒！

他仔細看了四周景物，已可確定這裡是一座荒廢的破廟，殿宇還算完好，只是久無香火，到處都是瓦礫。

他緩緩走出殿堂，眼看今夜月色甚好，清光皎潔，使人有清新之感，這就緩步走下幾級石階，就在石階上坐了下來，雙手抱頭，慢慢的想起來了。

自己三人走出山區，找到一處茅屋，那小姑娘紅兒，她奶奶竟然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迷藥高手溫九姑，她以易雲英威脅自己，要紅兒點了自己二處穴道……就是她在自己身上下了迷藥，無怪頭腦昏昏的。

如此看來，方才黑袍人說的話似乎可信，他是從溫九姑手中把自己救出來的。他要自己不可再用丁天仁的名字，還給自己易了容，這是為甚麼呢？哦，不知他給自己易的容，變成怎樣一個人？

他還說自己不可去找他們，金瀾是自己的口盟兄弟，他有危難，自己斷無坐視之理，易雲英乃是自己師妹，師叔臨行前託付自己的，自己更不能不管，何況她又是女的，一念及此，心頭不覺大亂，不知該如何是好？

伸手往懷中一摸，取出幾張摺疊的紙來，心中覺得奇怪，打開一瞧，竟是兩張一百兩的銀票，還有就是無能師叔送給自己的手抄點穴法，居然沒有被他們搜去。

哦，上面還附了一張小紙條，凝足目力看去，紙條上有兩行字，寫着：「此是昔年五行門截經手法，失傳已久，如已練會，宜毀去，不可放在身邊。」

這字條和兩百兩銀票大概是黑袍人留給自己的了，看來他果然是一片好心。

正在思忖之間，忽然聽到身後有人嘻嘻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是不是在想心上人，想得這麼出神？」

丁天仁急忙站起身，霍地回過身去，喝道：「甚麼人？」

只見從暗處走出一個縮着頭的瘦小人影，笑道：「小兄弟，是我，假道士。」

他正是非道非俗的邛崍石破衣。

丁天仁看到他，心中不覺一喜，在自己一籌莫展之際，忽然遇上熟人，就會使人精神一振，連忙抱抱拳，驚喜的道：「石道長，是你！」

石破衣走到他身邊，偏着頭在他臉上一陣打量，點點頭道：「這老小子一手易容術眞還不賴！」

丁天仁問道：「道長怎麼知道的？」

石破衣聳聳肩，笑道：「我假道士一路找你們來的，自然都看到了，怎麼會不知道。」

丁天仁心中一喜，忙道：「石道長，你既然知道，我兩個兄弟現在那裡，是不是還被他們囚禁着？道長帶我去，設法把他們救出來才好。」

石破衣連連搖頭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不用急，急也沒用，那老小子不是說過，他們不會有事的嗎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但……」

石破衣不讓他說下去，就攔着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稍安毋躁，這檔子事，目前還是剛起頭呢。你兩個兄弟，不過是許多失蹤的人中之一，他們決不會有事的。」

丁天仁問道：「目前既然有許多人失蹤，他們連我兩個兄弟都不肯放過，怎麼會放過我的呢？」

石破衣似笑非笑，搖搖頭道：「他們並沒有放過你，只是那老小子冒着天大的風險偷偷把你救出來的，所以要給你臉上易了容，而且還挾着你奔行了上百里路，遠離他們範圍才放下你來的，害得我假道士也遮遮掩掩的跟着他跑了這許多路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他爲甚麼要救我呢？」

石破衣雙手一攤，說道：「這個除了他自己，我怎麼會知道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那麼道長一定知道他是甚麼人了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他用黑布蒙着臉，我如何看得出來？」

丁天仁又道：「但我兩個兄弟被他們囚禁着，爲什麼不能去把他們救出來的呢？」

「唉！」石破衣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應該相信我假道士，他們沒事的，老實說，失蹤的人中，都比你兩個兄弟重要得多，目前都只好任由他們了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那爲什麼呢？」

「茲事體大！」石破衣續道：「目前一個也不能去救出來，原因是……目前還查不出他們的目的，和幕後人物究竟是誰？我一路跟下來，也是如此，怎知今晚……哈，我假道士從沒如此膽戰心驚過！」

丁天仁好奇的問道：「道長看到了什麼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一個人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這人很可怕嗎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可怕極了，但這人依然不是他們的正主兒。」

丁天仁問道：「這人究竟長得如何可怕呢？」

石破衣嘻的笑道：「小兄弟以爲他長相可怕嗎？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，因爲此人是昔年江湖上極其可怕的大魔頭，但他竟然還不是正主，由此推想，這幕後正主，豈不更可怕了？」

丁天仁追問道：「道長說的這大魔頭究竟是什麼人呢？」

「不能說。」石破衣微微搖頭道：「小兄弟知道得越少越好，唔，眼下還是先談談你的事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我？」

「不錯！」石破衣道：「如今江湖上大亂已經開始，你小兄弟除了會使一招劍法之外，還有幾手截經手法，本身武功却差得很，但你將來的任務却又十分艱鉅，這就是非常傷腦筋之事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在下將來有什麼任務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現在還言之過早，唉，我一時也和你說不清，方才我一路上想來想去，只有一個辦法……」

丁天仁看他說話吞吞吐吐，有些話又含糊其詞，心中大感不快，說道：「道長有什麼辦法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我假道士雖然比不上你大哥，但目前已經遠水救不了近火，也只好將就將就了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道長，你究竟在說些什麼？請你不要打啞謎了好不？」

石破衣兩顆小眼一瞪，說道：「我假道士幾時和你打啞謎了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道長說的話，在下一句也聽不懂，難道不是打啞謎嗎？」

石破衣啞然失笑道：「不是，因爲我底下的話還沒說出來，我是說，一時之間只怕找不到你大哥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我大哥說，要去長白，行止無定，自然找不到他了。」

「這就是了。」石破衣道：「如果能夠找到你大哥，有他調教你，那就最好了，如今遠水救不了近火，小兄弟只好先跟我假道士練上幾天了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道士要在下跟你練武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怎麼？你不願意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在下是峨嵋門下，已經有師父了。」

石破衣聳聳肩，嘻的笑道：「傻小子，誰要你拜師了？」

接着又道：「這裡地方偏僻，沒人會來，後進正好還有兩間破屋子可蔽風雨，咱們就在這裡住幾天再走，來，咱們到後進去打掃打掃。」

說完，興匆匆的拉着丁天仁往裡就走。

轉過神龕，就是後進，一個小天井，三間矮小的平屋，中間一間，本來是起居室，還有一張板桌，左右兩個房間，已是空洞洞的一無所有。

石破衣聳着肩回頭笑道：「這裡眞是不錯，沒有傢具，打掃起來也簡單多了。」

這時天色已經漸漸黎明，石破衣斫了一大把松枝，紮成一個大掃把，兩人把三間屋裡的灰塵瓦礫打掃乾淨。

丁天仁直起腰，笑道：「道長打掃得這麼乾淨，好像要在這裡長住下去。」

石破衣笑道：「要住在這裡打掃得乾淨些，看起來也清爽得多了。」接着又道：「好了，咱們忙了一個早晨，現在該吃早餐了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這裡……」

石破衣一擺手道：「別說話，本眞人已遣六丁六甲去鎮上買吃的東西了，你這時候走出去，可在神龕前面的石案右首，把一包東西拿進來就好，但却不可出聲。」

丁天仁看他說得不像有假，依言走出前進，果然看到神龕前面的石案右首放着一大包東西，這就雙手捧着回到後進。

石破衣已經坐在石階上含笑道：「你看，假道士的法術還不錯吧？」

說着一手接過，打了開來，裡面有半隻鹹酥雞、醬牛肉、椒鹽排骨，和二十幾個饅頭。

丁天仁笑道：「方才丁甲神告訴在下，說附近鎮甸上買不到吃的東西，這些還是昨夜在一處大戶人家的厨房裡弄來的。」

石破衣嘻的笑道：「小兄弟怎麼知道的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這些東西明明是道長昨晚來的時候，就帶來了，放在石案上的。」

「果然瞞不過你！」石破衣呵呵笑道：「昨晚就是在他們厨房裡順手拿來的，爲了一罈酒，差點就追不上那老小子，嘻嘻，差幸那老小子手裡挾着一個你，咱們才算扯直。」

丁天仁問道：「道長，那罈酒呢？」

石破衣笑道：「就放在神龕裡，你出去拿這包東西的時候，我也把酒罈捧進來了。」

轉身從身後取出一大罈酒來，說道：「那老魔頭只有一點好處，和假道士一樣嗜酒如命，所以他們厨房隔壁的柴房裡，堆了二三十罈二十年的陳年老酒，可惜路太遠了，這罈已經只剩了半罈，眞想等這罈喝完了，再去弄他一罈來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道長不是說那大魔頭很可怕嗎？」

石破衣拿起酒罈，湊着嘴咕咕的喝了幾口，放下酒罈說道：「豈止那老魔頭可怕，那裡高手如雲，少說也有一二十個江湖上名列一等一的高手，要去偷一罈酒，眞和賭命差不多！」

他看丁天仁只是說話，沒有開動，又道：「你怎麼還不開動，咱們時光寶貴，吃完早餐，就該上課了。」

說完，取起一塊醬牛肉，往口中送去。

丁天仁也就拿起饅頭吃了起來。

石破衣等他吃畢，從大袖中取出一截竹筒，說道：「你不會喝酒，吃了饅頭，總要喝口水吧，把竹筒拿去，出廟門，朝右走，沒多遠，就有一條山溪，水清得很！」

丁天仁取過竹筒，走出廟門，不到一箭來路，果然有一條山溪，水清見底，俯身舀了一筒喝了個够，然後又舀了一筒，準備帶回去的。

突然想起那黑袍人給自己臉上易了容，不知變了怎樣一個人？心念一轉，就俯下身朝溪水看去，只見水面上照出來的自己，竟然是一個面貌端正，膚色稍見黝黑的少年，看來還算順眼，這就朝着自己影子笑了笑，取起竹筒，回到破廟後進。

石破衣已把食物包好，收了起來，看到丁天仁回來，朝他招招手道：「小兄弟，來，現在該上課了。」

他把丁天仁領到右首房中，要他席地盤膝坐下，突然雙手齊發，接連點了他五六處大穴。

丁天仁驟不及防，口中只「啊」了半聲，就出聲不得，但心頭依然十分清楚，石破衣由「承漿」、「天突」、「華蓋」、「玉堂」，一路點了下去，再由「任脈」轉「督脈」、「衝脈」、「帶脈」、「陽蹻」、「陰蹻」、「陽維」、「陰維」，等奇經八脈，再走手太陰經開始，連續點完十二經絡，當眞落指如風，奇快絕倫，每一穴道，經他手指一解，就有一縷滾熱氣流透穴滲入。

這一陣工夫，全身二百三十處穴道滲入的熱流，已經滙在一起，試想體內灌進一縷熱流，已經滾燙難耐，如今這二百三十縷熱流，從不同的穴道滙集到一起，熱量自然也隨着增加了，一時之間，但覺全身血液如沸如煎，整個人快被燙得要煮熟了。

就在此時，耳邊突聽石破衣的聲音喝道：「寧神一志，依我口訣，導氣運行。」

丁天仁經他一喝，迷糊的神志登時清爽了許多，强自忍着滾燙的熱流，趕緊寧神一志，提聚眞氣，正好石破衣的聲音又在耳邊响起，要他如何

引導這股熱流運行。

丁天仁練過八年峨嵋派的內功，運氣法門，各門各派差不多大同小異，他依照石破衣的口訣，一句一句的做去。先前，這股滾熱氣流，隨着引導運行，流過之處炙熱難耐，但做了一回，漸漸感到比方才似乎好得多了。

石破衣的聲音，繼續在耳邊响起，他一心一意的跟着做去。石破衣重複唸了三遍口訣，丁天仁也跟着他重複做了三遍。

只聽石破衣的聲音說道：「你已經做了三遍，大概已經記住了，老朽注入你體內的眞氣，還要再運行上幾遍，才能化爲己用，好了，現在你自己練吧！」

丁天仁不敢怠慢，依照口訣，專心運氣，又做了幾遍，漸漸感到石破衣注入自己體內的氣流，已和自己的眞氣一同運行，漸漸化去，不，果然完全化爲己用。

這一來，自己的眞氣，就驟然之間無異增加十幾二十倍，一呼一吸之間，眞氣在體內澎湃，隱挾風雷，尤其輕輕一吸，一個人好像要離地飛起，等到長長呼氣，才又緩緩降落。

心中暗暗驚異，石破衣傳自己的內功，竟然會有這般神奇，想到這裡，自然更不敢鬆懈，一遍又一遍的加緊練習，也漸入佳境，每練一遍，都有不同的進步，這是自己可以從氣機運轉中感覺得出來的。漸漸，終於在不知不覺中進入渾然忘我，天人合一的境界！

等到運功醒來，緩緩睜開眼睛，天色已經大亮，第一個感覺，就是精神清爽，四肢百骸，有着說不出的舒暢！

耳中只聽石破衣得意的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練得不錯，邛崍先天氣功，本來要循序漸進，你終於在一個晚上速成了。」

丁天仁慌忙站起身，朝石破衣拜了下去，說道：「道長成全之德，晚輩感激不盡。」

石破衣大笑道：「小兄弟，老朽不喜俗套，你快起來。」

丁天仁站起身。

石破衣和他一同走出，在石階上坐下，說道：「你也坐下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」

丁天仁依言傍着他坐下。

石破衣偏着頭道：「邛崍先天氣功，本是練氣之士修練的功夫，和一般武術門派的內功，稍有不同，沒有數十年修練不爲功，你知道你只花了一個晚上，如何會速成的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晚輩不知道。」

石破衣呵呵笑道：「老朽因你沒有太多的時間，所以在打通你奇經八脈和十二經絡之際，輸給你二十年眞氣，哈哈，你自己勤修苦練，只怕練上三十年，也不過如此呢！」

丁天仁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原來道長……」

石破衣搖手道：「你大概又要說什麼感激不盡了，哈哈，咱們第一次見面，老朽不是說，你乾了這一杯，咱們就是朋友嗎，你既是我小兄弟，我送二十年眞氣給你，又何用言謝？何況我說過只是給你打個底的，不過，你昨晚雖已把我輸給你的眞氣融化，但並不是完全能收爲己用，要眞正運行純熟，大概需要三天時間，因此，吃過早餐，稍事休息，還要進去勤練。」

丁天仁應着「是」，出去，在溪邊掬水洗了把臉，回入廟中，石破衣已把昨晚吃剩的東西，拿出來兩人吃了個飽。

石破衣起身道：「好了，你休息一會，該進去練功了，老朽要下山去一趟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道長有事只管去好了。」

石破衣笑道：「你當老朽要去鎭上買酒？酒可還有半罈，老朽是去採辦糧食的。」

說完，飄然朝外行去。

丁天仁那敢偷懶，也就回進屋去，掩上板門，席地運起功來。

中午，石破衣果然買了一大包滷味、饅頭、燒餅回來，足够兩人吃上兩天。

這座破廟，地處僻遠的山區，人迹罕至，因此也沒人打擾，三天時間很快的過去，這是第四天早晨，丁天仁運功醒來，走出前殿，只見石階上坐着一個頭戴竹笠，正在吸着旱烟的老者，回過頭來，招呼着道：「小哥早。」

丁天仁看他年約七十左右，花白眉毛，臉色微黑，還留着一把花白山羊鬍子，手中拿一支兩尺多長的竹節旱烟管。

這是一個極普通的山野老者，丁天仁不認識他，但人家和自己打了招呼，自己豈可不理睬他，這就和他點着頭道：「老丈早。」

竹笠老者道：「小哥快去洗把臉，用過早點，咱們就該走了。」

丁天仁聽得奇道：「老丈要在下去那裡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？」竹笠老者反問了一句，接着又道：「老朽受人之託，領你小哥去找人的。」

丁天仁還以爲他說的找人，是找自己兩個兄弟去的，不覺喜道：「老丈知道在下兩個兄弟在那裡嗎？」

「你兩個兄弟在那裡，老朽怎麼知道？」竹笠老者道：「老朽是領你去找一個婆子的。」

丁天仁不知他說的老婆子是誰？心想：石道長不知去了那裡？心中想着，就跨下石階，朝廟外走去，這一瞬間，他看到竹笠老者脚上穿着雙根樑的布鞋，和石破衣穿的一模一樣，

這下他心中笑了，也不多說，匆匆走到溪邊，掬水洗了把臉回入廟中，含笑道：「老丈和石道長很熟，是嗎？」

竹笠老者道：「小哥怎麼知道的？」

丁天仁笑道：「老丈如果不是石道長很熟的朋友，他怎麼會把脚上穿着的鞋，脫下來給老丈穿呢？」

「哈哈！」竹笠老者大笑道：「小兄弟果然有些眼光，這也是老朽疏忽之處。」

他果然是石破衣喬裝的。

丁天仁取出昨晚吃剩的饅頭、滷味，打開紙包，放到階上，一面問道：「道長怎麼打扮成這樣呢？」

石破衣笑道：「黑白兩道，差不多都認識老朽，咱們這次要去辦一件大事，出不得半點差錯，給人家認出來了，那還得了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道長是說要去找一個老婆子？那是什麼人呢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你現在不用多問，到時自知，哦，你快點吃吧，早餐之後，咱們就要上路了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道長不吃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老朽早已吃飽了，哦，你臉上是那老小子給你易的容，倘若在路上遇上了，他自然認得出來，讓老朽給你補上幾筆，就沒有人認得出來了。」說完，從懷中取出一個扁形銅盒，打開盒蓋，用手指沾了些顏色，在丁天仁臉上輕輕抹了一陣，收起銅盒，笑道：「可以了，從現在起，我叫王老二，你叫王小七，咱們是叔侄，你要叫我二叔，不可忘了。」

丁天仁點點頭道：「小侄記下了。」

石破衣笑道：「這要給你大哥知道了，不把我假道士的頭扭下來才怪。」

丁天仁問道：「爲什麼呢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你大哥當年什麼人都不在他眼裡，你叫我二叔，我假道士豈不長了他一輩，這還得了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現在你老是王老二，我是王小七，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哈哈！」石破衣大笑道：「對對，一點不錯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道長精擅易容術，在下可以學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咱們在路上有的是時間，哦……」

石破衣好像突然之間想到了什麼，接着問道：「對了，那老小子留給你的幾頁紙，他叮囑你練會了就要毀去，你練會了沒有？」

他問的是「五行門截經手法」。

丁天仁道：「在下其實早就練會了，只是……這是我八師叔送給我的，我練會了，他日應該還給八師叔才對，怎麼把它毀去了？」

「唉，你眞是食古不化！」石破衣道：「你八師叔送給你，就是你的了，學會了，就該毀去，一來，你行走江湖，放在身邊，萬一遺失，此種絕世神功，如果給歹人得去了，貽害無窮，二來，那老小子把你救出來，擔了性命危險，一旦被人發現，豈不是你害了他，三來，你目前不能洩漏身份，這東西在你身上，就會洩了密，那就會壞了大事……」

丁天仁道：「有這麼嚴重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最嚴重的老朽還沒說呢！」

丁天仁道：「這麼說，在下只好把它毀去了。」

說着，從身邊取出幾頁發了黃的紙來。

石破衣道：「小兄弟交給我吧！」伸手接過，只輕輕一抖，紙張立時被他震成粉末，隨風飄散。

丁天仁咋舌道：「道長這一手厲害得很！」

「咳！你又忘了，要叫我二叔。」

石破衣回頭朝他笑了笑，又道：「你用手掌在石階上拍一掌試試看？我是說，你要很自然的拍，不可運起功力。」

丁天仁聽得奇怪，依言舉手朝石階上輕輕拍落，這一拍，他絲毫不用功力，那知拍下去的手掌，就像拍在灰堆上一般，一下直陷下去，心中深感不信，急忙提起手來，堅硬的階石上，已經印了寸許深一個掌印。

這下直看得他目瞪口呆，問道：「二叔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石破衣微微一笑，用衣袖朝石上拂過，已把手掌掃去，但階石也像揭去了一層皮似的，然後說道：「這就是你這三天來練『先天氣功』的成績，先天內功，只要心念一動，不用運功，就會自動把內勁流注到手掌之上，所以出手要越自然越好。」

丁天仁大喜過望，感激的道：「這是二叔賜給小侄的。」

石破衣道：「你別看它容易，越練到後來越不容易有進步呢！」說着，站起身道：「好了，咱們該走了。」

* * *

四天之後，這一老一少出現在宣漢城的大街上。大街上有一家三元樓，是城中首屈一指的川菜館，五開間門面，分爲上下兩層，樓上畫棟雕樑，裝潢得金碧輝煌，富麗堂皇，那是達官貴人宴客之所。

樓下，是普通座，美其名爲「小酌廳」，只有板桌長櫈，所以食客也只是些販夫走卒。

這時還不到中午，樓下食客還疏疏落落的。石破衣和丁天仁已經來了，他們找了一張靠近廳門口的桌子坐下。

「小酌廳」門外，有一道寬闊的樓梯，左首是櫃頭，面對大門。所以坐在廳門口，就可以看到從大門外進來登樓的每一個人。

石破衣要了一壺酒，幾樣下酒的小菜，自斟自酌，悠然自樂，在他橫頭的丁天仁，面前也有一個酒杯，杯

中有酒，但他不善飲酒，只是做個樣的，他只是剝着鹹水花生。

石破衣說過喝酒的時候，最好不要和他說話，這樣可以讓他仔細品嘗喝到嘴裡的每一滴酒，達到陶然於心的喝酒眞諦，有人和他說話，就會分心，一口喝下去，缺少品嘗酒味，豈不浪費了酒？因此丁天仁除了剝花生，從坐下來到現在，沒和他說過一句話。

他心裡當然有許多話想問，諸如急匆匆的趕了三天路，到了這裡來究竟有什麼事？石破衣是老江湖，老江湖的口風一定很緊，你怎麼問他，所得到的回答，只有四個字：「到時自知」。這四個字已經回答過丁天仁七次了，這也是丁天仁不再問他的原因。

現在樓下食客漸漸多了，人聲也開始亂烘烘的嘈雜起來，從大門口進來，登樓的客人，也開始有了。

有錢的富豪達官，就是同樣上酒樓吃飯，也總是要比普通人來得遲，好像不如此，就不能表示他的身份與衆不同。

「小酌廳」的食客已經坐滿了，這時旁若無人的高聲譁笑，猜拳賭酒鬧成一片。上樓的貴賓也三三兩兩的從樓梯上去，如果計算人數，也該有八成座頭了。

這時，門外響起一陣希聿聿的馬嘶，酒樓門前，來了兩匹駿馬，一匹是棗紅馬，從馬上下來的是一個身穿紫紅長衫二十出頭的青年，生得劍眉朗目，極爲英俊，身邊佩一柄紫紅酒金劍穗長劍，頗有顧盼自豪之概。

另一匹是白馬，全身沒有一根雜毛，從馬上下來的是一個身穿純白長衫的青年，年紀和紫衫青年差不多，同樣生得眉目清朗，身佩一柄銀白劍穗長劍，也同樣有一股逼人的峻傲英氣。

這兩個年輕人雖然沒人認得，但若是老江湖，就可以從他們佩劍的劍穗上看出他們的來歷來了。就憑這兩人的劍穗，就算走遍大江南北，也沒人敢輕易招惹他們。

先說紫衣青年吧，他佩的是紫紅酒金劍穗，這是自流井金家堡出來的。金家堡以「流金劍法」馳譽武林，門人弟子，都是姓金，聲勢極盛。

白衣青年佩的是銀白色劍穗，這是劍門山白家出來的。劍門山白家，劍法自成一家，二百年來，在江湖上也獨樹一幟，門人子弟就有一二百人之多，必須經過嚴格測試才能使用銀白劍穗，等於說他在劍術上已具有相當實力。

在四川境內，有三大武林世家，素爲江湖同道所推重，那就是自流井金家、劍門山白家、和西川唐門。這三家有一共同的特點，就是各遵祖訓，不介入任何武林糾紛之中，因此這三家的門人子弟，也很少在江湖走動。

但他們都是重陽高會的成員，因爲重陽高會，是川西武林同道一年一次的雅會，重在聯誼，並不是什麼武林組織，自然並不違背他們的祖訓。

閒言表過，却說丁天仁正在低頭剝着花生，突聽耳邊響起石破衣「傳音入密」的聲音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要裝作並不在意的朝外看去，那個穿紫衣的青年，是自流井金家堡的少堡主金少泉。穿白衣的青年是劍門山白家莊少莊主白少雲，這兩個是可交的朋友，你記住了。」

丁天仁依言抬目朝廳外看去，金少泉、白少雲已由店中小廝牽過馬匹，兩人大模大樣的跨進大門，朝樓梯上走去。

丁天仁最近剛學會「傳音入密」，這就說道：「這兩人好像很傲。」

石破衣笑道：「這也難怪，他們是武林世家子弟，從沒在江湖上走過，也從沒受過挫折，自然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，但這兩人的本質並不壞。」說到這裡，急忙說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，小兄弟注意，別露了形迹。」

丁天仁聽他說得鄭重，立即抬目朝廳外看去。酒樓大門外，果然又來了兩個人，一個是身穿藍布夾襖的老婆婆，鳩臉嘴，一頭花白頭髮，戴着黑絨包頭，頭上插滿金釵、金簪，手拄一枝黑黝黝的鳩頭杖，連走路都顫巍巍的。

她身後緊跟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，一身花布衣袴，一張粉臉白裡透紅，兩條修長的眉毛，配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粉頰上還有兩個小酒渦，模樣兒又美又甜。

這兩人丁天仁都認識，那不是九寡十八迷溫九姑和紅兒還有誰來？

丁天仁驟覩兩人，心頭方自一怔，只見溫九姑朝裡走來的人，一雙水泡眼突然烱烱有光的朝自己投來，不！是惡狠狠的瞪了自己一眼，自顧自登上樓去。她敢情是怪自己多看了紅兒一眼，一時臉上不禁一熱。

只聽石破衣的聲音在耳邊說道：「小兄弟，我叫你別露了形迹，這老婆子生性多疑，大概你多看了她一眼，給她發現了。」

丁天仁也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這老虔婆眞還有些厲害。」

石破衣笑道：「她是江湖上出了名最難惹的人，差幸咱們坐在樓下，和她並不相干，否則她瞪了你一眼，你就非昏倒不可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在下不懼她迷藥，上次她一再施放『聞風散』，在下並沒被她迷倒。」

石破衣喝了口酒，嘻的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知道上次怎麼會不懼她迷藥的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在下不知道，哦，溫九姑也深感不解，說在下是天生不懼迷藥的人。」

石破衣道：「凡是人沒有不懼迷藥

的，那是因爲你當時身邊佩了你大哥的玉辟邪。」

丁天仁驚異的道：「佩了辟邪玉佩就不懼迷藥嗎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否則爲什麼叫它玉辟邪？豈止迷藥，天下任何劇毒，都可以沾不上身。」

丁天仁惋惜的道：「可惜辟邪玉佩被賊人取去了。」

石破衣微微一笑道：「不要緊，人家從你身上取走，你不會去要回來嗎？」

說話之時，伙計送上一碗榨菜肉絲麵來。

石破衣道：「你不喝酒，快吃麵吧！」

丁天仁道：「你不吃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我還早着呢，你只管先吃好了。」

丁天仁一面吃麵，一面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二叔，那溫九姑很可能是衝着金少泉、白少雲兩人來的了。」

石破衣喝了口酒，也以「傳音」說道：「小兄弟總算有點江湖閱歷了，沒錯，這老婆子就是爲他們兩人來的，咱們就是爲這老婆子來的，現在你明白了吧？」

丁天仁想起石破衣說過要去找一個老婆子，原來就是找溫九姑，這就抬頭笑道：「二叔……」

石破衣笑道：「現在[illegible]。」

丁天仁已把一碗麵[illegible]，石破衣却一直剝着花生，低斟淺酌，慢慢的喝着酒，桌上除了一大堆花生殼，已有八九個酒罐，這是說他已經喝了四五斤酒。

石破衣忽然站起身，低聲道：「你別走開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說完，急匆匆的往外就走。

丁天仁不知他去做什麼，但相信這位非道非俗的老道長，一定是有事才出去的。

就在他思忖之際，只聽樓梯上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，首先下樓的是九寡十八迷溫九姑，接着是她徒弟紅兒，兩人後面緊跟着金少泉、白少雲，一臉恭敬之色，亦步亦趨的往門外行去。

丁天仁心頭驀然一驚，暗自忖道：「糟糕，看這情形，金、白二人分明已經着了溫九姑的道，唉，石道長偏偏這時候出去有事……」

突然心中一動，又想：石道長曾說，自己兩人巴巴的趕到這裡來，就是爲了這老虔婆，那麼石道長豈會在這時候出去？他可能計算着溫九姑快要下樓來了，才出去的，說不定也早已料到金、白二人會在酒樓上着了溫九姑的道，要等他們出了酒樓，在半路上出手救人，那麼自己該不該趕去呢？

但繼而一想：石道長老謀深算，他易容而來，就是不想有人認出他來，那就不可能在大街上出手，再說他要自己在這裡等他，自己還是在這裡等他的好，一念及此，不覺舉起酒杯，輕輕喝了一口。

這樣足足等了一頓飯的工夫，才見石破衣匆匆走入。

丁天仁剛叫了聲：「二叔……」

石破衣含笑道：「沒事，沒事。」

丁天仁等他坐下，就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不，道長，剛才就發生了事，那金少泉、白少雲像是着了溫九姑的道，神色恭敬的跟着溫九姑走了。」

石破衣微笑道：「這老婆子本來就是衝着他們二人來的，自然會在他們身上施了迷藥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道長不是說我們是找她來的嗎？」

「一點沒錯。」石破衣道：「老朽就是聽到他們叫伙計結賬，才搶在他們前面去的，你不知道這老婆子比狐狸還精，老朽若是跟在他們後面出去，保管讓她發覺了。」

丁天仁聽得暗暗點頭，可見自己方才料得不錯，一面仍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你老是去查看他們在那裡落脚，對不？」

石破衣對他似是頗爲嘉許，點了點頭道：「這城裡只有一家招商棧，所以老朽先趕到招商棧門口去等着他們，這樣才不致她起疑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他們就落脚在招商棧嗎？」

石破衣笑道：「這不用問，老朽這點那會失算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那我們要怎麼行動呢？」

石破衣喝了口酒道：「我們自然也要住進去了。」

他喝完一壺酒，從身邊掏出一塊碎銀子，結賬出門，一路來至招商棧。

剛到門口，一名伙計就迎了出來，招呼道：「老客官二位可是要住棧嗎？」

這時才子時稍過，來住店的客人不多，石破衣點頭問道：「有沒有客房？」

客房，就是普通房間，比上房要差上一籌，以他們二人目前的打扮，只是兩個鄉巴佬而已，自然只配住客房了。

伙計忙道：「有，有，二位請隨小的來。」

說着就領了兩人來至後面一排房間，推開木板門，說道：「老客官，這間可好？正好有兩張舖。」

石破衣連連點頭道：「很好，就這間吧。」

伙計讓兩人走入，隨後就送來一盆臉水和一壺茶，隨手掩上了房門。

丁天仁問道：「道長知道他們住在那裡嗎？」

石破衣道：「他們包了後進官房。」

（未完・十）

上文提要： 巨蛟幫派出擅長追踪探索的白英等人，查探長龍幫動向，得悉駱致遠率衆魔頭上黃山取寶，兵分三隊約定分散探寶，巨蛟幫楚天翔帶領一幫人衆，跟上黃山，逐隊破之，從弱隊先下手，最後集中對付駱致遠。黃山上，駱致遠終於探索到寶藏，利益當前，準備獨吞，引致內鬨格鬥，駱長沙聯合魯金與駱致遠作殊死之鬥……



俠義傳奇中篇故事／西門丁・文　可飛・圖

武林謎圖

耍盡手段爲謎圖　最終落得失心瘋

楚天翔道：「按理說應該是駱致遠得勝，因爲他早有預謀，旁人可能是臨時見情況有變，才倉猝成軍的。」

朱乙乙接口道：「但不管那一方勝利，都得付出沉重的代價，咱們只需坐山觀虎鬥，最後才來個漁人得利。」

羣豪十有八九抱着此一心理，是以恨不得雙方鬥個玉石俱焚，片甲不留。

雙方鬥了頓飯工夫，死傷漸巨，但駱致遠那一方，始終佔着上風。駱長沙本來以爲很快便能解決駱致遠，則自己可以空出手來，對付駱家子弟，大局很快便能扭轉，亦因此魯金他們方敢跟他一起造反，不料形勢完全出乎其事先之設想。

駱致遠自知不如乃叔，是故採取守勢，使得駱長沙空有一身功力，而無從下手，他幾番欲跟乃侄比拚內力，但駱致遠亦是老狐狸，巧妙地避開了，對駱致遠來說，只要他能再堅持一陣，便能勝利。果然駱溪殺了對方之嘍囉之後，提刀來助。

「溪兒，這老匹夫功力十分深厚，不可力敵，硬拚！」駱致遠嘴上說着話，手底下絲毫不慢，心想只要駱峯、駱嶺等子解決了魯金，再來助戰，駱長沙武功再高，亦不足畏懼。

駱長沙見駱溪來戰，心中亦竊喜不已，蓋駱溪乃黃毛小子，功力有限，只要找到機會擒獲他，便有機會威迫駱致遠交出寶藏。

魯金以一敵三，時間一長，精力消耗頗大，氣力稍衰之後，亦落於下風，他心中暗暗吃驚，偷眼望去，駱長沙一時之間尚難得手，不由更急：「糟糕，今日誤信這老匹夫，恐怕要死無葬身之地！」他心中又急又驚，如此一來，更加不濟。

駱峯也看到乃父危險，遂對乃弟道：「三弟、五弟，加把勁，先將這斷解決掉！」

駱嶺及駱坡都把勁力提至十足，三把鋼刀向魯金洒下密不透風之刀網。

魯金之武功，三兄弟都十分熟悉，同樣駱氏昆仲之能耐，魯金亦一清二楚，可是他再厲害，也敵不過三人。又再過了二三十招，他閃避較慢，後背已中了駱坡一刀，動作更不如前之靈活。

駱峯冷冷地道：「魯金，剛才給你一條生路你不走，如今可怪不得咱們三兄弟了。」

魯金亦發了狠，陰惻惻地道：「老夫一條命就在此，雖然不值錢，但臨死也得拉你們三兄弟墊背！」再回頭一望駱長沙，見他尚未得手，更是失望，忽然發了狠，拚命反攻。

駱峯急道：「三弟、五弟小心，這斷要拚命，先耗盡其氣力，便不怕他了。」

話音剛落，駱嶺小腹已被魯金踢中，這一記，只踢得駱嶺跪下地去，直不起腰來。魯金見機不可失，標前揮刀砍去。

駱坡在旁忙喝道：「休傷吾兄，且吃我一刀！」他救兄心切，這一刀幾乎用盡其平生氣力。」

好個魯金，不愧是老江湖，他似乎已料到駱坡有此一着，頭也不回，身子硬生生向旁橫挪三尺，再突然一退。「呼」地一聲，駱坡的刀幾乎貼着其肩膊劈空，魯金退後，後肩離對方前胸不過半尺，他右手一掄一揮，「喀嗤」一聲，將駱坡之右前臂劈落塵埃。

剎那間，一道慘叫聲自駱坡喉底衝了出來，魯金桀桀怪笑，但他高興得太早了，笑聲剛起，駱峯的刀已至。

他這一刀劈得十分乖巧，蹲身攻下盤，是故魯金分神之下便覺察不到。「噗！」刀刃砍進魯金之脛骨，痛得他笑聲未了，便嗆咳起來。

駱坡此刻方緩過一口氣來，左掌擊在魯金的後背上，將他擊得奔前幾步，駱嶺自地上一躍而起，揮刀急砍。

魯金重心未穩，來不及招架，他一狠心，也揮刀劈了下去。這兩刀都快逾閃電，刀刃同時砍中對方，亦同時倒地。

駱峯見狀，急忙標前，再一刀劈在魯金之肚子上，只見他上身突然支起，左臂暴長，緊緊抓住駱峯之足踝，右手揮刀欲砍，幸好駱峯比他快一步，鋼刀一掄，將其右臂砍斷。

這場慘烈之生死戰至此方結束。

駱峯深深吸了一口氣，蹲下身子，使勁撥開魯金之手指，只見足踝上五個紅印，清晰可見，心頭不由駭然。他瘸着腿，走過去看視駱嶺，但見他胸膛上血肉一片模糊，再探鼻息，早已斷了氣，一顆心如同跌落冰窖，半天也站不起來。

駱坡的右臂雖斷，失血亦不少，但總算還未死，駱峯強忍心頭悲痛，着人替乃弟止血，他猛吸一口氣，極力使自己心情平靜下來，然後向乃父那方走過去。

駱致遠多了一個兒子協助，形勢並無多大起色，蓋駱溪只能起點騷擾作用，於事無補，相反駱長沙亦找不到擒獲駱溪之機會。

魯金一死，駱長沙立即改變主意，準備溜走。恰好駱溪斜攻一刀，他猛喝一聲：「來得正好！」猛地一掌拍了出去，駱溪不敢攖其鋒，忙不迭讓開。

駱致遠橫跨一步，揮刀急斬，封住其前進之路，但駱長沙正要他如此，只見他雙腳一頓，身子向後急射。

駱致遠急道：「快攔住他，不准讓他離開。」幾個漢子接令，橫住駱長沙退路。

駱長沙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，喝道：「擋我者死！」他刀掌齊施，只一個照面，便將一個漢子擊落懸崖。

幸好駱峯及駱海已雙雙搶至，方能將駱長沙截住。駱致遠標前笑道：

「老匹夫，你今日插翅也難飛了。」

駱長沙厲聲道：「駱致遠，你莫忘記老夫是你叔叔，你敢行大逆不道之行？」

駱致遠仰天打了個哈哈。「眞是好笑，剛才叔叔還想殺侄兒哩！」他臉色一沉，冷冷地道：「這又該如何解釋？」

「侄兒不肖，叔叔教訓之，天公地道。」

「叔叔不仁，侄兒大義滅親，天人共欽！」駱致遠口頭上寸步不讓，一把鋼刀舞得更急。「你多說無用，倒不如乖乖投降，老夫念在親戚份上，還會放你一條生路。」

「放屁，你的話誰會相信？老夫就算死在此處，也要殺了你這畜牲！」駱長沙知道逃不過，便全力對付駱致遠。「你有種的，便跟老夫單打獨鬥！」

駱致遠哈哈笑道：「眞是返老還童，想不到你活了一大把年紀，還會說孩子氣的話！」駱長沙只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

四父子圍着駱長沙，刀掌齊施，駱長沙雖然了得，這一役也眞夠他受的了，駱致遠乃負起主攻之任務，殺得駱長沙漸漸只有招架之力。

在暗處偷窺之朱乙乙，在楚天翔耳邊呵氣如蘭地道：「大哥，看來駱長沙也得死在黃山！」

楚天翔頷首道：「而且很快便得升天，駱致遠殺甚麼人都不會手軟！」

駱致遠的確如此，他招招狠辣，全往駱長沙要害上招呼，二人鬥了七八十招，駱海終於找到機會，在駱長沙後腰加了一刀。

這一刀激發起駱長沙之凶性，只見他猛地一個轉身，揮掌勁劈，駱海剛收回刀，來不及招架，連忙後退，可是他仍然慢了一步，駱長沙飛起一腿，將他踢飛兩丈遠！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駱致遠的刀已劈至，他頭也不回，反手一刀，將駱致遠的刀擋開，身子半旋，一掌印向駱峯之胸膛！

駱致遠十個兒子，數駱峯最機靈，對方手臂一招，他立即後退兩步，同時在身旁佈下一座嚴密之刀網。

與此同時，駱溪之刀已劈至，駱致遠急道：「溪兒小心！」他平生最寵愛的便是這個小兒子，但見駱長沙刀一迴，剛好將其刀擋開，左掌迴掃，掌風掃及其肩膊，駱溪拿不住椿，登時打了個旋。

電光石火間，駱致遠及駱峯兩把刀同時奔至，好個駱長沙，身子一旋，揮刀招架，後腿尚能將駱溪踢倒，可是他轉身到底較慢，被駱致遠的刀穿過其肘下，在其脅下加了一道深及二寸之傷痕。

駱長沙大喝一聲，左臂挾風向駱峯拍去，但駱致遠同時亦揮掌擊去，

駱長沙顧不得傷敵，一移步，迎着對方之掌擊去。

「蓬」地一聲巨響，兩股掌風相觸，罡風四濺，兩旁的人都紛紛閃避，而駱致遠及駱長沙亦同時站立不穩，向後倒退！

此刻，駱海亦緩過氣來，見駱長沙揮掌欲打乃兄，乃抱刀標前，掌風相觸發出之响聲，掩蓋了其步履聲，一個後退，一個標前，兩下湊上，力量極大，駱海之刀刃，自駱長沙之後背貫了進去，刀尖自其胸脯透了出來！

這一切寫來雖慢，實則疾如白駒過隙，鬧哄哄的戰場在這一刻，突然靜了下來！形勢之變化太快，以至連駱海也想不到，這一刀能夠得手，當他還未定下神來，死神已降臨了。

駱長沙中了那一刀之後，自忖必死，只見他緩緩提起右肘，猛力向後一撞，與此同時，駱致遠已呼道：「海兒快退！」

可惜已慢了一步，駱長沙那一肘力是何等之大，把駱海之肋骨撞斷幾根，倒插進心房，他雙眼猛地向上翻，全身力量迅速枯竭，連刀也提不住，跟蹌地倒退兩步，便仰天摔倒於地。

駱致遠和駱峯雙雙撲前，駱長沙大喝一聲，雙眼似欲噴出火來，反手欲將刀拔出來，可是卻增加其痛苦，滿頭均是黃豆般大小之汗珠。

駱致遠道：「峯兒，快上前殺了他！」他一轉身，不看戰場一眼，向山洞飛進去！

羣豪躲在暗處看見戰況如斯慘烈，都有脚底生寒之感。朱乙乙低聲問：「大哥，咱們還要等麼？」楚天翔點點頭。

駱長沙與魯金一死，其同黨見大勢已去，便紛紛投降，駱峯待手下繳了他們之武器之後，道：「全給我殺了！」言畢也走進山洞去了。

羣豪目睹一場慘無人道之殺戮，都義憤塡膺，忍不住跳了出去，反殺長龍幫。長龍幫諸人做夢也想不到羣豪早已匿在附近，有點驚慌失措，有人高呼：「快進山洞通知幫主。」

楚天翔道：「白總堂主，快帶人守在山洞外面！」他同時高聲迫降。「諸位不投降，只有一條死路！」這些嘍囉沒有主將在場，深知在强敵之下，不能反抗，乃一致投降。

袁鐵舟和巫飛仙上前，逐一將他們的暈穴封住，再搬至一旁，楚天翔問道：「師父，咱們要進洞麼？」

袁鐵舟笑道：「裡面情況咱們完全不了解，守在外面以逸待勞，何樂而不爲？」

孔勝天道：「不錯，反正他們遲早一定要出來，咱們何須進去冒險？」當下羣豪乃守在山洞外面，靜候獵物出現。

過了好一陣，日頭已經快往西山沉下去，猶不見洞裡的人出來，羣豪都心急起來，孔勝天喃喃自語道：「莫非這山洞還另有一個出口！」

此言一出，衆皆變色。劉小山首先道：「那就一齊進去看看吧！」

就在此刻，裡面突然傳出聲音來，有人怪聲怪氣地道：「荒謬荒謬，簡直荒謬！這是假的！」緊接着，便見駱致遠披頭散髮地跑了出來，手上抓着一本羊皮小册，神態有異平常。

「荒謬荒謬！」駱致遠見到劉小山，忽然問道：「你們都想要武林秘笈麼？哈哈，這是騙人的把戲，這種秘笈誰都會寫！」他把羊皮小册遞上前，劉小山恐其有詐，連忙退後。

駱致遠轉身將小册遞給別人，道：「學武沒有用，小孩子也能勝大人，誰要誰拿去！」任何人一見都閃避開去。

袁鐵舟冷冷地道：「駱致遠，你好歹也是一幫之主，何必耍花招？」

駱致遠生氣地道：「誰耍花招！哎唷，原來你們都是聰明人，你們都不相信，只有我一個人相信，我眞是個大飯桶，嗚嗚……我是個大傻瓜！」說着忽然痛哭起來。

羣豪見狀，面面相覷，鬧不清他葫蘆裡賣的甚麼藥，巫飛仙忍不住問道：「駱致遠，你說甚麼事荒謬？」

「這本東西是假的，假的！」駱致遠將羊皮册子拋在地上，用脚力踏。「這是假的，是騙人的把戲。」他突然仰首狂嘯，雙手在身上亂抓，抓得衣破皮裂，血跡斑斑，而其神態更是恐怖。

孔勝天低聲道：「他好像瘋了！」

「誰說我瘋？」駱致遠倏地轉頭。「我才不瘋！我比任何時候都清醒，都聰明！」

「爹，你，你不要嚇女兒！」駱霜見狀，不由驚哭起來。

墨麗道：「駱致遠，你女兒在我們手中，你不要再裝瘋賣傻，三歲小孩也不會相信你！」

駱致遠突然邁步向她走過去，墨麗心頭驚慌，將駱霜橫在自己身前。

「誰是我女兒？我幾時有女兒？」

駱霜吃驚地道：「爹……我，我是……」

駱致遠厲聲問道：「你是甚麼？」

「我是你女兒駱霜……」駱霜鼓起勇氣道：「爹，難道你連女兒也認不出來？」

「荒謬！老夫尚未成親，何來的女兒！」駱致遠雙眼突然露出極端厭惡的目光來，倏地揮掌向駱霜粉臉摑去，「啪！」這一掌力是奇大，打得駱霜頭也歪到一旁去，駱霜喉頭胡胡作响，原來他那一掌力量太大，而她痲穴又被封，無從卸力，頭骨竟被猛力扭斷，那骨頭壓着氣管，是以才發出胡胡的聲音。

墨麗心膽俱裂，顫聲道：「駱致遠，你連女兒也這般……你還是個人麼？」

駱致遠不以爲忤，笑道：「我是神仙，當然不是人！你們才是人！」

「爹！」駱溪抬着一口鐵箱，自山洞裡走出來，見外面來了這許多人，不由驚呼一聲。

「誰喚我爹！」駱致遠轉頭狠狠地瞪了兒子一眼罵道：「不要臉的狗雜種，到處認仙作父！」駱溪被罵得莫名其妙，不由又顫聲叫了一聲「爹」！

不料駱致遠像一陣風般標前，直衝至兒子面前，喝道：「你有種的便再叫我一聲爹，叫呀，爲甚麼不敢叫？」

駱溪不知發生了甚麼事，一張臉嚇得煞白，恰好駱峯也提着一口箱子，自洞裏走出來，乃道：「二哥，爹他……好像有點，有點……」駱致遠到底有甚麼不對，他固然不敢當衆說，亦無機會再說，因爲駱致遠已左右開弓，在他臉上來回掌摑！

「還敢叫我爹？誰是你爹！」駱致遠雙眼通紅，雙掌來回揮個不停，忽然駱溪「砰」地一聲！連人帶箱仰天摔倒，原來駱致遠雙掌注滿內力，駱溪連吃二十多掌，那裡還禁受得住？

駱峯見乃弟滿臉血肉模糊，嘴角不斷流血，不由打了個寒噤。駱致遠又問他：「你呢？你是誰，你也叫我爹麼？

駱峯顫聲道：「我，我只是個山野村夫……我爹早已……死了！」

駱致遠厲聲問道：「那你爲何喚他做二哥？」

「因爲……因爲他是瘋子……」

駱致遠突然狂笑起來：「不錯，他是瘋子，你們都是瘋了！」他走前幾步，面對羣豪，逐個指點，「你是瘋子，你也是瘋子，你們全都是瘋子！」羣豪雖然都有一身武功，亦歷過無數凶險，見過不少惡人，却奇怪地誰接觸到他的眼光，誰都心底發毛，竟無一人敢反駁。

駱致遠退後兩步，嘴裡猶不斷地道：「你們都是瘋子，我若再跟你們走在一起，遲早也會變成瘋子！」他一個轉身，向山下跑去，但其聲音仍不斷隨風傳上來。「你們都是瘋子……我是神仙不是人……荒謬荒謬，這是騙人的鬼把戲……」

他聲音似哭，在天色已晚之山上，更似狠嗥鬼泣，令人不寒而慄。忽然衆人聽到一個響聲，轉頭望去，只見駱峯跪坐地上，雙眼直勾勾地望着駱致遠下山的方向，口中喃喃地唸着：「這是假的……這是一場夢，這是一場夢……爹他沒事……天呀，爹他竟然瘋了！」

說到最後一句，格外尖銳，就似一把刺刀，在羣豪心頭割過，不由自主震了一下。顧塔喝問道：「駱峯，你老子爲何會瘋？」

「我……我也不知道……」駱峯忽然哭了起來，是沒有眼淚的乾哭，他雙膝行地，至楚天翔身前，哭問道：「你教我以後怎辦，你教我以後怎辦！」

楚天翔一向卑視駱家父子行逕，但此時對駱峯却不知因何，忽然生出同情之心，一把將他拉上來，道：「你年紀已不小，還怕活不下去麼？」

駱峯猶喃喃地唸道：「爹爲何會這樣？以後教我怎辦？大哥，大哥呢？」

楚天翔道：「令兄尚活着，你不必擔心，你知道令尊要去何處嗎？」駱峯一味搖頭。

顧塔道：「幫主，咱們進山洞裡看看，甚麼便都明白了，何須問他！」羣豪約略統計一下，估料在山洞裡之長龍幫爪牙也不太多，便留下小部分人，其他的人便魚貫進洞。

袁鐵舟待衆人進洞後，才拾起地上之羊皮小册，只見上面刺着幾個字：武林至寶——練武秘訣，他匆匆塞進懷內，最後也走進山洞。

那山洞先是一條曲折狹窄之通道，至後來才逐漸寬闊平坦起來。通道長約一里，盡頭是一個三四丈見方之石室，地上堆着三四十口鐵箱，好些蓋子已被打開，露出裡面之金銀珠寶，羣豪不由心頭悚然而動，誰得到這些箱子，誰都能富甲天下，難怪天下英雄甘願爲「武林謎圖」而獻出生命的，不乏其人！

袁鐵舟乾咳一聲，道：「今日能得此物，純屬老天爺所賜，是以老夫建議拿一半出來做善事，餘下的一半方分之，諸位認爲如何？」羣豪中縱然有人不甘心分一半出去，但在大多數人讚同下，也不敢作聲。

朱乙乙道：「剛才進來時，你們是否發現有一具屍體好像是駱致遠的兒子駱水？」

袁鐵舟道：「帶我去看看！」朱乙乙領他出去，大約走了二三十丈，那裡有好幾具屍體，其中一具胸骨全斷，留下一個青紅色的掌印，相貌看來跟駱峯有幾分相似，袁鐵舟道：「他是給人以重手法擊斃的！奇怪，誰有此功力，此人如今又去了何處？」

朱乙乙輕輕一嘆：「除了駱致遠之外，還有誰？必是駱水得到練功秘笈，其父與之爭奪，一掌打死了兒子！」

袁鐵舟亦嘆惜道：「這武林至寶，實是不祥之物，弄得父子成仇，兄弟反目，唉……」他感慨萬分，但想起駱致遠因此而發了瘋，却又覺得天公有眼，說着自懷內摸出那本羊皮册子，打開來看。

「余自七歲起即習武，長大之後，嗜武如狂，初是學劍，後來十八般武器全部學遍，先後學過六七千招各種兵器之招式，起初以爲天下莫敵，不料還是經常失敗，余苦思之後，以爲是博而不精之因，是故後來專心學劍，但仍難逃一敗，這使余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「余經過三年之苦思，終於恍然大悟，原來天下無不破之招式，只要有

跡可尋，便有破解之招式，如此看來，余平生最大之願望，乃成為天下第一人，須化為烏有了，是故余三年之內，不與人動武，心灰意冷之至！

「但年前余却發現了一個秘密，既然有招式即有跡可尋，亦有破綻可破，則若無招式，豈非可成為天下第一人？此所謂無招勝有招！之後，余找了十多個高手印證，果然輕易取勝，而且對方連他自己如何落敗，也弄不清楚。

「是故天下最厲害之武功，即是以無招破有招！」

百勝叟識

這是羊皮册子上面所記載的，袁鐵舟想了一下，知道駱致遠之所以發瘋，乃因此而引起的！無招勝有招，那太玄了，難怪駱致遠認為這是荒謬的事，小孩子打架，毫無招式可言，然則小孩子能打勝大人乎？

駱致遠對這本武林秘笈，寄以無比之希望，也可以說他把自己統率武林之希望，寄託在這本羊皮小册上，當他看了百勝叟之記載，腦筋一時轉不過來，因此瘋了！事實上，駱致遠為了這本東西，花費了無數心血、人力、物力，甚至不惜一切代價，結果如此，打擊之大之重，可想而知。

莫說是駱致遠，就是袁鐵舟此刻之心情，亦沮喪之至！朱乙乙低聲問道：「師伯，這上面寫了些甚麼？」袁鐵舟隨手遞與她看。

朱乙乙看後，訝然道：「奇怪，無招勝有招，那咱們學武尚有何用？」

袁鐵舟長長一嘆：「是以駱致遠方會發瘋！」

朱乙乙道：「怎會如此？百勝叟花了這許多人力、物力，不可能只寫了這幾句話，這算是甚麼秘訣？簡直荒謬！」想起駱致遠瘋了之後，一直叨唸着這句話，她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。

朱乙乙的話提醒了袁鐵舟，伸手把武林秘訣抓過來，再度將羊皮册子打開，這本所謂册子，其實只有三頁，封面、內頁、封底！

地洞上之火把光線不足，袁鐵舟走前兩步，走至火把下觀看，一切與適才見到的無異。他正想合起，目光一轉，見羊皮上隱隱現出幾道白色之線紋來，他忙道：「朱姑娘，快將火把拿下來！」

朱乙乙依言將火把取下，袁鐵舟乃將羊皮小册之內頁放在火上烘，不一會兒，只見字行之間又出現了一行白色的字來，也不知是用甚麼藥水書寫的！

「也許汝看了余之前篇，會有疑問，若無招必能勝有招，則未曾學過武功之小孩子也能勝大人了，這又如何解釋，小孩子打架，你很難預料到他下一記要打你何處，要如何出拳，大人能夠打勝他，只是因為氣力、經驗都比對方高出許多！

「余之所謂無招勝有招，不是教人不必學武，而是要你把多年來辛辛苦苦學來之招式，先融會貫通，然後將之徹底忘記，一招也不可留在心中，待與敵人對陣時，再以『無招』出現，因為無招，敵人自然無綻破解，焉能不敗。

「人一出手，都有招式，如何做到無招，那是心有招式之神，而無招式之形。既然無形，又能殺人麼？當然能！試舉一例，你提劍隨意而揮，敵人能在事先料到你的下一招、下一個變化麼？

「要臻此境界，首先須學懂無數招式，再將之貫穿起來，然後忘記，臨場隨意而揮，自然無人能敵，有緣得此者，自加練習，便有所得，蓋有些事只能親自親會，而不能言傳也。百勝叟又及。註下篇用藥水書寫，以贈有緣人！」

袁鐵舟眉頭緊鎖，心中喃喃地道：「無招勝有招……」他臉色時喜時憂，似乎一時之間尚未完全體會百勝叟之意。

此刻，楚天翔等人已將洞裡的金銀珠寶搬出來，楚天翔見乃師態度有異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師父，你想甚麼！」

袁鐵舟遂將小册交他閱讀，「你自己去體會吧！神木令何在！」

楚天翔道：「找到了，但至今有誰會聽令神木令？」

袁鐵舟吸一口氣，道：「好，咱們先出洞去吧！」出了洞，天色已黑，他先將百勝叟所寫的練功秘訣，唸了一遍。「大家自己去體會吧！」

羣豪在洞外生了幾堆篝火，楚天翔因恐駱致遠去而復返，因此派人把守在四周路口，提防他上山突襲。這一夜，羣雄有喜的，有憂的，喜的是終於得到一筆財富，憂的是滿懷希望，以為可得到練武秘笈，誰知却是一篇廢文！只有袁鐵舟一人，就着火，不斷讀着，不斷沉思，似有所悟。

次日天剛亮，袁鐵舟將羊皮小册給羣豪各人看過，最後將之拋進火堆焚燒，一股黑烟，帶着幾許希望直冲上半空。

駱家一日之中，慘遭奇變，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未死的亦都心灰意冷，袁鐵舟勸羣豪不要再為難他們，但亦警告駱氏昆仲，不許再行惡，否則絕不客氣。

羣豪重上飛來峯，到山洞外面，便見到戴朗星、劉西等人。顧塔問道：「你們報了大仇沒有？」

董懷義道：「再殺不了那斯，咱們都得自盡了！」他解開一個腰囊，露出邵凌霄的人頭來。山洞裡的人知道結果，都唏噓失望不已，唯有駱嶽與駱峯抱頭痛哭，駱冰駱雪更是哭得像淚人一般。

忽然有人呼道：「外面來了一位和尚，求見楚幫主！」楚天翔出洞定睛一

看，却是駱河，不由呆住了！

駱嶽哭道：「七弟，你幾時出家的？」

駱河長嘆一聲：「情況如何？」當他聽了經過之後，連唸佛號。「我早料到沒有好結果了，可惜仍來遲了一步。大哥，你們回去之後，把長龍幫解散了吧，否則將永無寧日！」

駱嶽悲聲道：「不用七弟相勸，咱們早已決定把弟兄們遣散回家，一家人則避到深山野嶺裡去，目前還怕正道之士不放過咱們！」駱河轉頭望着楚天翔。

楚天翔道：「咱們這些人早已決定放過令昆仲，但以某之見，你們還是匿在深山裡為佳，免得多年來，被你們殺害者之親屬來尋仇！」

劉小山道：「還有一個問題，咱們如何分配這些金銀珠寶？」

勞劭問道：「你們仔細看過那些東西否，一個武林高手，日夕苦練武功，他那來的許多財產？」羣豪一聽，心頭砰砰而跳，又將鐵箱蓋子打開，在猛烈的陽光下檢查。這一查方看出，這些東西全是贗品，只有那塊神木令是眞的。但神木令號令天下英雄之時代已過去，如今得之，只能作為一種紀念品。

有人問道：「百勝叟故意弄這些西貝貨，是何意思？」

誰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。過了半晌，袁鐵舟方道：「也許百勝叟是位遊戲人間的高手，故意跟武林同道開個玩笑，亦說不定故意以此教訓教訓同道，不可貪心！」

勞劭接道：「勞某敢保証這些東西全是贗品，不信可以拿出去找人再檢驗一次，歡迎諸位拿點紀念品回去！」

羣豪經過一番生死，才達到目的，豈肯就此放手？是故紛紛上前掏拿，以求萬幸。不多久，那些「金銀財寶」已全被拿光。首先是戴朗星告辭，片刻之間，已跑得乾乾淨淨。

駱河合十唸了聲佛號，也帶着兄弟姐妹走了。袁鐵舟道：「咱們也走吧！」衆人至安慶時，發覺少了一艘小船，料是被駱致遠取去。羣豪又暗暗擔心，深恐駱致遠發瘋之後，變本加厲，到處屠殺武林同道。

船隊駛至秭歸，泊在碼頭，上岸加水及添購糧食，却見上面圍了好些村童，羣豪走過去，但見駱致遠衣衫襤褸，滿面污垢，恍如乞丐，見人即駡荒謬，連羣豪也難認出來。

忽然，一個村童走前指着駱致遠駡道：「瘋子，瘋子，你是瘋子，你再不走，咱們便趕你！」

駱致遠大驚失色，輕叫一聲。「你不要過來，不要過來，我不跟小孩子鬥，大人不如孩子！」

那村童不知天高地厚，向他跑去，駱致遠大叫一聲，落荒而逃：「不要過來，不要過來！」他人雖瘋了，但武功不受影響，幾個起落，已跑得不見踪影。羣豪雖然痛恨他，但此時均油然生出同情之心，料不到往日不可一世之梟雄，一日之間，便落得如此下場。

袁鐵舟亦感慨良多，輕嘆一聲：「看樣子，他已不能為惡，咱們走吧！」羣豪再度上船，直奔巨蛟幫老巢。

袁鐵舟上船之後，日夕苦苦思索百勝叟記載在練功秘笈上武學高論，時有所得，時又思路淤塞，如痴如醉。巫飛仙嗔道：「你還在想甚麼白費工夫的事，却放着正經大事不做！」

「還有甚麼正經大事？」

「你我徒弟之婚事，難道不是正經事？」

半年之後，巨蛟幫總舵遷至沙市長龍幫之舊址，武林同道同時又收到楚天翔及朱乙乙成親之請帖，武林中又再掀起一陣熱鬧……

（全文完）

上文提要：在廟內的人原來是縹緲堡張勇等人，小三子父子相認，阿坤也上前行禮，訴說往事，此時捕快、官兵還有狠狗百十來人，向廟四週圍攏，二小迎敵，敵人要放火燒山，衆人分前後下山，二小誘敵，牛人明裝作女刺客，敵人蜂擁而至，三人被追至山澗，擺脫了險境，來到約定的開封北大街百香齋，這是反清復明的聯絡站，內裡早已集了不少人，朱明遺老，縹緲堡以牛人俊爲首都在座……





新派武俠中篇故事／歐陽雲飛・文　可飛・圖

魔鬼的門徒

遺老宣佈政綱　二小履行義務

張勇、阿芳等人靜待下文。

石敬三十分謹慎，親自走到門口，向外張望一下，關起房門後方始鄭重異常的道：「有一位陳閣老，當初在京城任官時，與那時候仍爲雍正的四阿哥胤禎毗鄰而居，兩家的妻子過從甚密，情同姊妹……」

馬少坤截口道：「等等，這位陳閣老是否反清復明人氏？」

牛人俊道：「乃本會的元老級人物。」

小三子嘻笑道：「是就好，可以從中煽風點火，興風作浪。」

王友之很激動的說：「豈止是煽風點火，興風作浪，陳閣老完成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。」

屋內鴉雀無聲，大家皆屏息以待。

石敬三道：「許是天意安排，說來眞是太湊巧了，陳閣老的妻子，與雍正的妃子，也就是現在的崇慶皇后鈕祜祿氏，同時身懷六甲，各生下了一個胖娃娃。」

阿坤追問道：「男孩還是女孩？」

牛人俊道：「四阿哥生的是女孩，陳家生的是男娃娃。」

王友之道：「但是，陳閣老的妻子却以偷天換日的手法掉了包。」

小三子大吃一驚，道：「甚麼？掉包啦？也就是說陳家的兒子變成了現在的皇子阿哥？」

石敬三點頭道：「事實正是如此。」

馬少坤正容道：「茲事體大，可不能有絲毫差錯，必須認眞查証。」

王友之道：「老夫與敬三兄此番江南之行，就是爲了這件事。」

張勇道：「結果如何？」

石敬三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：「沒錯，陳閣老親口告訴老夫，此事確切無誤！」

阿坤道：「陳家的兒子叫甚麼？」

王友之道：「雍正賜名弘曆。」

「排行第幾？」

「第四。」

「也是四阿哥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好極了，這一步棋太重要了，只要設法把雍正幹掉，把四阿哥弘曆推上金鑾殿，實質上就已經推翻了異族統治。」

阿坤慷慨陳詞，羣俠情緒昂揚，馬少坤接着又道：「但不知對刺殺胤禎，擁立弘曆的千秋大事可有萬全之策？」

獨行秀士牛人俊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必須謹愼行事，二老的意思是將本會所有的精英全部調往北京，然後再集思廣益，從長計議。」

馬少坤亦有此同感，道：「是啊，此事的確太重要了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，必須集中大家的智慧好好的合計合計才行。」

* * *

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，暫將惱人的君國大事拋諸腦後。馬少坤瞄了阿芳一眼，見她雖然已可行動，精神却顯得甚是虛弱，臉色蒼白，人比黃花瘦，趨前拉住了她的纖纖玉手道：「阿芳，妳瘦了。」

這話充滿了感情，頓使呂四娘既感動，又羞澀，忸忸怩怩的抽回小手，撫摸着自己的面頰，嬌滴滴的道：「是嘛？我倒不覺得瘦。」

「現在感覺怎樣？」

「阿坤哥是指那一方面？」

「傷口好了吧？」

「業已癒合。」

「精神呢？」

「元氣不足，有點力不從心，大掌櫃說還需要靜養幾天才可復元如初。」

小三子插言道：「才兩三天的時間就有這麼大的進步，已經很不錯了。」

呂四娘望着獨行秀士牛人俊，道：「全是大掌櫃的恩賜。」

阿坤聽得一呆，道：「噢，牛前輩不僅武功蓋世，稱霸江湖，而且對岐黃之術也很有研究？」

牛人俊謙虛的笑笑，未置一詞。

張勇振振有詞的道：「大掌櫃博覽羣書，醫學造詣極深，親手煉製的續命丹，有起死回生之效，不知救活了多少人。」

無敵公子道了一聲：「失敬！」轉對呂四娘道：「阿芳，這兒可有文房四寶？」

阿芳一怔，道：「要文房四寶作甚麼？」

「還記得咱家在山神廟裡說的話嗎？」

「那句話？」

「要將玄元眞經的經文抄一份給妳。」

「眞的？」

「眞的！」

「沒有條件？」

「沒有條件！」

「謝謝你，阿坤哥。」

「別客氣，不但要抄給妳，還決定獻給日月會。」

玄元眞經乃武學瑰寶，江湖人物看得比性命還重要，馬少坤竟然願意無條件的獻給日月會，當眞是一語驚四座，令羣俠感佩不已。

小三子好大方：「給阿芳一份，再給日月會一份，連抄兩份挺累的，乾脆這樣吧，把筆墨紙硯都搬出來，大家一起來抄最省時省事。」

此話一出，立即引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，四俠牛人傑與五俠牛人復，立從隔壁房裡取來了四套文房四寶。

分別交由阿坤、阿芳、張勇、牛人俊使用。

研墨的工作自然落在四俠、五俠、七俠和小三子的身上。

於是，阿坤寫一捺，大家跟着寫一捺。

他這兒寫一撇，大家也跟着寫一撇。

馬少坤畫一個葫蘆。

大家跟着畫一個瓢。

有樣學樣，一步一隨。

就這樣，大約花費了半個多時辰的工夫，便大功告成。

阿芳却出乎意料之外的，將她自己所抄寫的那一份交給了牛人俊。

小三子楞了一下，道：「怎麼？妳不要啦？」

呂四娘紅着臉龐道：「我想要阿坤寫的那一份。」

馬少坤遲疑道：「咱家的字歪七扭八的不好看，圖案像是鬼畫符，這……」

阿三打斷他的話，譏笑道：「阿坤哥，你這人怎麼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一點也不解風情，人家阿芳姐要的是你親筆寫的字，親筆畫的圖，管它好不好，你放個屁阿芳也會覺得香，情人嘛，都是這樣。」

直羞得阿芳連脖根都紅了，當阿坤將經文送過來時，那還敢伸手去接，是由七俠牛人明代她收下來。

獨行秀士牛人俊對他這種大公無私的情操十分感動，道：「少俠無我無私，義薄雲天，隆情高誼，眞不知道本會如何才能圖報於萬一也？」

馬少坤沉吟一下，道：「大掌櫃言重了，忝爲同道，彼此自標一致，理當互通有無，說報答的話就未免見外了，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怎樣？」

「倒有一個不情之請。」

「請直說。」

「可否將續命丹送咱家與小三子一人一瓶？」

牛人俊立即滿口答應，命人取來靈藥，加倍每人送了兩瓶續命丹。

同時還擺下了盛宴，爲哥兒倆接風洗塵。

席間，大夥開懷暢飲，高談闊論，話題自然而然的又回到反清復明的大事上，決定分批北上，約定好會面的地點，阿坤、小三子與阿芳、張勇盤桓了三天後，便唱起驪歌，各奔前程。

* * *

哥兒倆直奔渡口而去。

到達岸邊，這才知曉，早班船已經開了，午班船時辰未到，至少還得在黃河邊上苦候一個多時辰才有船可坐。

自己的血海深仇未雪，鐵老虎的那一筆濫帳亦未全部討回來，阿坤急着渡河去辦事，找船家去情商，寧願多付一些銀子，只求即時開船。

却遭到船家的斷然拒絕。

理由很簡單，此乃定時班船，礙難從命。

正感懊惱徬徨，無計可施，忽見一個打着赤膊，穿着草鞋，褲管捲得老高，一臉風霜的糟老頭跑過來搭訕道：「兩位公子可是有急事要渡河？」

小三子氣忿忿的道：「是啊，可恨船家不通人情，多給銀子也不開船。」

老頭笑呵呵的道：「黃河邊上多的是渡船，又不是只此一家，別無分號。」

馬少坤道：「莫非老丈也有渡船？」

「正有一條。」

「在那兒？」

「瞧，就在那邊。」

順着老頭手指之處望過去，見是一條丈五六長，四尺多寬的小船，張三元不禁皺起了眉頭，道：「這麼小啊，能過得了黃河？」

老頭的回答强而有力：「能！」

「有沒有危險？」

「小老兒每天至少要來回兩三趟，萬無一失。」

「要不要等？」

「馬上開船。」

「多少錢？」

一提到錢，老頭反而面露不悅之色，道：「五百年修得同船共渡，這是緣，提錢就沒有意思了，隨便兩位公子賞吧，小老兒的兒女俱已長大成人，用不到我來養家活口。」

阿坤道：「這怎麼可以，老丈辛勤擺渡，我們斷斷不敢佔便宜，渡船是每人三十文，我們合計給你一百文好不好？」

取出一百文錢來，交在老頭的手上。

老頭却堅持不受，僅僅收下五十文，道：「小老兒的船小，不能與渡船同價。」

「這樣不會太少？」

「已經夠多了。」

「老丈，你眞是個好人。」

小三子加上一句：「這年頭好人越來越少了。」

* * *

老頭不單是人好，划船的技術也是一流的，將小船推離岸邊，跳上船去，船櫓輕擺，兩三下便划入河道中。

果然是老手，駕輕就熟，搖櫓之餘，口中偶而還會哼上幾句山歌小調，顯得悠哉遊哉，彷若閑雲野鶴，世外仙人。

此刻，從船尾的一個抽斗內取出一壺酒來，朝二人晃一晃，道：「怎麼樣？兩位公子可喜杯中之物，陪小老兒喝一杯吧？」

阿坤道：「謝了，咱家現在不想喝酒，老丈最好也不要喝。」

老頭一楞，笑道：「這是何故？可是怕小老兒酒醉誤事？」

小三子道：「正是怕出事，掉進河裡可不好玩。」

「很好玩，洗個澡再上來嘛。」

「就怕上不來，會淹死。」

「哦，原來兩位公子是旱鴨子？」

「知道就別再喝。」

「成！成！」

老頭爲人和氣，從善如流，滴酒未沾，立將酒壺放進抽斗去。

船行甚速，不多一會工夫已接近河心。

河道的中央水大且深，惡浪滔天，一波波的濁浪洶湧澎湃，小船不再平穩，開始搖晃，如置身搖籃中。

愈接近河心，搖晃的程度愈强烈，哥兒倆俱覺頭腦昏昏沉沉的，胸中翻騰欲嘔。

哇！小三子憋不住，將早晨喝下去的豆汁嘔出來大半碗，猛搖一下腦袋道：「老丈，能不能把船弄穩一些？」

老頭大搖其頭道：「今天運氣欠佳，風浪大，很難。」

望着河道中心的大浪，馬少坤眉頭緊鎖道：「河心風高浪大，等一下情況會更嚴重。」

老頭苦笑道：「這是不可避免的事。」

「會不會有危險？」

「放心，只要抓緊船舷就萬無一失。」

展目望去，不遠處有兩條大船正鼓浪而行，顯得甚是平穩，阿三埋怨道：「早知如此，咱們在岸邊多等一會兒，坐大船就好了。」

阿坤微怒道：「這話已經說晚了。」

「不晚，現在回頭還來得及。」

「怎麼？你怕？」

「當然怕，我可不願意掉到河裡去餵王八。」

哇！又吐了一口苦水，小三子繼道：「你有阿芳、阿花、白冰冰，我小三子到現在還沒有交一個女朋友，死了多寃！」

馬少坤不以爲然：「哼，沒有出息，船到河心不回頭，連一條小小的黃河者不敢過，那還能成大功，立大業，爬也要爬過去！」

事實上想回頭也來不及了，船已駛入河心大浪中。

一個惡浪打下來，嘩啦啦的一聲響，打得船身搖搖欲墜，淋了二人一身的水。

阿坤情不自禁的喊了一聲：「乖乖隆地咚！」

小三子嚇得面無人色，尖叫道：「哎呀我的媽！」

急忙緊緊的抓住船舷，跟船板貼在一起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狂風呼嘯。

浪花如湧。

一個比一個大。

一個比一個兇。

何消片刻工夫，哥兒倆已被折騰得暈頭轉向，狼狽不堪。也充分體會到黃河之水天上來，波浪壯闊的場面。

船家老頭却面不改色，緊握着櫓，懼意全無。

甚且，眉梢嘴邊還流露出一絲不

易察覺的微笑。

大船速度極快，這時已近在眼前，阿三發覺小船正迎面駛去，不禁大駭，驚呼道：「快划開，撞上去就慘啦，咱們三人一個也活不成！」

事情危如燃眉，老頭還有心情說笑：「沒事，小老兒福大命大，死不了！」

話是這樣說，却照準大船的船頭划過去。

阿坤嚇一跳，暗道：「莫不是上了賊船？」

一念甫畢，異事陡生，老頭猛地把船一橫，噗通！一聲跳入水中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哥兒倆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，大船已攔腰撞上來，立將小船撞壞撞翻，射出去十幾丈遠。

通！又一聲巨震，又被另一條大船撞上，小船當場四分五裂，變成木屑碎片。

阿坤、小三子也被撞得暈過去。

* * *

並沒有死。

亦未沉入水底。

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，基於一種求生的本能，二人各自抓住一塊船板，在水中載浮載沉。

大船也沒有離開，一左一右，跟隨着碎裂的小船順流而下。

船家老頭則早已彈身而起，飛到左邊那條大船上去了。

大船的確不小，約有十餘丈長，丈七八寬，船上有帆、雙桅，船身兩側另外還有各十名槳手。

更令人驚異的是，船主身份特殊，非普通人物。

左面船上的是神風堡主赫隆納。

神龍隊長巴賽克。

虎風隊長莫拉西。

以及手下高手數十人。

右面船上的是逍遙宮主萬里長。

左護法張忠。

右護法魏義。

與宮中好手三四十人。

帆已收起，緩緩而行，無數隻賊眼全部投注在碎裂的船板堆中。

活要見人！

死要見屍！

怎奈船板散落的面積甚廣，黃河的水又混濁不堪，阿坤、小三子的頭臉衣服上黏上一層厚厚的黃泥，一時之間那裡能找得到。

赫隆納目賽銅鈴，凝視着船主老頭，道：「那個小雜種可曾喝下咱們的毒酒？」

老頭呆楞一下，搖頭不語。

巴賽克道：「依你看，他倆是死是生？」

老頭字斟句酌的道：「若是一般江湖人物，早已粉身碎骨……」

話說一半，被另一名神風堡的高手打斷了：「有了，有了，在那兒，在那兒！」

一面喊，還一面用手來指，指着水面上兩個狀似人形的漂流物。

大家順勢望去，立見河水之中果然有兩個黃泥人抱着兩塊船板，順流浮沉。

「殺！幹掉！」

「活人要他們死！」

「死人再死一次！」

第一道命令是赫隆納下的，後面兩句話分別出自巴賽克、莫拉西之口，發話同時，兩隻血滴子已應聲電射而出。

好快！眨眼即至哥兒倆頭頂。

好準！疾取他倆吃飯的腦袋。

眼看生死俄頃，命在旦夕。

孰料，許是蒼天有眼，許是命不該絕，正當危急關口，乍然一個巨浪打下來，將阿坤、小三子打入水中。

大浪來得正是時候，不但躲過了血滴子的追魂一擊，救了兩條小命。

也打醒了阿三。

打醒了馬少坤。

再度浮出水面時，神智已清。

「阿坤哥，我們死了沒有？」

「死鬼怎麼可能說人話。」

「可是怎會飄飄忽忽的？」

「那是因爲在水中。」

「頭腦也昏昏沉沉的。」

「快服續命丹！」

續命丹確是仙丹妙藥，入口即溶，瞬間便神清氣爽，精神百倍。

刷！

刷！

血滴子去而復返，不給他倆半點喘息的機會。

兩條大船上喊殺震天，又射來無數歹毒暗器！

水中立有回應，冒出來好幾條魚。

眞是怪事，魚兒神通廣大，毀掉了血滴子，也吃光了暗器。

當然不是魚。

是飛刀！是魔刀！會飛的魔刀！

馬少坤的動作好快，就利用這一霎時的平靜，已縱離水面，立在船板上。

同時提掌一吸，還幫助小三子登上船板。

阿三立身不穩，搖搖欲墜，大呼小叫道：「我的媽呀，這玩意兒太小，比小船更危險，隨時隨地都會掉進水裡去。」

馬少坤教導他：「下千斤樁，打落地釘，掉下去咱家賠你一條命。」

這一着眞靈，小三子氣聚丹田，功行雙腿，猛然「嘿！」的一聲，往下一壓，兩隻脚好似落地生根，與船板連在一起，甩也甩不掉。

這時候二人才有工夫往船上看，也才看清楚了船上的人，弄明白自身所處的環境。

無敵公子昂首左望，掃了赫隆納一眼，冷聲厲色道：「老匹夫，好久不見，是不是因爲洛陽古墓的風水欠佳

，故而逃之夭夭？」

不敗少爺張三元瞄了萬里長一眼，語氣更尖酸刻薄，「老小子，久違久違，黃河之水天上來，黃泥爲棺水爲蓋，大概是想水葬吧！」

逍遙宮主萬里長放聲吼道：「少做白日夢，將要水葬的是你們兩個臭小子。」

神風堡主赫隆納亦道：「洛陽古墓讓爾等僥倖得逞，好運不可能再有第二次，明年此日就是你倆的忌辰。」

船家老頭也插上一嘴：「兩位應該後悔沒有喝下那壺毒酒。」

小三子大罵道：「老混蛋，你這放的是甚麼屁？」

老頭嘿嘿陰笑道：「喝下毒酒就可以保留全屍。」

「媽的，該死的傢伙！」

「你娘，去餵王八吧！」

兩聲暴喝，兩把魔刀，第一把割下他的人頭，第二把來了個腰斬，可憐老頭已是一大把年紀，臨死連半句遺言都沒留下，大半個身子便掉進河裡，染紅了一片水，一個浪花打下就不見了。

赫隆納睹狀大怒，立即下令全面攻擊，拋出了十幾隻血滴子。

萬里長自無坐視之理，命令弓箭手萬箭齊發，灑下了滿天箭雨。

血滴子是死神的化身，箭雨罩住了一片天，換了旁人，八條命也保不住。

却奈何不了阿坤、小三子。

因爲他們有魔刀。

魔刀無堅不摧。

兩三下便如摧枯拉朽，秋風掃落葉般處理得清潔溜溜。

馬少坤足踩船板，飄飄欲仙，傲然道：「赫隆納，有甚麼絕招儘管施出來，你的時間已經不多了，龍王正在等着你去赴宴呢。」

張三元也指名道姓的道：「萬里長，最好是壓箱底的綾羅綢緞，別再拿見不得人的裹脚布。」

暗器弓箭無效，血滴子也發生不了作用，赫隆納接受巴賽克的建議，指令大船全速前進，打算以大吃小，用船身來撞。

「哼呀嗨！」

「哼呀嗨！」

二十名槳手一邊哼着划船歌，一邊用力的划，船行似箭，照準阿坤、小三子全速撞上去。

不料，哥兒倆的脚釘死在船板上，經過這一陣磨練後，已摸透了水性，如履平地，眼見大船撞來，毫不介意，急切間腰一沉，脚上使力，合而倏分，以一個極其優美的姿態分從兩側滑開。

「殺！」

馬少坤不肯空手而過，揮動魔刀，削斷右航舷的十支槳，外加十條臂。

「殺！」

張三元不讓阿坤專美於前，如法炮製，成績相同，換來一陣豬也似慘叫聲。

二人意猶未盡，滑了一個圈子，來到右邊的大船附近。阿坤以充滿挑戰的語氣道：「萬里長，現在輪到你啦，撞呀！」

小三子罵人的話一長串：「不敢撞就是沒種！懦夫！王八！烏龜！兔崽子！」

萬里長是個老江湖，豈會重蹈覆轍，不用船撞，改用火攻，倒下來十幾桶煤油，點着了火。

轟！的一聲，霎時水面便變成火海。

火頭好兇，火勢好猛，哥兒倆閃避不及，船板立告着火，忙不迭的滑開去。

魔刀可不怕火，往事重演，梅開二度，當阿坤、小三子把火弄熄的同時，右邊大船上的二十支木槳，二十隻手臂也一齊掉落河中。

斷了木槳，傷了槳手，大船便失去了動力。

「扯帆！」

「扯帆！」

赫隆納、萬里長下令升帆，兩條大船上的水手馬上忙碌起來。

有的鬆解繩索。

有的爬上桅桿。

不論是爲了他自己，或是爲了鐵老虎，赫隆納、巴賽克、萬里長與張忠、魏義，都在阿坤的黑名單上，志在必殺，怎會給他們逃走的機會？當下咬着牙根道：「別扯帆了，黃泉路上用不到這玩意兒！」

喝聲中，魔刀傾囊而出，分襲二船，展開一場大屠殺。

桅桿斷了。

風帆毀了。

船面上的人死的死，傷的傷，雞飛狗跳，鬼哭神號。

未死沒傷的人則有志一同，躲到船艙裡去了。

馬少坤道：「赫隆納，滾出來，準備挨刀！」

阿三道：「萬里長，有種就別作縮頭的烏龜！」

白搭，二人相應不理，連探頭出來看一眼的勇氣都沒有。

「阿坤哥，咱們殺上船去。」

「不必，把他們撞死更爽。」

「怎麼撞？」

「山人自有妙計！」

妙計很簡單，滑至船後，運足兩掌眞力，全力推動左船，撞向右船。

內元眞力，至大至剛，又有水力可用，借力施力，左船方向立變，轟隆隆！的一陣暴響，將右船攔腰撞上，撞出來一個大洞，左船的船頭也凹進去一大塊。

左船撞右船。

右船撞左船。

相同的戲碼，一再重演，直至將

兩條木船撞成碎片，逍遙宮、神風堡的人傷亡過半，全數落水後，方始停下來。

船板掉入火海中，助長了火勢。

活人掉在火海中，非死即傷。

何況還有魔刀在一旁侍候。

鮮血，使黃河變紅河。

烈火，更使河水沸騰。

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？

不曉得削掉多少頭？

也弄不清楚萬里長、赫隆納等人是否已血染黃河，命歸龍宮？

總之，水面之上已經看不到一個活人，哥兒倆這才興盡收刀，乘風而去。

* * *

渡口。

位於開封的對岸，黃河邊上。

碼頭不算很大。

船隻不算很多。

却停泊着一條十分華麗氣派的畫舫。

畫舫不僅外表壯麗，內部陳設尤其豪華，有卧室，有書房，廚廁俱全，還有一間寬敞的花廳。

羊毛地氈，漆木桌椅，金質的飾物閃閃發光，別緻的盆栽花香四溢，壁上還掛着幾幅八大山人的山水畫，充滿詩情畫意。

花廳的中央擺着一張餐桌。

桌子上已端整好一桌豐盛的酒席。

一個美人。

一個美得令人不敢逼視的美婦人。

婦人的美，不在於她那金雕玉琢的臉龐，婀娜多姿的身材，而在於雍容華貴的氣質，與高尚尊榮的韻味。

已經四十多歲的人了，依舊風華絕代，魅力十足。

是何方神聖？

那來的嬌客貴婦？

乃龍鳳宮主，冷面魔君鐵老虎的嬌妻、鐵蓮花的親娘、雍正皇上的親姐姐、禁軍統領阿爾巴德的姘婦，德安公主是也。美則美矣，難怪眉宇之間會流露出幾許淫邪之氣，令人望之易生非非之想。

她在等人。

等人共進晚餐。

等她的情夫阿爾巴德。

* * *

來了，來了。

阿爾巴德來了。

在岸上，長街的盡頭，拐角處，停下來四匹駿馬。

馬兒汗水淋漓，全身亮麗的鬃毛俱已濕透。

阿爾巴德也灰塵滿面，一身風塵僕僕的樣子。

顯然曾經長途奔馳，說不定是從北京趕來的。

除他本人之外，他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的大內高手哈必魯也結伴而來，另外還有兩名侍衛隨侍在側。

阿爾巴德身材魁梧高大，粗眉毛，高鼻樑，肩膀寬，胸膊厚，洋溢着十足的野性美，是男人中的男人，女人心目中的好伴侶。

聲音也渾厚有力，指着前面的一家旅店道：「哈必魯，你們就在這裡歇着吧。」

哈必魯畢恭畢敬的道：「頭兒，要不要派人把守畫舫？」

「不必，公主身邊有人。」

「準備過夜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阿爾巴德笑了，笑得很得意。

哈必魯也笑了，笑得很神秘。

拍打掉身上的灰塵，認眞的整理一下儀容，阿爾巴德隨即邁開輕快的步伐，兀自離去。

一直目送他走完長街，踏上畫舫後，哈必魯從懷中掏出一錠二十兩重的銀子來，衝着兩名侍衛晃一晃，道：「這是頭兒賞給咱們的，怎麼花？」

一名侍衛道：「大吃一頓，大醉一場。」

另一名侍衛道：「不如找三個姑娘來，咱們也樂一樂？」

哈必魯的主意兩全其美：「乾脆這樣吧，叫三個姑娘，先陪咱們大吃一頓，然後再逗樂子。」

「這個主意很好，有酒有色。」

「這個點子不賴，有喝有玩。」

「就這麼辦啦，走啊！」

「今天一定要好好樂乎樂乎，走！」

上樑不正下樑歪，阿爾巴德去私會情婦，三名手下也跑進旅店尋歡作樂去了。

* * *

情人來了，德安公主春風滿面，笑臉相迎。

阿爾巴德也堆着一臉的諂笑，輕聲細語的道：「公主，我沒有遲到吧？」

德安公主似嗔似笑的道：「遲到了一點點，要罰。」

阿爾巴德趨前道：「罰甚麼？」

公主眉目傳情道：「罰你先喝三杯。」

「別罰喝，本座寧願先罰吃。」

「吃甚麼？」

「吃公主的胭脂口紅。」

口說不算，人也跟着跨步而上，要摟，要抱，要親，要吻，流露出一副猴急的樣子。

若在平時，德安公主十九會投懷送抱，拉開序幕戰，奏起前奏曲。

今天的情形却大異其趣，公主非但未充分配合，反而板起面孔說教道：「別這樣，嚴肅一些，莊重一點。」

這樣的話阿爾巴德還是第一次從她口中聽到，如墜五里霧中，愕然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公主朝後面的艙房望望，小聲道：「蓮花也在船上。」

阿爾巴德傻眼了，好似當頭澆了一盆冷水，壓低了聲音，垂頭喪氣的道：「公主也眞是的，今日之會是事先約好的，怎麼把她也弄到船上來了？礙手礙脚的。」

德安公主幽幽怨怨的道：「是蓮花自己找來的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。」

「她幾時上船的？」

「今天上午。」

「從那裡來？」

「洛陽那邊。」

「幾時走？」

「蓮花沒有說。」

阿爾巴德聽到這裡，急得臉色發青，大吐苦水道：「咱家遠從北京城千里迢迢的趕來與公主私會，爲的就是卿卿我我，一夜風流，現在可好，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來，咱們可能只有乾瞪眼的份兒。」

公主揚眉啐道：「看你急成這個樣子，別緊張嘛，本公主自會設法把她支開。」

「事實上公主早該把蓮花支開了。」

「曾經叫過她，沒答理。」

「她在幹嘛？」

「大概在房裡睡覺。」

「何妨再叫一次試試看。」

公主亦有此同感，女兒不去，終是「心腹大患」，揚聲道：「蓮花，妳四叔來了，出來吃飯啦。」

阿爾巴德是鐵老虎的四師弟，鐵蓮花一向叫他四叔。

沒有人知道阿花是否聽見，反應全無。

德安公主遲疑一下，道：「不管她，我們先吃吧。」

當即正經八百的，循規蹈矩的，分賓主落座。

那種杯酒交歡，把臂暢飲，甜言蜜語的氣氛全被鐵蓮花給嚇跑了。

飲了幾杯酒，吃了幾口菜，阿爾巴德話題一轉，道：「眞想不到，鐵老虎那個老賊四肢殘缺還能夠逃離掌握，在隆中山中多活了好幾年。」

公主憂心忡忡的道：「這事本公主已經知道了，臨死之前還留下了一條禍根。」

「甚麼禍根？」

「據說將他數十年的修爲傳給了一個叫馬少坤的娃兒。」

「這事咱家知道，另外還有一個叫小三子的小子也很刁。」

「這兩個娃兒非但接受了他的蓋世神功，也接收了他的恩恩怨怨。」

「不錯，事實確是如此，白貝多就是死在這兩個狂徒的手中。」

公主緊鎖着眉頭道：「還有神風堡的巴爾克、逍遙宮的侯一貫。」

阿爾巴德臉色沉重的道：「洛陽古墓之中，萬里長、赫隆納設下了十面埋伏，本可將玄元眞經弄到手，最後却因爲他二人橫插一手，以致功敗垂成，實在叫人可惱復可恨。」

德安公主道：「最近曾聽赫堡主言講，已在黃河那邊撒下天羅地網，不論付出多少代價，務必要將他倆消滅在河的那一邊，阻止他倆渡河北上。」

阿爾巴德道：「但願能夠一戰成功，否則，假使跟蓮花接上了頭，事情就痲煩了。」

公主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，道：「是啊，我們的事若是傳到蓮花耳中，母女之間的關係一定馬上就會出現危機。」

阿爾巴德心事重重的道：「江湖傳言，我們二人也在馬少坤的黑名單上，連皇上都不放過。」

德安公主緊咬着銀牙道：「這兩個娃兒簡直太囂張了，皇上可有除此妖孽的良策妙計？」

阿爾巴德道：「已急令萬里長、赫隆納全力捕殺，希望逍遙宮、神風堡的人能不辱皇命，馬到成功，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怎樣？」

「魔刀太霸道，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。」

「這魔刀有人說是蓮花她爹發明的？」

「不假，確是千眞萬確的事實。」

「啪達！啪達！」一陣脚步聲，還夾雜着幾聲咳嗽，打斷了二人的談話，是鐵蓮花從房裡出來了。

開門關門的聲音也比平常大，有意提醒他們，免得彼此尷尬，實則她躲在房中，多一半的話皆聽得一淸二楚。

臉色陰陽怪氣的，死死板板的，彷彿有誰欠她二百兩銀子沒還似的。

基本的禮貌還是有，冷冷的叫了一聲：「四叔！」

反而公主一臉陪笑道：「吃飯啦。」

德安公主也笑容滿面的道：「來，一起吃吧。」

鐵蓮花假裝打了一個呵欠，懶洋洋的道：「我不餓，你們吃吧。」

說着，自顧自的朝船外走去。

德安公主道：「你要到那兒去？」

「看風景。」

「黃土一片，有甚麼好看的。」

「隨便走走，透透氣也好。」

「去多久？」

「大約半個時辰。」

辰字出口，人已跳下船去，迅即消失不見。

* * *

德安公主與阿爾巴德相顧愕然，面有驚色。

阿爾巴德的動作好快，馬上移坐到公主的身旁，道：「我看事情有點不妙。」

「那裡不妙？」

「我懷疑蓮花已經摸透了我們的關係。」

「嗯，本公主也有這個感覺。」

「依本座之見，不如找一個婆家，

把她嫁掉算了。」

「我也是這樣想，怎奈找不到適合的對象。」

「阿花是個美人胚子，北京城裡追逐的王孫公子不知凡幾，何愁沒有對象可嫁。」

德安公主猛地搖首道：「她一個也不鍾意。」

「她到底想嫁一個甚麼樣子的人？」

「文則獨一無二，武則無敵天下。」

「那就奏請皇上作主，嫁一個新科狀元吧。」

「去年的新科狀元，皇上就有意撮合，蓮花這孩子好拗，嫌人家太斯文，太柔弱，吹了。」

阿爾巴德道：「且別管這些，阿花給了咱們半個時辰的時間，要好自珍惜，不要辜負了她的一番『好意』，該辦事了。」

這老小子是個急色鬼，老實不客氣的伸出手來，摟住公主的纖纖細腰，準備將她抱進房裡去。

不料，岸上及時傳來一陣「叮叮咚咚」的敲打木魚的聲音。

接聞「阿彌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」，隨着誦佛聲，出現一個身披大紅袈裟、頭上精光發亮的花甲老僧。

老僧好大膽，單掌打了一個問訊，語意深長的道：「色即空，空即色，男歡女悅，有損慧根，尤不宜公開爲之。」

阿爾巴德聽得一呆，急忙把手縮回去，取出一錠銀子擲過去，道：「是來化緣的吧，拿去，你可以走了。」

那知，和尚却不要錢，將銀子擲還給阿爾巴德，道：「老衲想化一個很特別的緣。」

阿爾巴德瞪眼道：「怎樣特別的緣？」

「君子不欺暗室，請施主即刻離開畫舫。」

「臭和尚，老夫爲甚麼要離開？」

「公主夫婿已亡，請不要壞了她的名節。」

「你是誰？」阿爾巴德火氣上升，已提足一掌眞力。

「一個微不足道的野和尚。」

「怎知公主在此？」

「是一個姓鐵的施主托夢告訴老衲的。」

「那一個姓鐵的？可是叫鐵老虎的？」

老僧含含混混的道：「夢中之事眞眞假假，貧僧也記不淸了。」

阿爾巴德道：「記不淸就少胡言亂語，走吧！」

老僧偏不聽：「施主不走，老衲也不走。」

「滾！滾！滾！」

今宵一刻値千金，鐵蓮花只給了他半個時辰的時間，阿爾巴德那有閒情逸緻跟一個野和尚泡蘑菇。第一聲滾跳出船外，第二聲將老僧提在手中，第三聲滾一出口，和尚已經噗通一聲，被扔到黃河裡去了。

返回畫舫，抱起公主，迫不及待的進入卧房，根本不理會野和尚是死？是生？

* * *

鐵蓮花並非出來看風景，亦未遠去，就在長街的盡頭，拐角處，那家客棧的斜對面，一處黃土崗上。

她在練刀。

練習魔刀。

這是她近日來天天必修的課程，已經頗有心得，具備了相當的火候。

練刀的同時，始終密切注視着畫舫那邊的一擧一動。

她知道野和尚被拋進黃河去。

曉得自己生身的母親，正在和父親的仇人幹那種不可告人的事。

她好恨。

恨自己的母親。

更恨阿爾巴德。

之所以會藉故而出，並非有意給他們「方便」，而是想先弄清楚仇人的馬匹拴在那裡？帶來了多少幫手？

馬匹很快就找到了，明天就會成爲餐桌上的馬肉。

哈必魯等人則正在跟三個娼妓開懷暢飲，胡搞瞎攪，忙得不亦樂乎。

（未完・十八）

浪子出馬

新派俠情中篇故事

辛棄疾·文　可飛·圖

上文提要：君不畏將刀聖洪巴打走，救了苗剛的鏢局，再樹立了威信，便往石敢當賭坊而去，剛好石小開奉父命來邀苗小玉過府商談押鏢銀事，三人同去，石不全因包震天傷重回來，追問情況之下，知道君不畏的事蹟，這一回押鏢去上海，銀子改爲二十萬兩，苗小玉面有難色，經君不畏同意陪同押鏢，也答應了。石不全爲了籠絡君不畏，將他簽的一千兩借據撕毀，投其所好，待之以美女、賭局……



吃喝玩樂三天　詐騙白銀五千

「你眞的認識我們掌櫃？」伙計問。

君不畏道：「如果你們這家綢緞莊是小風城最大的，那麼你們的掌櫃就認識我。」

吃吃一笑，那伙計指指左右街，道：「你瞧瞧，能開三間街門面的只我們這一家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你們的掌櫃叫李克發？」

伙計臉皮一緊，道：「不對，我們掌櫃姓蘇名杭，他不叫李克發。」

君不畏聞言立刻笑笑，道：「那是我找錯人了。」

他回身便走，而且行步有聲。

* * *

君不畏不必再去找莫文中開的錢莊了，他相信姓莫的不是錢莊老闆。

君不畏有些忿然，他被人戲弄了。

一個人一旦發覺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，這個人會出氣有聲的。

君不畏如今就是這樣，他粗聲的也是腳步沉重的又回到石敢當賭坊的後院，他繞回耳房的時候，翡翠姑娘已熱了酒在等他了。

眞親切，翡翠上前去抱君不畏，輕輕的把俏嘴送上去，道：「你回來了，事辦好了？」

君不畏本想給她一巴掌，但見綠衣女如此溫柔，立刻改變心意，單臂一摟，壓上自己的雙唇。

「唔！」

「嘖嘖」幾聲，君不畏推倒綠衣女在床上。

綠衣女吃吃笑道：「你不喝幾杯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酒已無味了。」

綠衣女抖開毯子要往身上蓋，君不畏抓起毯子拋一邊，橫着身子坐下來。

綠衣女立刻坐直身子，他爲君不畏解衣扣。

她只解下一半，君不畏一把拖她倒下來，他把雙目盯在綠衣女的臉上，道：「翡翠……」

「嗯……」她緩緩閉上眼睛了，光景在等着二次大戰了。

她等了一陣子未見君不畏有擧動，睜眼一看吃一驚，她發現君不畏怒視着她，就好像要揍她一樣。

「你……怎麼了？」

「我不喜歡被人愚弄。」

翡翠吃驚的道：「誰愚弄你呀？」

「你們，包括妳在內。」

翡翠楞然道：「我們已經睡在一起了，怎說愚弄二字。」

君不畏吃吃一笑，道：「雖是善意的愚弄，却也令我十分不舒服。」

翡翠一聽，立刻在君不畏懷中忸怩的嬌媚道：「你說，你說我們怎麼愚弄你了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妳與另一位姑娘，今天過午侍候我們一場牌局，我問妳，與我賭的三位人物，他們是誰？」

翡翠一笑，道：「噢，你問他三位呀，少東家不是對你作了介紹？」

君不畏沉聲，道：「他們是誰？」

翡翠道：「李克發掌管綢緞莊，莫文中掌管的是錢莊，還有那尤不白掌管的乃是最大一家騾馬棧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三家均是小風城最大的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君不畏叱道：「到現在妳還不說實話？」

翡翠道：「我說的是實話呀！」

君不畏道：「妳知道剛才我去那裡了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我去騾馬棧房與綢緞莊了。」

「哈……」翡翠笑了。

「妳笑甚麼？」

「我笑你一定失望了，嘻……」

「我不但失望，也火大了。」

翡翠道：「你問出來，眞正的掌櫃老闆不是他們，對不對？」

君不畏咬牙，道：「中發白，哼……」

翡翠笑道：「那麼，我可以告訴你眞正的話了。」

「快說。」

翡翠道：「我對你仔細說，我們少東家聽說你想賭牌九，而且最喜歡輸幾個，你想想，誰願意把銀子往外送的？少東家本來還不太相信，但當包老爺子說你眞有那毛病之後，少東家便爲你安排這場賭局了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中發白三人都是你們少東的人？」

翡翠道：「認眞的話，他三位乃是石老爺子身邊的人，而且……」

君不畏道：「而且他們也是老爺子身邊的殺手？」

翡翠道：「算你猜對了。」

她一頓，又道：「其實，少東家也並未愚弄你呀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因爲他們三人分別負責那三家的生意，尤其在安全上更是他們的責任。」

君不畏吃驚的道：「難道那綢緞莊、錢莊、騾馬棧，也都是石老爺子的？」

翡翠吃的一笑，道：「只是賭坊一個，豈不太小覷石老爺子了。」

君不畏怔住了。

原來石不全還眞是個不簡單的人物，他這時候才明白，只不過君不畏才剛知道情況，如果他知道石不全與太平天國的淵源，他會嚇一大跳。

如果他再明白太平軍正自相互鬥爭，爾虞我詐的暗中在彼此坑陷，君不畏就不知道甚麼表情了。

* * *

半晌，君不畏抱着翡翠坐起來了。

「我想通了一件事，心情也好多了，來，侍候我咱們喝幾杯。」

翡翠忙起身披衣，扶着君不畏坐下來。

君不畏心中可在想：……南京城中李秀成、楊秀淸，再有個北王韋昌輝，加上翼王石達開，這些人物鬧鬥爭，這其中會是何人在起疑心？

君不畏以爲天王洪秀全的疑心太大了。

他到南方來，無意中查知黑道中人暗中還在支助太平軍，實大出意料。

* * *

君不畏正自思忖，翡翠已手捧酒杯送到君不畏的唇邊，笑道：「喝呀！」

君不畏一笑，張口幾乎連酒杯也吞入口中。

翡翠一連餵了君不畏三杯酒，她笑吃吃的道：「君先生，少東的這樣安排，煞是費了一番苦心也。」

君不畏笑笑，君不畏道：「如果就把你們少東的銀子贏走，他就不愉快了。」

翡翠道：「但你却眞的喜歡輸呀！」

「也不見得。」

「你那種玩牌作風，不正是找輸嗎？」

君不畏一笑，道：「妳很快知道，我也並不討厭贏幾個的。」

翡翠想說甚麼，不料君不畏抱起她來，轟然又倒在床上了。

於是，翡翠的腰肢又開始扭動了。

君不畏暗中猛吸一口眞氣，他要下面的女子耗盡元氣，只有這樣，才能叫她安靜。

君不畏在這方面也有獨到的功夫，他若要這女子累得氣若游絲，這女子就不會大喘氣。

床上的動作開始有些粗野，這光景有得熱鬧的了。

* * *

天亮了。

天早就亮了，因爲有一道陽光射過來，射進耳房的後窗，也射在床上的人。

君不畏看看熟睡……不，應該說累個半死的翡翠，他淡淡的一笑，穿了衣衫走到外間。

他自己動手，把那道假墻推上，拍拍手要走出去了，便在他剛拉開門的時候，門外面有人聲傳來。

「醒了麼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君不畏拉開門了，他打個哈哈，道：「嗨，是石少東呀，這一夜睡得可好。」

這話應該由石小開問才對，但君不畏知道石小開昨夜駕車不在。

石小開甚至還有些疲憊。

「君兄，你醒來了，翡翠她們呢？」

君不畏忙拉住石小開，笑道：「千萬別驚動姑娘，她昨夜太盡職了，我

叫她多睡。」

「哈……」石小開笑笑。

「哈……」石小開身後的石壯也跟着笑。

石小開笑着拍拍君不畏，道：「眞有你的，君兄不但武功高，應付女人也有一套，哈……」

君不畏道：「石兄，你……」

石小開突然想到一個人，那人便是苗小玉。

苗小玉對君不畏不錯，這對石小開而言，他的心中不愉快，難得如今有個翡翠，她……

石小開心念間，立刻對君不畏，道：「這樣也好，我把翡翠姑娘送你了，哈……你可別拒絕呀！」

君不畏怎麼會知道石小開是有目的，他笑笑道：「我不配，石兄，以後再說吧。」

石小開道：「一句話，我叫她跟定你了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石兄，我的嗜好是賭牌九，我現在就想再賭幾把。」

石小開拍拍胸脯，道：「沒問題。」

他對身後石壯吩咐，道：「叫他們立刻來伺候場子，我去請人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又要勞動你費神了。」

他心中打定主意，自己被愚弄，非找回來不可。

石小開怎麼也想不到，自己這樣的安排竟然會被君不畏識破。

石小開爲君不畏拿來的五千兩銀子籌碼，牌局結束沒多久，便被石小開全部又收回去了。

石小開一紋銀子也沒有損失，如今……

如今君不畏要石小開損失些銀子了，他拉過石小開，笑道：「石兄，我想今日稍稍改一改如何？」

石小開道：「改？改甚麼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賭現，你借我五千兩銀子銀票，大張的三千，小數目的兩千整。」

石小開道：「這……」

君不畏道：「有困難？」

石小開道：「君兄，是這樣的，君兄輸了，我可以擔待開票子，欠他們三五個月也沒問題，昨日那五千兩銀子我就欠他們的。」

君不畏心想：「你一文也不欠他們。」

石小開又道：「我看還是用籌碼吧！」

君不畏道：「如果我贏，他們也會欠我的？」

石小開道：「他們付你現的。」

君不畏笑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眞快，耳房中的牌九賭局又開始了，侍候的姑娘仍然是兩位，只不過又換了一位近三十的女人，這女人也眞會侍候人，君不畏就多看這女人幾眼，覺得這女人非凡，她必定會武功。

又是昨日的三位，君不畏叫他們中發白。

三個人圍在桌邊哈哈笑，等着君不畏出牌了。

三個人一副篤定的樣子，下注也與昨日一模樣。

君不畏便也與昨日的樣子完全相同，一連統吃六次，他心中可也在冷笑，因爲對面三人絕對不會明白，他是個過目不忘的奇人。

他的雙手在洗牌，其實他的雙手在安排。

他當然是安排如何做牌，因爲他要中發白三人大吃一驚輸個精光。

果然，只見出門的李克發加大賭注，他一次下了銀子一百兩。

另外兩門一樣學，也各下一百兩。

末門的尤不白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運氣不能你一人佔盡，君先生，也應該是我們天下了。」

君不畏嘆口氣，道：「我說過，我喜歡輸幾個，贏了實在不痛快。」

尤不白笑笑，道：「你這話昨日我們不相信，今日我們相信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你怎麼今天才相信？」

尤不白道：「一個輸了五千兩銀子的人，這個人三天日子不好過，而你不一樣，你今天精神更佳。」

君不畏點頭，道：「你們相信我的話，我十分愉快，今天就再送各位五千兩。」

「得」他把骰子擲出手，點數是個二，出門先取牌，出門牌到手，好漂亮的天罡亮出來。

天門的也不賴，長三一對，末門的人牌一對全紅。

三家就等君不畏的牌了。

君不畏看看牌，他再嘆口氣，道：「唉，怎麼辦，我的一共四個點。」

尤不白怔了一下，因爲四點那只有地牌一對呀！

果然，君不畏來了個統吃。

尤不白三人相互望，立刻各下兩百兩。

君不畏的骰子又擲出來了，骰子又是兩個點。

這一回他又來個統吃，便李克發也楞了。

李克發對那年紀稍大的女子使眼色，君不畏只裝沒看到，他的臉上微微笑。

於是，君不畏的牌又推出去了。

莫文中首先押籌碼，他一共押了五百兩。

另外兩家也一樣，每人的門前五百兩。

君不畏笑笑，道：「這一回我希望統賠。」

尤太白道：「這一回你一定賠。」

君不畏的骰子再一次的擲出去，

他只擲了一隻，另一隻他仍然捏在指頭上。

這光景看的人一瞪眼，桌面上的骰子是兩點，他爲甚麼不擲另一隻骰子。

尤不白道：「快擲呀！」

君不畏搖搖頭，道：「三位，我見三位押這麼多銀子，一時緊張，我把這顆骰子捏爛了。」

他攤開了，那骰子變成粉狀落在桌面上。

尤不白三人吃一驚，這些都是象牙雕製的，何其堅硬，姓君的兩根指頭能捏碎，不可思議。

君不畏道：「就用一顆骰子吧，拿牌。」

這一回又是出門先拿牌。

這一回君不畏又是統吃。

尤不白三人看看面前籌碼，一個個面面相覷。

莫文中直視那顆骰子，君不畏在洗着牌，便在這時候，門外面走進石小開，那年長的女子也進來了。

石小開看看枱面哈哈笑，道：「君兄，你贏了吧，你也痛苦啦！」

君不畏搖頭苦笑，道：「我眞的痛苦，我想輸，可是這骰子在鬧彆扭，我剛才一氣之下捏碎一個，石兄，你看，這怎麼辦？」

「噹」的一聲响，石小開把一個四四方方的銀塊放在桌面上，笑道：「君兄，你就用一顆骰子吧，骰子擲在這銀塊上，骰子便也彈得高，你看可好？」

君不畏心中一怔，果然是開賭坊的，小動作還眞不少，怕我動手脚呀，那麼我就在牌上多留意了。

他把牌洗好推出，手指頭十分靈活，叫人看了還以爲他是個標準老千。

君不畏大方的道：「這一回由你們的人擲骰子，我希望輸。」

莫文中拾起那隻骰子猛一擲，他站的是天門，他也巧妙的擲了個四點，啊，算一算又是出門先拿牌。

出門的李克發不拿牌，他對君不畏道：「君先生，莫兄擲四點，那是替你莊家擲，這牌應該末門先拿。」

君不畏手一攤，道：「好呀！」

四副牌分別各自取在手中，只不過莫文中三人仔細一看手中牌，一個個紅了臉。

君不畏也一聲怪笑，道：「哈哈，我輸了，這一把我終於輸給你們了，哈……我憋十呀！」

他把牌攤在桌上，又笑道：「謝謝你擲的骰子，眞是太好了，我輸得好過癮，這一回你們各押一千兩呀！」

他叫着，就要賠了，不料出門的李克發却亮出的牌是板櫈四點配了個銅錘六，末門的與李克發的完全一樣，這二人如果換一換，便是兩個對子了。

對門的莫文中也楞了，他拿的同莊家的憋十一模樣。梅花大十配紅頭大十，這光景君不畏一看張大了嘴巴，他跺脚搥胸又嘆氣，道：「爲甚麼，爲甚麼我又贏了，我要輸呀！」

石小開不笑了。

開賭場的人物，這種情況是少有的，他心中犯嘀咕，好小子，你的武功高，想不到還會來這一套，贏了銀子還會說風涼話呀！

石小開見莫文中三人面前每人只不過三十兩籌碼，他準備再去拿，總不能眞的叫君不畏把銀子贏走吧！

「三位東家，你們昨日贏，今日輸，正應了那句俏皮話了。」

李克發道：「甚麼俏皮話？」

石小開道：「一口蜂糖一口屎，哈……」

「哈……」君不畏也笑了。

便在這時候，忽然跑來一個漢子。

「少東家，老爺子請君先生過去一談。」

石小開一怔，道：「這時候？」

「是的，鏢局裡總鏢頭也來了。」

這是公事誤不得，石小開看看桌面，道：「君兄，我們去，事完咱們再和他三位幹。」

君不畏嘆口氣，道：「不了，我很痛苦，爲甚麼今天的運氣恁般的好，我看以後有機會再幹了。」

他此言一出，幾個人楞住了。

君不畏暗中笑，他却對石小開道：「石兄，除了你借的五千籌碼我不要，餘下的，我要個整數五千，零頭賞給三位姑娘吧！」

石小開聞聽，幾乎氣結。

他見君不畏往外走，又不好多說甚麼，回身狠狠的瞪了莫文中三人一眼，大步跟君不畏往後面大廳走去。

＊　＊　＊

後面大廳上，果然見苗剛兄妹兩人在座，那苗小玉見君不畏走進來，立刻走上前去露出一副關懷之情。

「你住在這兒好嗎？」

君不畏笑笑，道：「再好不過了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看你氣色不錯，我相信你的話。」

石不全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君老弟，快來坐下說話。」

君不畏成了大紅人，在座的人都歡迎他，當然包震天更甚於別的人。

包震天拍拍一邊的椅子，笑道：「過來坐，君老弟。」

君不畏果然坐在包震天一邊，君不畏看看在座諸人，他發覺情況有些不一樣，只有一個人臉上有笑容，那就是石不全。

石不全哈哈一聲笑，他對苗剛道：「也算巧了，我正好來了一批銀子，你們今天就可以開船了。」

苗剛道：「不是說定了明日啓航嗎？」

石不全道：「早一天我放心，上一

回失去白銀十萬兩，這一回是兩次合一次，不能誤了大事。」

苗小玉一直看着君不畏，她很想對君不畏說些甚麼，但她却無法在此刻說出口。

包震天拍拍君不畏，道：「君老弟，又要辛苦你了。」

笑笑，君不畏道：「如果能在大海上遇見田九旺，我還得謝謝你包老爺子，哈……」

一邊的石小開心中在嘀咕，本來明日才開船的，如今改在今天過午，那麼，他要不要把君不畏贏去的五千兩銀子換成銀票給他？

如果給的話，石小開至少十天不舒坦，這件事越想越窩囊，不由得冷冷的看了君不畏一眼。

石小開這一看，却發現君不畏也正在看他，便只好露出個苦笑。

君不畏故意打個哈哈，道：「石兄，看樣子我不能在你那最舒服的小房中住了，得麻煩石兄，把我贏的五千兩銀子換成銀票，我也好方便帶在身上。」

石小開還未回答，石不全雙目一亮，道：「怎麼，君老弟贏了銀子五千兩之多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小意思，我也痛苦呀！」

石不全道：「你贏了五千兩銀子還痛苦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有個愛輸的毛病，不料今天却把把贏，我沒辦法。」

石不全心中冷哼，石小開心中不是味，父子二人對望一眼，石小開才重重的道：「好，我這就去拿。」

他起身往外便走，包震天還眞不敢相信，君不畏會在一天之內贏了五千兩銀子。

苗剛兄妹也不敢相信，但石小開眞的去取銀票了。

有了君不畏這件事，石不全心中不痛快，便也不再留苗剛兄妹與君不畏了。

苗剛兄妹起身，君不畏把銀票往懷中一塞也站起來，這三人走出石敢當賭坊，君不畏向苗剛道：「總鏢頭，二十萬兩銀子點驗了嗎？」

苗剛道：「我這就回去派人來點押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這事你得親自再看淸。」

苗剛道：「這是我們的規矩，鏢銀由我親驗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君兄，這趟鏢我們本來不接手的，完全看在君兄的面子，因爲君兄答應同往。」

君不畏一笑，道：「其實我也有目的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你的目的是大海盜田九旺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君兄，你絕對不是爲了官家的賞銀，你不會爲了一千兩銀子拚命，對嗎？」

君不畏一怔，他是的，苗小玉還眞猜對了。

只不過君不畏眞正要殺田九旺的原因，那也只有他自己心裡明白。

君不畏的任務太多了，而且每一件任務都重要，他到東南沿海來，一開始他毫無頭緒，當他慢慢把事情加以整理之後，他漸漸的瞭解情況了。

* * *

苗剛兄妹與君不畏三人走入「跨海鏢局」的時候，也正是剛過午不久，那苗剛已命人擺上酒席，他好生的高興，因爲他似乎瞧出來妹妹對姓君的有了異樣的眼光。

苗剛知道他的這位大妹子眼光很高，石小開便是追到家門，他的大妹子也無動於衷，沈家堡的沈文斗，費盡心機也枉然，而他……

君不畏似已敲開他大妹子心扉了。

酒席之間，從副總鏢頭以下，誰不舉杯向君不畏敬酒，而君不畏眞海量，來便乾杯，高粱酒也至少喝了三斤半掛零頭。

這中間苗小玉很爲君不畏擔心事，她力勸別人少敬酒，一副關心的樣子引得不少人哈哈笑了。

* * *

君不畏眞有精神，酒席過後，他對鏢局大伙高聲道：「列位，我，這就到船上去了，你們把鏢銀送上船，如果高興，大伙賭幾把牌九玩。」

聽說賭牌九，胖黑小劉幾個立刻笑了。

小劉高聲，道：「君先生，乾脆，如果你的銀子多，你爽快的分大伙一些，如何？」

他知道君不畏不想贏大伙的銀子，大伙每月才有幾兩銀子好花用，何忍把大伙的辛苦銀子掏盡，所以上一回在船上君不畏裝憋十。

這事只有小劉才發現，所以小劉才有這幾句話。

君不畏哈哈一笑，「想用我的銀子那得在牌上見，各位，我得把這些銀票折成碎銀子了，哈……」

君不畏贏了五千兩銀子，這回事馬上傳遍跨海鏢局所有的人，大伙的心眼可動起來了。

鏢局內，大伙都在打探着君不畏要來那一條快船，有些人還提議抽籤決定誰同君不畏乘同一條船。

這事被苗剛知道以後，他火大了。

苗剛只一句話，大伙仍然同上一趟的一樣，誰也不換，當然，君不畏仍然與包震天同苗小玉在鏢銀船上。

這一回君不畏完全是幫忙性質，如果再有海盜來襲，他就不能同上一回一樣，到了最後關頭才出手。

苗剛兄妹對待君不畏，自然也與上一回大不相同，尤其是黑妞兒，她已把君不畏當神了。

* * *

過午還不足一個時辰，石小開與苗剛二人陪着運鏢銀的車子到了海邊，跨海鏢局的趟子手們可忙了，一箱箱的鏢銀小心的抬到船上擱放在艙內船板下方，然後封艙之後還得簽封，一切手續均在石小開與包震天苗家兄妹之前趕辦完成才算完事。

等到石小開要下船，他忽然想起君不畏。

他走到船尾，問小劉道：「那位君先生呢？」

小劉笑笑，道：「君先生好得很呀！」

「我想見見他。」

便在這時候，君不畏自艙內走出來，他笑問：「誰呀，誰要見在下？」

當他看到石小開的時候，便哈哈笑了。

石小開沒有笑，他走近君不畏，道：「君兄，江湖上最怕的是把人看走眼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是嗎？」

石小開道：「眞不幸，我就把君兄看走眼了。」

君不畏又道：「是嗎？」

石小開道：「所以我損失不貲。」

他沒有說損失五千兩銀子，因爲銀子是中發白三人的，管他何事？

石小開雖然沒說明輸的銀子是中發白三人的，但君不畏心裡明白，銀子全是石小開賭場的，那年頭開一家賭場想賺進五千兩這個數字，大概也要個三二十天的，石小開心中當然就不是滋味。

再不好受的滋味，他也只得擱在心裡不能說出來。

他站在岸上看着，直待銀子全部搬上船，他只對苗小玉打了個招呼，便帶着他的人匆匆走了。

* * *

且不提苗剛要放船，回頭來再說那石小開。

石小開一路走一路罵，他當然是罵君不畏。

他這才知道君不畏夠陰的。

他也罵得陰，他要把君不畏的老娘操死十八次，他要叫君不畏再把五千兩銀子吐出來，連本帶利的吐出來。

石小開臉也氣歪了。

他這才剛剛走到石敢當賭坊大門外，匆忙的自裡面走出石壯來。

「嗨，少東呀，老爺子在發脾氣了。」

石小開一瞪眼，匆匆登到台階上，道：「我爹在發誰的脾氣？」

石壯道：「少東家，你呀！」

石小開道：「發我的脾氣？」

「你快找地方去藏藏，老爺子正在火頭上。」

「能藏一輩子？」石小開胸一挺，大步直往門內闖，他這是硬起頭皮要去見他的爹。

後院大廳上，石不全把茶杯摔在石地上，可也沒有人敢在此時去清理，四個侍女躲一旁，四個女的還在打哆嗦，三個男的站在廳廊上，臉也嚇得焦黃了。

* * *

石小開先是乾咳一聲，立刻舉步奔進大廳上，看，石不全可找到出氣的人了。

「你過來！」

「爹，甚麼事？」

「過來！」

石小開慢慢站在他爹面前，道：「爹，甚麼事情惹你生這麼大的氣？」

石不全突然出手了。

「叭！」

「唔……噢！」

石不全一掌打在兒子臉上，石小開張口吐出鮮血來。

「畜牲，你是怎麼混的，觔斗栽到姥姥家了！」

石小開道：「爹，你把事情說明嘛。」

石不全指着遠處，道：「我問你，姓君的五千兩銀子是怎麼贏去的？」

石小開一驚，道：「爹……是……」

石不全忿怒的出腿，踢在兒子大腿，他用的是瘸了的一腿，大概是氣糊塗了。

石小開幾乎滾在地上，他不開口了。

石不全怒叱道：「咱們這是幹甚麼的，咱們這是開的賭坊呀，咱們這生意只進不出你知道嗎？你怎麼白送了那小子五千兩銀子，傳出去像話嗎？」

他老人家氣得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，道：「說，你是怎麼安排的，又是怎麼輸他五千兩銀子的。」

石小開捂住嘴巴站到一邊，他心中當然忿怒。

他咬咬牙，道：「姓君的有一身好功夫。」

石不全道：「這個我知道，所以我把他請來咱們這兒住兩天，爲的是借他力量，幫你包叔送銀子。」

他忽然壓低聲音又道：「包震天雖與我私交甚篤，但他是北王的軍需官，他舉着北王的名號來募款，我又不能拒絕，這才……」

他不說下去，顯然石不全有大陰謀。

太平天國內部早就彼此傾軋了。

石小開道：「爹叫姓君的住在這兒，姓君的却要賭幾把牌九。」

「那就叫他到前面賭去。」

石小開道：「姓君的却說，他這個人喜歡輸，他若贏了會痛苦。」

石不全忿怒的道：「他媽的，這是鬼話，天底下還有下賭場找輸的嗎？」

石小開道：「我見過他賭，鏢局的人也這麼說，他若贏了，大牌也當憋十。」

石不全幾乎在跺脚，叱道：「兒子呀，你怎麼上這種洋當，那是小數目，他遇上大數目就不一樣了。」

石小開道：「姓君的一上門，先就輸了一千兩，爹，一千兩不是小數目呀！」

石不全道：「你拿到銀子了？」

一楞，石小開因爲苗小玉的出現，他大方了。

石不全見兒子不開口，立刻又問道：「這小子怎麼賭的，你仔細對我說。」

石小開說得很仔細，他把君不畏連連贏，更把一隻象牙骰子揑碎的事也說出來。

石不全聽罷咬咬牙，道：「江湖上出了這麼個小魔頭，我若不能留爲己用，就只有……」

他比了個殺人手勢，怒視着兒子石小開。

石小開道：「這姓君的有本事，但他的行動不羈，我看不易駕馭。」

石小開的話甫落，立刻走近他爹身邊，低聲的道：「爹，這事交給我來辦，你以爲……」

石不全想了一下，道：「你有把握？」

石小開道：「有。」

石不全道：「你帶他們四個人，連夜騎快馬往上海趕，找到你堂叔叔後，你們再商議，記住，要乾淨俐落，別留下一絲痕跡來。」

石小開點頭，道：「爹，你老盡管放百二十個心，姓君的活不成了。」

石不全却搖搖頭，道：「兒子，難道你忘了，大天二『刀聖』也栽在這姓君的手上了，你……」

石小開道：「咱們明的不幹，玩陰的也行呀！」

石不全道：「那就看你了。」

這父子二人把事情就這麼說定了。

石小開這就要往外走，石不全又把他叫住，道：「小開回來。」

石小開又走近他爹身邊，還把耳朵送過去。

石不全低聲道：「記住要問清楚，上一回那十萬兩銀子是不是已轉到你大伯手上了。」

石不全看看左右，又道：「這事只能問你堂叔，別人千萬別開口。」

只見石小開一個勁的猛點頭。

這父子二人也不知在搞甚麼，怎麼又提到包震天手上失去的十萬兩白銀之事。

於是，石小開匆匆的走了。

* * *

石小開不但把李克發、莫文中、尤不白三人帶走，而且又多了一個矮小精壯的尹在東，而且侍女蘭兒也去了。

六騎快馬出了小風城北門，便立刻奮蹄往上海方向馳去，石小開在馬上不時的駡，他駡君不畏王八蛋。

現在，他又開駡了。

「這王八蛋眞會做作，最後來個海底撈，撈走了老子五千兩白銀。」

隨在石小開身後的尤不白，道：「少東呀，姓君的不就是一個人嗎，我以爲咱們找個機會圍住他，咱們圍殺，他娘的好漢架不住人多，就不信擺他不平。」

石小開道：「你沒見那小子兩根指頭揑碎象牙骰子，咱們誰能？」

李克發哈哈笑，道：「少東家，咱們不來那一套，咱們只動刀，他不會刀槍不入吧！」

石小開在馬上直點頭，道：「也對，那王八蛋不是鐵打的，他一樣也是一身肉。」

莫文中怪笑，道：「而且還是一身的賤肉，等着咱們去一塊塊把他片下來。」

五騎馬馳得快，頭一天就騎了兩百八。

* * *

頭一天只航行了九十浬，船有這個速度，那已經是不錯的了。

只不過這頭一天，君不畏便散了一百多兩銀子。

當然，那是因爲他愛賭輸的，誰跟他同船誰發財，同船的一共十一人，十一個人都有份。

黑妞沒賭，她侍候苗小玉在後艙。

包震天也沒賭，包震天還在艙中躺着養他的背上刀傷，他也快痊愈了。

* * *

苗剛這一回把船駛向大海，他也對另外三條船合計好了的，如果大海上出情況，三條快船攏一起，這樣便也彼此可以照顧。

當然，最有利的乃是大海上看得遠，不像上一回，丁一山的船突然自島後冒出來，使得苗剛的快船分散開來，才吃了大虧。

苗剛還規定，如果發現海盜來襲，每人手上的鏢不可以冒然出手，必須在敵人撲來時候才可以發鏢。

* * *

苗剛身邊的兩位鏢師，分別是「海虎」丘勇與「浪裡蛟」文昌洪。

副總鏢頭身邊的鏢師，分別是「八爪魚」郭長庚與「飛魚」徐正太二人。

只不過這些人中有一大半身上帶有傷，那當然是兩天前丁一山與洪巴等找上跨海鏢局雙方狠幹的結果。

所幸如今在船上，療傷的繼續療傷，只要帆拉起來，舵掌得穩，也就沒有甚麼活好幹了。

* * *

「跨海鏢局」的三條快船，頭一天還算順利，一切正常，所以君不畏才會在船艙大方的輸了一百七十多兩白銀。

雖然他輸了銀子，他可也愉快得不得了，因爲銀子不是他家弄來的。

苗小玉很想把君不畏找來，兩個人坐下來談談。

苗小玉可也一直把一件事記掛在她心上，那就是她送給君不畏的小小荷包。

女孩子把荷包送男人，那表示她喜歡上這男人了。」

君不畏沒把荷包退還，這表示君不畏還未成親。

苗小玉暗中喜孜孜，她這麼一直的想，一想就是一整天，苗小玉幾乎有些茶飯不思了。

黑妞幾次去到前艙，見君不畏賭得哈哈笑，她不敢上前呼叫，她現在把君不畏看成天神一般。

她只是個丫頭，怎敢去惹天神。

她站在艙外苦守，直到……

直到君不畏拍拍手大叫：「累了，明天再來。」

前艙中一陣騷動，大伙像送財神爺似的把君不畏送出大艙外。

君不畏剛步出前面大艙，黑暗中他發現站了一個人，仔細看，不由一笑，道：「喲，那不是黑妞兒？妳不在後艙侍候妳家大小姐，站在這兒喝海風呀？」

黑妞忙迎上去，她只差未伸手去拉君不畏。

「君先生，你怎麼不去和我們小姐說說話呀！」

君不畏道：「說話？說甚麼話？」

黑妞急得搓手，道：「哎呀，當然是說說閒話呀！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只愛賭幾把，我也喜歡輸幾個。」

黑妞道：「你除了賭就沒有別的事好幹了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妳教訓我？」

黑妞忙搖手，道：「君先生，我怎麼敢呀！」

「那妳甚麼意思？」

「我只想叫你稍稍關心一下我們小姐呀！」

君不畏突然不悅的一瞪眼。

黑妞兒看得清，她嚇得身子猛一閃。

君不畏道：「黑丫頭，妳想串演紅娘呀，妳也不想想，苗姑娘是烈女，她的名節多重要，難道妳就不怕別人說閒話？」

黑妞道：「大家一條船，說些閒話沒關係，你看看，小劉還在後面掌舵，有甚麼閒話好說呀！」

君不畏當然看到小劉了，小劉還冲他咧嘴吶。

淡淡的，君不畏道：「好吧！我這就去見見你家小姐，她現在……」

黑妞大樂，道：「太好了，快來呀！」

她當先往後艙走，苗小玉却已站在艙門回過身來了。

君不畏迎上去，他笑笑，道：「苗姑娘還沒歇着呀！」

苗小玉道：「君兄，你好賭性呀！」

君不畏道：「沒辦法，我的賭根太重了。」

苗小玉却淺淺一笑，道：「你手肘上的傷……」

君不畏抖抖手臂，道：「幾乎已經完全好了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洪巴出刀是要人命的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這一刀應該切上我肚子的。」

苗小玉吃驚，道：「如果切上你肚子，後果可也慘不忍睹了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如果他切上我肚子，他的脖子上也難免被我切開一半。」

苗小玉怔了一下，道：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只一說妳就會明白，苗姑娘，像洪巴這種成名江湖數十春的老傢伙，他們是越活越有意思，也越活越快樂，換句話說，他絕不想死，當然更不想與敵人同歸於盡，他們只要別人去死。」

苗小玉張大眼睛在仔細聽。

她露出一副嬌柔的美態，也着實令君不畏心一動。

美麗的女人總是會令男人心醉的，君不畏也不例外。

他幾乎想伸手去撫摸苗小玉的秀髮，但他手只伸出一半，却做了個抖手活筋的姿勢。

其實，苗小玉多麼希望他的手伸過來撫摸她。

君不畏乾乾一笑，道：「洪巴就是這種人，這種人殺慣了別人，從不想有一天自己挨刀，不錯，他出刀奇快無匹，當他的刀穿過我的第一道防綫迫近我身子的時候，我不能及時閃退，姓洪的不但刀快，他的跨步殺人動作也是奇奧的，令人難以捉摸，所以我不閃躲，我反而去招呼他的脖子，如果他也不想活，那麼，就一齊死吧。」

苗小玉驚愣的道：「幸虧洪巴不想死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所以他的刀只在回抽的時候，也在上挑阻我刀的刹那間，劃破了我的手肘。」

苗小玉伸手了。

她很溫柔的伸手托起君不畏的受傷手肘，那肘上還纏着白布。

君不畏也出手了。

他輕輕的摸摸苗小玉的頭髮……

不，是因爲苗小玉的頭髮被海面上的風吹得半遮面，他把秀髮往一邊攏。

淺淺一笑，苗小玉道：「還痛嗎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說過，快好了。」

「君先生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君先生，我們不幸生在亂世啊！」

「亂世才會出英雄呀！」

「那麼君先生就是英雄。」

「哈……」君不畏笑起來了。

「你笑甚麼？」

「我這種人呐，還有人稱我英雄？」

苗小玉道：「你的表現就是英雄作風呀！」

君不畏道：「事情碰上，我只有出手呀。」

苗小玉放低聲音，道：「你在我眼中就是英雄。」

君不畏把雙手擱在苗小玉雙肩上，苗小玉很想順勢投入君不畏懷裡，但當她發覺身後掌舵的小劉，她自持了。

君不畏却乾澀的道：「苗姑娘，千萬別這麼以爲，妳會十分失望的，因爲我太明白我自己了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你告訴我，你是甚麼樣的人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不是好人，好人中沒有我這樣的，但我也不是壞人，因爲好人是不會承認我是壞人的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你自己以爲你是甚麼樣的人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如果我知道自己是甚麼樣的人，我就快活了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你受過太大的刺激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只給別人刺激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君兄，你的人生觀是甚麼？你難道遊戲人間嗎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超凡入聖者才有資格遊戲人間，我呀，我糊裡糊塗過日子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你却也不像是個靠官府賞銀過日子的人，因爲……」

君不畏道：「妳說到我的行業了。」

苗小玉極感興趣的道：「你會靠賞銀？憑你的武功，你絕不會，你能告訴我，你眞正的行業嗎？」

君不畏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我的行業嗎？三百六十行中沒有的，三百六十行外也找不出來，我呀……」

苗小玉在吃吃笑了。

君不畏道：「妳笑甚麼？我說的全是實情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人生在世，投師學藝，不論學的甚麼，最終還不是立命立家置產積財爲下代，而你，君兄，你難道不是爲這些？」

君不畏只是搖頭。

苗小玉道：「你爲了甚麼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不會置產，也不爲下代，我的行業就只是爲了看別人歡笑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別人歡笑，我才會高興呀！」

苗小玉嘆口氣道：「所以你喜歡輸幾個，這樣，贏你的銀子的人就高興了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如果有人想愚弄我，就不一樣了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你本來沒銀子的，可是你現在有許多，聽說你贏得不少，那麼，輸的人一定不痛快了。」

君不畏一笑，道：「我本來是不會贏這些銀子的，可是當我昨日輸光五千兩銀子之後，那些贏我銀子的大老闆並不快樂，他們只是淡淡一笑，於是我有疑心了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所以你今天就贏他們的……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今天只贏石小開的……哈……」

苗小玉道：「你招惹上石小開了，姓石的父子不好惹，他們是不會白白認輸的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早就看出來了。」

他頓了一下，又道：「苗姑娘，我不懂，爲什麼石家的鏢要走海上，他們有騾馬，石不全在江湖上也有影响力，他們爲什麼不走陸地而改走海上？」

苗小玉道：「自從天王南京定了都，幾個王爺都在暗中鬧內鬨，銀子是往北王的軍中押送的，這萬一中途遇上別的軍，誰能出馬抵擋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海上也不太平呀！」

苗小玉道：「比陸上的風險小多了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太平軍有的是糧餉，爲什麼還要從黑道人物手上弄這些銀子？」

苗小玉道：「太平軍本來是有規定的，我聽說過，太平軍上至天王下至士兵，都是不領俸給的，他們不發俸錢，只在吃肉有區別，天王每日十斤肉，直到總制才半斤肉，以下的便無肉可食，只有聚餐才供猪鷄，所有費用均由公家取之。」

君不畏怔怔的道：「你知道的眞不少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如今各王鬧內鬨，其中的楊韋二人最明顯，聽傳言天王也拿他們沒辦法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不圖進取，只圖享樂，須知安樂日子過久了會出毛病的，太平天國氣數不長了。」

苗小玉嘆口氣，君不畏已笑笑，道：「盡說些不關咱們的事，如今船行大海，好像比之近岸航行還平靜。」

苗小玉却仍然的接道：「我猜這些銀子必是他們暗中散發給士兵們的犒賞，有了這些犒賞，方能抓緊士兵們的向心力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歷來領兵者不外恩威並施。」

他指指西沉月，又道：「苗姑娘，那面好像有烏雲自月下起來了。」

苗小玉抬頭看看，道：「希望不是一場大風暴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會有大風暴？」

苗小玉道：「是海上風暴，來得快去得也快。」

就在二人正閒話的時候，黑妞過來了。

黑妞手上端着兩碗吃的，她低聲道：「小姐，君先生，吃些點心呀。」

「謝了……」

「別謝我，只要你對我們小姐好，我還有更好吃的呢。」

苗小玉却緩緩低下頭，她默認黑妞的話。

君不畏道：「黑ㄚ頭，我告訴妳，如果有人想欺侮妳家小姐，那得先把我打倒。」

黑妞拍手，道：「好，這是你說的，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的話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去吧，妳先去歇着了。」

黑妞給苗小玉扮個俏皮的臉，扭動粗腰回艙了……

* * *

君不畏伸出一手，苗小玉便也送上一手，二人互牽手的往船頭走着，哎，掌舵的小劉掩着嘴巴笑了。

掩嘴是怕笑出聲，出了聲會驚散一對鴛鴦的。

君不畏拉着苗小玉，二人坐在船頭上，海面上眞靜，除了船頭破浪聲，幾乎別的聲音一點沒有。

如今有了談話聲，苗小玉的聲音很細。

「君兄，你把我送你的小小荷包帶在身上嗎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差一點兒把妳送我的小荷包輸掉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如果眞的輸了也就算了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如果眞輸了，妳一定才會相信我是個賭徒中的賭徒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君兄，你眞的不打算成個家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至少現在還沒有這個打算。」

苗小玉深深嘆口氣，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君不畏當然明白苗小玉的心情……

太明顯了，苗小玉認眞的看中他了，但君不畏却不能，君不畏到底什麼樣的人，這一點只怕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，當然，苗小玉更弄不清了。

二人沉默着，苗小玉漸漸的把身子倚靠在君不畏肩頭，她是含情脈脈的。

但君不畏不爲所動。

君不畏並非魯男子，如果論野性，君不畏只對另一種女人才會來者不拒。

他對沈娟娟就來者不拒，當沈娟娟同船去上海，他就知道沈娟娟是大世界的姑娘，也是開放的女子，似這樣的女子，男女之間的關係看得似白開水一般平淡，當他與沈娟娟在床上開始接觸之後，他就知道沈娟娟是個中老手了。

當然，還有那位在賭場房中侍候過他的翡翠姑娘，她們這樣的姑娘，爲什麼要拒絕？

君不畏好像也有分寸的，他對苗小玉就有分寸，他只是輕輕的摟住苗小玉，當快船一閃一晃的時候，二人之間便也會一緊一鬆的互蹭着。

「君先生。」

「嗯！」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「我在想怎麼才能找到田九旺。」

「那個大海盜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大海盜田九旺是個又陰又狠的人物，官家也拿他沒辦法的。」

「所以我來了。」

「就爲了那千兩賞銀？」

「我找他很久了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你難道與他有仇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他不配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那又爲了什麼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一時間也說不清，只不過妳以後自然會知道。」

苗小玉又把頭抵在君不畏胸前，少女的那股子清純香味，令君不畏有些神搖。

君不畏難以自制的伸手摸着胸前的秀髮。

他甚至舉起一撮秀髮放在鼻子上聞。

苗小玉道：「如果永遠這樣多好呀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世間沒有永遠的事情，世間只有不如意的轇轕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白雲蒼狗，世道無常啊！」

笑笑，君不畏道：「苗姑娘，我本來是要把妳送我的小荷包送還你的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就不怕我傷心欲絕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是我不配……」

苗小玉道：「應該說我高攀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留在身上，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再見面，也許……」

苗小玉道：「你不打算在小風城住下來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苗姑娘，認眞的說，我這個人已經不是我的人了，我的生命也早就是別人的了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誰？」

君不畏搖搖頭，道：「我也不知道是誰……」

他嘆了一口氣，又道：「我們的話太多了，苗姑娘，回艙早點歇着，也許咱們在海上會遇到大海盜田九旺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如果遇上田九旺，我幫你殺了他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不，妳絕不可以出手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爲什麼，我應該出手，因爲田九旺出現是爲了劫我的鏢船。」

君不畏一瞪眼，道：「不，他是我的。」

苗小玉還眞吃一驚，她打了個哆嗦……

（未完・七）



亡命怪俠

新派俠情長篇連載／東門白・文　可飛・圖

爲情引起仇殺　詐死復活逼眞

葉平的肉攤子門面很小，大概是這小城大街上最不起眼的一家了。靠近門處是肉架和砧板，裡面一床一凳，一目瞭然。

當然，一進了門，到處都是油膩膩地。

二十幾歲賣豬肉，而且已賣了三年。

這可能也是最年輕的肉販了。

每天到了此刻申時末，葉平的猪肉差不多已經賣完了。剩下的太多就醃起來，不太多就自己吃，反正賣肉的不會缺肉吃。

這和大旱三年餓不死厨子的道理差不多。

只不過葉平却一直吃不胖。

今天的生意很差，因此肉也剩下不少。

現在，他正在爲顧客剔去肉上的肋骨，客人東望望西瞧瞧，葉平就以拇、食兩指捏着一根根的肋骨抽了出來。

一般的肉販，自然要用離骨的尖刀來剝的。

葉平却以爲那太麻煩了些。

當然，這個女顧客根本也未注意他來這一手，臨走時還死乞百賴地要了一塊下肉作綴頭。

女顧客不來這一手的不多，不偷就已經很不錯了。

有些肉販往往會少給一二兩，這樣就補上了奉送的綴頭，而不吃虧。

當然，葉平是永遠也不會來這一手的。

他在此賣肉，不是爲了賺錢，只是在混。

這工夫一個窈窕的影子映入門內，葉平頭也沒有抬，道：「五花肉一斤半，板油五斤。」

「死葉平，吃阿拉的豆腐！」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姑娘，不算太美，却肥瘦適中，渾身充滿了青春氣息，站在門口。

她的右肘上挽了個小竹籃。粗布衣衫，掩不住她那美好的胴體，那是一種有異於普通少女的健美，看來很平實，在這小城中不怎麼太刺眼。

但在她笑的時候，就很不平實了。

葉平對魏薇說過很多次，不要隨便對陌生人笑。

他告訴她，不論她是微笑、大笑、甚至冷笑，都很迷人。

葉平現在又沐浴在她的笑靨之中，切下約兩斤重的五花肉，丟在她的竹籃中，道：「還要點甚麼？」他丟得奇準。

魏薇道：「葉平，在你的心目中我只是一塊五花肉？」

「這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是不是這城裡還有一塊離肌肉或更好的精肉甚麼的？」

由于她每次來買肉，葉平總是不

收費，所以她就拒絕上肉，五花肉是屬於肥瘦參半的肉，久而久之，他就諢稱她爲「五花肉」了。

葉平笑笑道：「『五花肉』有甚麼不好？」

「『五花肉』有甚麼好？」

「至少做紅燒肉及罈子肉非『五花肉』不可！」

「死相！」魏薇轉身欲去時，一掛水油又飛入籃中。

他望着她的背影，攤攤手，作了個神秘的微笑。

她走了不久，門口又映進一個瘦長的影子。

葉平只要看一眼，就知道這個年輕人不是顧客。

年輕人不過十五六歲，和葉平能差十歲，葉平就顯得成熟得多了。這個衣著樸素的年輕人，臉上好像被一層霜封住。

儘管他的表情冷漠，却又掩不住他的稚氣。

只不過他背劍的方式和看人的眼神，却又抵消了不少稚氣。

他的目光中閃爍着剛開刃的刀劍鋒芒。

「你就是藍天？」

葉平楞了一下，對方開門見山，他也不願囉嗦，道：「正是。」

「我叫江豪。」少年人一字字地道：「我是江靜的弟弟，我找了你很久很久，想不到你會藏在這兒……」

葉平漠然道：「用得上一個『藏』字嗎？」

「要不，就憑你藍天，會在這兒賣猪肉？」

「大隱隱於市。只能用上一個『隱』字而已！」

要來的終歸要來。三年歲月不算短，還是被他們找到。

兩人凝視了一會，藍天道：「在甚麼地方？」

江豪道：「西郊狐山之巔，明晨日出之前。」

* * *

江豪出鎮，夕陽已沒于西山之下。

明晨就要在狐山之巔和七八年前已成名的藍天決戰。

這些日來，他的母親會不斷地指點他，包括臨陣的經驗，說他只要能臨危不亂，就有八九成把握，江豪改爲十成。

在他心目中，藍天不過是一個賣肉的屠夫而已。

他不以爲藍天玩刀、劍比玩砍肉刀更在行些。

他想到此處，不禁面向狐山大笑，四山迴應不絕。

笑完之後，迴音還在天空盪動，他臉上的笑意却已不存在了。

因爲他此刻並不以爲自己有十成十的把握。

甚至就連母親估的八九成也未必有，他不能欺騙自己。

至少他缺乏高手所必有的那份沉着與鎮定。

就在這時，他忽然發現左前方有個女人倚在大樹上向他招手，是那麼自然，就像熟人一樣，但江豪却不認識她。

江豪很小心，他戒備着走近。

他此刻把藍天當作一個詭詐而兇殘的屠戶。

「妳叫我？」

「對！」

「妳知道我是誰？」

「你知道你是誰？」

「我會不知道自己是誰？」

「你以爲你是江豪？」

江豪一臉怒容，道：「我就是江豪，爲甚麼要用『以爲』二字？」

這個二十五六歲的姑娘笑了起來。

江豪的心身都震動起來，因爲他活了十四五歲，却從未看到這麼動人的笑，世上居然有這麼奇妙的笑容。

江豪吶吶道：「妳叫我過來就是要我看妳笑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」

「妳是甚麼人？」

「這也不重要，而且明天一早你就知道了。」

「妳叫我過來幹甚麼？」

「我要提醒你，你現在像在大霧中，你既看不清別人，也看不清自己！你該知道，這對一個對決者是危險的。」

「多謝！但不說出姓名，我不想多談！」

「我叫魏薇！」

江豪一窒，道：「『笑面羅刹』！」

「這樣稱呼也無所謂！你來復仇？」

「對！不共戴天的父仇！」

「我看你弄錯了！你該報的是母仇。」

「魏薇，妳敢詛咒我的慈母？」

「慈母？」魏薇大笑，她的笑雖美，但此刻如此大笑却可以刺人，「慈母」二字有甚麼可笑的？江豪的劍出鞘一半。

魏薇連連搖手，叫他收起劍。

「我不容許妳侮辱我的母親！」

「你的母親本名江靜是不是？」

「我不必再重複。」

魏薇道：「如果你眞是江靜的兒子，你一定會無顏見人的。」

江豪拔劍刺出，快是够快，但魏薇輕鬆地閃開。

樹幹約一抱之粗，竟被洞穿。

有此功力前來報仇，不能算是狂妄不知了。

魏薇道：「江豪，聽了我的話之後再玩命不遲！」

野外起了風，夜已來臨。

由于風大，除了他們二人，即使有人在附近竊聽，也未能聽清他們說

了些甚麼，而江豪的表情却急劇地變化。

＊　＊　＊

此刻葉平的肉舖子已上了一半的門板。他正在鹵肉，一室肉香。

「咕嘟，咕嘟」之聲聽來很勾人的食慾。

風沙很大，正要把門板拴上了，這工夫魏薇走了進來。

葉平道：「妳大概還沒有吃飯，一起吃吧！」

魏薇道：「你還有胃口？」

「爲甚麼沒有？」把最後一塊門板上了，風沙被擋在門外。

深秋，屋內很暖和。她坐在凳上，翻着鍋中的鹵肉，道：「明天一大早，不是有狐山(西山)之約嗎？」

他在倒酒，準備杯筷，道：「當然。」

「不當一回事？」

「那怎麼會，只不過也不能因爲有西山之約而不吃飯吧？」

這一帶的人對魏薇很好奇，有人說她是個小寡婦，初來時附近的媒婆倒是忙豁了一陣子，却被她推掉了。

如果說媒的對象就是葉平，又該如何？

他們的來往很自然，她常來買肉，偶爾也請他到她的小屋去吃便飯喝一杯，就是這樣，他們也從未表示過要「逢一進一」。

也許他們的內心深處都有那麼個念頭，却誰也不去動它。

原因是他們的情感都受過重創。

葉平沒有受情感折磨，不會在此賣豬肉。

魏薇未失戀，遇人不賢，更不會住在小城中，因爲他們都來自很不錯的世家，不該過着孤獨的生活。

葉平道：「我這雙眼，看肉下刀，要切下一斤，不會切下十五兩，只不過對妳，却好像一直沒有開光……」

魏薇沒有出聲，她似在想比這話題更重要的事。

葉平自鍋中掏出一大半鹵肉，花生米，烤魚乾菜，道：「我看得出來，妳似乎有很多話要對我說！」

她點點頭，兩人坐下來，都喝了一口酒，她還挾了一塊鹵肉納入口中，道：「你這一鍋肉鹵得還眞不賴！」

他笑笑而仿她的語氣，道：「阿拉說過，鹵也好，紅燒也好，總之，非五花肉不可！拆那……」

她打了他一下，道：「你是不是以爲江豪不入流？」

「不，來者不善！」

「你要和他硬拚？」

「到時候我會先予以開導，你這位『笑面羅刹』作我們雙方的見証人，算是一位很有份量的角色！」

「過譽！昔年的事有幾個結，我想爲你們解開。」

「妳對我們之間的事，知道多少？」

「我本來不喜歡探人的隱私，只可惜我也是這個漩渦中的一條魚，我不該置身事外而不管……」

他望着她，道：「我們是友是敵？」

「如果我是別人，也許我們是敵非友，正因爲我不是別人，我就是我，所以是友非敵，但最初，我本想殺了你！」

「殺我？爲了甚麼？」

「因爲『風雷手』沙滌凡是我的未婚夫！」

葉平把爐火弄小了些，此刻他的思緒潮湧。

他們就以這樣的關係，相處了三年。

她居然是「風雷手」沙滌凡的未婚妻，道：「第一，『風雷手』沙滌凡非死你手，其次，他死有餘辜！」

「妳怎知他死有餘辜？」

「和你走不同一條路！」

葉平長長地呼了口氣，自動乾了一杯酒，道：「如果妳未弄清這一點，在這三年之中，我會死幾次？」

她又打了他一下，也許是烈酒的關係，或者是烈酒加上另一種發酵已久的東西使她倚在他的懷中。

他傾聽着她爲他安排的明日黎明之戰。

小屋中越來越暖和而溫馨……

＊　＊　＊

狐山上還有點暗，兩個人影已由兩個不同方向，向峯巔上疾掠，然後，二人停在峯上，相對而立。

「我希望你改變主意！」葉平淡然道。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到這兒來的，都以爲自己是勝算的一面。」

「對，若非如此，我不會來的！」

「但要記住！能離開這兒的必然只有一個人。」

「我對自己有信心，家母對我也有信心！」

「她當然有信心！」

「你爲甚麼也這麼說？」

「這有兩個原因。」葉平道：「第一她的武學很雜，和他有過一段的，都會敎他一些精華或散手，當然，她若沒有信心，當初也就不會這麼決定了。」

「你說的『當初』有多久？」

「也就是在你還不太懂事的時候。」

「眞的就像『笑面羅刹』說的那樣？」

「請儘量利用自己的判斷！」

二人同時拔劍，葉平的長劍出鞘時，有如經天長虹一閃而沒。

「閃電飛虹」之名由此而起。

江豪凝視着藍天的眼睛，藍天似乎甚麼也不看。

當然，也可以說對方任何一個重要部位都在他的監視之內。

只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呼吸。因爲呼吸的緩急，以及呼吸的突然停止，可以有效地判斷他攻擊的開始時間。

此刻，對方的攻擊開始了。

雖然只是一招四式，却不啻雷霆萬鈞。

江豪所學極雜，自是多變。

藍天精博。而「博」字已把「雜」字涵蓋在內了。

只不過江豪雖雜，却也能純，以他的年齡，實在難得。

一個是爲了復仇，一個是爲了弄清一件事，而走上此峯，二人自是不遺餘力。此刻東方已稍見曙色。

在第八十招左右，江豪在嘯聲中，一劍刺入對方的劍浪之中，自藍天腋下穿過，血花濺起，人已倒地。

瞬間，峯上歸于沉寂，只有江豪的喘息聲。

就在這時，一個詭譎的人影飄落峯上。

江豪發現是母親到來。

可能，這是他有生以來最有成就的一刻吧？

「娘，豪兒畢竟沒有使娘失望，大約在八十招上……」

江靜之美貌，雖已三十出頭，仍是不減當年。

這也正是她迄今仍然左右逢源的原因，不愧爲武林第一美人。

江靜看看倒卧地上，一身血漬的藍天，道：「這賊子死得好，你的確沒有使娘失望，只不過你並非我的兒子。」

這句話有多大的震撼力，這句話有多麼陌生。

江豪以惶惑的神色望着江靜。

江靜這會兒，顯示了她的本性，有點甚麼都不在乎的樣子，這對江豪來說，又是十分陌生而無法理解的。

「我……我不是妳的……」

「不錯！你不是！」

「這怎麼會？如我不是，妳爲甚麼早不說？」

江豪終于証實了魏薇的話。但必須進一步求証。

「我不是妳的，那我是……」「兒子」二字已不屑說出來了。

他看出她的舉止有點冶蕩，以前偶爾也看到過，只是那時他絕不會往壞處去想。他感到無比的羞辱。

江靜走動着，噙着陰險的浪笑。

這對江豪更陌生，儘管他年輕，不知這種浪笑到底賤到何種程度？却也知道，下賤就是這個樣子。

江靜道：「我當然不是你母，應該說我是你的仇人之妻。」

「你是……」

「也可以說你是我的仇人之子！」

江豪冷笑道：「如我是你的仇人之子，妳爲甚麼要把我養大？」

「咯……」江靜笑得好浪，好開心，一個復仇者到此階段，自會因嚐到甜果而感到娛心。她樂不可支了。

「昔年，你父遺棄了我，我殺了你母，把你養大……」

「莫非妳要我們父子互殘？」江豪指着倒卧地上的人：「你是說這是我父藍天。他眞的是我爹？」

「當然，小雜種，他離家時你太小了！而他離家時，他才十五歲半，你只有一歲，小得根本沒有父親的印象。」

「妳沒有弄錯？」

「弄錯？這種事也能弄錯？」江靜又在笑，似乎不笑她就不是江靜，道：「眞正黃鼠狼下耗子——一輩不如一輩，殺了自己的父親居然未掉一滴淚，眞是報應。」

江豪非但未滴淚，反而笑了起來。

江豪居然會笑，江靜可就笑不出來了，道：「你笑甚麼？」

江豪道：「我笑這『報應』二字！」

在此同時，有人一掠上峯，道：「不錯，這正是報應。」

來人體態略顯豐腴，緊身打扮，已非鄉女打扮。

她的腰上還斜插了一柄劍。

江靜目光一凝道：「妳是何人？」

魏薇道：「魏薇！」

江靜微微一窒道：「『笑面羅刹』！」

「正是！」

「妳也要插手這檔子事兒？」

「陰天打孩子，反正閑着也是閑着。」

「這事不會和你也扯上了關係吧？」

「不巧的是，正好有那麼點關係。」

「姓魏的，別以爲我怕妳！」

「客氣，憑妳『散花手』江靜會怕我魏薇？」

「知道就好！」

魏薇道：「妳昔年殺了我的未婚夫沙滌凡！」

江靜一怔，似乎十分意外。

「風雷手」沙滌凡居然是「笑面羅刹」的未婚夫。

爲甚麼她的相好的對她，就沒有一個是眞心的？

「原來沙滌凡這個雜碎已經訂了親，」江靜狠聲道：「他是妳的未婚夫，妳不去找他，來找我幹甚麼？」

「因爲妳始亂終棄殺了他！」

江靜冷峻地道：「魏薇，別人怕妳，我江靜可沒有把妳放在眼皮子上，可別見了大嬸叫舅媽，沒話找話說。」

魏薇道：「妳當年殺人，可能還沒有弄清是誰吧？」

江靜厲聲道：「那賊子十年前失踪，我也沒有找到他。」

「已經死了！」

「是妳殺了他對不？沒錯，一定是妳殺了他的。」

「是妳！」魏薇指着江靜，道：「是妳殺了他的。妳休想狡賴！賴也賴不

掉，因為我曾親眼看到！」

尖喝一聲中，江靜劍已出鞘，魏薇也不慢。

兩人出手都夠快，兩人交瀉而過時，劍焰如閃電在眼前炸開，攻擊或防守，都在瞬間決定和完成。

因此，要喘氣也要選擇最適當的空檔。

「嗆嗆」聲中，自兵刃交擊的聲音中就知道勢均力敵。

有經驗的人就算閉上眼睛也能聽出來。

「嘿……」魏薇道：「昔年的『散花手』江靜，人所共知是在床上拜師的。自然博雜深廣。今日看來，也不過如此。」

「姓魏的，咱們見個眞章。」

「別急！」魏薇道：「先解決了你們的老帳再說！」

「也好！」江靜道：「妳剛才說我殺了沙滌凡？」

「本來如此！」

「放屁！」

「就算這小子不是你的兒子吧！也不能在晚輩面前說髒話對不對？妳這個女人就是上不了大枱面。」

「妳和藍天隱在這個兔子不拉屎的小地方，就一定清白？」

「清不清白自己心裡明白。」

「妳為甚麼胡說八道，來此攪局？」

魏薇正色道：「妳該記得，那是個大霧之夜。」

「大霧之夜？」

「對，妳去了八公山一個山坳，我說的是七年前。」

江靜道：「當然記得。」

魏薇道：「昔年那個霧夜，你的丈夫余懷芝返家經過該山坳還未到達適當地點，有個蒙面人正要施襲，妳居然向蒙面人下手。」

「妳……妳怎麼知道……」

「先別打岔，妳殺的人雖非你夫余懷芝，目的却是為了殺他，妳當時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對不對？」

「妳……」江靜十分吃驚。

她眞想不通對方知道的秘密怎麼會如此之多？

魏薇道：「那個蒙面人當然不是妳夫余懷芝，而是妳的第二個姘夫，也就是我的未婚夫沙滌凡，而你所以要殺妳自己的丈夫，是因為妳的丈夫已發現你和第一個姘夫藍天的姦情而殺了他。妳可能是要為藍報仇，當然也可能是怕事已敗露，丈夫會殺妳，才出此下策先下了手！」

「你是說那蒙面人不是余懷芝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！」

「誰？」

「沙滌凡！」

江靜大為震驚，低頭沉思。

魏薇道：「沙滌凡大概風聞他和妳的事已被妳丈夫余懷芝知道了，要殺余滅口，所以選擇了那個霧夜，準備下手，結果妳却把他當作了余懷芝，沙滌凡中劍後，連退了七八步，狂喊聲中翻落百丈絕崖之下。

江靜張口結舌，道：「妳怎麼知道？」

「因為我也發現了你們的姦情，那夜我跟踪沙滌凡，在暗中看得清清楚，我發現人心之偽詐。」

江靜驚愕了半天，然後回頭望着那具屍體。

魏薇也向那屍體望去。

江靜吶吶道：「這麼說，現場上這具屍體不是沙滌凡，也不是藍天，而是我的丈夫余懷芝了？」

「不信妳可以看清楚！」

江靜走到葉平身邊，不須看第二眼就可以看清。

余懷芝昔年殺了她第一個姘夫藍天。

不久又看到她的第二個姘夫也死於她的施襲之下。

當時沙滌凡落下絕崖，余懷芝到崖下去看過。

他認出，墜崖的死者確是沙滌凡。

余懷芝當時只以為江靜是有意殺沙而非誤殺的。恨她之毒之狠，心灰意冷之下，發誓今生不願再見到她。

其實她本想殺死余懷芝的。

本來余懷芝想殺了江靜的，可是他曾眞的愛過她，實在下不了手，他只打算讓她自生自滅，永不再見。

因此，他才隱在這兒賣豬肉。

他寧願賣一輩子猪肉也不願再讓她進入他的視野中。

江靜道：「眞的是余懷芝殺了藍天？」

魏薇道：「信不信由你！」

江靜道：「聽口氣，妳和這個死鬼挺近乎。」

「不管怎麼近，絕不會像妳一樣。」

「能和沙滌凡訂過親，妳會是好貨？」

魏薇道：「我也從未說過我是如何地聖潔！」

「這才是句良心話。」

「妳殺藍天之妻，而收養其子，心態不問可知！」

「妳甚麼都知道，却不知道今生要作幾次望門寡？」

「我知道的不算太多，却也不算少。尤其是妳的狗皮倒灶的事。」

「妳還知道甚麼？」

魏薇道：「藍天死後，妳不知他為何失踪，却以為是玩膩了遺棄了妳，於是含怒殺了藍妻，收養其遺下孤兒，灌輸其復仇思想。所以妳本以為剛死的這個是藍天？」

因為藍天和余懷芝的身材相似。

江靜放縱地笑着道：「我為了報仇，當然要下點工夫。」

「只不過你並未達成報仇的目的。」

「該殺的我都殺了！我有甚麼遺憾？」

魏薇道：「至少妳的左摟右抱的日子已經過去了。」

江靜一臉殺機，道：「不一會就會多一個與我同命相憐的人。」

江靜又攻出一劍，才不過十三四招，江靜不由心頭一凜。

她此刻可能要相信，她未必是「笑面羅刹」的敵手。

她的計劃很周密，絕未想到，忽然殺出一個魏薇來。

然而，佔了上風的魏薇，却突然撤劍疾退一丈以外。

對方一退，江靜暗暗吁了氣，那知江豪却大步走了過來。

今夜，她似乎要對付兩個敵人。

這兩個敵人中的一個，她就對付不了。

此刻江靜忽然覺得她下的工夫並不太深。似乎要活着離開此峯，並不太容易，因為江豪一臉狠色。

江豪道：「魏姑娘的話沒有錯吧？」

江靜道：「大致沒有錯！」

江豪道：「你的心是甚麼做的？為甚麼那麼毒？」

江靜沒有答案，江豪悲呼着道：「就算我爹負了妳，和我娘何干？何況我爹並未負妳！」

江靜道：「在當時，我不知道他已被殺，我的懷疑並非沒有根據。」

「妳太黑心了！」江豪道：「妳殺我娘已經夠狠，更狠是妳打算要我們父子自相殘殺！妳簡直不是人！」

江靜冷冷地道：「如我有錯，也只是一次誤會！」

「你說得倒輕鬆。」江豪「嗆」然拔劍，道：「至少，我要為我娘報仇！」

江靜道：「你當然可以替你娘報仇，但有一點我要說明，我殺你娘之前，你娘病重，當我告訴她，你父叛了我，我要去殺她時，她說只要給她個痛快，她會感激我！」

「妳胡說！」

「到此地步，我沒有必要胡說！」

江靜道：「在當時，我可以體會你娘的心情，她更恨你爹！」

「妳以為這麼說能減輕妳的罪孽？」

「事實如此。當時你娘病重，藍天却不回家，一個病人痛不欲生，是有其原因的。這種事你可能無法體會。」

「拔劍吧！」江豪道：「雖然妳本是要我們父子拚命的，却絕未想到，結果是母子拚命，盡管妳也不是我的母親。」

江靜撤劍在手，道：「江豪，雖然我的武功全教了你，一招一式也沒有留，但你畢竟是我教的，非我敵手。」

江豪冷峻地道：「只可惜我比妳教的又多學了那麼一點點！」

江靜道：「這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江豪道：「因為魏姑娘昨夜又傳了我兩招。」

「兩招？」

「對，魏姑娘說，這兩招可以尅制妳的劍招。」

「原來昨夜你們就計算好了！好！還是試試看吧！」

江靜一劍刺出，揭開了決戰的序幕，江豪用江靜的劍法的確無法取勝，甚至處處受制，此刻他很矛盾。

他的父親，實際上為余懷芝所殺，他尚能妥協。江靜畢竟把他撫養長大，儘管她的動機可恥，他總是受惠者。

這就是恩怨不明。

所以，江豪的心情很亂，他的嘴唇微動一陣，江靜臉上的殺機頓失，而江豪自魏薇處學來的二絕招第一式又施出。

顯然，江靜應付了這一招十分吃力。

儘管江豪學了這兩招才不過一天，已能發揮威力，當第一招施出時，這時的魏薇正好是在江豪的背後位置。她看不到江靜。

只聞半聲斷嘷，江靜退了兩步倒下。

江豪揮劍仰天悲呼，道：「娘，我終於為您報了仇……娘……您在天之靈……可以瞑目了……」

他含淚廻身，深深一禮，道：「魏姐姐，大恩大德，容圖後報，後會有期……」長身掠下峯去。

魏薇道：「藍小弟，不必客氣。」

這工夫魏薇掃視兩具屍體，道：「懷芝，這一幕你應該都已經看到了吧？可以囉……」

一語未畢，人已蹦起。

原來，余懷芝左腋下有一囊猪血，一劍戳中，鮮血直噴。

昨夜，魏薇說服了藍豪，要他這麼做，也費了一番口舌。

雖然余懷芝殺了自己妻子的姘夫，是站在一個「理」字上。然而，江豪肯合作，主要還是魏薇告訴他有關的一切眞相。

昔年江靜殺其母，撫養他長大而要他弑父的惡行。魏薇告訴他這些，感動了他，當然，余懷芝也要有相當的勇氣。

因為那一劍刺向他的左腋，他要作某種程度的配合。

那種配合就可能喪生。因為對方是高手。

萬一對方當時不是演戲而是眞要報殺父（余懷芝殺了其父藍天）之仇的話，余懷芝是極為危險的。

此刻兩人握着手，打量着仆在地上的江靜，余懷芝道：「不能說造物者對她沒有偏愛，可惜她未能珍惜。」

「是啊！先不說她面孔，就以她的身材來說，我要是個男人，也會被她迷住，走吧，我們回去僱人來收殮她……」

兩人携手消失於峯下不久，一條

人影已掠上峯巔。

居然是藍豪去而復返。

更絕的是，地上的江靜却冷漠的道：「你怎麼可以放過余懷芝這個殺父的兇手？你太大方了吧？」

藍豪淡然道：「正因爲我放過了余懷芝，仔細想想，也沒理由非殺妳不可，不管妳的心有多毒……」

江靜還躺在地上傾聽。

藍豪道：「畢竟妳的陰謀並未導致不幸，而昔年除了家母是受害者而她本來就極爲消極，了無生趣外的無辜者，所有其他被害者，都是罪有應得的。」

藍豪又道：「妳育教我，我救妳一命從此已兩不相欠，咱們也後會有期吧！我相信我仍會思念妳的……」

藍豪抱拳爲禮，含淚下峯而去。

江靜看看腰上的劍傷，取出金創藥敷上，她腦中先是一片空白，稍後又豁然開朗。

這工夫峯下又掠上一人，正要抱起江靜，但江靜道：「別碰我！」來人不由一怔而縮回手去。

「寶貝，怎麼也不知會我一聲，可知我有多麼焦急？」

「辛不古，以後別來纏我！」

「怎麼？受了點傷，人都變了？」

原來辛不古也是她的一個相好的，但今晨來此與人決戰，並未招呼他，所以辛不古來遲，若他早來，也許會有變化的。

江靜道：「我的確是變了，我忽然想到了，過去的所作所爲，與禽獸無異，忽然徹悟了……」

「徹悟？妳莫非要出家作尼姑？」

「徹悟也不一定要出家。」

「哈！這可是笑話，妳江靜如果能五天沒有男人，我也能五天不吃飯，寶貝，快別吊我的胃口了！」彎腰去抱他，那知「啪」地一聲被砸了一掌。

江靜一躍而起，道：「辛不古，我也希望你收收心！」

「收心？怎麼收？」

「這世上除了『飲食男女』之外，還有很多的事可做！」

「嘿！聽妳的口氣，妳似乎要永遠戒葷，不再吃『三鮮』了？」

江靜扭頭就走。

這在辛不古來說是十分費解的事。

江靜向峯下掠去，辛不古也緊緊跟着，大約出去二三里，江靜停了下來，道：「請不要再跟着我。」

「江靜，妳是眞戒葷或故意撇清？我也懶得管，反正我辛不古要找女人也不難，我此來是爲人帶了個信來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要說此人是誰，相信知道的不多。」

「莫非是……」

「對，你一定可以猜到是『青春幫』幫主。」

「他，他會找我？」

辛不古道：「這我就不知道，反正我的信是帶到了。」

江靜想了一會，「青春幫」又名「青苗幫」，據說都是一些不滿二十歲的少年人組成的，幫主才二十整歲。

她風聞這個幫雖不甚正派，却不會看上她。

因爲她的年紀幾乎可以作他們的母親了。

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

「希望妳速去，別讓對方以爲我沒有把信兒帶到。」辛不古道：「我還要另外去找幾個人，不奉陪了。」

「還要找甚麼人？」

「『閃電飛虹』余懷芝和『笑面羅刹』魏薇。」

「他們？」江靜一愕道：「找他們幹甚麼？」

「那麼找妳幹甚麼？不是一樣的道理？」

江靜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在何處連絡？」

「十五日月圓之夜在黃鶴樓上。」

「後會有期。」江靜疾馳而去。這次辛不古沒有再跟去，却喃喃地道：「老牛往往喜歡啃嫩草，難道小牛犢子要啃老草不成，儘管她還不能算是太老……」

＊　＊　＊

余懷芝二十八歲，看來不過二十三四光景。

所以他和魏薇在一起，看起來像是同歲。

現在二人緩緩走在山道上，魏薇道：「小余，一代妖姬終於香銷玉殞了，說起來也很可惜。」

「妳以爲她死了？」

「難道她沒有死？」魏薇大爲驚異。

「當然，如果她死了，我對藍豪的印象就大打折扣了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她畢竟把藍豪撫養長大，還教了他一身的武功對不？」

「可是她不是中劍倒地死了？」

「在那一瞬間，妳正好站在江豪身後，對他那一劍沒有看清，加上她的半聲斷嗥，妳就被騙了。」

「天啊，藍豪這小子也不單純。」

「這足以証明他是個知恩圖報的人。但也能作到大義滅親，要不，我是他的殺父仇人，怎會放過我。」

「對！如他不照協議去作，眞的刺你一劍怎麼辦？」

余懷芝道：「可見他和江靜動手時，必然『蟻語傳音』和她言明，二人配合，叫她佯作中劍倒地。」

「你躺在地上，看得很清楚？」

「對，那一劍刺得很是逼眞，還傷了她的腰部皮肉，不然的話，挨了一劍連血也未流，能騙得了咱們？」

「這麼說，江靜眞的還活着？」

「當然，這也算是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」

魏薇道：「現在你還要回到肉舖中去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我還以爲你只是在躲這件宿仇，如今已經解開了，你還要匿在此處，可見你還有其他的樑子。」

余懷芝道：「賣豬肉不也很好？」

「有甚麼好？一年到頭身上油膩膩地。」

「至少永遠不缺油水。」

「你到底還在迴避甚麼更棘手的角色。」

余懷芝正要答話，後面傳來了衣袂破空聲，二人回頭望去，由於太陽已經昇起，視野很好，二人都認識，正是辛不古，算是一個到處留情的人。

說他好自是未必，却也不能算是個很壞的人。

辛不古在五六步外停下來，還有點喘，道：「余懷芝，我是個捎信的人，你可要仔細聽清了。」

余懷芝道：「誰要你捎信的？」

「當今武林中有個怪幫……」

「青春幫？」

「對！有很多人不信邪，以爲他們都是些毛孩子。」

「不信邪的都吃了苦頭是不是？」

「不錯，可以說灰頭土臉。」

「你可知一般人爲何不信邪？」

「據說該幫最年長的不過二十歲，最小的一個只有九歲半，還不到十歲，長得又矮，像個小土豆。」

「對，可是那些孩子們沒有一個好惹的。」

辛不古道：「該幫找你幹甚麼？」

「總不會是請我去作幫主，或者請我去吃大菜的？」

辛不古道：「你們二位居然泡在一起。」

「辛不古。」魏薇大聲道：「甚麼泡不泡的？」

「這話有甚麼不好，像高麗泡菜或美得冒泡等不都是好話？不過靠上他，只怕不久妳要作寡婦！」

魏薇道：「那是我的事，要你管。」

辛不古道：「信是帶到了，十五月圓之夜三更天，在西湖岳王廟見。記住了可別爽約。」

余懷芝道：「見我的是誰？幫主？」

「不知道，雖不是幫主，我想，約你的人一定也是該幫的重要人物，至少是個二級或一級助手甚麼的。」

魏薇道：「甚麼一級助手，二級助手的？」

余懷芝道：「聽說該幫沒有甚麼長老、護法或壇、堂、香主甚麼的，幫主下面全部以助手分等級。」

魏薇道：「關於『青苗幫』，我也聽到一些。我就想不通，一些十來歲的毛孩子，能成得了甚麼氣候？」

余懷芝道：「以前我也這麼想過。」

「現在改變想法了？」

「當然，那些毛孩子若是沒有兩套，能在武林中生存三個月就夠長的了，怎能屹立二年多，也無人敢動他們。」

「一直無人動嗎？」

「有是有，試問哪一個不是灰頭土臉？」

「你以爲『青苗幫』找你有甚麼事？」

「不是殺我就是拉我！」

「對！你要準時前往赴約。」

「我本來不想理會他們，但他們要找咱們是很容易的，今天不見總有一天要見，何不趁此機會見識一下？」

「這主意我也讚成，要不要我陪你走一趟？」

「旅途寂寞，當然希望如此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江靜也是同一心情到黃鶴樓去赴約的。

她現在心身放鬆，眞正體會到清心寡慾的滋味。

暮秋，夜有點冷，但行夜路却是不冷不熱。

因爲距約會之日只有三天了，她要如約趕到。

途經一山峽中，弦月在天，涼風徐來，她長長地吁了口氣，她眞想不通，以前那種日子是怎麼過的。

這峽谷很狹，有些地方迎面通過幾乎要交臂而過。

此刻笑語聲傳來，不久自對面山壁後走出二人。

在月光之下，可以看出，這正是兩個淫賊「護花使者」孫氏兄弟。

孫起是老大，出道早三年，老二孫揚雖遲了三年，成績也不差。

所謂成績是指他們玩女人採花勾當。

「唉！」「護花使者」老二道：「這不是『散花手』江女俠嗎？」

江靜道：「正是。」

孫老二道：「這可眞是有緣哪！」

孫老大道：「的確，不過人家江女俠的眼皮子高。」

孫老二道：「老大，咱哥們也不賴呀！」

「是的，論人品、身手或名望，都不輸人。」

江靜緩緩前行，二人像蒼蠅見了血似地掉頭跟着。

孫老大道：「江女俠，我兄弟心儀已久！」

孫老二道：「是啊，我常在夢中見到妳！」

江靜不出聲。

在這次復仇事件以前，這二人的行爲她不會認爲下流。

甚至她會有刺激的感受，她愛聽這種話，也愛看這種色迷迷的表情。

總之，那次以前，她從不排斥「散花手」這個綽號。

可是現在……

孫老大道：「江大妹子，我們兄弟會有所表示，我們身上沒有帶太多的銀兩，也不過是兩千兩左右。」

江靜仍不出聲。

孫老二道：「不過我還有一顆巨珠，也能值三千兩左右。」

孫老大道：「只要妳點點頭，這些都是妳的了。」

「這也算是第一次見面禮，一回生兩回熟嘛！怎麼樣？」

江靜淡然道：「二位哪一位先來？」她走向一個山洞。

「我先……不，還是老大先去吧！孔融可以讓梨，咱們也可以讓『桃』對不對，老大先請吧！」

兄弟二人交換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眼色。

他們好像在說，還眞容易，一搭就上。

老大一雙色眼盯在江靜的腰臀上，再也收不回來。

以他們兄弟二人的身份，要想攀上江靜，似乎還差了些。

江靜是武林第一美人，可惜太濫了。

儘管很濫，想她的人却很多，而今夜一勾搭就成交，孫氏兄弟自然是大出意料。此刻老大已跟入洞中。

不管她怎麼濫，畢竟是武林第一美人。

即使她已過了三十，還是無人能搶去她的「第一美人」頭銜。

江靜在黑暗的洞中深處道：「動作快點。」

孫起道：「我已經好了……」所謂好了就是全脫光了。

當他走向洞內，隱隱看到一個胴體橫陳地上時，眞有如渴驥奔泉，往下一撲。但是「咚」地一聲就不動了。

有這麼快的銷魂嗎？當然不會。

自然也不是由於脫陽而導致猝死暴斃的。

稍後，她柔聲道：「孫老二，輪到你了……」

聲音輕輕地，呼吸還有點迫促。

孫老二道：「老大呢？還沒完？」

「完了……」妙語雙關，老大的確是「完了」。

「完了。他自洞的後面出口繞過去了。」

孫老二往洞中一衝，下衣已經脫下丟在地上。

如果他在對敵出招時能這麼快那當然好，也往上一撲，「吭」地一聲就沒有再動一下，兄弟二人就此了帳。

搜搜二人身上，確有三千銀票及一顆巨大東珠。

估一估，大約也值三千兩。

現在她已徹悟，所以把這種事視爲十分骯髒，而又厭惡。

尤其是這種淫徒，她深痛惡絕，不會留情。

因爲她很清楚，他們平生中糟蹋了多少良家婦女。

在途中，她把東珠賣了，加上那三千兩，都捐給了善堂。

古代的養老院和孤兒院統稱爲善堂。

快到地頭的前一天，一場秋雨，被阻於一個小鎮上。

反正明天準時可達黃鶴樓，不必急在一時，就住了店。

這家客棧規模小，而且地處偏僻，在鎮後小街上。

由於再後面就是亂葬崗，所以這客棧的生意奇差。

江靜當然不在乎這箇，還特別選擇後院的兩間小屋。

雨天無聊，上床又早了些，就一個人喝酒。

他雖然不再關心男女之事，却仍然忘不了一個人。

這個人就是曾經是她的丈夫——余懷芝。

失去余懷芝，才知道他是所有男人中最好的，過去不知爲甚麼鬼迷心竅，居然不知珍惜他，甚至要殺他。

越想越懊惱，但後來也想開了。

既然大徹大悟，知道今是而昨非，又何必再去留戀過去。

她乾了一杯酒，道：「後窗外是哪位朋友？若因雨受阻，何不進屋一叙？」她居然頭也未轉一下。

因爲她是背向後窗的，這當然十分危險。

後窗微响，人已進屋，還有喘息聲。

正因爲先前她聽到後窗外有喘聲，相信此人不是個庸手，必是個受了傷的人，才沒有嚴加提防。

此刻她才迴頭望去，此人口鼻中有血漬，自是受了傷。

大約三十五六，馬長臉，眉毛上捲。

只要見此人一次，就是一輩子都忘不了。

江靜自然認識，他就是西北道上的煞星「血手回子」張金。

十五年前，張金是西北道上的鋒頭人物，有十七個老婆，回回本就是多妻制度的，只要你有辦法，隨便討幾個老婆，沒有人管。

張金在西北道上太囂張，惹怒了道上的人，聯合了十來個人把他趕出西北道，霸業毀於一旦，逃到中原來。

此人到了中原，兩手空空，又不能沒有女人，自然就幹起了搶掠及採花勾當，由於此人的身手極高，沒有失過風。

但是，所謂「沒有失風」是指官方未抓到他的證據，道上的人却對他十分清楚。

他和孫氏兄弟稍有不同的是，不動民女，全是武林中人。

「請問這位是……」江靜明知故問。

（未完．一）



註册商標

天安851超級營養液

由1990年４月15日起更改包裝



塑料內套正面　塑料內套背面　外盒影像

逕啟者：

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 851 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，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，質量上乘，療效顯著，救人無數，著譽中外。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，深受消費者所樂用。我公司爲了精益求精，由1990年４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，敬希各界人仕垂注！

我公司鄭重聲明，本品經已商標註册，任何假冒、仿製或使用“天安”字樣都是違法的（包括出售，儲存任何假冒、仿製商品）。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，諸君購買，希認明眞假，以免受騙，庶不自誤。





總經銷：華聲醫藥(香港)有限公司　德 利 貿 易 公 司

電話：5483811　傳眞：5597762　電話：5435508　傳眞：8507509



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、標本兼治、療效高、功效快。

如有痕癢請服用 **中國保膚適**





功能補氣血，理臟腑，清血毒、潔腸胃、去濕熱、解痕癢、消敏感

立止痕癢

96粒裝
每瓶HK$120元

請認明佛山出品，帆船牌商標

總經銷：永康醫藥公司

電話：0-6056216
圖文傳眞：0-6912119



天府牌 **强力固牙護齒丸**



功能：滋陰補腎・固齒壯腰・消除牙炎

主治：

- 牙齒發炎
- 嘴嚼無力
- 牙根鬆動
- 牙肉酸軟
- 牙根出血膿腫
- 牙週袋深
- 牙齒鬆脫



高級神經細胞的強力滋補強壯劑

適應範圍：
用腦過度、失眠健忘、神態倦怠、夜臥多夢。脾腎陽虛、體弱乏力、腰膝痠痛、力不從心。

醫藥學界推崇備至，
功效卓著；
飲譽日本、南亞、歐美，
舉世知名。



純天然製劑
絕無副作用
男女均適合
可長期服食

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



總代理：宜利藥品公司
地址：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—28號
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
電話：(852) 6015715
傳眞：(852) 6918344

SOLE AGENT：M & A CO.
ADD:FLAT 1814, FO TAN IND. CENTRE,
26—28 AU PUI WAN ST., FO TAN, SHATIN, H.K.
TEL：(852) 6015715
FAX：(852) 6918344